



053

樂 樂
城 城
應 城
詔 集
集 集



樂城三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樂城集序目錄

梁碑
五物
五物

梁碑
五物
五物

物之顯晦各有其時故荆山之玉俟下
和而始獻豐城之劍待雷煥而始出蓋
車之驥須伯樂而始重况文章為天地
間至寶弗遇其人則空歷年所湮沒無
聞曾謂顯晦不有時乎有宋文運弘開
五星再聚故三蘇並出於眉山若文定
者天性高明資稟渾厚既有父文安以
為之師又有兄文忠以為之友故其文
章遂成大家議者謂其汪洋澹泊深醇
溫粹似其為人文忠亦嘗稱之以為實
勝於已信不誣也夫何老泉東坡全集
盛行獨公所著雖附三蘇集而采輯未
備雖有穎濱集而脫誤實多君子未嘗
不三歎焉玉溪家有樂城集善本謀諸
石川以公眉人也故托合川欲刻之眉

州合川能以是書為已任謀諸藩臬謂
公蜀產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

蜀王殿下聞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傑
也其文章三蜀之精華也孤忝主蜀可
諉之他人乎於是令高長史鵬舒教授

文明校正鈔梓以廣其傳噫文定之文
固無終晦之理然匪玉溪則夜光蘊於

石匪石川合川則龍精沉於獄匪

蜀殿下則驕驕綠耳混於駑駘款段又烏
能有今日之顯哉玉溪乃張公名潮吏

部左侍郎四川內江人石川乃張子名
寔通政司右叅議直隸崑山人合川乃

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直隸交
河人

蜀殿下則號適庵實我

太祖高皇帝七葉孫其樂善好古率多類此

云

嘉靖二十年歲在辛丑五月吉日儀封

劉大謨書

樂城集序

余庚子被

余按蜀數月得吾師王溪公所錄樂城集八

十四卷通政張子石川亦以書道公意

謂文定眉之文英其所為文與詩宜刻

於眉庶先賢精華不至淪沒此公意也

是時適秋試士未暇付之有司既而撤

闈又聞

蜀王殿下素被服禮義學閑詩書常於寒

士為忘勢之交尤好蓄古今書籍迺與

巡撫東阜公以其集詢之

王王大悅謂三蘇西蜀豪傑宋興文運之

盛以文鳴于世與歐陽公並稱者蘇之

外無聞焉文定之文與詩又素稱冲雅

不事艷麗今幸得觀其全集即命付諸

鈔不必眉也復令長史高鵬與教授等



官司其事余時亦以地方少歎南歷嘉眉公暇即詣蘇祠訪其遺跡亦以夙仰其風也有指其池以相告者曰此東坡所濬蓮池即其讀書處也近有生徒刻荷為畹樹以稻其人夜夢三蘇公令人笞之既而司道來謁詰之得其狀怒而重責之禁不得再藝衆皆異之謂東坡之精靈未泯也有指其樹以相告者曰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數十圍中枯有罅可容數人牧童往往攀入戲蹂近以塵飛雨注罅漸以合而枝葉復生衆皆異之謂老泉之精靈未泯也嗚乎池開于東坡樹植于老泉數百年之後猶能使盜者被譴枯者起榮况其所為文與詩發乎性情會乎神景才思精蘊盡在于斯使其淪沒不傳於世彼文定者

其在天之靈又當何如也邪或又曰眉舊有三蘇集迺前大巡朱兩崖檄其州守所刻也謂三蘇眉人而眉無集刻亦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詩體未備終為缺典也然則今日斯集之刻是又不但補蘇集之未備而文定公數百年才思所發得以流布天下垂諸不朽其視東坡之蓮老泉之榆木木花草一物之微尚克永世者豈可同年語和歸成都適集刻告成因以所聞者為

王言之

王喜其說謂此正不忘先賢遺澤之意也遂書以為序

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前翰林吉士交河王希序

樂城集凡例總目

一文定謚議共七葉原本在三卷目錄之後今冠諸目錄之前以謚議重自朝廷而三集亦公生前事也

一樂城三集目錄舊總一冊今惟前集附謚議後而後集三集俱附各集前蓋以類相從且便閱也

一詩類同題各出除同卷相去不遠者歸併餘仍因之如九日九首散見於後集三集凡三出之類意亦隨年迺書云爾

一廟號舊本每空二字今一直書下時非宋也

一樂城集舊五十卷今并目錄總九百七十二葉

一樂城後集舊二十四卷今并目錄總三百四十三葉

一樂城三集舊十卷今并目錄總一百零九葉

凡例總目畢

蘇文定公謚議

承淳熙三年七月十三日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准禮部關准都省批下故門下侍郎蘇轍定謚事今具下項一准禮部關承淳熙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勅試禮部尚書兼侍讀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趙雄劄子奏臣竊詳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徃徃因臣寮建請特賜徽稱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寔請之宋祁之謚景文張方平寔請之張方平之謚文定蘇轍寔請之凡以尚賢報功昭示無極

聖王之所以寵綬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

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絕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於 盛明之朝總覆之政誠為闕典况自頃歲

陛下加惠蘇軾 賜謚文忠 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槩與軾畧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臣謬司拜



禮職所當言況有宋綬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越之罪或可望於 裁赦也取 進止三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續准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禮部太常寺今擬定謚曰文定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并承議郎行太常博士章謙撰到謚議一本頭連在前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都省後批禮部太常寺申擬定蘇轍賜謚五月二十三日送禮吏部照應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已降指揮施行一檢准淳熙三年四月十五日 勅三省同奉

聖旨今後王公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法應得謚并勲德節義聲實彰著不以官品特命謚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 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告吏部牒本家照會一尋行下太常寺擬謚去後據太常寺申繳到承議郎行太常博士章謙撰議曰門下蘇公歿逾六十年矣

天子始從其鄉人大宗伯之請 詔禮部奉常同議命謚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大慮曰定請以是易公名惟公挺生西蜀毓秀山川天材最高實稟實厚而又有父文安先生為之師有兄文忠公為之師友蓋其所學所行皆本原乎家傳而文章事業卓乎可敬而仰也嗚呼公為元祐名臣行事在國史聲名在天下人其誰不知之宜不特歷數以合文定之謚者請粗陳其畧觀公少年擢兩科與其父兄俱以文名世而公之文汪洋滄泊深醇溫粹似其為人文忠嘗稱之以為實勝已其所為詩騷銘頌書記論議與夫代言之作率大過人蓋流傳於人間散落於夷狄者不知其幾而所謂愛重其文則一也嘗傳詩春秋訓釋先儒之未達又注老子深窮道德之旨而發明佛老之相類其後作古史所論益廣以剛補子長雜亂殘闕之失書成撫之而歎自謂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末復論著歷代大抵以考古今成敗得失為要不務空言此其道德博聞之淵源者如是可不謂文乎 本朝至

仁皇世可謂極盛公對制策方切切然以海內窮困生民愁苦為憂雖賈誼痛哭流涕之書不過也青苗

八使擾民之事其施行甚明公與王介甫陳勝叔辯爭之尤力及元祐新政公居言路首陳

神宗變法本欲利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而民力顧因之以凋弊者其原皆起於大臣蔽塞聰明之所爲由是蔡呂之徒竟皆貶竄然新政既孚事勢一定大臣乃有徵引用熙豐舊臣爲自全計者公手疏千餘言極論君子小人之不可並處而爭小人必勝非朝拜安靜之福蓋是時公之所爭議大者唯黃河西邊二事次則差額役法也深知黨臣之撼捏在位者幸四弊之不去以藉口而已故又爲之論奏願詔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脩法爲安民靜國之術民心旣得異議自消至論詩賦經義之兼行未可適合祭天地之禮所當復三司利權之不可分皆反覆精詳未嘗不以謀國體便人情爲慮也此其安民大慮之深遠者如是可不謂定乎自後世去古旣遠好文之士侈辭相高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狀而體益以靡文則文矣非所謂道德博聞之文也清談之士高論性命視天下利害怱然不胥以動心殆若木偶人者定則定矣非所謂安民大慮之定也而公則異於是信其有功於治道而有德於生民文

定之懿今合以謚公議者又何辭焉謹議一請本部郎中覆謚去後承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何萬履謚議曰是非待謚而後定謚於往者重也數十年之後是非既定命謚以寵之謚之美惡以助勸沮謚於來者亦重也夫位足以經世要有其學才足以救時要有其心無其學未發而所到可知已無其心禍福利害皆足以移之傑然異於是蓋寡也思其人可無以示勸哉故門下侍郎蘇公轍闕不作謚邇臣以爲請有 詔禮部太常其同定之重是議也按謚法文之義十有八道德博聞莫如公優定之義有九安民大慮莫如公稱乃請謚文定上其議考功豈非謂其有經世之學有救時之心於公無愧歟公旁滌綜微得之於天嘯直茹醇無待乎外上窮邃古下至其時廢興治亂得失成敗之所以然皆貫穿出入如身歷目睹少而對策有愛君之言已乃上書陳治安之說晚年黜不用於是傳詩春秋老子作古史載之空辭平生之所欲爲與老而不得卒其所爲者可以槩見要其歸在於治國平天下邇其學本末可考也初王荆公之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也公爲其屬不爲屈歷疏其不便謝去元祐初旣爲諫官

取前日所為弊與其人悉奏論之然司馬溫公為相欲盡變顧役法文潞公繼之又欲回河流於東二公清德重望最知公者公亦不以為便蓋進退得喪好惡怨德一不以晉胷中而視百姓有繇此以重困失職則怒焉若無以安也為侍從不粗辨一職以塞責而止以為

天子所使以論思天下事當無不言凡冬温大旱水潦陰雪必建言某政有關失某事當罷行有罪而不誅幾人無功而受賞又有幾賞責已當求言以開廣上意及在政府日至

上前與宰相爭用人邪正邊議曲直與行事當否退而批語有不如奏對吏辯詰雖休謁出而見所舉或未善必追論之未嘗曰事不出于我非吾咎不顧也勢移事異猶狼狽論治道至謫逐不悔此其心豈擇所趨避委時於危不救者是以九年之間朝廷尊公路關忠賢相望貴倖斂跡邊陲綏靖百姓休息君子謂公之力居多焉信也自公之貶紹聖以權臣用事崇觀以姦臣執柄皆公昔所累疏數言不足倚以事者使公不去其言用寧有後日之禍公之去天也然公身雖胷道愈高籍雖鋼於黨人天下愈推為正臣

鉅德渡江之後旌錄有 詔今距公死又六十有五年矣猶 詔易名以褒之俾爾士大夫遠實備虛食近忘遠知苟榮於一日不顧遺臭於後世者觀公運迴困躓顧不若鄉世好以為身圖者之安然而此等泯泯就盡餘累汗速孫子而公休澤顯聞乃垂懿無窮是則名節苟全爵祿不足驕公議終在邪說不能勝其亦庶幾知勸也夫文定二名豐約惟允請如博士議謹議今來本官合出告伏候 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樂城集目錄

第一卷

詩五十二首

郭綸

初發嘉州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戎州

舟中聽琴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

江上早起

江上看山

山胡

白鷗

屈原塔

嚴顏碑

竹枝歌

望夫臺

八陣墳

灑潁堆

入峽

巫山廟

巫山廟鳥

昭君村

三遊洞

寄題清溪寺

息壤

荆門惠泉

荅荆門張都官見和惠泉

涪陽早發

襄陽古樂府二首野鷹來襄陽樂

雙鳧觀

懷龜池寄子瞻兄

辛丑除日寄子瞻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石鼻城

礪溪石

耶塢

樓觀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次韻子瞻記歲莫鄉俗三首饒歲 別歲 守歲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饒青 饒市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第二卷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聞子瞻重遊南山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

三四率尔拜呈

聞子瞻習射

種菜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次韻子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咀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榜 惠之聖 韓季康 東湖 李氏園 秦穆公墓 真興寺閣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浴堂讀書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賦園中所有十首

和子瞻記夢二首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續兒臺 五郎 大秦寺 仙遊瀑五首

和子瞻調水符

次韻子瞻招隱亭

次韻子瞻凌虛臺

次韻子瞻竹廳

次韻子瞻漢陂魚

和子瞻讀道藏

次韻子瞻南溪徵雪

和子瞻司竹豎燒葑園因獵園下

木山引水二首

興州新開古東池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用林氏韻賦雪

送張唐英監闡州稅

送張師道楊壽棋二同年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送霸州司理程曼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第三卷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拆司

和強至太博小飲

和強君瓦亭

中秋夜八絕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王公生日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處岐梁唱和詩集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登上水關

寒食贈遊歷沙諸君

明日安厚卿強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京師送王願殿丞

石蒼舒醉墨堂

遊淨因院寄連禪師

送柳子玉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南窓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送錢婺州純老

次韻柳子玉見贈

次韻任遵聖見寄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送頌起及第還蔡州

初到陳州二首

柳湖感物

柳湖父無水悵然成詠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贈李簡夫司封

次贈李簡夫秋園

題李簡夫葆光亭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張安道尚書生日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和張安道讀杜集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傅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次韻椰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穎州番別二首

陪歐陽少師永叔燕穎州西湖

歐陽公所蓄石屏

次韻子瞻初出穎口見淮山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和子瞻渦口遇風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彭祖廟 逍遙堂 觀魚臺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第四卷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孫巨源 劉莘老

和子瞻金山

和子瞻焦山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李簡夫挽詞二首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和椰子玉地爐

和椰子王紙帳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懃惠思

苑丘二詠

贈提刑賈司門

同陳述古舍人觀芍藥

次韻子瞻見寄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晋西湖

父之作詩獻歐陽公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和椰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和子自塘淨土步至公臣寺

次韻子瞻遊徑山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

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

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楞惠之

塑寶山朱理畫文殊普賢為賦一首

登封道中三絕

蘇山祠 環棘道 少林寺 贈頓起

登嵩山十首

石徑 王女窓 持衣石 磬心泉 登封壇 法華岩 將軍廟 吳道子畫 四真君 啓母石

過韓許州石淙莊

過登封閻氏園

許州留別頓主簿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和子瞻監試舉人

和子瞻煎茶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和子瞻開湯村運鹽河中督役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和子瞻畫魚歌

第五卷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和子瞻題風水洞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次韻子瞻有美堂夜歸

次韻子瞻祈雨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王仲儀尚書挽詞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寄題蒲傳正學士閣中藏書閣

自陳適齋戲題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送排保甲陳祐甫

送韓祗嚴戶曹得替省親成都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詠

環波亭 北渚亭 歸山亭 搗藥亭

踏藕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

送李誠之知瀘州

西湖二詠 見補照 食鷓頭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送張正彥法曹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和青州教授頰起九日見寄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和子瞻喜虎兒生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次韻劉敏毀丞送春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別湖亭

送李昭叙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四禪寺 巖下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寄孫朴

和韓宗弼暴雨

奔泉復發

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

張文裕侍郎挽詞

東方書生行

送韓宗弼

送劉長清敏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為送

因逐韻謝之云

第六卷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榮全堂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榭軒

巖齋

山齋 閑然亭 會景亭 望峯亭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送施歷城 歸常州

施君既去復以事戲贈

和文與丁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橫湖 書軒 水池 竹塢 蕨浦 夢野 望雲樓 天宏臺 待月臺 二樂齋 吏隱亭 羅筠亭 無言亭 露泉亭 澗光亭 過溪亭 茶棧湖 披錦亭 葵蔭亭 蒿苗軒 賞菴亭 寒廬港 野人廬 北君庵 金橙庭 南園 北園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弁求醉眠亭詩

二首

和子瞻玉盤盃二首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贈馬正卿秀才

答文與可十首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督章子厚新茶二首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

風頃刻百里

下邳黃石公廟

宿遷項羽廟

呂梁

梁山泊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

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

喜雪呈李公擇

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次韻王鞏廷評招飲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鎮寺丞二絕

柳子王郎中挽詞二首

贈淨因臻長老

次前韻答景仁

遊城西集慶園

遊景仁東園

第七卷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徐州送江少卿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和李邦直學士沂山祈雨有應

陪子瞻遊百步洪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再次前韻四首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同子瞻泛汴四得魚酒二詠

明日復賦

贈吳子野道人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北歸不

及見矣作詩贈別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送顏復赴闕

王詵都尉寶繪堂詞

逍遙堂會宿二首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魏佛狸歌

雜興二首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次韻子瞻見寄

將至南京寄王鞏

次韻王鞏見贈

送交代劉莘老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章氏郡君挽詞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次韻王鞏遊北禪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飲餞王鞏

送王鞏蕪簡都尉王詵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寄孔仲武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寄濟南守李公擇

雪中會飲李倅鈞東軒三絕

張恕寺丞益齋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次韻張恕戲王鞏

送韓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第八卷

詩六十八首

寄范文景上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謝張安道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寒食遊南湖二首

觀大閱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送趙屺秘書還錢塘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絕

答見和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次韻張恕春莫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次梁交之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次韻李遠見贈

次韻秦觀秀才携李公擇書相訪

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次韻王鞏見寄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送提刑孫願少卿移湖北轉運

次韻劉涇見寄

城南訪張恕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晉飲南園晚衙先歸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夜月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秋祀高禩二絕

過興教贈劉上人

次韻王鞏代書

次韻南湖清飲二首

次韻偶成

中秋見月寄子瞻

次韻王鞏自詠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送王鞏之徐州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贈杭僧道潛

張安道生日二首

李鈞壽花堂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園龍

二首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次韻頰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送李鈞郎中

送文與可知湖州

次韻王鞏見寄

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子瞻惠雙刀

留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預中夜登南城

第九卷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自柘城還府馬上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送鮮于子駿還朝蕪簡范景仁

次韻秦觀見寄

次韻道潛見寄

次韻王革元日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次韻答王鞏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兼簡孫奕職方三首

次韻王鞏留別

次韻答孔武仲

送傅宏著作歸觀待觀城關

連雨不出寄張恕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

再和

陪杜充張恕鴻慶宮避暑

宋城宰韓秉文惠惠鑄茶

次前韻

答孔武仲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適秀才

張公生日

次韻答張耒

次王適韻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次韻張耒見寄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次韻張芻諫議燕集

臘雪五首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栢四首

次韻子瞻贈張慙子

過龜山

放閣二首

次韻王適細魚

高郵別秦觀三首

召伯埭上斗野亭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揚州五詠 九曲池 平山堂 僧伽塔 蜀井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初至金陵

第十卷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雲亭 鳳凰臺 覽輝亭

遊鍾山 高齋 竹林院 洪善亭 八功德泉 見江亭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湖陰曲

舟次大雲舍回寄孔武仲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過九華山

佛池口遇風雨

舟次磁湖以風浪番二首不得進子瞻以詩

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汭王生家飲別

赤壁懷古

自黃州還江州

江州五詠 射蛟浦 琵琶亭 庾樓 東湖 浪井

不到東西二林

遊廬山山陽七詠 簡寂觀 開先瀑布 漱王亭 滌宗寺

白鶴觀 萬形寺 三峽石橋

南康阻風遊東寺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次韻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

王郎二以寄子瞻

次韻王適食茅栗

過毛國鎮夜飲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再和三首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次韻毛君九日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次韻毛君山房蓮興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賢山
方沼亭

被仙亭
翠巖亭

李八百洞
磨劍池 東井山房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雨中宿酒務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飲酒過量肺疾後作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茶花二首

次韻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再和十首

鈞州二詠 牛尾狸 黃雀

第十一卷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困庵船齋

寒雨

積雨二首

戲贈李朝散

戲答

臨江蕭氏家寶堂

和蕭利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陪毛君遊黃仙觀

次韻王適梅花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毛君惠溫栲荔枝二絕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次韻王適新燕

官居即事

陪毛君夜遊北園

山橙花口號

次韻馮弋同年

送王適徐州赴舉

遊具氏園

江州周寺丞冰夷亭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江漲

和子瞻鐵拄杖

競渡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送姜司馬

寄題趙帆承事戲絲堂

次韻溫守李釣見寄蕪簡毛夫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試院唱酬十一首

賦呈試官呂所
次韻呂君豐城宝氣亭
現試進士呈試官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次韻呂君呈試官
賦呈試官

賦呈試官呂所
賦呈試官

放榜後毛守見招

送毛傍齋郎

燕貢士

次韻毛君請居探菊

次韻毛君見贈

次韻毛君偶成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送饒州周沃秀才免解

雪中洞山黃藥二禪師相詩

毛國鎮生日二絕

次韻毛君將歸

送楊騰山人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次韻毛君絕句

次韻毛君哥別

送毛君致仕還鄉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 并叙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陰晴不定簡唐觀秘校并教吳二君五首

第十二卷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送高安羅令審禮

送唐觀

次韻唐觀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新種芭蕉

次韻姜應明黃葉山中見寄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簡學中諸生

以蜜酒送柳真公

次韻柳見答

披仙亭晚飲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輒過聖壽訪聰

長老謁方子明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

既久作一詩記之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次韻和人豐歲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次煙字韻答黃迂堅

東軒長老二絕

題方子明道人東窗

次前韻

迎寄王適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寄題江渙長老南園茅齋

詠霜二首

次韻吳厚秀才見寄

乾荔枝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春雪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 并叙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陶泉軒 平溪堂
明遠臺 濯纓庵

白雲莊偶題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張秀才見寫陋容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次韻王適春兩

和子瞻蜜酒歌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答孔平仲二偈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次韻王適東軒即事三首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問黃藥長老疾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

次韻王適大水

贈三蜀能師二絕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恩歸

久不作詩呈王適

喜王鞏承事北歸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蔭杉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

賦短篇呈同官

和王鞏見寄三首

復次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九月十一日事書

和王適寒夜讀書

和王適新葺小室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宮僧舍二首

和王適灸背讀書

同王適賦雪

第十三卷

詩八十六首

除夜

種蘭

上元夜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

自酒務往見之明日兩作偶尔成詠

幽蘭花二絕

胡長史祠堂

孫賓叟道人

新橋

曾子宣郡太挽詞二首

曾子固舍人挽詞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

又次韻遊小雲居

次韻秦觀梅花

後次前韻答潛師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播鼻語

畫枕屏

次韻王適晉別

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先寄遲迢遠却寄

邁迢過遼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迢遠三子出遊

次韻子瞻晉別三首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贈醫僧鑒清二絕

贈醫僧善正

食菱

晉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

間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為

馬祖修塔以三絕旬來謁答一首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將移續溪令

約洞山文老夜話

將之續溪夢中賦泊丹野步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贈方子明道人

回寄聖壽聰老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寄題孔氏顏樂亭

徐孺亭

滕王閣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車浮 井飲

題都昌清隱禪院

逢章戶掾赴澧州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

為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舟中風雪五絕

題南康大安宅五老亭

書廬山劉顛宮苑屋壁三絕

再遊廬山三首

汲陽阻風

張嘉祐

效青蘇州調嘯詞二首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次韻遲初入宣河

次韻候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次韻侯宣城疊嶂樓雙溪閣長篇

初到績溪跡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

偶成四小詩呈諸同官

石照二首

游樹廟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楊主簿日本扇

次韻答人幽蘭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官舍小池有鸚鵡遺二小雛二首

次韻答人見寄

次韻答人檻竹

第十四卷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荐推官見寄

郭尉慰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為示次韻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周昉畫美人歌

病中郭尉見訪

病後

復病三首

送琳老還大明山

病退

病後白髮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木黃精三本二絕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續溪二詠

留題翠眉亭

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書其屋壁

郭尉惠古鏡

歛縣歲寒堂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舟過嚴陵難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

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渺可愛遂以小

舟遊之作二絕

沂潮二首

贈王復處士

張揚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

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

戲作二小詩贈之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

塘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

元絳參政挽詞

過王介同年墓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弁

坐具還之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

以絕句贈之又晉書邀轍同作遂以一絕

繼之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答王定國問疾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開上斗野亭

見寄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答顏復國博

次韻王定民宣德

河水

復賦河水四絕

河水稍解喜呈王適

河水復結後次前韻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送戴朝議歸蜀中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送千之姪西歸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送買訥朝奉通判眉州

次韻黃庭堅學士往毛筆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送王珣老朝散知鞏州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第十五卷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送程堯用宣德西歸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次韻子瞻招王遽朝請晚飲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

之懋寂圖題其後

王君貺宜徽挽詞三首

送杜介歸揚州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

西山舊遊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席上再送

次韻孔文仲舍人醢醢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次韻真父子開直宿

去年冬轍以起居郎入侍邇英講不逾時遷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

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

公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次韻宋構朝請歸守彭城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正路挽詞二

首

韓幹三馬

書郭熙橫卷

題王生畫三蠶蜻蜒二首

贈寫真李道士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次韻錢勰待制秋懷

宿榮陽霽氏園

榮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次韻劉貢父從駕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聞京東有道人號寶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

識之者作詩記之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送歐陽辯

送韓康公歸許州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三絕句寄呈子瞻兄

次韻王欽臣秘監集英殿并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韓康公挽詩三首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盧鴻草堂圖

秦號夫人走馬圖二絕

韓幹二馬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第十六卷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戲別

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次韻子瞻好赤頭

送葆光寒師遊廬山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柳舍木山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三首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鎖院賜酒及燭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

鈞三絕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次韻王定國見贈

王子難龍圖挽詞

次韻季彥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呂司空挽詞三首

范蜀公挽詞三首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詞挽二首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六首

建德館 墨澤堂 華岩室 雲滿閣

寒真塢 梅芳館 環碧岩 樓雲室

秋全庵 延華閣 登元谷 雨花岩

陳彭澤 寶華岩 鳴源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歐陽文忠夫人挽詞二首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列涇嶺二首
贈知維州王崇極二首

絕句二首
過楊堡隸府
燕山

趙君偶以微恙乘驄車而行賦贈二絕句
出山
吳君

神水館寄子瞻兄四絕
木葉山
傷足

春桑寄內
渡日號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大皇帝閣六首
夫人閣四首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第十七卷

賦八首

巫山賦

屈原廟賦

缸硯賦并叙

祭真興寺樓賦

超然臺賦并叙

服袂苓賦并叙

墨竹賦

黃樓賦并叙

第十八首

辭五首

御風辭

上清辭

揚樂道龍圖哀辭并叙

劉凝之屯田哀辭并叙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并叙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詩

舜泉詩并叙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并叙

鳳味石硯銘并叙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并序

等軒頌

第十九卷

新論三首 上中下

第二十卷

策問三十五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第二十一卷

書一首

上皇帝書

第二十二卷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大尉書

上昭文富丞相書

上曾參政書

上兩制諸公書

上劉長安書

徐州答陳師仲書二首

答黃度堅書

答徐州教授李昭祀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第二十三卷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齊州閔子祠堂記

卜高縣學記

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

齊州濼源石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目錄上

樂城集目錄下

第二十四卷

記九首

東軒記

王氏清虛堂記

黃州快哉亭記

南康真節堂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第二十五卷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銘

全禪師塔銘

傳二首

孟德傳

叙三首

類篇叙

古今家誡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第二十六卷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東嘉郡夫人馬氏文

祭正統州伯敷文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祭曹演父朝議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祭忠獻韓公文

祭姪林文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代南京番守祭東嘉郡夫人馬氏文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代毛錡州祭土觀文韶文二首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食日禱諸廟文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南京祈禱文七首

績溪謁城隍文

謁孔子廟文

祭靈惠汪公文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南京祈晴青辭

筠州祈雨青辭

第二十七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楊傑知潤州

陳安期屯田郎中

蔡立知鄂州

盛南仲知衡州

許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議大夫

虞肇智鼎州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梁惟簡供備庫使

張瑛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趙君錫大常少卿

劉綯太學博士

鄧義叔主客郎中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陳絃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徐彥孚澶州通判

章惇知揚州

邢恕知汝州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何正臣知梓州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陶世延新孫弼死於順州邢選吉于吉死於盜各補三班借

職

皇兄令羽磨勘轉逃圖

張輔之入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文杭州教授尹才號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叔諱叙右千牛衛將軍

潰履磨勘改朝請郎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內臣馮景降一官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李挺知唐州

崔全通判延州

王純臣通判岷州

姚兕磨勘轉東上閣門使

丁騰太常博士

常安民大理寺丞

田子諒湖南運判

鄭信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葉康弼知劍州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自陝漕徒

蔡卞磨勘朝奉郎

丁恂少府主簿

張構再知豐州

呂太防中書侍郎中

劉摯右丞

傅堯俞御史中丞

張端答致仕依前朝奉郎

孟求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蔡卞知江寧府

王安禮知揚州

林希知宣州

王舜圭除左班殿直

第二十八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

郊澶通判求寧軍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王宗孟母封壽昌縣太君

胡宗愈吏部侍郎

顧臨給事中

范子奇司農卿

馬默河東運使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常安民鴻臚丞

李誥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郊廛通判睦州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王鞏通判揚州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胡宗炎將作少監

向宗良知衛州

祁觀除借職

魯肇中書舍人

郝怒知汝州

李周陝西運使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許彥先知隨州

孫諤太學博士

王佺通判荆南

韓玠通判河南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震辛可保順郎將

劉攽中書舍人

曹誦造團知保州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郝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蔡温叟度支郎中

吳革江西運判

杜常兵部郎中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錢式三班借職

翰林醫官陳易簡等六人比舊各減三官奉

復

李括知洋州

張士澄通判定州

彭次雲吏部郎中

章燊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

官黃景職方郎官

盛橋國子司業

黃庭堅著作佐郎

陳侗直祕閣知梓州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游酢太學錄

張舜民鹽察御史

張績祕書省正字

李執柔司農寺丞

陳烈落致仕州教授

龔原國子監丞

仲葩遙刺

吳淵西頭供奉官俞諤左侍禁

袁詭知博州

閻木大學博士葉濤正

宋實除承務郎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劉敏知辰州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克勅仲營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蔡確改知安州

呂公孺知秦州

第二十九卷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張之諫知德順軍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郭時亮通判海州

安宗說知利州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王兢湖南提刑

錢喚知真州

王漸知階州郭達知德順軍

蕭世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詵隰州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燕若濟知東明縣

陳向知楚州

士鱣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黃好謙知濮州

張儵駕部郎中

王瑜京西提刑

廉識權發遣鄜州今落權發遣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融州歸明楊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蕃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黃好謙知潁州

霍唐臣知濠州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司勳郎顏復禮部郎

辛灝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

丞

元者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梁燾轉朝奉大夫

張淳知長垣縣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張整皇城使廣西鈴轄加選刺再任以文入

理會地界之故

醫官亢瑞叙權易使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董東頭供奉官

鄧忠臣秘書省正字

成卓降兩官監鈞州酒稅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曹評正任防禦使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張綬湖南提刑

劉當時太僕簿

張宙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改朝奉大夫

陳遊古知沂州

周純知鞏州朱陽縣

宋子儀大理寺丞

秦晉國安仁保祐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

仁賢壽夫人

彭汝礪右史

王陟臣右司郎中

王古吏部員外郎

張詢浙憲

陝西移四通判

蔡潛除司農簿

令疎除右千牛衛將軍

張元方權發遣府界提點

周邠通判壽春

魏璋叙奉議郎熙河機宜

常安民太常博士

豐稷工部員外郎

沈季長少府少監

林英大理少卿

第三十卷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勛宗正丞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北部員外郎

史宗範知涇州

黃慶基鴻臚丞

張岫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士人

可並左右侍禁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劉務誠三班奉職

王衮知兗州

馮宗道遙郡刺史

胡田知誠州改為軍除為知軍

陳安石知襄州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王愈光祿丞

姚勛秘書丞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林顏權知泉州

孔平仲太常博士

西蕃首領溫溪心年欽穗二人並除化外

州團練

鄧偁知單州

孫之敏知雍丘楊瓊寶知咸平

許懋右司郎中

陳軒主客郎中

豐稷殿中侍御史

陳知晦蔡州簽判

向宗旦司農少卿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馬城湖北憲

林積知福州

朱服權發遣泉州

林顏知濠州

今髦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張宙古知登州

高遵易政知全州

何玘工部郎中

崔公度知潁州

黃綯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石景畧可宣德郎

范純禮發運副使

張汝賢右司郎中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李之純實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廖正一秘書省正字

劉舜卿加選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游師雄改奉議郎陝西運判賜緋

廖正古通判滄州

龐元英鴻臚少卿

張琬知秀州

曾孝序通判莫州

劉言可內殿崇班

張岫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韓緒等六人各轉一官

舊官党令征攬哥趙合景單恩改官

顧臨再授給事中

孔文仲中書舍人

張頤待制河北都運

第三十一卷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皇太后三代

皇伯世儔追封奉化郡公

越國賢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唐俛贈梓州錄參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留後封奉化郡公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安燾三代妻

李清臣三代妻

范純仁三代

中丞劉摯父

第三十二卷

西掖告詞四十九

苗貴妃三代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范鎮父

鮮于侁父

陳曼父闕以赦封承務郎

錢駟父母

李璠三代

王堅父

曾布父

蔡確父母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祖祖母父母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郡太君

李端愿父母

張方平祖并父

富紹庭母

蔡暉父擬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邠母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封末壽君

張琬父昇追封韓公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富弼贈太師

劉沆追封秦國公

盧政贈司空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第三十三卷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一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皇弟徽宗加恩制

皇弟似加恩制

皇弟偲加恩制

馮京加恩制

劉昌祚加恩制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詔敕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第嘉彥向主不許不允

詔二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不允詔二首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詔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致仕再免兩鎮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不免詔二首

文彥博免兩鎮許允詔二首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不允詔二首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周尹進興節龍無量壽佛敕書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宰相呂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呂大防等再為旱乞退不允詔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喻救書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不允詔二首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范百祿免翰學士不允詔

第三十四卷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

首

皇弟佖似偃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第工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第二次太皇太后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答書

皇太妃答書

祝文一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瀆星辰祝文

景靈宮安鐵水窰祝文

後苑祈晴祝文

大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謝雨祝文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奏告五星祔雨祝文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嶽瀆謝雨祝文

青詞一十二

福寧殿開啓明堂預告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中太一宮祈晴青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罷散青詞

景靈宮預告雅飾聖祖青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雅飾了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西嶽謝雨青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西嶽罷散謝雨道朱表

諸官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露香表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第三十五卷

論時事狀三首書二表

制署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白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第三十六卷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論蜀茶五害狀

乞更支役錢顧人一年候修完役法狀

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

論差役五事狀

第三十七卷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再乞放積欠狀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乞給還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論三省事多留滯狀

言科場事狀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乞禁軍日一教狀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論明堂神位狀

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再言役法劄子

第三十八卷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三論差役事狀

論蘭州等地狀

再論蘭州等地狀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論西邊警備狀

再論青苗狀

乞放市易欠錢狀

言淮南水潦狀

三乞罷青苗狀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

第三十九卷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再論京西水櫃狀

乞復選人選限狀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一云中書舍人請上

因旱乞許羣臣面對言事劄子

論西事狀

第四十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轉對狀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論開孫村河劄子

再論回河劄子

三論回河劄子

第四十一卷

戶部侍郎論時事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論侯俾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乞罷修河劄子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二論北朝故事大畧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四乞釐行差常用大車

五乞立差馬及曉日限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第四十二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乞分別邪正劄子

論執政生事劄子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熙河邊事劄子

第四十三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三論舉臺官劄子

論堂除大寬劄子

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劄子

第四十四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論渠陽蠻事劄子

乞令兩制共論納后禮劄子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第四十五卷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論用臺諫劄子

乞罷修河司劄子

再乞責降李儻劄子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奏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催行役法劄子

再催行役法劄子

第四十六卷

御史中丞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

劄子

論禁宮酒劄子

論冬温無水劄子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論黃河東流劄子

第四十七卷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賀摛鬼章表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謝坤成齋筵狀二首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二首

賀雪御筵謝狀三首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進御集表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乞擢任劉放狀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薦林豫劄子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薦王鞏劄子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一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二首

免修條支賜劄子二首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二首

辭戶部侍郎劄子

辭吏部侍郎劄子

辭翰林學士劄子

辭御史中丞劄子

辭尚書右丞劄子四首

免尚書右丞表二首

第四十八卷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謝敕設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生日謝表二首

笏記

第四十九卷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齊州李廌之諫議謝上表

李諫議謝免罪表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張公謝免陪祀表

張公賀南郊表

南京晉守賀南郊表

南京百官賀南郊表

南京謝頒曆表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李誠之特制遺表

龔鼎臣諫議謝青帥表

陳汝義學士南京謝上表

南京晉守謝減降德音表

張芻諫議南京謝上表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張公謝致仕表

歙州賀登極表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第五十卷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迎陳述古舍人啓

賀致仕曾太傅啓

賀韓相州啓

謝韓許州啓

賀河陽文侍中啓

謝文公啓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謝改著作佐郎啓

謝張公安道啓

賀孫樞審啓

謝黃察院啓

賀趙少保啓

賀文太師致仕啓

謝兩發運啓

賀范端明啓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謝啓

代人啓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又謝兩制啓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侍中啓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李諫議謝二府啓

樂城集目錄卷第五十

樂城集卷第一

詩五十三首

郭綸本蕃種騎闖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

河西予請手製戰有功不賞自黎監官滿資不該歸權加州監稅

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

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

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群蜂

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

戰勝士氣振越敵如旋風虫虺喪將不信勇且忠

迷語相勸誘一矢摧厥會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

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八尺軀脫命萬死中

忽聞南蠻叛羽檄行忽忽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

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莽不見入據為築壙

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月不能陷救至遂得通

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竇

已矣誰復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問此為欽容

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

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初發嘉州

放舟沫江濱往意念荆楚擊鼓樹兩旗勢如遠征戎

紛紛上船人擲急不容語余生雖江陽未省至嘉樹
巉巖九頂峯可愛不可住飛舟過山足佛脚見江滸
舟人盡欽容競欲揖其拇俄頃已不見烏牛在中渚
移舟近山陰壁峭上無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篋
注區區辨蟲魚爾雅細分縷洗硯去殘墨過水如黑
霧至今江上魚頂有遺墨處覽物悲古人嗟此空自
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鳴榔至楚不復留上馬千里
去誰能居深山未與禽獸伍此事誰是非行行重回
顧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江流日益深民語漸已變岸闊山盡平連峯遠非漢
慘慘瘴氣青薄薄寒日煖峯巒苦崖石草木條幹短
遙想彼居人狀類麕鹿窳何時遂平定戊卒從此返

夜泊牛口

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踈樹
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筮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
日莫江上歸潛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飢卧冷徹曙
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祗應長凍飢寒暑不能苦

戎州

江水通三峽城州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靜禁軍閑

漢虜更成市羅統斬不還投醢揀精密換馬瘦孛顏
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環夷聲不可會爭利苦閭關

舟中聽琴

江流浩浩羣動息琴聲琅琅中夜鳴水深天闊音響
遠仰視斗牛皆從橫昔有至人愛奇曲學之三歲終
無成一朝隨師過滄海番置絕島不復迎終年見怪
心自感海水震掉魚龍驚翻回蕩滴有遺韻琴意忽
忽從此生師來迎笑問所得撫手無言心已明世人
驚竄好絲竹撞鍾擊鼓浪謂榮安知江琴韻超絕擺
耳大笑不肯聽

泊南井日期任遵聖

期君荒江瀆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
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
繫舟重相邀兩冷塗路濕

江上早起

晨興孤舟上盥濯夜氣清整巾未皇坐雙擣軋已鳴
日出江霧散江上山從橫區區茅舍翁曉出露氣腥
收筒得大鯉愛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飢厭魚羹
蕭蕭遠風起泛泛野鴈驚忽過百餘里山水互變更
蓬舟問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間殊勝地上行

且游市井喧莫宿無人聲江上誠足樂無怪陶朱生

江上看山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
頭落日孤雲靄新畫前山更遠色更深誰知可愛信
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負遠來心

山胡

山胡擁蒼髯兩耳白茸茸野樹啼終日黔山深幾重
啄溪探細石噪虎上孤峯被執應多恨筠籠僅不容

白鷗

白鷗形似鶴捏曳尾能長寂寞懷溪水低回愛稻梁
田家比雜鷺野食薦杯觴肯信朱門裏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在忠州

屈原遺宅秭歸山南賓古者巴子國山中遺塔知幾
年過者遲疑不能識浮圖高絕誰所為原死豈復待
汝力臨江慷慨心自明南訪重華訟孤直世人不知
徒悲傷強為築土高岌岌

嚴顏碑亦在忠州

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
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
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

何足怪乘勝使氣可若何斫頭徐死子無怒我豈畏
死如兒匹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
開眼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竹枝歌 忠州作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聞竹枝皆楚語楚言啁晰安可
分江中明月多風露扁舟日落駐平沙茅屋竹籬三
四家連春並汲各無語齊唱竹枝如有嗟可憐楚人
足悲訴歲樂年豐爾何苦釣魚長江江水深耕田種
麥畏狼虎俚人風俗非中原處子不嫁如等閑雙鬢
垂頂髮已白負水採薪長若艱上山採薪多荆棘負
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龜水重遷家足無力
山深瘴暖霜露乾夜長無衣猶苦寒平生有似糜與
鹿一旦白髮已百年江上乘舟何處客列肆喧譁占
平磧遠來忽去不記州罷市歸船不相識去家千里
未能歸忽聽長歌皆慘悽空船獨宿無與語月滿長
江歸路迷路迷鄉思渺何極長怨歌聲苦淒急不知
歌者樂與悲遠客乍聞皆掩泣

望夫臺 在忠州數十里

江上孤峯石為骨望夫不來空獨立去時江水拍山
流去後江移水成磧江移岸改安可知獨與高山化

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慰爾行人遠行役

八陣墳 在夔州

漲江吹入陣江落陣如故我來苦寒後平沙如匹素
乘高望遺迹磊磊六十四遙指如布碁就視不知處
世辨諸葛公用衆有法度區區落囊斜軍旅無間步
中原竟不到置陣狹無所茫茫平沙中積石排隊伍
獨使後世人知我非莽鹵奈何長蛇形千古竟不悟
惟餘桓元子父視不能去

艷頰堆 有古碑

江中石界艷頰堆艷靈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無敢
近落日紛紛鳧鴈來何人磊落不畏死為我赤脚登
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當使盡讀磨蒼苔此碑若見
必有怪恐至絕頂遭風雷

入峽

舟行瞿唐口兩耳風鳴號渺然長江水千里投一脈
峽門石為戶鬱怒水力驕扁舟落中流浩如一葉飄
呼吸信奔浪不復由長篙楫柁破瀆旋畏與亂石遭
兩山感相值望之不容初漸近乃可入白鹽最雄高
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猿白雲縹長袖零落如飛毛
緬懷澤水年慘感病有堯禹益决岷水屢與山鬼鏖

摧岡轉大石破地疏洪濤曉嶠當道山斬截肩尾銷
峭壁下無趾連峯斷脩腰破處不生草上不掛鳥巢
水怪不盡戮下有龍與鼉遼哉千萬年禹死遺迹牢
豈必見河洛開峽斯已勞

巫山廟

山中廟堂古神女楚巫婆婆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風
吹舉手睢盱道神語神仙潔清非世人瓦盞傾醪薦
麋脯予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飄然乘風
遊九州揭渡西海薄中土白雲爲車駕蒼虬驂乘湘
君宓妃御天孫織綃素非素衣裳颺颺薄煙露泊然
冲虛眇無營朝食屑玉噉瓊乳下視人世安可據超
江乘山去無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愛之不能去
湍崖激作相喧脞白花翻翻龍正怒堯使大禹導九
州石隕山墜幾拆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
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擘山洩江
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
頃千萬古廟中擊鼓吹長簫採蘭爲殮蕙爲肴玉缶
薦艾香飄蕭龍勺取酒注白茅神來享之風颯飄荒
山長江何所有豈有瓊玉薦次寥神君聰明無我責
爲我驅獸攘龍蛟乘船入楚沅巴蜀瀆旋深惡秋水

高歸來無恙無以報山上麥熟可作醪神君尊貴豈
待我再拜長跪神所勞

巫山廟鳥

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王爐煙飢鳥巧會行人
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君昭村

峽如王嬙繼屈須入官曾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
去遙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拖橫江筋
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
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山上女夜從東
舍嫁西家

三遊洞

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碑几起成
柱亂石散列如鷲鷹清溪百丈下無路水滿沙上如
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脣沉沉深黑
若大屋野老篝火青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
亂爲橫雲深山大澤亦有是野鳥鳴噪孤熊三蹲人
一去無復見至今冠蓋長滿門

寄題清溪寺

在峽州鬼谷子故居

清溪鬼谷子雄辨傾六國視世無足言自閉長默默

蘇張何為者欲竊長短術學成果無賴遂為世所惑
顛倒賣諸侯傾轉莫可執後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
誰知居深山玩世可終日君觀二弟子死處竟莫得
客齊目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亂流水急
溪魚為朝餒老死得安穴居亂獨無言其辯吾不測

息壤在荆南南門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墳起成高丘江流傾轉力不
勝左齧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獨何者平地生長殊
不休當中屋背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樓古人不知
下有恠發破不掩水漲浮傳言夏鯀塞澤水上帝愛
此無敢偷竊持大斧負長鑄刺取不已帝使沉禹知
水怒非塞止網捕百恠雜蜃鯀掘壕入土不計丈投
擲填壓聲鳴啾一時既定憂後世恐此竊出壤九州
神人已死無復制故以此土封其頭發之輒滿不可
既意使靈物長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
不收誰言咫尺舊黃壤中有千歲龍與虬高山萬仞
猶可削嗟此何獨生如疢天長地遠莽無極雖有缺
壤誰能調我疑天意固有在患世多事窮鑄鏤埤陶
鼓鑄地力困久不自補無為憂世無女媧空白石磊
磊滿地如浮漚耕田鑿井自無已息壤無幾安能酬

荆門惠泉

泉源何從來山下長溪發油然本無榮誰使自激冽
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葉使水皆為泉地已不勝洩
應是眾水中獨不容至潔涓涓自傾瀉奕奕見清澈
石泓淨無塵中有三尺雪下為百丈溪冷不受魚鼈
脫衣浣中流解我雙足熱樂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荅荆門張都官雜見和惠泉

荒涼荆門西泉水誰為洩發源雖甚微來意不可折
平鋪清池滿皎皎自明澈其涼最宜茶羊炙可用雪
炎風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還青嶂空嶂嶂
泉上白髮翁來飲杯饌關酌水自獻酬箕踞無禮節
區區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憂重城賞玩安能徹

荆陽早發

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比風吹栗林梅蓋蠟已無
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養蕪
空有道路人擾擾不留車悲傷彼何懶歎息此亦愚
今我何為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襄陽古樂府二首

野鷹來

野鷹來雄雉走蒼茫荒榛下電毬大如斗鷹來蕭蕭

風雨寒壯士臺中一揮肘臺高百尺臨平川山中放
火秋草乾雉肥免飽走不去野鷹飛下風蕭然峩峨
呼鷹臺人去臺已圯高臺不可見况復呼鷹子長歌
野鷹來當年落誰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強北兵
果南下擾擾如驅羊鷹來野雉何暇走束縛籠中安
得翔可憐野雉亦有爪兩手掉鷹猶可傷

襄陽樂

誰言襄陽苦歌者樂襄陽太守劉公子千年未可忘
劉公一去歲時改惟有州南漢水長漢水南流峴山
碧種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種麥滿高原長使越人耕
大澤澤中多水原上乾越人為種楚人食火耕水耨
古常然漢水魚多去滿船長有行人知此樂來買槎
頭縮頸鱸

雙鳧觀 在華縣

王喬西飛朝洛陽飄飄千里雙鳧翔鳧飛遭網不能
去惟有空履鳧已亡誰知野鳥不能化豈必雙履能
飛揚鳧神獲恠當有在搔首野廟春風長

懷甌池寄子瞻兄

相攜話別鄜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
陌行人已渡古嶠西曾為縣吏民知否蘇曾為此集簿未赴而中

第舊宿僧房壁共題蘇子瞻在華縣中題
想獨遊佳味少無言駝馬但鳴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歲不復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對酒語終夕
夜長書室幽燈燭明照席盤殮雜柔楚羊炙錯魚腊
庖人饌雞兔家味死如昔有懷岐山下展轉不能釋
念同去間里此節三已失初來寄荆渚魚鴈賤宜客
楚人重歲時爆竹鳴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來
相携歷唐許花柳漸牙拆居梁不耐貧投杞避棘覈
城南岸齋靜終歲守墳籍酒酸未嘗飲牛美每共炙
謂言從明年此會可縣射同為洛中吏相去不盈尺
濁醪幸分季新荀可餉伯嚭嚙嵩山羨漾涑洛水碧
官閑得相從春野玩朝日安知書閣下羣子並遭賦
偶成一朝榮遂使千里隔何年相會歡逢節勿輕擲

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從事畢登覽

山川足清曠闌闌巧拘囚安得娥阿御同為穆滿遊
遙知因渙汗遠出散幽憂原隰繁分繡村墟盡小侯
春深秦樹綠野闊渭河流四顧神蕭瑟前探意漲浮
勝觀殊未已往足詎能收下坂如浮舸登崖劇上樓
強行腰僂偃困坐氣噓咻鳥語林巒靜花明澗谷幽

濯溪驚野老伐路駭它州中散探深去文淵到處
 聽琴峯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冰脚山高霧透頭
 石潭清照骨瀑水濺成鈎仙廟鳴鐘磬神官秉鉞劉
 養生聞帝女服氣絕彭離故宅猶傳尹先師不喜立
 居人那識道過客謾停駒巖谷誠深絕神仙信有不
 雲居無几杖霞佩棄鑿鏤豹隱連山霧龍潛百尺湫
 門開誰與叩桃熟浪傳偷緝髮清無比方瞳凜不眸
 會須林下見乞取壽年脩拔去和雞犬相隨若旆旒
 乘風遺騷鬢長嘯賤筇篻從騎衣皆羽前驅鬣盡蚪
 安能牽兩足甃得快雙眸自昔辭鄉樹南行上楚舟
 萬江窮地脉三峽東天溝雲暗鄭都晚波吹木樛秋
 尋溪緣窈窕入洞聽颺颺空寺收黃粟荒祠畫伏虬
 登臨雖未日行邁肯停輶菌縮今何事攀躋昔已悠
 魏京饒士女春服聚蟬蛸雷動車爭陌花榭樹繁鞦
 遊人紛蕩漾野鳥自嚶啾平日曾經洛閣居願卜縑
 空言真比夢又渴漸成愁早退嘗相約辭鷲痛自樓
 愛山心切劫從宦興油油海宇都無礙山林盡可投
 願為雲上鵠莫作益中儻邊性行隨足謀生富給喉
 今遊雖不與後會豈無由畫出同穿履宵眠共覆裘
 弟兄真欲爾朋好定誰儔試寫長篇調何人肯見酬

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峯頭斜見月野市早明燈
 樹暗猶藏鶻鵲堂開已饌僧據鞍應夢我聽騎昔嘗曾
 次韻子瞻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謝公遊意未能厭踏盡登山履齒尖古殿神仙深杳
 杳香爐煙翠起織織巖花寂歷飄瓊片庭檜蕭疎漏
 玉蟾帝子莫婦人不見微風細雨自開簾唐王真公修於此

次韻子瞻題仙遊潭中興寺

潭邊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掛峻啼綠繞飛橋能試
 客蒙茸翠蔓巧藏溪雲為絳帳馬融室否作屏風玉
 女閨仙果知君今未足臨潭脚戰怕長梯

石鼻城

千山欲盡垂為鼻百戰皆空但有城虎闖穴中秦地
 恐龍飛渭上漢江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將猶存仲
 達精睥睨陵遲春草滿白羊無數向風鳴

磻溪石

呂公年已莫擇主渭河邊晚餌番雙膝臨溪不計年
 神專能陷石心大豈營鱣不到磻溪上安知自守堅
 鄆塢

董公平昔甚縱橫
晚歲藏金欲避兵
當日英雄智相
似燕南趙北亦為京

樓觀

老聃厭世入流沙
飄蕩如雲不可遮
第子憐師將去
國關門望氣載還家
高臺尚有傳經處
畫壁空留駕
犢車一搜遺書無
復老不知何苦服胡麻

傳西晉書流沙之言即舊賦實

次韻子瞻秋雪見寄二首

秋氣蕭騷仍見雪
客愁繞繞動繁心
幽吟北戶窺聲細
歸亭函關馬迹深
疎樹飛花輕藪藪
衰荷留柄亂
簪簪遙聞詩酒昔
推勝社客何人近納賒
平時出處常聯袂
文翰叨陪舊服膺
自信老兄憐弱弟
豈關天下少良朋
何時杯酒看浮白
清夜看蔬粗
滿登離思隔年詩
不盡秦梁雖遠速
須磨

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

惟我辭官免入商
才疎深畏忝周行
學從社稷非源本
近讀詩書識長短
東舍久居如舊宅
春蔬新種似吾鄉
閉門已學龜頭縮
避諂仍兼雉尾藏

以爲

南童西曾虛署長
吏居民惟不來
支語自知當當見

棄遠人未信本非才
厭從貧李朝東閣
懶學說張綬
兩腮知有四翁遺跡
在山中
豈信少人哉

頃動簷鳴只自知
憂輕責少幸官卑
聲名謾作耳中瑱
料第空收領底髭
西鄙猖狂猶將將
中朝閑暇自師師
近成新論無人語
仰羨飛鴻兩翅差

次韻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筆鋒雄詩俊
不可和雪中思清絕
韻惡愈難奈
殷勤賦黃竹自勸飲
白隋言隨飛花落
意與長風鏃
餘力遠見撥千里
寄瑤瑤嗟千學
又廢有類轉空磨
研磨又無得安可待
充空貨記乘峽船行
意被摧判
溟濛覈洲渚
冷冽光照坐我唱
君實酬馳騁不遑卧
譬如逐獸盧豈覺
山徑珂酒有助喧
熱筆硯盡露沈
詩詞禁推類
令肅安敢破
亦有同行人
牽挽赴程課
爾來隔秦魏
渴望等飢餓
徒然遇佳雪
有酒誰與賀

次韻子瞻記嚴莫鄉俗三首

覲歲

周公制鄉禮
無有相通佐
鼎肉送子思
烝豚出陽貨
交親隨高低
豈問小與大
自從此禮衰
伏臘有飢卧
鄉人慕古俗
酬酢等四坐
東鄰遺西舍
迭出如蟻磨
寧我不飲食
無爾相咎過
相從慶新春
顏色買愉和

別歲

富貴日月速貧賤覺歲遲遲速不須問俱作不可追
親舊且酣飯送爾天北涯歲歲雖無情從我歷四時
酌爾一杯酒晉我壯且肥長作今歲歡勿起異日悲
掉頭不肯顧會莫與我辭酒闌氣方橫豈信從爾衰

守歲

於苑絕繩去顧免追龍蛇是歲奔走十二蟲羅網不
及遮嗟我地上人豈復柰爾何未去不自閑將去乃
誼譁天上驅獸官為君肯停過魯陽揮長戈日車果
再斜醜酒勸爾醉期爾蹙蹙蛇借醉遣爾去壽考自
足誇

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

踏青

江上水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橋波水不勝
重野店壓槽無復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鳥漸
嚶鳴洞門泉脉龍睛動觀裏卅池鴨舌生山下餅罌
露稚孺峯頭鼓樂聚簪纓縞裙紅袂臨江影青蓋驛
驢踏石聲曉去爭先心蕩漾莫婦誇後醉從橫最憐
人散西軒靜曉暖斜陽著樹明

蚕市

枯桑舒牙葉漸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隨手
敗今冬衣着及春營傾困計口費餘粟買箔還家待
種生不唯箱篋供婦女亦有鉏耨資男耕空巷無人
聞容冶六親相見爭邀迎酒肴勸屬坊市滿鼓笛繁
亂倡優俾蚕叢在時已如此古人雖沒誰敢更異方
不見古風俗但向陌上聞吹笙

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

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善書所取無不可
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精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
譚藩居顏前河類學顏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累
九成刻賢俊磊落雜么麼英公與襄鄂戈戟聞自荷
何年學操筆終歲惟箭筈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
余雖繆學文書字每慵墮車前駕騏驎車後繫羸跛
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駛駸古人有遺迹窳短不及鑲
願從兄發之先硯處兄左

詩六十九首

畫文殊普賢

誰人畫此二菩薩
 跌坐花心乘象狻
 狻弟子先後執盃
 年老僧槎牙森比
 肩山林脩道幾世
 劫顏貌偉麗如
 開蓮重崖宛轉帶
 林樹野水荒蕩浮
 雲天峨眉高處
 不可上下有絕澗
 網九泉朝陽未出
 白霧起有光升
 天如月圓靈仙居
 中粗可識有類白
 兔依清曠遊人
 禮拜千萬萬迤邐
 漸遠如飛煙五臺
 不到想亦爾今
 之畫圖誰所傳吾
 兄子瞻苦好異敗
 績破紙收明鮮
 自從西行止得此
 試與記錄代一觀

聞子瞻重遊南山

終南重到已春回
 山木綠崖綠似苔
 谷鳥嗚呼朝獨
 往野人笑語記曾
 來定邀道士彈鳴
 鹿誰與溪堂共
 酒杯應有新詩還
 寄我與君和取當
 遊陪彈鳴鹿戲
溪堂皆前
時事

子瞻見許驪山澄泥硯

長安新硯石同堅
 不待書來遂許頒
 豈必魏人勝近
 世強推銅雀沒驪
 山寒煤舒卷開雲
 葉清露霑流發
 涕潛早與封題寄
 書素報君相竹筆
 身斑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
 誰家冉冉尚厨煙
 桃花開盡葉初
 綠燕子飛來體自
 便受客漸能陪痛
 飲讀書無思懶
 開編素川雪盡南
 山出思共有與看
 麥田

三四年爾拜呈

大人久廢彈琴比
 借人雷琴以記舊
 曲十得
 久厭凡桐不復彈
 偶然尋繹尚能存
 倉庚鳴樹思前
 歲春水生波滿舊
 痕泉落空巖虛谷
 應珮敲清殺百
 官寒終宵竊聽不
 能學庭樹無風月
 滿軒

聞子瞻習射

舊讀兵書氣已振
 近傳能射喜征
 戮手隨樂節寧論
 中箭作鴟聲不害
 文力薄僅能勝五
 斗才高應自敵
 三軍良家六郡傳
 真法馬上今誰最
 出羣

種菜

久種春蔬早不生
 園中汲水亂瓶
 甕菸菜經火未出
 土僮僕何朝飽食
 羨強有人功趨節
 令悵無甘雨困
 耘耕家居開暇厭
 長日欲看年華上
 菜莖

次韻子瞻題薛周逸老亭

飛鳥不知穴山鹿
 不知流薛子善飲
 酒口如吸水虬
 吾觀腸胃間何異
 族黨州人滿地已
 盡一介不可留

謂子試飲水一酌不再求謂子飲醇酒百酌豈待酬
酒可水不可其說亦已悠以我視夫子胷腹百丈幽
譬如田中人視彼公與侯未省破顏飲何況裸露頭
鴟夷謂大瓠皆飽安用浮多少苟自適豈害為明遊

次韻于瞻題長安王氏中隱堂五首

秦中勝三蜀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書夢非
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株
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
或云此即
楊登宅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墻牆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
晚梅晴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遙聞說吾廬安得然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鼈竹林迎日淨槐木擁亭高
鳥噪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
君看原上墓墳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龜
高堂幸有酒一飲豈論費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鳳翔八觀八首

石鼓

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虞以為無用百無
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託周宜誰

敢侮宣王沒後墳壘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
惟存山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鐘無在鑄戈戟宮殿已
倒生禾黍屬宣子孫窺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
過客悲先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
鼓求宜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

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馬重楊喜豈不
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
執塵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
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
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非

科斗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
她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願下旋禿口齒歸
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楊柳貫魴鱖魴鱖豈厭居溪
谷自投網罟入君姐柳條柔弱長百尺挽之不斷細
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
鬼神格錫女豐年多黍稷宜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

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雖死生不願闕虓虎問之
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騎柳貫魚魚弗遺仁
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太山刻秦語

咀楚文

詛楚楚如桀詛秦秦則紂桀罪使信然紂語安足受
性肥酒醪繁夸誕鬼不祐鬼非東諸侯豈信辯士口
碑埋祈年下意繞章華走得楚不付孫但爲劉季取
吾聞秦穆公與晉實甥舅盟鄴絕晉歡結楚將自救
轉視呂使秦詛楚人晉亦議秦後諸侯迭相詛禍福
果誰有世人不知道好古無可否何當投涇流渾濁
蓋鄙醜

王維吳道子畫在普門及開元寺

吾觀天地間萬事同一理扁也工斲輪乃知讀文字
我非畫中師偶亦識畫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
壯馬脫銜放平陸步驟風雨百夫靡美人婉婉守閑
獨不出庭戶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傾國馬能一蹴致
千里優柔自好勇自強各自勝絕無彼此誰言王摩
詰乃過吳道子試謂道子來置女所挾從軟美道子
掉頭不肯應 傑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馳精妙實
無比老僧寂滅生慮微侍女閑絮非復婢丁寧勿相
違幸使二子齒二子遺迹今豈多岐陽可貴能獨備
但使古壁常堅完塵土雖積光豔長不毀

楊惠之塑維摩像在沃

金粟如來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圓法門論極兩相

可言語不復相通傳至人養心遺四體瘦不爲病肥
非妍誰人好道塑遺像鮎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隱几
心已滅形如病鶴竦兩肩骨節支離體踈緩兩目視
物猶炯然長嗟靈運不知道強剪美須神兩顧彼人
視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
必奪爾庸自全真人遺意世莫識時有遊僧施鉢錢

東湖

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絕佳境亦可尋
蜿蜒蒼石螭蟠挾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爲重深
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鼉行在沙有魚躍在潯
鼉圓如新荷魚細如蠹蟬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
孫枝復生孫已中瑟與琴秋虫噪蜩蚷春鳥鳴獸驚
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
醉倒卧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黃金
油然上馬去縱牽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
人生不滿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何駸駸
子有不肖弟有寇未嘗眷願身化爲線使子爲之鍼
子欲烹鯉魚爲子溉釜鬻子欲枕山石爲子求布衾
異鄉雖云樂不如反故岑瘦田可鑿耕桑柘可織紆
東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溲西有管輅宅尚存青石礎

彭女晉膝踈禮拜意已欽慈母抱衆子亂石寒蕭森
朝往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誌

真興寺閣

秦川不爲廣南山不爲高巖峨真興閣傑立陵風颯
危檻俯翔鳥跳簷落飛孫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鶴毛
下視市井喧奔走何啻嗷嗷蕭然倚檻嘯遺響入雲霄
清風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爲豈即非盧敖
遊目萬里間遠山如伏羔遺語謝世俗釣魚當釣鼈

李氏園

李氏正園也俗謂皇后園蓋茂正謂其妻也

有客騎白駒揚鞭入青草悠悠無遠近但擇林亭好
蕭條北城下園號李家媪繫馬古車門隨意無洒掃
鳴禽驚上屋飛蝶紛入抱竹林淨如濯流水清可漑
閑花不著行香梨獨依島松枝實今昔林影變昏早
草木皆蒼顏亭宇已新造臨風置酒樽庭下取栗棗
今人強歡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見白鬚老
秦中古云樂文武在豐鎬置園通樵蘇養獸讓麀麋
池魚躍金碧白鳥飛紵縞牛羊感仁恕行葦亦自保
當年歌靈臺後世詠魚藻古詩宛猶在遺處不可考
悲哉李氏末王霸出奴皂城中開芳園城外羅戰堡
擊鼓鳴巨鐘百姓皆懶惱及夫聖人出戰國卷秋濠

園田賦貧民耕破園前道高原種菽粟波澤滿梗稻
春耕雜盡聚秋賦輸結葉當年王家孫自庇無尺椽
空餘百歲木妄爲天巫禱遊人足譏罵百世遭舌討
老翁不願見垂涕祝禳祿持用戒滿盈飲酒無醉到

秦穆公墓

在秦

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
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備豈如田橫海中
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
事康公穆公不爲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
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旣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徇秦
猴要自不得已

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爲吏豈厭事厭事日墮媮著書雖不急實與百世謀
問吏所事何過客及繫囚客實虛攬人囚有不自由
辦之何益增不辦亦足憂嗟此誰不能脫去使自由
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
終日不見人惟有山鹿啣是時夏之初溪冷如孟秋
山榭黃笠展林筍紫角抽朝取筍爲羹莫以堪爲羞
溪魚鯉與魴山鳥鷲與鳩食之飽且平偃仰自佚休
試探篋中書把卷揖前脩恍如反故鄉親朋自相求

蔚如甕中糟又熟待一瀾爲文若江河豈復有刻鏤
尚何憶我爲欲與我同遊我雖不能往寄詩以解愁

次韻子瞻麻田青峯寺下院翠麓亭

走馬紅塵合開懷野寺存南山抱村轉渭水帶沙渾
亭峻朱欄繞堂虛白佛尊煩襟喜脩竹勸馬樂芳蓀
白氈柔隨手清泉滿照盆塵顏洗濯淨髀肉再三捫
饋食青蔬軟流是細粟翻老僧勿施敬對客說山門

次韻子瞻宿南山蟠龍寺

谷中夜行不見月上下不辨山與谷前呼後應行相
從山頭誰家有遺燭爰覺深徑馬蹄響落落稀星著
疎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門無人徇出縮號呼從者
久嗔罵老僧下林揉兩目問知官吏冒夜來掃牀延
客卧華屋釜中無羨醜實盡愧客滿盃惟脫粟客來
已遠睡忘覺僧起開堂勸晨粥自嗟奔走閑僧閑偶
然來過何年復留詩滿壁待重遊但恐壓埃難再讀

賦園中所有十首時在京師

萱草

萱草朝始開呀然黃鵠翥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絳
織織吐須鬣冉冉隨風哆朝陽未上軒繁粲幽閑女
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悒

竹

寒地竹不生雖生常若病蘄根種幽砌開葉何已猛
嬋娟冰雪姿散亂風日影繁華見孤淡一箇敵千頃
令人憶江上森聳綠崖勁無風籜自飄策策鳴荒逕

蘆

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
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束蘆根愛溪水餘闊長鮮綠
強移性不遂灌水惱僮僕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

石榴

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
芳心竟未已新萼綴枯槎誰言石榴病乃又占年華
鄰家花最盛早發豈容遮殘紅已零落婀娜子如瓜

蒲桃

蒲桃不禁冬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絨被
龍鬚亂無數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醜酪味
誰能釀爲酒爲爾架前醉滿斗不與人涼州幾時致

萋草

室幽來客稀塵土積不掃鄰翁笑我拙教我種萋草
經霜研爲簪不讓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張王忽侵道
鉏耨禁艾蘄愛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輕吾師灌園老

果羸

吾兄客閩中果羸施吾字兄雖未得還我豈如婦女
叨叨感微物涕泗若零兩但愛果羸莖屈曲上墻堵
朝見綠墻頭莫已過墻去物生隨年華還日何足數

牽牛

牽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
誰剪薄素紗浸文青藍盆水淺浸不盡下餘一寸銀
嗟爾脆弱草豈能凌霜晨物性有稟受安問秋與春

雙栢

南園地性惡雙栢不得長蓬麻春始生今已滿一丈
栢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有子壓枝低已老非少壯
尤栢栢也寬尤地亦恐妄兩既無所尤高枝幾時放

葵花

葵花開已闌結子壓枝重長條困風雨倒卧枕丘壠
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得時能幾時狼籍成荒冗
浮根不任雪採剥收遺種未忍焚枯莖積壘墻角擁

和子瞻記夢二首

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盈君把
詩詞古人似弟則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
携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雞隔墻唱歌枕窻月亞

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蛩吒此語鮑謝流平日我不暇
我本無此詩嗟此誰所借

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降菊叢折守根安可存
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
虫凍不絕口菊死不絕茶志士豈棄友烈女無兩婚

次韻子瞻題岐山周公廟

周人尚記有周公禾黍雖離下有宮破豆豸豚非以
報野巫長跪若為通山園棟宇泉流近廟前有德淵泉在亂則竭
鳳去梧桐落葉濛有客賦詩題屋壁二南猶自有遺

風

次韻子瞻題扶風道中天花寺小亭

客車來不息轍迹自成溝莫怪慵登寺猶宜常舉頭
獨遊知憶弟望遠勝登樓處處題詩遍篇篇誰為收

次韻子瞻南溪避世堂

拄杖行窮徑園堂尚有林飛禽不驚處萬竹正當心
虎嘯風吹籟霜多蟬病瘖默驕從不避人到記由今
未暇終身住聊為半日吟青松可絕食黃葉不須貪
偶到初迷路將還始覺深堂中有幽士挿髻尚餘簪

和子瞻三遊南山九首

樓觀次韻

神仙避世守關門一世沉埋百世尊舊宅居人無姓
尹深山道士即爲孫天寒遊客常逢雪日暮歸鴉自
識村君欲番身託幽寂直將山外比羌渾

五郡次韻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蕨從梢未及甘當道沙塵類河
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觀形隨阜飲溪鹿雲氣侵山食
葉蚤猶有道人迎客笑白鬚黃袖豈非聃

傳經臺

輪扁不能令子巧老聃雖智若爲傳遺經尚在臺如
故弟子今無似喜賢

大秦寺

大秦遜可說高處見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
山平堪種麥僧魯不求禪北望長安市高城遠似煙

仙遊潭五首

潭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斷遊人止龍藏白沫旋
剪藤量水短挿石置橋堅橋外君民少躬耕不用錢

南寺

澄潭下無底將渡又安能憤上橫空木輕生此寺僧
曉魚開考考石塔見層層不到殊非惡它年記未曾

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減潭南不到還能止重來獨未厭
荒涼增客思貧病覺僧慙飲水寒難忍誰言栢子甘

馬蝠石室

扶風貴公子早歲伴山家吹笛墮秋葉讀書隨曉鴉
業成心自叛學若我長嗟石室非人住窮山雪似沙

玉女洞

洞門蒼蘚合偈及不容身傳有虛明處中藏窈窕人
吹笙橋上月拾翠洞南春徃徃來山下蕭然兩酒塵

和子瞻調水符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簡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誰護
渴飲吾井泉飢食甌中飴何用費卒徒取水負瓢罐
置符未免欺反覆慮多變投苦無憂符階下泉可嚙

次韻子瞻招隱亭

隱居吾未暇何暇勸夫人試飲此亭酒自慙纓上塵
林深開翠布岸斷峻巖闌送雪村酤驪迎陽鳥弄新
竹風吹斷籟湖月轉車輪霜葉飛投坐山梅重壓巾
欲居常有符已失歎無因古語君看取聲名本實賓

次韻子瞻凌虛臺

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還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

山高上千天獨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慳
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髮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剛
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難攀
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強爾登此臺免爾超關關
扶風太守宅舊不見南山唯此臺上見之故云

次韻子瞻竹飢

野食不穿困糴飲不盜盜嗟飢獨何罪膏血自為罔
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瘠與瘦黧稟受不相髣
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襁超騰避彈射將中還復往
一朝受羈縲冠帶相寶饜愚死智亦擒臨食抵吾掌

次韻子瞻漢陂魚

漢陂霜落魚可掩枯茨破盛蒲折劔巨斧敲水已暗
知長叉刺浪那容閃鯨鯨蛟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漫
如染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塹嗟君遊宦
父羊炙有似遠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流涎豈有哀
矜自欺僭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
勿笑貪七筋老病行看費鉞砭羊生懸骨空自飢伯
夷食菜有不贍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醯徒醅醢

和子瞻讀道藏

道書世多有吾讀老與莊老莊已云多何況其駢傍

所讀嗟甚少所得半已強有言至無言既得旋自忘
譬如飲醇酒已醉安用漿昔者惠子死莊子哭自傷
微言不復知言之使誰聽哭已輒復笑不如飲此藏
脂牛雜肥羴烹熟有不啻安得西飛鴻送弟以與兄

次韻子瞻南溪微雪

南溪夜雪曉來霽有客晨遊酒未消風泛餘花來逐
馬光浮斷澗不知橋山寒凍合行人息醉熟賓歡舞
意歸歸騎相將踏理玉喚林間認早梅條

和子瞻司竹監燒葦園因獵園下

駿馬七尺行馮馮曉出射獸霜為冰葦園斫盡有枯
枿束茅吹火初如燈乍分乍合勢開展蒼煙被野風
騰騰黃狐驚顧嘯儔侶飛鳥先起如蒼蠅須臾立旆
布行伍有似脩螻橫岡陵蒼蠅猛犬出前後缺處已
掛黃麻罾回風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無疆陸商辛
不出抱實死曹瞞逸去燧其肱投身誤喜脫灰燼闕
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馬氣吞虎狼帽壓耳皮蒙膺
開弓徐射疊雙兔擁馬驪叫驚未曾舉鞭一麾百夫
進擊鼓再發箭啓棚去如飛壘中如電獲若兩獸膏
流蠅肉分麾下飽壯士皮與公子晉縑縑縱橫分裂
惠村鳩尚有磊落載後乘吾兄善射又無敵是日欽

手稱不能憑鞍縱馬聊自適酒後醉語誰能磨健兒
擊搏信可樂主將雄猛今誰勝胃中森列萬貌虎嗟
世但以文儒稱安得強弓傳長箭使射蔽日垂天鵬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墻接竹梢谷藏峯底大容瓢將流旋滴廬山
瀑已盡遂來海上潮亂點落池也驚睡覺半含山潤沃
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
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州逸選費公縣幽泉細細流巖
鼻盆水瀾瀾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窻
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青冬石罅苗

興州新開古東池

山逸興州萬壘青池開近郭百泉弁昔年種柳人安
在累歲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來野鴨望
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

仁壽宮中稽穀生太湖蒼石草間橫與衰換世身猶
在南北從人事已輕累石作臺秋蘚上鑿汧通水細
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

用林猷韻賦雪

密雪來何晚窮冬候欲差投空落細米布地淨平沙

縱繞飛相着重仍積暗加兩微花破碎風細脚傾斜
次第來如摻其濛墮不詳燐鵲吹勁韜秀蒂拂輕枷
畫字飄還沒團毬暖旋宍出鹽東海若鍊石古皇媧
翻鑊騰歸騎紛飄集晚鴉庭梅辨紅萼壠麥覆黃茅
撥砌求新藥尋蹤射伏麋埋樓平盡峇集樹短留槎
亂下曾何擇平鋪欲盡遮欺貧寒入褐齒客重添車
積素聊成燭烹其強試茶病僧添曉鉢老令放晨衙
融液曾何有鮮明竟不奢積多還避井化早發從俞
溜滴簷垂著行觀運轉她誰能相就醉都市酒容賒

送張唐英監閬州稅

閬中雖近蜀監稅本閑官豈足淹賢俊聊應長羽翰
讀書心健否答策意何闌未可厭畋獵田中有走貆
送張師道楊壽棋二同年

故國多賢俊登科並弟兄重來舊游處兩見近題名
冉冉須堪把髮鬢歲可驚孤轅已南向馬疋復西征
入峽依應苦還荆厲已鳴喜從元帥幕官職漸崢嶸
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

清嶺岷山掾登科已七年迎親就魚稻爲吏擇林泉
去騎關中熱歸心沫水鮮官閑幸可樂記買鷓鴣煎

永康多鷓鴣

送霸州司理霍曼

大梁能賦客邊郡繫囚曹官職不相稱聲名終自高
試觀為吏苦應過讀書勞努力事初宦尺絲無厭纒

送道士楊見素南遊

黃河春漲入隋溝徃意隨波日夜流萬里尋山如野
鶴一身浮水似輕鷗湖風送客那論驛岳寺留人暗
度秋遲子北歸來見我携琴委曲記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詞二首

好學先鄉黨登科復妙年誰為者舊傳最處縉紳先
淪謝今亡矣風流孰繼焉克歸食里社世世仰仁賢
晚歲官仍困終身耻自言廉明漢循吏仁愛鄭公孫
赤縣朝稱理衡山德共尊遠人應罷市處處有遺思

亡伯母同安縣君楊氏挽詞

德盛諸楊族賢宜伯父家周姜職蘋藻歎母事垂麻
大邑移封近陰堂去日賒空餘鏡奩在時出舊笄珈

樂城集卷第二

樂城集卷第三

詩七十五首

北京送孫曼叔屯田權三司開圻司

人生不願才才士困奔走君為大農屬求暇更能否
自我遊魏博相識恨未久誰言但傾蓋信有勝白首
清晨坐風觀落日說涼牖茶精動如律弓徒不論斗
旁觀我不能晤語君見受秋風起沙漠淒雨濕征袖
送行欲汲汲富貴恐君後將去聊遲遲已遠悲朋友

和強至太傅小飲

誰能飲酒如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
遺升斗任君無復避霜梨水脆寒侵齒未盡一杯先
已醉強將文字笑紅裙冷淡為歡何足貴

和強君瓦亭

君為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萬里心豈得野亭留馬
足強循疎柳步堤陰無人携手共吳語得意推頭時
越吟何日東郊過微雨並騎鞍馬去同尋

中秋夜入絕得月明星燦

長空開積雨清夜流明月看盡上樓人油然就西没
誰遣常時月偏從此夜明暗添珠百倍潛感免多生
欲見初容燭將升尚有星漸高闌漸小雲外轉亭亭

明入庭陰白寒侵酒氣微夜深看更好樓上新人稀
浮光看不定重露試還無影翻狂舞客明誤已棲鳥
巧轉上人衣徐行度樓角河漢冷無雲冥冥獨飛鶴
猿欲號枯木魚龍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婦隔江南
看久須扶立行貪遠失歸誰能終不睡爛醉羽觴飛

次韻王君貺尚書會六同年

有美佳賓賢主人布衣曾共脫京塵歡來未覺歲華
晚醉後能令秋氣春發譽早同初宦日收功終籍老
成身宅年此會應圖畫傳入誰家屏幃新

王君貺生日

純陰十月晚勁氣肅羣驕惟有喬松在長看積雪消
生賢稟真性特立冠當朝早歲初成賦羣雄已失標
治才精破竹廷論壯生殿博士皆推賈宣皇重試蕭
周旋窮政體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稱冠三台豈足超
論功歸穎霸舉相待虞姚驥騁經新射弓強發矢詔
百年時節在四海衆心翹當見飛中使齋金賜此朝

二補生日
例賜金帛

次韻姚孝孫判官見還岐梁唱和詩集

伯氏文章豈敢知岐梁偶有往還詩自憐兄力能兼
弟誰肯填終不聽篋西號春游池百頃南溪秋入竹

千枝恨君曾是關中吏屬和追陪失此時

次韻王臨太博馬上

冬晚霜露重城遙鞍馬勞徒知事奔走曾未補毫毛
水旱嗟頌瘡痍費抑搔莫歸何暇食堆按簿書高

次韻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河轉金隄近天高魏闕新千夫奉儒將百獸伏麒麟
校獵沙場莫談兵玉帳春關南知不遠誰試問番隣
天寶亂已定河堧兵更多故城埋白骨遺俗喜長戈
卧獸常思肉奔鯨不受羅縱橫竟安在誰見冢巖峨
禁籞封金殿清河貫石門時平餘古木兵散有空屯
形勝山圍閣蕃宣海內尊川原不論頃雲夢可勝吞

次韻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養驚猜未肯馴軒除非本性飲食強依人
烈影水浮水飛毛雪洒塵獨游應已倦忽見乍疑神
野色明幽步煙蕪薦即身異姿人共愛清意爾誰親
日暖山苗熟風微澗草春何緣解韉繫奔放任天真

送陳安期都官出城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東風滿面塵歸意已隨行客
去流年驚見柳條新簿書填委休何日學問榛蕪愧
古人一頃稻田三畝竹故園何負不收身

登上水閣

淇水注入禁城樓中斷過深清空郊南數牛羊
下落日迴瞻觀關明歲月逼人行老大江湖發興感
平生畫船早晚籠新屋慰意來看水面平

寒食贈遊歷沙諸君

城南歷沙古河淤沙上種梨千萬株隆冬十月我獨
往風吹葉盡枝條踈老僧屈指數春候却後百日花
當蘇微風細雨青潤足枝頭萬萬排明珠齊開競發
不知數照耀水雪明村墟此時官閑得遊賞長堤平
穩宜驂駒寺門古木芽葉動倉庚布穀相和呼及時
行樂不可緩歲長春短花須臾僧言我意兩相值欲
往屢已脂吾車今朝寒食燈火斷薄雲蔽日風沙除
此花久已待我至况有朋友相携扶來邀反覆不能
往豈獨負君花已辜諸君高邁足才思佐酒况得萬
玉奴坐中未醉慎無起倒載當山公使如

明日厚安卿強幾聖復召飲醉次前韻

芳樽酌水清無淤梨園著雪迷根株鄴宮士女喜行
樂坐上酌客誰親踈倦遊不知歲月過痛飲漸覺筋
骸蘇風吹落片亂鴉毳雨結細實駢明珠雲屯水積
動論頃誰信城郭涵村墟坐觀明媚低照席行看繁

闌橫遮駒我貧不辨供酒炙側耳日聽交朋呼無端
人事巧拘束曾不見置閑須吏長鯨渴水求入海老
驥伏櫪思就車清明未過春未老寒食豈必節與除
二君為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觀娛安用苦酬
酢叫嘯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覺萬物小下視吏役真
婢奴請君數具牛酒費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韻柳子玉郎中見寄

新年始是識君初顧我塵埃正滿裾談辨未容朝夕
聽情親空愧往還書又聞筆陣無前敵更擬詩壇託
後車待得入城應少暇相從有約定何如

秀州僧本瑩淨照堂

有僧訪我携詩卷自說初成淨照堂求得篇章書壁
素不論塵土漬衣黃故山別後成新歲歸亭春來透
舊房看取盈編定何益客來無語但循墻

京師送王願殿丞

憶遊長安城昔飲母卿宅身雖坐上賓心是道路客
笑言安能久車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勝絕聞自昔
徘徊竟莫往指點煩鞭策道傍古龍池深透河渭澤
山行吾不能愧此纒咫尺壯哉誰開鑿千頃如一席
象差山麓近混蕩波光射君時在池上俗事厭紛劇

望門不敢叩，恐笑塵土迹。自從旅京城，所向愈無適。
君來曾未幾，已復向南國。扁舟出淮汴，唯見江海碧。
野人處城市，長願有羽翮。脫身相從遊，未果聊自責。

石蒼舒醉墨堂

石君得書法，弄筆歲月久。經營妙在心，舒卷功隨手。
惟茲逸羣氣，扶駕瀕斗酒。作堂名醉墨，揮灑動牆牖。
安得濁酒池，淋漓着濡首。取但繼張君，莫顧顛名醜。

遊淨因院寄璉禪師

歲月潛消日，裏水依然來。見佛堂燈此身，已自非前。
我問法何妨，似舊僧灑面。飛泉時點點，壓池蒼石尚。
層層遙知近，愛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幾升。

送椰子玉

柳侯白首郎，風格終近古。舊遊日零落，新輩誰與伍。
人情逐時好，變化無定主。試看近時人，相教蹈規矩。
行身劇孔孟，稱道皆禹舜。但求免譏評，豈顧愁肺腑。
坐令不羈士，舉足遭網罟。緬懷我生初，遺俗尚目睹。
中庸雖已亡，比近則猶愈。老成慎趨好，後生守淳魯。
宜效相諷欺，街牛沽馬脯。過惡酒色間，可罪非可惡。
譬如嵇與阮，心迹豈深蠹。京師逢柳侯，往事能歷數。
歡息予美賢，相與實舊故。至今存篇章，醉墨龍蛇舞。

斯人今苟在，亦恐終囚虜。惜哉時論隘，安置失處所。
一麾寄河壩，垂老幸有土。世俗安足論，且盡杯中醕。

送蘇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輅舊西蜀，出鎮復東川。父老知遺愛，壺漿定滿前。
江山昔年路，旄節異邦權。望重朝中舊，疆分劍外天。
歲登無猛政，蠻服罷防邊。去國身雖樂，憂時論獨堅。
孤誠抱松直，彙進比茅連。我亦相從遊，踈狂且自全。

送任師中通判黃州

一別都門今五年，劇談精壯故依然。厭居巴蜀千山底，
底決住荆河十頃田。老去功名無意取，身閑詩筆更
能專。黃州無事聊須飲，世俗方今自足賢。

南窻

京師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
西齋書帙亂，南窻初日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
開戶失瓊玉，滿塔松竹陰。客從遠方來，疑我何苦心。
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

次韻楊褒直講攬鏡

髻髮年來日向衰，相寬不用強裁詩。壯心付與東流去，
去霜蟹何妨左手持。死發黃鸝巧言語，池開楊柳闊腰肢。
勸君行樂還聽否，即是南風苦熱時。

送錢婺州純老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倦報朝中言噴
亂喜聞淮上樽咿啣平時答策詞無枉此去為邦學
更優自古東陽足賢守請君重賦沈公樓

次韻柳子玉見贈

壯心衰盡愧當年刻意為文日幾千老去讀書聊度
歲春來多睡苦便甞夢歸似鴈長飛去才短如蚕只
自纏唯有聞詩尚思和可能時寄最高篇

次韻任遵聖見寄

故國老成誰復先壯心空記話當年灌夫失意貧無
友梅福辭官晚作仙詩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穩卜
江天它年我亦從君隱多買黃魚煮復煎

次韻劉貢甫學士畫松石圖歌

長松大石生長見竭遊塵土嗟空羨寒翠闕心失舊
交榮華過眼驚流電破繒買得古畫圖遺墨參差隨
斷線螺枝倒掛風自舞直幹孤生看面面故山曰物
遠莫致愛此隨人共流轉物生真傍竟何有邊意一
時寧復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銜京城
宅舍松石希買費百金猶恐賤

送頰起及第還蔡州

詔書京鋪起沉淪歲貢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暫
屈自誇對策語深淳讀書飽足終無厭從宦奔馳自
此新我去淮陽今不久鄰邦時得問音塵

初到陳州二首

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為懶計傳道愧虛名
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
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
枕畔書成僻湖邊柳散愁踈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柳湖感物

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乱挿不須根根如卧她身合
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乱飛雪過牆度水無
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墮
湖中水化為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
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
葉上露如雨傾流入上明珠圓乘春發生葉短短根
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壓鍾乳温
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曾見野人言神
乳不加一斤仙藥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頰沙上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諫

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摧落日莫
往來更識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戶曹朴柳湖

踈慵非敢獨遠時野性顛狂不受羈猶有曲湖容
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
自怡最愛柳陰遲日暖幅巾輕屣肯相隨

贈李簡夫司封

平生談笑接諸公歸老身心着苦空往事少能陪
語新詩特喜挹清風形骸摩結羸偏健筆札西臺晚
更工笑我壯年常苦病異時何以作衰翁

次贈李簡夫春園

秋色豈相負小園仍有花透欄吟落日拾徑得殘葩
菊細初藏蝶桐疎不庇鴉遊觀須作意霜雪僅留槎

題李簡夫葆光亭

逕草侵芒孺庭花墮石臺小庭幽事足野色向人來
坐上烏皮几牆間大瓠壘老成無不可談笑得徘徊

次韻李簡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來一味閑近來推病更安眠鶴形自瘦非閑
老僧定端居不計年坐上要須長滿客杖頭何用出
携錢未嫌語笑妨清靜閑暇陪公几杖前

張安道尚書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陽退卧避喧煩崇高歷遍知皆
妄風俗頻還氣獨存世事直須勞舊德歸心那復厭
名藩亦松作伴功雖切白髮憂時義所敦仁比高山
年自倍秋逢生日喜盈門知公知命身無禱聊爲生
靈舉壽樽

送劉道原學士歸南康

大川傾流萬物俱根旋脚脫爭奔徂沅萍斷梗誰復
數長林巨石曾湏史軒昂顛倒唯恐後嗟予何獨強
根株三年一語未嘗屈擬學文舉驚當塗心知勢力
非汝敵獨恐清議無遺餘扁舟歲晚告歸覲家膳欲
及羞尊鱸隱居高節世所尚掛冠早歲還州罔紛紜
世事不着耳得失豈復分錙銖投身固已陷泥滓獨
立未免遭露濡君歸左右誰高趣牛毛細數分賢愚

題滑洲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總戶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州出沒叢花
短波浪澄虛兩岸平窺逐南來身未隱安閑感物意
猶驚前賢事迹君今似不愧當年畫舫名歐陽公有
畫舫亦奇公釋之
翁從亦奇來故耳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業冠當年汝守威名踈漢邊將相傳家俱未
遠子孫到處各推賢風流最喜君真似符竹連分政
得專峴首重尋碑墮淚習池還指客橫鞭逃亡已覺
依劉表寒俊應須禮浩然當有郡人知古意攔街齊
唱接羅篇

和張安道讀杜集附其韻

我公才不世晚歲道尤高與物都無著看書未覺勞
微言精老易奇韻喜莊騷杜叟詩篇在唐人喜力豪
近時無沈宋前輩劉曹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構牢
龍騰非有迹鯨轉自生濤浩蕩來何極雍容去若遨
壇高真命將羗乱始知髦白也空無微敵之豈少褒
論文開錦繡賦命委蓬蒿初試中書日旋聞廊時逃
妻孥隔豺虎關輔暗旌旄入蜀營三徑浮江寄一艘
投人慙下舍愛酒類東臯漂泊終浮梗迂踈濁釣鼈
誤身空有賦揜脛惜無袍卷軸今何益零丁昔未遭
相如元並世惠子謾臨濠得失將誰怨憑公付濁醪

送張公安道南都留臺

識公歲已深從公非一日仰公如重雲庇我貧賤迹
公歸無留意我處念平昔少年喜文字東行始觀國
成都多遊士投謁密如拂紛然衆人中顧我好顏色

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爾來十六年髮髮就衰白
謀身日已謬處世復何益從來學俎豆漸老信典冊
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見黜譬如溝中斷誰復強收拾
高懷絕塵土舊好等金石岸齋幸無事樽俎奉清適
居然遠憂患况復取矜式汪洋際海深淡泊朱弦直
徇時非所安歸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難必
還尋赤松子獨就舟砂術恨無二頃田伴公老蓬華

傳欽之學士濟源草堂

聞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陰園通濟水池塘
好花近洛川顏色深人去節旄分重鎮客來依鶴感
幽冷溪溪雨過西湖漲歸興蕭然定不任欽之時在許州

文與可學士墨君堂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
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
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
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故成都尹陸介夫挽詞

擁節西來未一年凄涼道路泣東轅蜀都富樂真當
惜民事艱難誰復論白馬何人趨遠日青芻盈束更
無言異時歸去逢遺老空聽谷嗟述舊思

次韻椰子玉謫官壽春舟過死丘見寄二首
局冷曾非簿頗迷幽居渾似未官時忽聞客至驚遠
喜出見泥深笑不知謀拙未能憂歲計身閑聊可飽
晨炊行舟借問何忽草淮口無朝月正虧
獻酬不用辭升斗曲直何勞問尺尋要路風波無恨
惡謫居情味最能深交從錦水初無間鄰卜共山已
有心草聖詩豪並神速數因南馬惠佳音

次韻子瞻穎州晉別二首

託身遊宦鄉終老羨箕穎隱居亦何樂親愛形隨影
念兄適吳越霜降水初冷翩然事舟楫棄此室廬靜
平明知當發中夜抱虛警求懷江上宅歸計失不猛
人生狗所役有若魚墮井遠行豈易還劇飲終難醒
不如早自乞閑日庶猶求世事非所憂多憂亦誰省
放舟清淮上蕩潏洗心胷所遇日轉勝恨我不得同
江淮忽中斷陂塘何重重紫蟹三寸筐白鳧五尺童
赤鯉寒在汕紅粳滿霜風西成百物賤加食慰貧窮
胡為復相念未肯安南東人生免飢寒不受外物攻
不見田野人四壁編茅蓬有食輒自樂誰知富家翁

陪歐陽少師求叔燕穎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

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
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
今絕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來湖上尋舊遊坐令湖
水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
思穎今在穎不飲耐此遊人何

歐陽公所留石屏

石中枯木雙扶踈髮然脉理通飢膚剖開左右兩相
屬細看不見豪髮珠老樗剝落但存骨病松樵悴空
留鬚丘陵迤邐山麓近雲煙澹霽風雨餘我驚造物
巧如此刻畫瑣細供人須公家此類尚非一客至不
識空嗟吁索頭紫雲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飢鳥賦形
簡易神自足鄙弄筆墨嗟勤劬天工此意與人競雜
山變怪驚羣愚世間淺拙無與敵比擬懶有公新書
屏石雙屏及石上葉
林樓易簡公詩所賦

次韻子瞻初出穎口見淮山

清淮此日見滄浪始覺南來道路長輿轉山光時隱
見船知水力故軒昂白魚受釣收寒玉紅稻堆場列
遠岡波浪連天東近海乘桴直恐漸茫茫

次韻子瞻壽州城東龍潭

東行取次閱三州擊鼓清晨復解舟車騎紛紜追過

客歌鍾凄咽動落蚪宦遊底處非巢燕婦計何嫌請
沐猴賴有故人憐遠適慙慙勸酒行周

和子瞻澗口遇風

長淮暮生風來自澗河口新舟雖云固波浪亦難受
詩來話艱厄驚恐及兒婦憶同泝荆峽終夜愁石首
餘蹤入情惺跳沫濺窻牖平生未省見驚顧欲狂走
爾來涉憂患漸覺成老醜遙喜波浪中時能飲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絕

塗山

娶婦山中不肯留會朝山下萬諸侯古人辛苦今誰
信只見清淮入海流

彭祖廟

長說先師似老彭共疑好學古書生不知亦解食雲
母白日登天萬事輕山有雲母雲彭祖所煉服

道造臺莊子墓上

獨任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
見空墳聊復葬衣冠

觀魚臺

莊子談空惠子聽郢人斤斧埃忘形莫嗟質喪無知
者對石何妨自說經

虞姬墓

布叛增亡國已空摧殘羽翮自令窮艱難獨與虞姬
共誰使西來敵沛公

四望亭大和中御守劉嗣之立李紳為之記今亭廢矣

唐史不聞劉嗣之空傳短李舊歌詩高亭毀盡唯存
記猶有區區父老知

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各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洞府元依水面開秋湖每到洞門回幽人燕坐門前
石長看長淮船去來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淮濁汴爭強雄龜山下闕支邨宮高秋水來無遠
近蕩滅洲渚乘城墉千艘銜尾誰復惜萬人兩泣哀
將窮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蛻骨黃金容蛟龍百怪
不敢近迴風倒浪歸無蹤越商胡賈豈知道脫身獻
寶酬元功至人已立萬物表劫火僅置毛孔中區區
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滄溟東胡為尚與水族較時
出變慳驚愚孽於呼此意不可詰仰觀飛拱凌晴空

次韻子瞻發洪澤遇大風却還宿

昨夜宿鴻澤再來遂如歸却行雖云拙乘險諒亦非
誰言淮陰近阻此駭浪飛長風徑千里蛟蜃相因依

眇然恃一葉此勢安可違冒涉彼何人勇決生慮微
欲速有不達魚服豈足肥風帆尚可轉野廟誰能祈
但當擁衾睡慎閉牕與扉夜聞聲尚惡起視聊披衣

次韻子瞻記十月十六日所見

君不見天高后土黃變化出入唯陰陽旋凝細露作
飛電復遣震雷追日光可憐萬物甚微細坐聽百變
隨顛僵深根固蒂無計遞條來忽返安能防平生未
見實驚耳稍遠不知如隔牆君看歌舞醉華屋下有
纍繫排兩廊眼前苦樂尚懸絕空中造化知有亡我
居宛丘厯疑玄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澤利牟麥
恣食甃餌真嘉祥山陽所記亦何事有酒胡不盡一
觴

樂城集卷第三

樂城集卷第四

詩七十四首

次韻子瞻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

劉貢甫

貢甫少多才交遊一何衆談詞坐傾倒玉塵日揮弄
逡巡不爲虛巧捷有微中羣情忌超邁微過出嘲諷
南遷時已久未見肯力貢舌在終自竒鞞滿安足痛
人生百年內僅比一朝亭鬢髮就消涸斗水傾漏甕
江淮未可嫌遲晚聊自送試觀終日閑何似兩耳閑

孫巨源

巨源學從橫世事風討論著書十萬字辯如白波翻
諫垣適多事憂心生病根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
棄置卧江海閤哩寧復言朝行共長歎逐客繼二孫
謂薛老南方固鄉黨謫宦侶鶴猿風俗未寧靜朋黨
爭排根引去良自得獨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蓋
方駭奔

劉莘老

莘老奮徒步首與觀國賓儼然自約束被服駮與紳
龜勉丞相府接迹輿臺臣顧嫌任安躁未忍裂坐茵
推置冠解豸謂言我比鄰三晉固多士骯髒存斯人

竄責不敢辭狂言見天真南方異風俗強食魚尾羊
應同賈太傅抱屈耻自陳猶有痛哭書受釐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長江欲盡闊無邊金山當中唯一石朝平風靜日浮
海縹緲樓臺轉金碧仄洲初見石頭城城下波濤與
海平中流轉柁疑無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
恐未足復將江水逸山麓四無鄰家羣動息鍾聲鏗
鐘答山谷鳥鶯力薄墮中路惟有胡鷹石上宿誰知
江海多行舟遊人上下奪巖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
往迎來何特竟朝遊未厭夜未歸愛山如此如公稀
不待遊人盡歸去恐公未識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遊遍入焦山舟輕帆急須臾間涉江已遠風浪
闊遊人到此皆爭還山頭冉冉萬竿竹樓閣不見門
長閑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勝絕無此閑野僧終日
飽一鉢與世相視如髦蠻門無舟楫斷還往說法教
化蠢蠢頑偶然客至話鄉國西望落日低銅鑲岷峨
正在日入處想象積雪堆青髮稻田一頃良自給仕
宦不返知誰板久安祿廬農事廢強弓一弛無由變
行逢佳處輒歎息想見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

隱稻苗柿魚斑斑焦山長老

次韻子瞻遊甘露寺

去國日已遠涉江歲將闌東南富山水跬步晉清歡
遷延廢行邁忽忘身在官清晨陟甘露乘高華征鞍
超然脫闌闌穿雲撫朱欄下視萬物微惟覺滄海寬
湖來聲洶洶望極空漫漫一一渡海船冉冉移橋竿
水怪時出沒羣嬉類蝦蟆幽陰自生火青瑩復誰錯
石頭古天險憑恃分權瞞疑城曜遠目來騎驚新觀
聚散定王業成毀猶月團金山百圍石岌岌隨濤瀾
猶疑漢官廷屹立承露盤狂波恣吞噬萬古嗟獨完
疑眸厭滉漾遶屋行盤跚此寺歷今古遺迹皆龍鸞
孔明所坐石狎纏非人刊經霜衆草短積雨青苔寒
蕭翁嗜佛法大福將力干坡陀故鏤在甲錯蒼龍蟠
衛公秉節制佛骨埋金棺長松蒼百尺畫像晉三歡
新詩語何麗傳讀紙遂剝嗟我本漁釣江湖心所安
方為籠中閉仰羨天際搏遊觀惜不與賦詠嗟獨難
俸祿藉升斗藝搯嗜鹹酸何時扁舟去不埃官長彈

李簡夫挽詞二首

老成渾欲盡吊客一潸然遺事人人記清詩句句傳
掛冠疎傳早樂世白公賢歎息風流在埋文得細鏘

又

歸隱淮陽市遨遊十六年養生能淡泊愛客故留連
傾蓋知心晚論詩卧病前葆光塵滿榻無復聽談禪

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絕

吏治區區豈不任吳中已自富才能還應占位書名

姓學取藍田崔縣丞

試畫風波萬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仍

厚還與從來舊卜鄰

和柳子玉地爐

鑿地泥床不費功山深炭賤火長紅擁衾熟睡朝衙

後抱膝微吟莫雪中寵辱兩忘輕世味冰霜不到傲

天工遙知麻步無人客寒夜清樽誰與同

和柳子玉紙帳

夫子清貧不耐冬書齋還費紙重重聰明曉日從教

入帳厚霜廳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孫布被旋

湏縫吳綾蜀錦非嫌汝簡淡為生要易供

次韻子瞻遊孤山訪惠勤惠思

鳥依山魚依湖但有所無所無輕舟沿汭窮遠近

肩輿上下更傳呼翾然獨往不携孥兼擅魚鳥兩所

誤因依巖石坐嶢絕行牽翠萼隨纒紆道逢數思訪

其廬誦詩清切秋蟬孤隱居羞蹈陌上土何人起愛
輪下蒲水南巷中羅百夫鷄鳴朝謁至日晡人生變
化安可料憐汝又適終無圖鳧驚不足鶴有餘一俯
一仰戚與遽嗟我又欲從逃遁方圓不敢左右摹

宛立二詠并序

宛丘城西柳湖累歲無水開元寺殿下山茶一株
枝葉甚茂亦數年不開轍頃從子瞻遊此每以二
物為恨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數尺至二

月中山茶復開千餘朵因作二詩奉寄

旱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奈汝何秋雨連渠添積

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蟲魚便爾來無數鳧鴈猶疑未

肯過持詫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么麼

古殿山花叢百圃故園曾見色依依凌寒強比松筠

秀吐豔空驚歲月非冰雪紛紜真性在根株大老叟

園希山中草木雖携種潦倒塵埃不復歸

贈提刑賈司門青

前年乘舟護南河宛丘官舍醉且憂歌去年持節行

獄驅車道路日不足今年春風塵土黃遠赴三州議

繇役天子憂民法令新整齊百事無閑人苗耘髮櫛

何時已回首昔遊如夢寐區區學會未知春晚日

長唯有睡才智有餘安得閑踈慵顧我自當然喜君
未忘太平事獨稱赦書旌孝子項城有孝子項士成
賈移文陳州請用
赦之存

同陳迷古舍人觀芍藥

藹藹堂西十畝園晚涼迎步綠陰繁共驚春去已多
日爭看花開最後番未許狂風催爛熳故將青幄強
安存請公作意勤歡賞趁取殘紅照酒樽

次韻子瞻見寄

我將西歸老故丘長江欲濟無行舟宦游已知馬受
輓衰病擬學龜藏頭三年學舍百不與廉費廩粟常
慙羞矯時自信力不足從政敢謂學已優閉門却掃
誰與語畫亭時作釣天遊自從四方多法律深山更
深逃無術衆人奔走我獨閑何異端居割蜂蜜懷安
已又心自知彈劾未至理先屈餘杭軍府百事勞經
年未見持千旄賈生作傳無封事屈平憂世多難騷
煩刑獎法非公耻怒馬奔車忌鞭箠藐藐何自聽諄
諄諤諤未必賢唯唯求田問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
餘幾出從王事當有程去須臾肉嫵無名掃除百憂
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輕

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

久之作詩獻歐陽公

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閑道轉勝內足無復營
平昔富交遊開門坐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
汝穎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舊情好均弟兄
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携手踐廊廟躡足辭鈞衡
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繁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
白髮儼相映元勳各崢嶸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
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舞羅前楹
畫舫極公沂肩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蟲魚驚
近寺駢屨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
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傾
次韻子瞻望湖樓上五絕

欲看西湖兩岸山卧乘湖上木蘭船湖山已自隨船
改更值陰晴欲兩天

眼看西湖不斲來簿書無算撥還開三年屈指渾將
盡記取從今得幾回

湖山欲買恨無錢且畫芳樽對玉盤菱角鷄頭應已
厭蟹螯馬頰更勤食

終日清漪弄短桡又忘車乘走翹翹秋風且食鱸魚
美洛下諸生未可招

滯晉朝市常憫開放棄江湖也未開孤舫粗窮千頃
浪肩輿未盡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開御河過所居牆下

卜築共山功欲成新河入縣巧相縈誰將畚鍤千夫
力添上園林一倍清生長魚鰕供晚饌浮沉鷺鴨放
春聲爲鄰有意非今日巧我餘波伴濯纓

歐陽太師挽詞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氣早成風受任衰遲後安邦反側中
廻天深有力扈聖耻言功事已身隨去驚嗟柱石空

又

唐弊文初喪書成法至今雍容趨聖處深切可人心
氣力知難繼風流喜不淫懸知公欲謝異說勇交侵

又

推數誠多士登龍盛一時西門行有慟東閣見無期
念昔先君子嘗蒙國士知舊恩終未報感歎不勝悲

賦黃鶴樓贈李公擇

公擇時知鄂州

前年見君河之浦東風吹河沙如霧北潭揚柳強知
春樽酒相携終日語君家東南風氣清謫官河喚不
稱情一麾夏口亦何有高樓黃鶴慰平生荆江洞庭
春浪起漢沔初來入江水岸頭南北不相知惟見風

濤湧天地巫峽瀟湘萬里船中流鼓棹四茫然高城
枕山望如帶華表照日光流淵樓上騷人多古意坐
忘朝市無窮事誰道武昌岸下魚不如建業城邊水
次韻子瞻餘杭法喜寺綠野亭懷吳興太守

孫莘老

信美非吾土三吳一水中亭高望已極舟入去無窮
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遊逐鳧鴨飲食數魚魚
波浪喧朝夕梅蒸變綠紅逢人問京洛去國長兒童
同舍情相接鄰邦信屢通相邀欲相過道里訊溪翁

和子瞻宿臨安淨土寺

四方清淨居多被僧所占既無世俗營百事得豐贍
家居每紛薄奉養世寒欠昔年旅東都苟促吁已厭
城西近精廬長老時一規每來復所求食飽山茶臘
塵埃就湯沐垢膩脫巾讎不知禪味深但取飢腸壓
京城苦煩濁物景費治染吳都况清華觀利吐光豔
石缸度空闊泉溜瀉深壑經過未足多終老應長歎

和子瞻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葦落日猶在塔
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
幽尋本真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

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與王遺迹今岌業
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摧壓
詩人巧譏病牛領恣挑扶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
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次韻子瞻遊徑山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
勝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出凌
濤淵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眾嶺皆摧顛連峯杳嶂
不知數重重相抱如青蓮散為雲霧翳星斗聚作潭
井藏蛟螭欽翁未到人迹絕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榛
野草置茅屋坐令海賈輸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
食過客容安眠解裝投錫不復去紛紛四合來烏鳶
或言此處猶未好海上人少無煩剪天台鴈蕩最深
秀水驚石瘦尤清便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說好醜徒
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藤鞋竹杖聊窮年

次韻子瞻自徑山回宿湖上

朝從徑山來決莽徑山色莫從湖上歸混漾湖光碧
借問泛湖舟何似登山屐高懷厭朝市遠去忘憂慄
日向幽人青顏從濁醪赤塵埃解羅網宇宙為安宅
油然了無營此意誰能詰嗟予別離久欲往徒反側

留滯亦可為空驚突深黑

次韻子瞻題孫莘老墨妙亭

高岸為谷谷為陵一時豪傑空飛騰身隨造化不復
返忽若野雀逢蒼鷹當年碑刻最深固風吹土蝕消
無稜遺文漫滅雨中迹翠石斷裂春後水古墳欲毀
野廟廢行人不去征鞍憑書生耽耽立風雪飢驅厭
苦疲奴憎愛之欲取恨無力旋揉翠墨濡黃繒不如
好事孫太守牛車徒置華堂登迭墻羅列耀珪璧罷
燕起讀晉賓朋却思遺迹本安在原隰處處荒榛藤
田夫野老誰復顧鬼火夜照來寒燈廢興聚散一如
此反使涕泗沾人膺

熙寧壬子八月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還

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

洛陽試院樓上新晴五絕

縹緲危譙面面山朝來雲作雨潏潏忽然風卷歸何
處百里陰時反掌間

嵩少猶藏薄霧中前山迤邐夕陽紅高樓一閉三十

日遙憶巖頭種藥翁

伊闕遙臨鳳闕前龍門女兒氣蒼然唐朝御路依稀

在猶想東巡塵暗天

天壇王屋北侵河高比嵩丘一倍多小有清靈今上在俗緣深重素成魔

前朝宮闕倚芒山殿閣層層半嶺間猶恐北來岡阜淺大行東抱故弄顏

和頓主簿起見贈二首

聲病消磨只古文諸儒經術聞紛紜不知舊學都無用猶把新書強欲分老病心情愁見敵少年詞氣動干雲搜貧報國吾何敢欲補空疎但有勦

一鑽樓中暗度秋微官覬勉未能休笑談客我聊紆放文字憑君便去番杯酒淋漓已非敵清詩窈眇更難酬東歸猶得懸征騎同上嵩高望九州

將出洛城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引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為賦三首

寺古依喬木僧閑正莫年為生何寂寞愛客尚晉連虛牖羅脩竹空厨響細泉坐聽談舊事遍識洛中賢

又

虛室無尋丈青山有百層迴峯看不足危石恐將崩聽法來天女依巖老梵僧須彌傳納芥觀此信還曾

又

壁毀丹青在移來殿廡深賦形驚變態觀佛覺無心

空色笙竿舍妙音風流出吳樛遺法到如今登封道中三絕

緱山祠

飛仙不返周王子重阜相連少室孫夜靜笙聲兼鶴下迴看惟有故山存

轅轅道

青山欲上疑無路澗道相縈九十盤東望嵩高分草木回瞻原隰湧波瀾

少林寺贈頓起

一徑喬林下黃葉三山翠壁逸禪居共君將住還歸去欲問安心知已疎少林東接少室北倚石城南臨鳳凰山鳳凰山上有初祖庵二

祖問法於此

登嵩山十首

石徑

蒼壁上參天微徑隨流水聲牙石齒亂紛薄黃葉委牽攀不得上顛仆幾將止勉強終此行更老知難至

玉女窻

巖竇有虛明曉曉發晴曉真人無儔匹窓下晨粧早門開秋兩入室靜長風掃絕跡杳難尋朱顏未嘗老

擣衣石

玉女雲為衣飄搖不須擣空傳巖下石夜杵知誰抱
清泉供澣濯素月鋪繒綺人世迫秋寒處處砧聲早

醒心泉

上山苦飢渴中道得寒泉舉瓢石竇響入口煩痾痊
湫流去不見落澗聲鏗然莫歸復相值相從下平川

峯頂寺

重重山前峯上上終非頂行登衆嶺徹始得山門迥
高風慘多寒落日側先暝却視向所經渺如在深井

登封壇

登封事已遙大碑摧風雨靈壇久銷禿古木中梁柱
峯巒至此盡蒼石無寸土俯視萬仞高悲辛但狂顧

法華巖

飛橋走巖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獨卧
秋風高鳥入夜月寒猿過自非心已灰靜極生悲階

將軍柏在天封觀內
即唐避暑宮

蕭蕭避暑宮石殿秋日冷凜然中庭柏氣壓千夫整
風聲蒼萬壑雲色通諸嶺材大難為工甘與蓬蒿弄

吳道子畫四真君在精思觀

浮埃古壁上蕭然四真人矯如雲中鶴倘若畏四鄰
坐令世俗士自慙汗濁身勿謂今所無滿少多隱淪

啓母石

神父化黃熊神母化白石嬰兒剖選父涕泣何暇郵
爾來三千歲往事誰復識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過韓許州石淙莊

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常燕羣臣於此石刻尚在

飛泉來無窮發自嵩嶺背奔馳兩山間偶與亂石會
傾流勢摧毀泥土久崩潰堅姿未消釋截薛儼相對
居然受噴潑雷轉壑內初喧墮深谷稍放脫重隘
跳沫濺霏微餘潤洶澎湃宸游昔事遠絕壁遺刻在
人迹久寂寥物理係興廢相君厭紛華築室俯湍瀨
灌纓離塵垢洗耳聽天籟將追赤松遊自置青雲外
道人亦何者預此事歸計猶恐山未深更種萬株檜

過登封閻氏園

秋暑尚煩襟林泉淨客心菊殘知節過荷盡覺池深
踈柳搖山色青苔遍竹陰猶熾近官道輕轆聽車音

許州留別頰主簿

洛寺相從不出門遠城空復記名園程文堆案晨興
早竹簟連床夜語喧歸路逢僧覽容與登山無力強
扳援遙知別後都如夢賴有君詩一一存

次韻子瞻登望海樓五絕

山色潮聲四面來城中金碧爛成堆不愁門外嚴扃

鎖終日憑欄未擬迴

湖色蒼蒼日向斜煙波萬狀不容誇畫船人去浮紅

葉石徑僧歸躡白蛇

樓觀爭高不計層嗷嗷過馬自相磨錢王舊業依稀

在歲久無人話廢興

荷葉初乾稻穗香驚雷急雨送微涼晚晴相放秋山

色洗却濃粧作淡粧

白酒傾漿膾斫紅晝遊未厭月明中樓高只辨聽歌

鼓不見遊人轉似蓬

和子瞻監試舉人

登科歲云徂舊學日將落外遭飢寒侵內苦憂患鏢

傳家足墳史遺說本精約羣言又紛蕩開卷每驚豐

居官忝庠序授業止千篇朝廷發新令長短棄前獲

緣飾小學家睥睨前王作聲形一分解道義因附託

安行厭衢路強挽就縻縲縱橫施口鼻爛漫塗丹堊

強辯忽橫流漂蕩終安泊憶惟法初傳欲講面先作

新科勸多士從者盡高爵徘徊始未信銜誘終難却

嗟哉守愚鈍幾不被譏謔獨醒慙鋪糟未信耻輕諾

敢言折鋒鏃但自係城郭有司顧未知選試謬西洛

羣儒誰號令新語競投削雖云心所安恐異時量度

詭遇便巧射晚嫁由拙的誰能力春耕恐飢待秋穫
聞兄職在監考較筆仍閣縮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惡

和子瞻煎茶

年來病懶百不堪未廢飲食求芳甘煎茶舊法出西

蜀水聲火候猶能請相傳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

有味君不見閩中茶品天下高傾身事茶不知勞又

不見北方俚人茗飲無不有塩酪椒薑誇滿口我今

倦遊思故鄉不學南方與北方銅鑪得火蚯蚓叫匙

脚旋轉秋螢光何時茅簷歸去衣背讀文字遺兒折

取枯竹女煎湯

次韻子瞻對月見憶并簡崔度

先師客陳未嘗飽弟子于今敢言巧敗牆破屋秋雨

多夜視陰精過畢昂壑塩冷落空盃盤且依道士修

還丹丹田發火五臟暖未補漫漫長夜寒我生疲驚

戀莖豆崔翁遊邊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歸閉門無

客邀沽酒宛丘道人王江野飲酒
去冬海沉丘恙不歸

和子瞻開湯村運塩河中督役

興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難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殫

年來上功勳智者爭雕嶺山河不自保疏鑿非一端

譏訶西門豹仁智未得完以方勇自許未卹衆口歎

天心閔劬勞兩涕為汎瀾不知泥滓中更益手足寒
誰謂邑中黔鞭董亦不寬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韻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陸寺二首

雲氣連山雨瀉盆莫投僧舍欲關門暫時洒掃寬行
役終夕崎嶇入夢魂煩熱暗消秋算冷烝滿未解夜
燈昏二年游宦多勞苦何日相從得細論

野寺蕭條厭客喧兩披脩竹亂紛然已因無食聊從
仕深悟勞生不問禪未至莫憂明日事偷閑且就此
宵眠天明歸去芒鞋滑雖有藤輿懶上肩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冰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
便壁羨黃金鱸膾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湏
滿頰世事反覆如翻飛今日共繇前益垂畏人但恐
去不遠適意未覺歸來遲借問校讎天祿閣何如江
海同遊嬉

和子瞻畫魚歌

吳人以長釘加杖頭以
杖畫水取魚謂之畫魚

潛魚在淵安可及垂餌投竿易如拾橫江設網雖不
仁一瞬未移收百十畫魚何者漫區區終日辛勤手
拮据已嫌長網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餘鯢鯢駭散
蛟龍泣獲少驚多亦何益願從網罟登君庖碎首屠

鱗非所惜

樂城集卷第四

詩六十六首

次韻子瞻吳中田婦歎

久雨得晴唯恐遲既晴求雨來何時今年舟楫委平地去年簑笠為裳衣不知天公請怨怒棄置下土塵與泥丈夫強健四方走婦女纏緜將安歸梯然四壁倚機杼收拾遺粒吹糠粃東鄰十日營一炊西鄰誰使汝汝饑海邊唯有鹽不旱賣鹽連坐收嬰兒傳聞四方同此苦不關東海誅孝婦

次韻子瞻遊道場山何山

兩山相負為峯麓流水重重注溪谷遊人上尋流水源未覺崎嶇病雙足山深下視雲漫漫徑垂石底千屈盤松林陰森白日靜忽驚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與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髮氣象冲淡非人間坐令遠客厭奔走徑欲築室依空山木魚振棖夜將旦星斗欹斜掛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將出山門復長歎

癸丑二月重到汝陰寄子瞻二首

憶赴錢塘九月秋回來穎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三師在好事須為十日留傾瀉向人懷抱盡忠誠為國始

終憂重來東閣皆麗土淚滴春風自不收

百頃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帶川原古臺駭賊先臨水野寺參差半掩門遠泛便成終日醉幽尋不盡數家園錢塘未到能先說更看青山兩岸屯

次韻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密又稀勾芒失據走靈威故欺貧窶冬裘盡巧助遨遊酒盞飛林下細花添百草塔前輕素剪新機老農先解憂桑柘九月家人當授衣

和子瞻題風水洞

風送江湖滿洞天洞門可聽入無緣土囊鬱怒聲初散石齒聳牙勢未前樂素洞庭真跌宕歌傳帝所亦清便何人隱几觀遺韻重使顏成問答然

次韻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時聽田間耒耜聲飢就野農分餉黍迎嫌尉卒開金鉦閑花開盡香仍在白酒沽來壓未清此味暫時猶覺勝問兄何日便歸耕

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行喜遇酒旗斜無限桃花續杏花與世浮沉真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滕間白水細照聲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

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春紅稻始經鑣新麥黃雜取次耕無暮無營人自

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忽忽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彙馳朝塞

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

惡未許乘桴自在遊

次韻子瞻遊富陽普照寺

塵埃日已遠斗數更無餘寺到逢門入詩成信手書

山深僧自樂路遠客終踈訪畫前朝景它年一告予

次韻子瞻自普照入山獨遊二庵

披榛入山山路細鐘聲出寺門將閉石苔冉冉上芒

鞋草露溥溥著衣袂野人茅茨苦竹屋終身局促無

生計天公未省長因人春田米盡秋田繼老妻稚子

亦自樂野草山花還揮髮長笑人間醉未醒終老辛

勤漫欺世

次韻子瞻與蘇世美同年夜飲

晚歲事遊宦相從未嘗足羨君四海皆兄弟棧中直

木不容曲臨安老令况同科相逢豈厭樽中醪潦倒

誰憐澗底松歲寒尚有霜前竹聞道渠家八丈夫它

日歸耕免幽囑

次韻子瞻病中遊虎跑泉僧舍二首

掃地開門松檜香僧家長夏亦清涼公庭多事又來

厭靜處安眠計甚長脩竹填窓藤簾綠白蓮當戶石

盆方香厨晚飯紅粳熟忽憶烹雞田舍嘗

澗谷新晴草木香野情消散自生涼雨添山色翠將

溜日轉松陰晚更長病客獨來唯有睡遊僧相見亦

它方還家煩熱都消盡不信醫王與藥嘗

和子瞻東陽水樂亭歌

君不見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利厚多憂患又不見

夏侯好妓貧無力簾箔為衣人莫識兩人操行雖不

同辛苦經營實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聽之有

聲百無憂笙竽竊恥度溪谷琴筑凄咽穿林丘高人

處世心淡泊眾聲過耳皆為樂退食委蛇石上眠幽

音繼續床前作正如古人樂易多歡娛積土為鼓塊

為枹但能復作太古意君家水樂真其餘

次韻子瞻有羨堂夜歸

飲闌鐘虛欲移軒香霧猶殘金博山明月飛來松嶺

外遊人散落馬蹄聞城嚴畫鼓初傳角路暗山花自

落鬢清境暫時都不見夜深人靜始來還

次韻子瞻祈雨

世故紛紛誰復閑蛟龍不雨獨安眠人間已厭三秋
早澗底猶慳一掬泉廟令酒殺時醉飽田家糠粃久
安便憂心未已誰知郵更把爐香試一燃

次韻子瞻再遊徑山

我兄東南遊我亦夢中去徑山聞已熟往意穿雲霧
夢經山前溪足冷忽先渡舉頭雲峯合到寺霜日莫
香厨饌嚴簌野徑踏藤屨平生共遊處蹇足躡高步
崎嶇每生胝眩晃屢回顧何年棄微官攜手衆山路
得此詩後夢與兄同
游山中故為此篇

王仲儀尚書挽詞

謝公德業久彌新幼度英奇也絕倫父子俱賢真不
朽功名自致豈相因邊兵屢動思良將廷論蕭條憶
諍臣青史世家他日事新羊宿草倍沾巾

次韻范景仁侍郎移竹

雙檜生南戶叢筠種北墻交陰奉君子為伴老中堂
露洗秋堦綠風含夏簟涼栽花知已誤新上一番霜
寄題蒲傳正學士閣中藏書閣

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讀破文章隨意
得學成富貴逼身來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

糞灰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

自陳適齋戲題

庠齋三歲最無功羞愧宣王祿萬鍾猶欲談經誰復
信相招執籥便須從陳風清淨眠真足齊俗疆梁懶
不容久爾安閑長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董揚休比部知真州

奏課西南最分符江海衝往來觀惠術蟠錯試餘鋒
文字從堆案尊壘疆解容金山只隔水時復聽晨鐘
送排保甲陳祐甫

我生本西南為學慕齊魯從事東諸侯結綬濟南府
誰言到官舍旱氣裂后土飢饉費困倉剽奪驚桴鼓
緬焉禮義邦憂作流亡聚君來正此時王事最勤苦
驅馳黃塵中勸說野田父穰穰百萬家一一連什伍
政令當及期田閭貴安堵歸乘忽言西劬勞共誰語
送韓祗嚴戶曹得替省親成都

宦遊東土暫相依政役頻煩會合稀每恃詳明容老
病不堪羈旅送將歸思親道路寧論遠入蜀山河漸
覺非我有舊廬江水上因君聊復夢魂飛

和孔教授武仲濟南四韻

環波亭

南山遙入南塘北渚苔荒枕北牆過盡綠荷橋斷
處忽逢朱檻水中央鳧鷖聚散湖光淨魚鼈浮沉瓦
影涼清境不知三伏熱病身唯要一藤床

北渚亭

西湖已過百花汀未厭相携上古城雲放連山瞻嶽
麓雪消平野看春耕臨風舉酒千鍾盡步月吹笳十
里聲猶恨雨中人不到風雲飄蕩恐神驚

鵝山亭

築臺臨水巧安排萬象軒昂發瘞埋南嶺崩騰來不
盡北山斷續意尤佳平時戰伐皆荒草水日登臨慰
病懷更欲留詩題素壁坐中誰與少陵偕

檻泉亭

連山帶郭走平川伏澗潛流發湧泉洶洶秋聲明月
夜蓬蓬曉氣欲晴天誰家鵝鴨橫波去日暮牛羊飲
道邊滓穢未能妨潔淨孤高每到一依然

踏藕

春湖柳色黃宿藕凍凍猶僵翻沼龍蛇動撐船牙角長
清泉浴泥滓聚齒碎水霜莫使新梢盡炎風翠蓋涼

和李誠之待制燕別西湖并叙

熙寧六年九月天章閣待制李公自登州來守此

邦愛其山川泉石之勝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
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於此也然自其始至而
民知其方將復用懼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詔書
移牧河間邦之父兄皆惜其去雖公亦將留焉而
不可得也於是數與其僚燕於湖上曰北方幸安
余將復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別從而作者三人公
平生喜為詩所至成編及來此邦而未嘗有所為
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焉

東來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樽壘衆客俱
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羈遊士能忘歲月徂
縱歡真樂易恨別不須史廟幄新謀帥河間最近胡
安邊本餘事清賞信良圖應念茲園好流泉海內無
送李誠之知瀛洲

少年學詩晝晚歲探至道豈伊封疆臣乃是廊廟寶
苦恨富貴遲聲名得空早德惟西羌桀始建元戎轟
恩威炳朝日號令靡秋草功勳不容究孤高易摧倒
歸來易三邦但養習中顯寧知北邊將還須用耆老
春風吹旌旆先聲遍城堡往事安足懲遺黎待公保

西湖二詠

捕觀漁

西湖不放長竿入羣魚空作淘河食漁人擲臂下前
汀蕩漾清波浮兩腋藕梢菱蔓不容網箔作長圍徒
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躍長魚一夫力柳條穿頰
洗黃金鑰鑲堆盤雪花積燒薤香橙巧相與白飴青
蔬耳莫逆食罷相携堤上步將散重剪葉家白人生
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食雞頭

炎葉初生網如轂南風吹開輪脫殼紫苞青刺攢蠟
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
滿腹剖開膏液尚模糊大釜磨聲風雨逸清泉活火
曾未久滿堂坐客分升掬紛然咀噍惟恐遲勢若群
雛方脫粟東都每憶會靈沼南國陂塘種充足東遊
塵土未應嫌此物秋來日嘗食

次韻孫推官朴見寄二首

家溫未能憂悄悄得閑時復醉昏昏知君亦學無言
語豈悟維摩不二門

病懶近來全廢學宦遊唯是苦思鄉粗知會計猶堪
仕貪就功名有底忙懷舊暗聽秋鴈過夢歸偏愛曉
更長故人知我今何念擬向東山賦首章

送張正彥法曹

憶見君兄弟相攜調侍郎通經諳早歲落筆盡成章
試劇何風發當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府覺才長
知已未如格歸賢纔滿囊舊書選讀否師說近凄涼
君以三傳級第今麻此級

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

不作清時言事官海邦那久復盤桓早依蓮社塵緣
少新就草堂歸計安富貴暫持朝露過江山故國水
精寒宦遊從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靜處看

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

歲月飄然風際煙紫萸黃菊又霜天莫思太室杉松
外且醉青州歌舞前昔年與頓君同登嵩頂時正重九杯酒追歡直
一夢天涯回望正三年近來又欲東觀海聽說毛詩
雅頌篇諸話

題徐正權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徑水通渠真與幽人作隱居溪上路窮惟畫
舫城中客至有罾魚東來只為林泉好野外從教簿
領疎不識徂徠石夫子兼因女婿瓦遺書徐生石介女婿也

和子瞻喜虎兒生

生男如狼猶恐貳寅年生虎慰爺娘汝家家世事文
史門戶豈有空剛強識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鉤爪旗

尾楊徐行當道擇牛羊
狐狸驚走熊豬忙
我今老病思退藏
生子安得尚激昂
不見伯父擅文章
遂巡議論前無當

次韻子瞻病中贈提刑段繹

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
兄來本相從路絕人長嘆
前朝使者還手把新詩玩
憐我又別離卷帙為舒散
誰言窮陋邦得此唱酬伴
相逢傾蓋間晤語何且且
宦遊少娛樂纏縛苦文案
能於王事餘時作楚詞亂
臂如近膏油未肯忘濯盥
賢豪真勉強功業畏遼緩
伊余獨何為舊籍西南貫
竊祿未遑歸自笑嗟已懦
方當四海寒戀此一寸炭
主勸客欲留遂巡要奪館
奈何獨見收軟語強温煖
此意定難酬還予授子粲

次韻子瞻賦雪二首

麥苗出土正纖纖
春早寒官令尚嚴
雲覆南山初半嶺
風乾東海盡成鹽
來時瞬息平吞野
積久欲危欲敗
蒼強付酒樽判醉熟
更尋詩句關新尖

點綴偏工亂鴉鴉
淹留亦解惱船車
乘春已覺矜餘力
驛巧時能作細花
僵屬墮鷓誰得罪
敗墻破屋若

為家天公愛物遙
憐汝應是門前守
夜文是歲京師雪尤甚烏

如積
如積如積

次韻韓宗弼太祝送遊太山

羨君官局最優游
笑我區區學問囚
今日登臨成獨往
終年勤苦粗相酬
春深綠野初開繡
雲解青山半脫裘
回首紅塵讀書處
衰茶番客小亭幽

次韻劉敏叟送春

春去堂堂不復追
追空餘草木弄晴暉
交遊歸屬行將盡
蹤跡鳴鳩懶不飛
老大未須驚節物
醉狂兼得避危機
東風雖有經旬在
芳意從今日日非
四月十一日立夏

次韻趙至節推首夏

首夏尋芳也未遲
逸園紅紫尚非非
無心與物真皆可
有酒逢人勸莫違
夢逐楊花無限思
身慙啼鳥不如歸
官居寂寞如僧舍
海燕憐貧故入扉

次韻李昭叙供備燕別湖亭

池亭雨過一番涼
雲髻羅裙客兩旁
不覺行人離恨遠
貪看積水照筵光
滿堂樽俎歡方劇
極目江湖意自長
歸去伊川瀟灑地
不須遺念屬清湘

送李昭叙移黎陽都監歸洛省親

與君非舊識
傾蓋便相親
共事林泉郡
忘歸南北人
黃茶流水曲
載酒後湖潯
未覺遊從厭
空驚別恨新
潁河今重地
知已舊元臣
洛下聞雞犬
家書不泐旬

西遠倚門罷北渡羽書頻忠孝傳家事風流待一振

遊太山四首

初入南山

自我來濟南經年未嘗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
初行澗谷淺漸遠峰巒積翠屏互舒卷耕耨隨歌側
雲木散山阿逆旅時百室茲人謂川路此意屬行客
又遊自多念忽誤向所歷嘉陵萬壑底棧道百迴屈
崖巘遞崢嶸征夫時出沒行李雖云艱幽邃亦已劇
坐緣斗升米被此塵土厄何年道褒斜長嘯理輕策

四禪寺

山蹊容車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巖根連峯轉相揖
樵蘇草木盡佛事亦蕭瑟居僧麋鹿人對客但羞遊
雙碑立風雨八分存法則云昔義靖師萬里窮西域
華嚴貝多紙歸來手親譯蛻骨儼未移至今存石室
遺文畫法界廣大包萬億變化浩難名丹青畫京邑
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識末法漸衰微徒使真人泣

靈巖寺

青山何重重行盡上囊底巖高日氣薄秀色如新洗
入門塵慮息盥漱得清此高堂見真人不覺首自稽
祖師古禪伯荆棘昔親啓人跡尚蕭條竹狼夜相舐

白鶴導青泉甘芳勝醇醴聲鳴青龍口光照白室陞
尚可滿畦腴宜惟濯蔬米居僧三百人飲食安四體
一念但清涼四方盡兄弟何言庇華屋食苦當如齋

嶽下

東來亦何求聊欲觀海岱海西尚千里將行勇還退
岱陰即齊疆南往曾歷塊春深草木長山暖水雪漬
中巷無居人南畝釋耕未車徒八方至塵塗百里內
牛馬汗淋漓綺紈聲倅縷喧闐六師合洶湧衆流匯
無復問誰何但自舍晚愛龍鸞畫車服貝玉飾冠佩
驛驢蹴騰騫幡旆飛騰暖腥羶及魚鼈瑣細或蒲菜
遊墮愧無齋技巧窮殊態縱觀睇未已精意殫一醉
出門青山屯遶廊遺迹昧益封尚壇壝古觀寫旗隊
戈矛認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業磊落豐碑在
往事半蓬蒿遺氓但悲慨回瞻最高峯遠謝徂徠對
欲將有限力一放目所迨天門四十里預恐雙足廢
三宿遂徘徊歸來欲誰對前年道轅轅直上嵩嶺背
中休強飲食莫宿特盥頰稍知天宇寬不覺人寰穢
巖時未云久筋骸老難再山林無不容疲柴坐自礙
自知俗緣深畢老守闌閣何當御清風不用車馬載

送王璋長官赴真定孫和甫辟書

昔年旅南服始識王荊州威動千里肅恩寬行客留
從容見少子風采傾凡儔温然吐詞氣已覺清且脩
不見十五年相逢話百憂青衫走塵土白髮各滿頭
新棄東海邑願從北諸侯北鄙事方夥飢饉連戈矛
盟好未可輕念當事懷柔主將今老成勉盡良計籌

寄孫朴

憶昔補官太皞墟洋宮蕭條人事疎日高軒睡聲嗟
噓往還廢絕門無車君為戶曹畏簡書放懷踈懶亦
似余相逢語笑夜躊躇烹羹梨栗羞殺蔬官居一去
真遽蘆東來失計悔厥初夜聞桴鼓驚閭閻事如牛
毛費耘鋤遺失真性從史胥目視終臂邀徐徐美君
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芙蓉青荷包飴蒲為菹條
然獨往深淵魚人生如此樂有餘胡為自投檻中徂

和韓宗弼暴雨

執熱卧北窓淋漓汗流注蛟龍遁水府誰起叩天戶
偶然終日風振擾北山露崩騰轉相軋變化不容睹
雷聲運車轂雨點傾豆黍逡巡溜可漢指顧纒笑語
破屋少乾床茅苫固難禦出門泥没足此厄比鄰溥
苟令終歲熟敢有今日怒晚照上東軒清風襲虛廡
微生免荷鋤但喜脫煩暑農父更事多缺塘已增土

舜泉復發

樂變清波舊逸城早來泉眼亦塵生連霄暑雨凉初
接發地春雷夜有聲復理溝渠通屈曲重開池沼放
澄清通衢細灑浮埃淨車馬歸來似晚晴

次韻徐正權謝示閨子廟記及惠紙

西溪秋思日盈牋幕府拘愁學父審記廟終慙無好
句酌墳猶喜有前篇先生作祭拜除筆硯真良計寫
寄交遊畏妾傳吳紙贈君君莫怪耕耘廢罷有閑田

張文裕侍郎挽詞

持節西南二十年華堂遺像已蒼然歸來侍從三朝
舊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筆縱橫題壁處誦詩清壯舉
杯前東遊邂逅迎歸旆淚落城南下馬阡

東方書生行

東方書生多愚魯閉門誦書口生土窓中白首抱遺
編自信此書傳父祖辟雍新說從上公冊除僕射酬
元功太常子弟不知數日夜吟諷如寒蟲四方窺謁
不能得一卷百金猶復惜康成穎達棄塵灰老聃瞿
曇更出入舊書句句傳先師中途欲棄還自疑東鄰
小兒識機會半年外舍無不知乘輕策肥正年少齒
踈脣腐真堪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買先騰踔

送韓宗弼

大野將凍河水微慨然臨流送將歸登舟上帆手一
揮脫棄朋友如弊衣我來三見芳草腓來時同寮今
已非念昔相從未嘗遠西湖幽遠人事稀青蓮紫灰
傾珠璣白魚掉尾黃鼈肥客醉將起命闔扉方橋月
出風露霏星河下照揜清輝喧呼笑語相嘲譏歲月
一逝空長歎交遊去盡將誰依君家漢代平與常藹
然令德傳餘徽鳴鳩著地鴻高飛安得久此同繁韞

送劉長清敏

汝州太守卧病年疊疊猶復能清言平生雄辯嗟不
見風流尚有曹州存歷下東遊少相識歡喜聞君在
西邑舊知兄弟無凡儔相逢一笑開顏色三年政令
如牛毛思歸南畝皆蓬蒿羨君飲酒動論斗引航向
口收狂潮醉後曾中百無有偃然嘯傲傾朋曹中朝
卿士足官府君歸何處任詞謔劉原甫自長安
病歸余始識之

汝尚將歸吳興齊州記室蘇子由辱詩為送
因逐韻謝之云

釋屣從軍蚤濫官已衰能復尚盤桓爾來齒髮羞相
問乞有衡茅覓自安使我襟懷遺內熱誦君詩句襲
人寒知誰便是知音者且作巖溪雪景看

高祖卽中頃蒙 以御史召力辭不允解組
而歸先生作詩以送之 高祖溪室集中
亦嘗賡和淳熙丁未激假守筠陽謹刊篇末

樂城集卷第六

詩一百首

題張安道樂全堂

天命無不全人事每自傷譬如摩泥珠宛轉有餘光
藻飾不能加塵垢豈有亡世人未嘗識姑射手自將
我公體自然率性非勉強驅馳四十年不入憂患場
晚歲事蒙養歛退就此堂小儒豈知道宿昔窺門牆
申屠師無人無足亦自忘如逢鄭執政一笑先生傍

和鮮于子駿益昌官舍八詠

桐軒

桐身青琅玕桐葉蒲葵扇落落出軒墀亭亭奉閒燕
夜聲疎兩滴午影微風輔秋飈一凌亂浙瀝驚葱蒨
朝日失繁陰青苔覆遺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變

竹軒

幽軒離紛華惟有一叢竹纖梢起餘寒紫筍散輕護
擢幹春兩餘挺節秋霜足不知歲時改守此娟娟綠
上有吟風蟬空腹未嘗食翦伐非所辭不受塵土辱

栢軒

室築城市間移栢南澗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
崎嶇脫巖石擁塞出禁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

秋來采霜葉咀嚼有餘味苦澁未須嫌愈久甘如薺

罪堂

山前三秦道車馬不遑息日出紅塵生不見青山色
峯巒未嘗改往意自奔迫誰言幽堂居近在使者宅
俯聽辨江聲却立睨石壁藤蘿自太古松竹列新植
暑簟卧清風寒樽對佳客試問東行人誰能同此適

山齋

平地厭喧囂虛齋上山足蕭條遠城市坡陁富林麓
簡書日填委杖屨每幽獨豈無山中士高卧曰茅屋
逢人默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閑燕亭

登山稍已高曠望良亦遠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變
諸峰宿霧收草木朝陽絢益益雲出山溜溜泉垂坂
徐行得佳處末日遂忘返此樂只自知傍人任憊懶

會景亭

亭高眾山下勝勢不自收岡巒向眼盡風籟與耳謀
鶻飛半嶺息雲起當空遊視身如乘風超然忘百憂
暮歸室中居唯見窓戶幽視聽隨物變恍誰識其由

寶峯亭

昔過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駕言念長道未假升崇岡

今聞寶峰上縹緲陵朝陽三休引蘿蔓一覽窮蒼茫
微雲靄雙劍落日明故鄉奔馳迹未安山數意自長
漂搖萬里外手把新詩章宦遊不忘歸何異鳥欲翔
塵土汗顏面年華侵鬢霜何時首歸路所至聊徬徨
樽俎逢故人亭榭凝清光爲我具斗酒宿恨猶可償
次韻分司南京李誠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夢裏春來疆健鬪樽前公田種林全拋
却坐客無適誰與錢

春深風雨半相和節物令人意緒多中酒何須問賢
聖和詩今尚許羊何

送施歷城辯歸常州

高人不受塵土侵三年浙江藏何深久閑物理有相
復歷城官事森成林乘時欽散逐十二鞭捷通負徒
哀矜一杯相屬未嘗得百畝歸去將安能潛逃雖出
知者後屢勉尚見仁人心歸期忽告三月尾強番不
顧千黃金河豚雖過鱸鱖在梗稻正裊風雨淫酒肴
勞苦盤隣里期會迫隘思僚朋山川異越我所愛扁
舟佗日要追尋滯留未用便相詫半年歲月行駸駸
施君旣去復以事還戲贈

令尹西行去又廻西湖重把舊樽壘吏民再見雞棲

乘適道吾公挽不來

和文與可洋州園亭三十詠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湖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日踈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水池

水深水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驚

竹塢

空陂放脩竹肅肅復冥冥莫除塢外筍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須束

蓼蕘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涌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柰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泠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如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疑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窈窕象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賴有沙上鷗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絲絲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悒

菡萏軒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絮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茶寮洞

倚倚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樽漬餘醴

寶管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庵

風梢逸簷匝霜榦富窓淨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與可墨竹
深絕今畫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栴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韻吳興李行中秀才見寄并求醉眠亭詩

二首

才堪簿領更無餘贏得十年閑讀書寵辱何須身自

試窮愁不待酒驅除故人歸去無消息佳句新來屢

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特復置雙魚李公梓吳吳移齊南

右和見寄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胃中萬卷書已把人生比蘧

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甌甌豈

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鱸魚

右醉眠亭

和子瞻玉盤盃二首

東武蘇若公家園中千葉白芍藥子瞻新為此名

千葉團團一尺餘楊州絕品舊應無賞傳昔國遷鍾

虞移憶胡僧置鉢孟叢底留連傾鑿餅中捧擁照

浮屠強將絳蠟封紅萼憔悴無言損玉膚

故相林亭父老知出羣草木尚何疑無多產業殘花

藥幾許功名舊鼎彝豐艷不知人世別佳名新換使

君詩明年會看花尤好剝盡浮苞養一枝

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車騎崩騰送客來奔河斷岸首頻回鑿成戶牖功無

幾放出江湖眼一開景物為公爭目致登臨約我共

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賦更擬蘭臺誦快哉

檻前灘水去云汙洲渚蒼茫煙柳勾萬里忽驚非故

國一樽聊復對行人謝安未厭頻攜妓汲黯猶須卧

理民試問沙囊無處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贈馬正卿秀才

男兒生可憐赤手空腹無一錢死喪三世委平地骨

肉不得歸黃泉徒行乞丐買墳墓冠帽破敗衣履穿

矯然不肯妄求取耻以不義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

泣六親不信相尤愆問人何罪窮至此人不敢尤其

怨天孝慈未省鬼神惡兄弟寧有木石頑善人自古

有不遇力行不廢良謂賢

答文與可十首

遠遊既為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

且欲偷安

奔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去故園

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縹晴登北渚煙絲蒲蓮自可供腹魚蟹

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鉤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
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具越隨方
亦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着雲山無奈神傷
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
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
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使信莫年
詩賦充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秋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
松醪滿卮

次韻李公擇寄子瞻

青蒲一下復東來擁扇西風滿面埃擊柝自營何擇
地鋪糟同醉未湏回孤高振鷺瞻初下淡泊嬰兒及
未孩我亦漂流家萬里年來羞上望鄉臺

次韻李公擇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無錫銅瓶手自持新芽顧渚近相思故人贈答無千

里好事安排巧一時蟹眼煎成聲未老兎毛傾看色

尤宜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竒金線泉在齊州城南

新詩態度靄春雲肯把篇章妄與人性似好茶常自

養交如泉水又爾親睡濃正想羅聲發食飽充便粥

面勺底處翰林長外補明年誰送雪溪春

和李公擇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

泛清河

南北無多水崎嶇未捨船何時好霖雨是處有通川
墳壠着書卷興亡指道邊蒼茫半秋草猶復較愚賢

將至桃園阻淺且風不得進

卷帆倚棹淺河津憶泛長江步步新未免生涯寄風
浪不堪舟楫委埃塵往來欲就沙囊堰深淺時看舉
策頻一望雲霓百憂集應思平地隱居人

桃園阻淺將易小舟一夜水大至復乘便風

頃刻百里

此生與物妄相仇欲往長嫌苦見留淺瀨何知向人
惡漲溪豈復為公流兩痕忽到工催客風信初來轉
打頭舉目汀洲都未改忽添清興滿行舟

下邳黃石公廟

圮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勸識天真。十年却見穀城下，寂寞同收一夢身。

宿遷項羽廟

尺箠西來壟畝中，驅馳力盡眾兵衝。舊封獨守君臣義，故國長修俎豆容。平日軍聲同破竹，少年心事喜摧鋒。錦衣眷戀多鄉思，肯顧田家社酒濃。

呂梁

出沒懸流雖有道，憑陵險地本無心。未能與物都無礙，咫尺清泉亦自深。

梁山泊次韻

近通沂泗麻鹽熟，遠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塵泥汙車脚，莫嫌菱蔓繞船頭。謀夫欲就桑田變，客意終便畫舫遊。愁思錦江千萬里，漁蓑空向夢中求。
時議者將乾此泊以種菘

梁山泊見荷花憶吳興五絕

南國家家漾綠艫，芙蓉遠近日微明。梁山泊裏逢花發，忽憶吳興十里行。

終日舟行花尚多，清香無奈着人何。更須月出波光淨，卧聽漁家蕩樂歌。

行到平湖意自寬，繁花仍得就船看。回頭却向吳儂

說從此遠遊心未闌，花開南北一般紅。路過江淮萬里通，飛蓋親粧迎客笑。鮮魚白酒醉船中。

越故於齊魯作南風，次韻李公擇九日見約以疾不赴。它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漸老經秋病，獨醒何處高。床頭添藥裏，坐上減牛毛。寂寞知誰問，煩公置濁醪。

喜雪呈李公擇

秋來早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皎皎聲初落。霏微入疎戶，眩晃先朱閣。披衣視羣動，照屋始驚愕。晨起犯清寒，繁陰看溟漠。喬林凍相倚，隙瓦乾猶爍。孤村掩圭竇，深逕沒芒屨。平野恣汗漫，四山增犖犖。晚色漏斜陽，林光聚相錯。氛埃一清蕩，疫癘解纏縛。寒蔬養春芽，宿麥布冬脚。官居亦何賴，歲事信所託。逋逃幸一飽，剽盜止羣惡。無事樂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今不久，公到時方昨。豐稷識天意，暇豫可前約。齋厨雖無餘，賓客甚易諾。行須酒壺倒，莫待陰雲剝。次韻范郎中仰之詠雪。

倉廩未應空，長天霰雪濛。瓊瑤布地淨，組練出師雄。

雲閣諸峯遍花繁百草同農謹麥壠外客興酒杯中
聚散占風力消蠟驗藥功歷城西北陽乾石遠遊聊

自喜三見歲時豐

次韻李公朝著作見贈二首

遠客徒為爾江邊有故丘汀洲信廣大鳧鴈任漂浮
好事時携酒歸心久倦遊還鄉定衰老朋友肯相收

又

稽古終何力扶衰謾有方故人憐困躓佳句贈輝光
未暇抽身去安能挿翅翔空存踈懶性高卧笑羲皇

惠穆呂公挽詞二首

全齊開故國清廟饗元功德業真無忝勲名但未充
邊防推信惠社稷倚勤忠不作司徒貴何慙鄭武公

又

風俗非平昔賢豪棄此特新阡長宿草行路拜豐碑
惠術遐方記嘉猷信史知悲涼哭墳客不為受恩私

次韻蔣夔寒夜見過

都城廣大漫如天旅人驛骨誰與歡北風號怒屋無
瓦夜氣凝冽冰生槃雪聲旋下白玉片燈花暗結丹
砂丸叩門剥啄驚客至吹火倉卒憐君寒明時未省
有遺棄高論自笑終汗漫識君太學嗟歲久至今客

舍猶泥蟠正如憔悴入籠鶴坐見摧落凌風翰明朝
尚肯過吾飲有酒不盡行將醅

次韻王鞏迂評招飲

病憶故鄉同越鳥性安田野似禪謀都城歲晚不歸
去客舍夜寒猶獨吟樽酒憐君偏好客詩篇寄我謬
知音會須雪裏相從飲寢迹旋平無處尋

雪中會孫洙舍人飲王氏西堂戲成三絕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迴百分琥珀從君
勸十里瓊瑤走馬來

南國高人真巨源華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見都如

夢莫怪終宵語笑喧

傾盡香醪雪亦晴東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慣生疎
客未盡清歌宛轉聲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羈遊亦何樂幸此賢主人東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
開門驚照曜舞雪方繽紛繁雲覆庭廡落勢一何勻
霏霰本無着積疊巧相因萬類忽同色九衢淨無塵
園林開組練觀闕堆瓊珉蟲書散鳥足縞帶翻車輪
遠遊浩千里欲出迷四隣誰言助春農亦善欺客貧
賴我古君子高談吐陽春當方庇華屋豈憂無束薪

次韻景仁丙辰除夜

數舉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濁醪
微陽未出土大雪飛鵝毛試問冰霜勁春來能久牢

次韻景仁招宋温之職方小飲

高人兩無事相見輒傾懷時以酒相命何妨心自齋
燈期飛雪亂春候苦寒乖不就頽然醉難堪風且霾

次韻景仁飲宋温之南軒二首

白髮迎新歲皤然國老更感時能細說對酒任徐行
畫軸高分品詩詞妙入評踈狂先醉倒應許恃鄉情

又

飲闌餅已整話久僕須更高會良難得危言豈易行
歸休便老計得失任臺評猶有青編在它年不世情

次韻景仁正月十二日訪吳鎮寺丞二絕

夜雪滿庭雞失晨瓊田早出不驚塵急須卷凍鋪黃
道飲看燈山萬萬人

濁醪時飲十分杯萬象溟濛曉氣暄醉倒蔬與夜歸
去金吾寧復識誰哉

柳子玉郎中挽詞二首

晚歲抽身塵土中蕭山仍乞古仙官蓋時白髮隨馮
與欲就丹砂繼葛洪龍虎未能留物化芭蕉久已悟

身空騷人欲作招魂賦蟬蛻疑非世俗同

新詩錦繡爛成編醉墨龍蛇灑未乾共首卜居空舊
約死立攜手憶餘歡風流可見身如在鄉國全歸意
所安行到都門送君處長河清淚兩沈瀾

贈淨因臻長老

十方老僧十年舊燕坐繩床看奔走遠遊新自濟南
來滿身自覺多塵垢煖湯百斛勸我浴驪山袞袞泉

傾寶明窓困卧百緣絕此身瑩淨初何有清泉自清
身自潔塵垢無生亦無滅振衣却起就華堂老僧相

對無言說南山采菌軟未乾西園擷菜寒方茁與君
飽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傾銅葉

次前韻答景仁

儒林談道亦云舊遠自太史牛馬走區區分別意何
為擾擾祗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測異出同歸各

穿霄浩然一水散千漚却觀彼我曾無有我丈中心
水玉絮世上浮雲盡灰滅終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

門名異說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種何由苗道在
起居飲食中安問胡僧分五葉

遊城西集慶園

送客城西客已遠歸路北池接南苑水漸片斷水光

浮柳線和柔風力軟繚牆朱戶誰家園流水平畦春日淺禁河分溜一池足洛圃移花百金賤飛甍斤斧聲未絕翠栢栽培影初遍傍人笑指高臺處前年適見荒榛滿金錢力奪天地功歲月未多風物換人生富貴無不成都門坐置山林觀暖風遲日時一到早出莫歸應未晚主人最貴稀出城長使憧憧路人看

遊景仁東園

新春甫驚蟄草木猶未知高人靜無事頗怪春來遲肩輿出東郊輕裘試朝曦百草抱生意喬松解寒姿尺書招友生冠蓋溢通逵人生瞬息間幸此休暇時濁酒滄浮蟻嘉蔬薦柔萸春來莫嫌早春去恐莫追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擁蔽里巷得遊嬉隣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繡庭檜森旌旗華堂絢金碧疊觀疑煙霏髣象宮禁蕭條遠喧卑徐行日一至何異已有之都城閉門早衆客紛將歸垂楊返照下歸騎紅塵飛但卜末日歡未與清夜期人散衆躡絕庭空星斗垂安眠萬物外高世良在茲

樂城集卷第七

詩五十六首

次韻子瞻送范景仁遊嵩洛

尋山非事役行路不應難洛浦花初滿嵩高雪尚寒平林抽凍筍奇艷變山丹節物朝朝好肩輿步步安醱醱釀臘酒首荷薦朝盤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歸休三黜柳賦詠五噫鸞鶴老身仍健鴻飛世共看雲移忽千里世路脫重難西望應思蜀東還定過韓平川清涉穎絕頂上封壇出處看公意令人欲棄官

送蔣夔赴代州教授

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第餘過閱諸生非有道最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髮相看各滿梳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十事新書

次韻宿州教授劉涇見贈

此身雖復類蒼夫衰老無心強著書道路不知奔走賤交遊空恠往還踈弦歌更就三年學薄領唯添一味愚它日相逢定何處莫將文采笑空疎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曉日輕舟發帆開送客遠城轉高臺沒居人永瞻望歸意何倉卒公來初無事豐歲多年麥

鈴閣度清風芳罇對佳客登臨未云厭談笑方自適
朝廷念鰥老府寺虛清劇何以寄風流江山逸官宅
次韻子瞻寄眉守黎希聲

眼看狂瀾倒百川孤根漂蕩水無邊思家松菊荒三
逕回首謳歌沸二天簿領沉迷催我老春秋廢格累
公賢隣居屈指今誰在一念傷心十五年徽音待先
并希聲隣居太李前是時公之七兄之二七姪皆在
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與僕二人言與流涕

和李邦直學士泝山祈雨有應

宿雪雖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聞歌舞通
宵龍一戰旋開雲霧布旌旗復遣雷霆助舒卷雨聲
一夜洗塵埃流入溝河朝不見但見青青黍與禾老
農起舞行人歌汗邪滿車尚可許供輸到骨期無它
水行天地有常數歲歲出入均無頗半年分已厭枯
槁及秋更恐憂滂沱誰能且共蛟龍語時布甘澤無
庸多

陪子瞻遊百步洪

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街落日輕舟鳴榜自生
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橫南去清波頭
盡白岸邊惟石如牛馬銜尾舳艫誰敢下没人出沒
須臾閒却立沙頭手足乾客舟一葉久未上吳牛回

首良閒閱風波蕩滯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樓中
吹角莫煙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李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

一徑坡陀草木間孤亭勝絕俯川原青天圖書四山
合白晝雷震百步喧煙柳蕭條漁市遠汀洲蒼莽白
鷗翻客舟何事來忽草逆上波濤吐復吞

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清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
飽雷連語笑失千憂舊書半卷都如夢清簟橫眠似
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不

次韻邦直見答二首

真能一醉逃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未
日莫將絲竹亂風灘舞雩何處歸春莫叩角誰人怨
夜漫聞道丹砂近有術錙銖稱火共君看
五斗塵勞尚足雷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
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
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鷗

再次前四首韻

城頭棟宇恰三間楚望淒涼弔屈原雨洗山川百里
淨風吹語笑一城喧鄉書莫問經時絕歲事初驚尺
葉翻南近清淮鱸鯢好釣筒時問有蒼吞

謬將疎野託交遊平日論心亦有由科第聯翩叨舊契利名疎闊少新憂清談已覺忘朱夏濁酒先防虐素秋多病無聊唯有睡頻頻詩句未嫌不

野鶴應疑鳧苦夏蟲未慣雪霜寒隱居顏氏終安巷垂釣嚴生自有灘破宅不歸塵可掃下田初種水應漫退耕尚作悠悠語拙宦猶須步步看

欲作彭城數月晉溪山勸我暫忘憂城頭準擬中秋望臺上遷延九日遊嵐氣雨餘侵近郭江聲風送隱危樓汀洲聚散知誰恠且學漂浮水上鷗

雨中陪子瞻同顏復長官送梁燾學士舟行
歸汶上

客從南方來信宿北方去手棹木蘭舟不顧長江兩江昏氣陰黑雨落無朝暮蕭蕭赴波濤濛濛暗洲渚微涼入窻闥斜吹濕蕉芋漂灑正紛紜談笑方容與不知江路長但覺青山驚客去浩難追落日平西浦東遊本無事愛此山河右周旋樽俎歡邂逅英豪聚茲遊有遺趣此樂恐宜屢賤仕迫程期遷延防謹怒秋風日已至輕舸行當具陰森古城曲蒼莽交流處懸知別時念將行重回顧非綠一寸祿應作二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漁酒二詠

江湖性終在平地難久居淥水兩新漲扁舟意自如河身縈天素洪口轉千車願言棄城市長竿夜獨漁

又

懶思久廢詩病腸不堪酒強顏水石間濫蹟賈主後不知白浪翻但恠青山走莫隨使車塵豈畏嚴城斗

明日後賦

放舟城西向東南泊朝來雨新霽白水浸城脚古汴多流直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澗暴城盡三洪惡遊人不勝喜水族知當樂舟行野鳧亂網盡脩鱗躍香醪溜白蟻餽縷填花萼人生適意少一醉皆應諾同遊非偶然後會未前約簡書尚見寬行日為公却

贈吳子野道人

食無酒肉腹亦飽室無妻妾身自好世間深重未肯回達士清虛輒先了眼看鴻鵠薄雲漢長笑駑駘安棧阜腹中夜氣何郁郁海底朝陽常杲杲一厘不顧舊出深萬里來看故人老空車獨載王陽素遠遊屢食安期棗東州相逢真邂逅南國思歸又驚矯道成若見王方平背癢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將赴南都比歸不及見矣作詩贈別

東道初來託故人南樓頻上泗河濱江山尚有留人意樽俎寧當厭客貧顧我及秋行不久問君觸熱去何因西歸涼冷霜風後濁酒清詩誰與親

司馬君實端明獨樂園

子嗟丘中親執麻邵平東陵親種瓜公今歸去事農圃亦種洛陽千本花脩篁迤邐韻寒玉平泉入畦紆卧地錦屏奇種斲巖竇嵩高靈槩移萌芽城中二月花事起肩輿遍入公侯家淺紅深紫相媚好重樓多葉爭矜誇一枝盈尺不論價十千斗酒那容賒歸來曳履苔逕滑醉倒閉門春日斜車輪班班走金駮印綬若若趨朝衙世人不顧病楊館弟子獨有窮侯芭終年著書未曾厭一身獨樂誰復加宦遊嗟我又塵土流轉海角如浮槎歸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漸長能扶車過門有意奉談笑幅巾懷刺無袍鞞

送頴復赴闕

簞瓢未改安貧性冕纒猶傳直道餘不見失官愁感感但聞高卧起徐徐居中舊厭軍容講補外仍遭城巨書此去將身置何許秋風未免憶鱸魚

王洸都尉寶繪堂詞

侯家玉食繡羅裳彈絲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

觴白日一醉萬事忘百年將種存慨慷西取庸蜀踐戎羌戰袍賜錦盤鸚章寶刀玉玦餘風霜天孫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孫白且長朱門甲第臨康莊生長介

胃產青梁四方賓客坐華堂何用為樂非笙簧錦囊平軸堆象牀竿義連幅馱雲光手披橫素風飛揚長林巨石掉雕梁清江白浪吹粉牆異花沒骨朝露香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嗣交格以五色染禽猛獸舌齧張騰踏腰裏駢驕驕噴振風兩馳平岡前數顧陸後吳王老成雖喪存典常坐客不識視茫洋騏驎飛煙郁芬芳卷舒終日未用忙遊意淡泊心清涼曷目後麗神激昂君不見伯孫孟孫俱猖狂干時與事神弗臧

道遙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甯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晉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道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

道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霄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
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窻呼不
起風吹松竹雨凄凄

過張天驥山人郊居

南山莫將歸下訪張夫子黍稷滿秋風蓬麻翳隣里
君年三十八三十有歸意躬耕奉慈親未覺鋤耒鄙
讀書北窻竹釀酒南園水松菊半成陰日有幽居喜
客來時借問問子何年起新求西溪石更築菰堂址
但令三歲熟此計行亦遂堂成不出門清名滿朝市

魏佛狸歌

魏佛狸飲泗水黃金甲身鐵馬箠睥睨山川俯畫地
畫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軍如使指奔馳萬夫擊山
驚雲中孤月妙無比青蓮湛然俛下視擊鉦卷旆抽
行營北徐府中軍吏喜度僧築室依雲煙俯窺城郭
衆山底興亡一瞬五百年細草荒榛沒孤壘

雜興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貧懸鶉百結聊庇身蠕蠕大蟲長孫
子敗繪弊絮開陽春故襦寬博裹有胫出没逡巡初
莫畏一朝換酒入隣家顧視腰間猶積鼻入縫循屢

還自足肌膚轉近尤為福咋皮吮血無已時應待渠
家具湯沐

朱輪華蓋事遠遊廐無良馬乘疲牛青絲玉勒金絡
頭任重道遠旁人憂奔馳往來歷山丘騰阮投淖摧
轅軻已歷復起行未休青芻黃梁為君羞長路漫漫
經九州場有白駒胡不收飢食玉山飲河流朝秣幽
冀莫炎陬奔雲掣電不少晉僕夫顧之心懷愁王良
不生誰與謀哀哉駮骨千金酬

贈致仕王景純寺丞

瀟山隱君七十四緝瞳綠髮初謝事腹中靈液變丹
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為我住三日明月滿船同
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
髮蒼蒼始欲求方較憔悴它年若訪瀟山居慎勿逃
人改名字

初發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乾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難
此行亦不遠世故方如山我特一寸刃巉絕何由刊
念昔各年少松筠闕南軒閉門書史叢開口治亂根
文章風雲起曾膽勃解寬不知身安危俛仰道所存
橫渡一傾潰萬類爭崩奔孔融漢儒者本自輕曹瞞

誓將貧賤身一悟世俗昏豈意十年內日夜增瀆瀾
生民竟顛顛遊宦豈復安水深火益熱人知陷憂患
甄豐且自叛劉歆苟盤桓而况我與兄飽食顧依然
上願天地仁止此禍亂源歲月一徂逝尚能反丘園

次韻子瞻見寄

袞袞河渭濁皎皎江漢清源流既自異美惡終未明
嗟我頑鈍質乃與公並生出處每自託謳吟輒嘗賡
譬如病足馬共此千里程勝負坐已决豈待終一枰
憶公年少時濯濯吐新萌堅姿映松栢直節凌榛荆
學成志益厲秋霜落春榮澹然養浩氣脫屣遺齊卿
百鍊竟不變三年終未鳴區區兩郡守籍籍四海聲
年來效瘖默世事備譏評不見室家好况如揖重城
別離長塵垢歲月何崢嶸彭門偶會合白髮互相驚
受教恐不足吐論那復爭疾雷發聾聵清月照昏盲
篤愛未忍棄浪云舊齊名更請問郭許題品要當精

子瞻杭州見寄詩云
先生別駕舊齊名

將至南京寄王鞏

河牽一線流不斷兩散千絲卷却來煙際橫橋村十
里船中倦客酒三盃老年轉覺脾熾濕世路早令心
似灰賴有故人憐寂寞繫舟待我久徘徊

次韻王鞏見贈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渌初來柳吹絮再見風脫木
我老歎意微頭垂腰背曲羨子方少年健馬走平陸
狂歌手自拊醉倒頭相觸人生比一瞬世網張方目
但取食場雞豈掛雲飛鵠彭城又相遲官舍虛東屋
重陽試新釀謂子當不速胡為聽婦言婉孌自相逐
我舟得愁霖牽挽脫坑谷風霜作初寒病體欲生粟
解子腰下龜換酒不須贖照碧凝清光相將飲萸菊

送交代劉莘老

建元一二間多士四方至翻翻下鴻鵠一一抱經緯
功名更唯諾爵祿相饋遺縱橫聖負業磊落君臣意
慷慨魯諸生雍容古君子扶搖雲漢上睥睨千萬里
入臺霜凜然不肯下詞氣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裏
區區留都客矯矯當世士空使徃來人歎息更相指
我生本羈孤無食強為吏寒裳避塗泥十載守顛顛
逝將老茅屋何幸繼前軌念君今尚然顧我真當爾
百年同一夢窮達浪憂喜有酒慰離愁貧賤非君耻

次韻王鞏九日同送劉莘老

頭上黃花記別時樽中渌酒慰清悲畫船牽挽故不
發紅粉留連未遽離小雨無端添別淚避山有意助

擊眉十分酒蓋從教勸堆案文書自此辭

次韻王鞏欲往徐州見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來透郡城銀刀空復銜衙兵交情舊許難為
具客信那知鵲妄鳴為婦遲留應未怪還家倉卒定
何營不關秦女箏聲怨自起招賢浚上旌

宣徽使張安道生日

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斝當公前祝公齒髮老復
少歲歲不改水霜顏掃除四海一清淨整頓萬物俱
安全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真仙官身安氣定
色如玉脫遺世俗心浩然幽居屢過赤松子長夜親
種丹砂田此中自有不變地歲閱生日如等閑門前
賀客任填委世上多故洎陶甄秋風坐見蒲柳盡歲
晏惟有松栢堅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難老應由天

章氏郡君挽詞子厚母

馮唐垂老郎潛後李白風流罷直餘解組同歸榮故
國剖符仍得奉安輿家聲未替三公舊莽客應傾數
郡車德映閨門人莫見埋文子細列幽墟

聞王鞏還京會客劇飲戲贈

聞君歸去便招呼笑語不知清夜徂結束佳人試銀
甲留連狂客惱金吾燭花零落玉山倒詩筆欹斜翠

袖扶暫醉何年依錦瑟東齋選後卧氈氍

次韻王鞏遊北禪

蕭蕭黃葉下城頭頗作野田風日秋粗有樽壘隨處
好甕無敲扑便能幽人稀野鳥應同樂水涸遊魚似
欲愁客去知君歡未已遶城攜手更遲留

次韻王鞏懷劉莘老

兩都來往太頻頻真是人間自在人十載讀書同白
屋千金為客買朱唇結交京邑傾心肺腑寓思禪宗離
垢塵為問西歸天祿客何時同看洛川神

飲餞王鞏

送君不辦沽斗酒撥醅浮蟻知君有問君取酒持勸
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捲強我富案上首嗜知
君真空厨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艷聊相親愛君年少
心樂易到處逢人便成醉醉書大軸作歌詩頃刻揮
毫千萬字老夫識君年最深年來多病苦侵凌賦詩
飲酒皆非敵危坐看君浮大白

送王鞏蕪簡都尉主詵

可憐杜老貧無食杖藜曉入春泥濕諸家厭客煩惱
人往往閉門不得入我今貧與此老同交遊冷落誰
相容幸君在此足遊衍終日騎馬西復東送君仍令

君置酒如此貧交世安有君歸速語王武子因君回
船置十斗

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
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住縱橫遠山出隱見雲日莫
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兩
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圖畫入統素
塵埃依古壁末日奉樽俎隱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誤
我來再三嘆空有飛鴻碁逝將從之遊不惜爛樵斧

寄孔武仲

濟南舊遊中好學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洶湧岡巒起
我來輒解帶簷下炎背睡煎茶食梨栗看君誦書史
君歸苦舍卒窻戶日摧毀遷居就清曠改築富前址
開畦得遺植迷壁見題字雲山顧依然簿領輒隨至
思君猶未忘滿秩行自棄爾來鉅野溢流潦壓城壘
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汗泥滓
別來能幾何陵谷旣遷徙它日重相逢衰顏應不記

孔君亮郎中新葺闕里西園棄官而歸

宦情牢落苦思歸君側無人留子思手種松筠須灌
溉親修窳廟憶丞祠定應此去添桃李還使舊堊無

棘茨他日東遊訪遺烈因公導我謁先師

寄濟南南守李公擇

岱陰皆平田濟南附山麓山窮水泉見發越遍溪谷
分流逸塗巷暖氣蒸草木下田滿稷稻秋成比禾菽
池塘浸餘潤萎芡亦云足辭家四千里恃此慰窮獨
公從吳興來茗雪猶在目應恐齊魯間長被塵土辱
不知西垣下滉漾千畝淥仰見鷗鷺翻俯視龜魚浴
初來厭浮鼓稍久捐鞭扑清詩調嘉賓夜話繼華燭
飛花暮雪深浮蟻糟床熟相對各忘歸西來自嫌速
人生每多故樂事難再卜鉅野一汗漫河濟相騰蹙
沅沙鬪奈土蛟蜃處人屋農畝分沉埋城門遭板築
傷心念漂蕩引手救顛覆勞苦空自知吁嗟欲誰告
遲知舊遊處落落空遺躅平生讀書史物理粗能矚
歸耕久不遂終作羝羊觸賦詩心自驚請公再三讀
雪中會飲李倅釣東軒三絕

眾客喧譁發酒狂逡巡密雪自飛揚莫嫌作賦無枚
叟且喜延賓有孝王

雪花如掌墮堦除劇飲特看卧酒壺半夜瓊瑤深沒
滕欲歸迷路肯留無

竹裏茅庵雪覆簷爐香蕩藹著蒲簾欲求初祖安心

法笑我醺然已半酣

張恕寺丞益齋

人生不讀書空洞一無有羨君常齋居散帙滿前後
開編試尋繹閱歲行自富從橫畫圖中次第官商秦
汪洋畜江河恥葦包林藪興亡數千歲絡繹皆在口
顧念今所知頗覺前日陋我家亦多書早歲嘗竊叩
晨耕掛牛角夜燭借鄰牖經年謝賓客飢坐失昏晝
堆曾稍蠅屈落筆逢左右樂如聽釣天醉劇飲醇酎
自從厭蓬華誤逐功名誘初心一漂蕩舊學皆榛莠
失足難遽回撫卷長自詒幸君無事年謂可終身守
春耕不厭深秋穰當自受金玉或爲災詩書豈相負

除夜會飲南湖懷王鞏

歲晚城東故相家夜聽簾外落瓊花醉眠東閣銀缸
暗起視中庭風竹斜魯酒近來無奈薄秦箏別後苦
聞謗思君勸對空陂飲歸去紛如日莫鷗

次韻張恕戲王鞏

二君豪俊並侯家歌舞爭妍不受謗聞道肌膚如素
練更堪鬢髮似飛鷗

送轉運判官李公恕還朝

我行未厭山東遠昔遊歷下今梁死官如雞肋浪奔

馳政似牛毛常龜勉幸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
相見鷹掣秋田伏兎驚驥馳平野疲牛勸似憐多病
與時違未怪兩州從事懶除書奪去一何速歸袖翻
然不容挽黃河東注竭崑崙鉅野橫流入州縣民事
蕭條委濁流扁舟出入隨奔電回首應懷微禹憂歸
朝且喜寧親便公知齊楚即爲魚勤築宣防不宜緩

樂城集卷八

詩六十八首

寄范文景仁

京城冠蓋如雲屯日中奔走爭市門弊裘瘦馬不知
 路獨向城西尋隱君隱君白髮養浩氣高論驚世門
 無賓欣然為我解東閣明窓淨几舒華茵春天雪花
 大如手九衢斷絕愁四隣平明熟睡呼不覺清詩涿
 酒時相親我兄東來自東武走馬出見黃河濱及門
 却遣不得入回顧欲去行無人東園桃李正欲發開
 門借與停車輪青天露坐列觴豆落花飛絮飄衣巾
 晉連四月聽鶻馱扁舟一去浮奔渾人生聚散未可
 料世路險惡終勞神交遊畏避恐坐累言詞欲吐聊
 復吞安得如公百無忌百間廣厦安貧身

次韻王鞏上元見寄三首

棄擲良宵君謂何清天流月鑑初磨莫辭病眼羞紅
 燭且試春衫翦薄羅蓮豔參差明繡戶舞腰輕瘦颯
 驚羅少年微服天街闊何處相逢解佩珂
 繁燈厭倦作閑遊行到僧居院院留月影隨人深有
 意車音爭陌去如流酒消鑿落寧論斗魚鰕琉璃定
 幾頭過眼繁華真一夢終宵寂寞未應愁

燈火熏天處處同暗遊應避栢臺驄高情自放喧闌
 外勝事偏多淡泊中平日交遊徒夢想晉都歌吹憶
 年豐知君未有南來意歸去相從光與鴻

謝張安道惠馬

從事年來鬢似蓬破車倦僕眾人中作詩僅比窮張
 籍得馬還從老晉公夜起趨朝非所事曉騎行樂定
 誰同慣乘款段遊田里怯聽鬢髮兩耳風張水滸渠
有謝裴晉

詩公惠馬

次韻子瞻贈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臺無檄初喜東西合為一將軍走馬隨春
 風精銳千人森尺籍口占嘉句驚眾坐手練強兵試
 鳴鏑酒酣起舞花滿地醉倒不聽人扶出歸來相對
 如夢寐虎踞能經苦岑寂黃樓方就可同遊飲盡官
 厨三百石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牆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
 適性逢樽酒開懷挹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從橫
 遠郭春水滿被堤新柳黃官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
 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粧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墟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

波蕩春心起風吹酒力無冠裳強包裹半醉遣誰扶

觀大閱

承平郡國減兵屯唯有留都一萬人票姚將軍思出塞從橫幕府諱和親旌旗不動風將轉曲部無聲馬亦馴八陣且晉遺法在未須親試革車塵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慕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靜雙星先渡海風高八月自還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較齒牙屈指歸來應自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鯉移鵬徙秋帆健潮闊天低曉日鮮平地誰言無嶮岨仁人何處不安全但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

送趙岷秘書還錢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鬢蒼蒼聞道餘杭守獨遊何有鄉禪心朝吐月元氣夜生光清靜安罷察寬仁服暴強聲名高一世風采見諸郎謁帝朱為綬還家綠作裳經過留畫舫談笑接清觴問訊顏依舊崢嶸歲自長人生真幾許世味不堪嘗歸去聞詩罷求余却老方

馬上見賣芍藥戲贈張厚之二絕

春風欲盡無尋處盡向南園芍藥中過盡此花真真盡

也此生應與此花同

春來便有南園約過盡春風約尚賒綠葉成陰花結子便須攜客到君家

答見和二絕

花柳蕭條行已老聖賢希闊未嘗中眼看芍藥紛紛盡賴有櫻桃顆顆同

塵編何用朝朝看新釀還須處處賒好事若能頻載酒不妨時復到楊家

送呂希道少卿知滁州

長旌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馬列旌旄才多莫厭官無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應牽賦詠醉翁聊復繼遊邀試尋苦戰清沉下要識經綸帝業勞

次韻張恕春莫

祇言城市無佳處亦有南湖幾度遊好雨晴時三月盡啼鶯到後百花休老猿好飲常連臂野馬依人自絡頭不肯低回池上醉試看生滅水中漚

次韻傅宏推官義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簞瓢足用更何求鷲飛旋趁春風出籠卧終聞莫雨搜科第聯翩叔甲乙鄉間鷲怪問因由隱君淡泊無人識長夏一衫冬一裘

次梁交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猶卷未見紅粧窈窕娘先排翠羽參差扇水面風生人未知歌傾俯仰長先見岸上遊人莫不歸清香入袖涼吹面投壺擊鞠綠楊陰共盡清樽冷白飯坐中飛將忍先起輕衫出試彭門遠百步洪西白浪翻戲馬臺南雲岫滿江山雄麗信宜人風流孰似梁王苑

次韻王鞏寄見三首

日末官閑自在慵門前客到未曾通憐君避世都門裏勸我忘憂酒盞中城下柳陰新過雨湖邊荷葉自翻風早須命駕追清賞大字新詩事事工

觸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賈生流落南遷後陶令衰遲歸去時去住由人真水母簞歌粗足亦山雌年來未省談堯舜一吹龜跡豈足吹

池上輕水暖却開迎春送臘仰街杯君家有酒能無事客醉連宵遣不迴詩就滴消盤上蠟信來飄盡額頭梅商丘冷坐君知否餅整應須有耻壘

次韻李達見贈

大學群遊經最明青衫顛顛竟何成蓋鹽仍作當年味名譽飛蠅過耳聲

次韻素觀秀才携李公擇書相訪

濟南三歲吾何求史君後到消人憂君言有客輕公侯扁舟相從古楊州致之匹馬恨無力千里相望同異域誦詩空使四坐驚隱居未易凡人測史君南歸無限情鴻飛携書墮我庭此書蕪置昔年客袖中秀句淮山青老夫強顏依府縣堆案文書本非願清談塵塵解人願安得坐右長相見狂客吾非賀季真醉吟君似謫仙人未契長遭少年笑白髮應慙傾蓋新都城酒貴誰當換塵埃汗面非良筭歸來泗上苦思君莫待黃花秋爛漫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遊彭城

送龔明臣諫議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諸公今幾人三為祭酒髮如銀梁王宮殿歸留鑰尚父山河屬老臣泝水弦歌重魯黜菑川故舊識平津過家定有金錢費千里爭看衣錦身

面山負海古諸侯信美東方第一州勝勢未容秦地嶮奇花僅比雒城優新絲出益冬裘具貢棗登塲歲事休鈴閣虛閑官醞熟應容將佐得遨遊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嵐州

矯矯吳越士遠為井代行寒暄雖云異慷慨慰平生我昔在濟南君時事淄青連年食羊炙便欲忘尊羹

問君牽鄉國何似犇徒輕丈夫事所志歸去無田耕
閑官少愧耻教子終餘齡定心養浩氣閉目收元精
此志我亦然偶與長者并會合不可期未易夸者評

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
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於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雞犬
接差除屈指未會知

送提刑孫頌少卿移湖北轉運

持節憂邦刑職業已自簡下車攝留都談笑事亦辦
開軒揖佳客退食事書卷為政曾幾何清風自無限
官居歲月迫歸念湖湘遠依依東軒竹凜凜故人面
詔書遂公私使節許新換舊治行當經家山企可見
官遊得鄉國勞苦顧猶願歸旆正滂洋行勅豈容緩

次韻劉涇見寄

天之蒼蒼亦何有亦有雲漢為之章人生混沌一氣
耳嘿嘿何用知肺腸孔公孟子巧言語割瓢裊竹吹
笙簧含宮吐角千萬變坐令隱伏皆形相我生稟賦
本微薄氤氳方寸不自藏譬如蘭根在黃土春風驅
迫生繁香口占手寫豈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將方將

寂寞自收欵不受世俗斗尺量既知仍作未能止紛
紜竟亦類彼莊剪烹心脾擢胃腎自合鬢髮驚秋霜
嗟子獨未知此病從橫自恃鬚爪剛少年一見非俗
物鏘然脩竹鳴孤鳳近來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見筆
力強提携童子從冠者揣摩五帝論三皇詩書近日
貴新說掃除舊學漫無光竊攘瞿曇剽李耳牽挽性
命推陰陽狂流袞袞去不返長夜漫漫未遽央詞鋒
俊發魯連子慚愧田巴稱老蒼是非得失子自了一
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訪張恕

事似禁絲撥不開秋隨脫華暗相催城南綠野宜幽
步水北紅塵漫作堆赤棗青瓜報豐熟黃雞白酒勸
徘徊此中真有醇風在一畝何年斲草萊

同李倅鈞訪趙嗣恭晉飲南園晚衙先歸

城南高樓出喬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霜未變草木
鮮晚日旋催梨棗熟雨荒松菊半榛莽風老菰蒲初
瑟縮門前大路多塵土日中過客無番轂開門却掃
如有待下馬升堂真不速勸我一振衣上黃臨風共
倒樽中綠肴蔬草草意不盡絲竹冷冷暗相屬琳宮
仙伯自閑暇幕府龐官苦煩促晚衙簿領當及期後

堂車轄要須漉令人更愧東宮師眷戀溪山棄華屋
次韻轉運使鮮于侁新堂月夜

長愛陶先生閑居棄官後床上卧着書門前自栽柳
低徊顧微祿畢竟誰挽袖索莫秋後蜂青燐曉天宿
惟將不繫舟託此春江溜尺書慰窮獨秀句驚枯朽
遙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簷漏

送梁交供備知莫州

猛士當今守四方中原諸將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閑
暇千騎臨邊自激昂談笑定先降虜使詩書仍得靖
戎行君看宿將何承矩安用摧鋒百戰場

秋祀高禩二絕

蕩蕩巍巍堯舜前一丘惟見栢森然後來秦漢何堪
數跋扈飛揚得幾年

乾德年中初一新頽垣破瓦委荆榛興亡舉墜干戈
際閑暇方知國有人

適興教贈劉上人

四十年間此院晉臨河看盡往還舟同來並是三年
客聽說行藏各自羞

次韻王鞏代書

去年河上送君時我醉看君倒接籬一笑便成經歲

隔扁舟重到蒲城知舊傳北海偏憐客新怪東方苦
想飢應笑長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離離

南湖清飲二首

翠箔紅窗映大堤遠來清飲歎參差盈積水東西
隔脉脉幽懷彼此知淥酒謾傳工破悶主人何敢怪
顰眉明朝看月雲開未試與詹家一問龜

坐客經年半已非喜君重到暫相依不嫌愛酒樽頻
倒只怕題詩紙屨飛耿耿幽懷誰與愬徐徐細酌未
應違從今更肯相過否幾誤風吹白版扉

次韻偶成

交情淡泊久彌新吏役縈纏日益紛香火社中真避
世簿書叢裏強論文樽豐正及明蟾夜舟楫來隨早
鴈羣世俗如君今有幾真將富貴等浮雲

中秋見月寄子瞻

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
合卧聽百步鳴飛壽使君携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冷
如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卷盡
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淥酒一時盡衣上白
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遼巡陵谷變河吞
巨野入長淮城没黃流只三版明年築城城似山伐

木為堤堤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蹟令人看
城頭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幸免魚鱉
食歌舞聊寬使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
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韻王鞏自詠

平生未省為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
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
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次韻王鞏同飲王廷老度支家戲詠

白魚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須問聖賢上客遠來工綬
頰雙鬢為出小垂肩新傳大曲皆精絕忽發狂言亦
可憐莫怪貧家少還往自須先辦買花錢

送王鞏之徐州

遨遊公卿間結交非不足高秋遠行邁黃泥沒馬腹
問君胡為爾笑指籬間菊故人彭城守久作中朝逐
詩書自娛戲樽俎當誰屬相望鶴頸引欲往龜頭縮
前期失不遂浪語頻遭督黃樓適已就白酒行亦熱
登高暢速情戲馬有前躅篇章雜笑語行草爛盈幅
歸來貯篋笥把玩比金玉吾兄別我久憂患欲誰告
孤告多風颺彈射畏顛覆白頭日益新歲寒喜君獨

紛紛聚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閉籠樊無由託君轂
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

無限黃花簇短籬濁醪霜蟹正堪持坐曹漫爾誇勤
瘁割肉何妨請詆欺欺世外樽壘終日放俗間簿領莫
相縻茶更揀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頰王鞏詩
云選如兄

戲次前韻寄王鞏二首

弟鞏高處節選
未幾少一人

白馬貂裘錦羃離離鷓鴣欲斲手親持頭風欲待歌詞
愈肺病甘從酒力欺不分歸心太忽草更憐人事苦
繁廛相逢借問空長歎便捨靈龜看朵頤

細竹寒花出短籬故山耕耒手曾持官遊覽比鳧鷖
集歸計長遭句僕欺歌舞夢回空歷記交朋飛去自
難縻悠悠後會須經歲冉冉霜盈漸滿頤

贈杭僧道潛

月中依松鶴露下抱葉蟬賦形已孤潔發響仍清圓
潛師本江海浪迹遊市塵鬚長不能翦衲壞聊復穿
瘦骨見圖畫禪心離攀緣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
問師藏何深不與世俗傳舊識髻學士復從瓊者年
塵埃既脫落文彩自精鮮落落杜中人如我亦有旃
柰何一相見撫卷坐長歎歸去勿復言山林信多賢

張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廻新蓬矢桑弧記此晨養就丹砂無上藥已超諸數自由身中年道路趨真境外物功名委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罷定應星斗識天真

十載從公鬢似蓬羨公英氣老猶文生時別得星辰力晚歲仍加鼎竈功世事不堪開眼首勞生漸恐轉頭空問公試覓刀圭藥歲歲稱觴此日中

李鈞壽花堂

尚書郎晉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從道士得養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為南都通守其西堂北牖下池生菖蒲開花三四芬馥可愛以書占之曰此壽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壽花而余為作詩記之

石上菖蒲十二節仙人服之好顏色根如蟠龍不可得葉中開花誰復識夫子自少讀道書年未五十嗜欲除河流通天非輾轆下入金鼎融為珠一醉斗酒心自如鬼物窺覘驚睚眦肝菖蒲花開壽之符白髮變黑顏如朱它年三旅訪君廬拍手笑我言不虛

次韻子瞻題張公詩卷後

世俗其枉尺所願求直尋不知一律詖大樂無完音

見利心自挫慮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絲琴悲傷感舊俗不類騷人淫又非避世翁閔嘿遽陽瘖嚶嚶晨雞鳴豈問晴與陰世人積寸木坐使高樓岑晚歲卧草廬誰聽梁甫吟它年楚倚相儻能記惜惜

次韻廣州陳繹諫議和陳薦宋敏求二龍圖二首

曾送飛龍白日翔未應中路許還鄉鶴歸仍有當年伴松老知經幾度霜城下寶坊聊寄榻朝中振鷺舊成行相逢出處何須問五嶺清平十月涼右和彭升寓定加升琳宮清淨思悠哉頗似山林未肯迴五日趨朝真自適一樽無事得頻開董狐執筆何特易馬援征蠻未遽來奔走安閑誰是定都門攜手一徘徊右和彭升赴上龍泉

次韻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新成百尺臺青山臨水巧崔嵬佳人解作回文語狂客能鳴摻鼓雷擲菊傳杯醒後醉採菱盪漿去仍回新年聞欲相從飲春酒還須剩作醉

次韻頻起考試徐沂舉人見寄二首

齊楚諸生儼鞢紳人人願得出君門銜杖勇銳驚初合棄甲須臾評許奔細讀未辭燈損目久晉終厭棘為藩定應親刈翹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

老年從事忝南京海內交遊尚記名怯見廣場心力
破厭看細字眼花生新科未暇通三尺舊曲惟知有
六莖空憶倚樓秋兩響與君看遍洛陽城前本與京
西京

送李鈞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雖為浙西終未甘風流秀發自不
減氣質渾樸猶中含敲榜滿前但長嘯簿書堆案常
清談湖中往往載畫舫竹下小小開茅庵歌吟髣髴
類騷雅導引委曲師彭聃新茶潑乳睡方覺淥酒傾
水醒復醉一朝揮手去不顧使我把袂心難堪扁舟
水涸費牽挽瘦馬雪凍憂朝參一官來往似秋鷺薄
俸包裹如春蠶東南乞麾尚可得白首誰念家無甌

送文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印又作溪山主深知為郡樂但畏買茶苦
來歸天祿閣坐守卷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
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
家貧囊裝盡歲莫輕帆舉苔溪淨多石棄領瘦無土
湖藕雪水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王粒鮮鯽鱸紅縷
宮開水精潔人寄畫舁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
從來思清絕况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暑暑留中素

高卧鎮夸俗清談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嘉雪呈鮮于子駿三首

發函寬大一封書卧閣雍容三日餘旋見雪花投夜
落未應天意與人踈瓦乾浙浙初鳴霰畦潤漸漸想
没鉏高會梁園遺勝在早知詞賦似相如

春秋無麥自當書况復秋水潦餘一雪端來救焦
稿千箱乞與等親踈踈消殘温癘曾非藥蝕遍陳根不
用鉏猶恐遠村露未足試呼農圃問何如

蠶紙鋪庭幾誤書楊花糝逕未春餘積隨平野分高
下舞信微風作密踈解使遊人似姑射仍令飛鳥變
春鉏共驚天巧無能學造物無心本亦如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汀溼白酒借衰顏滿床書卷何曾
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綠楊垂後浦眼着紅杏照
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速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

子瞻惠雙刀

彭城一雙刀黃金錯刀鏤脊如雙引繩色如青琅玕
開匣飛電落入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
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鯨鯢靜此滄海瀾
又欲戮犀兕末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刀但長歎

投刀淚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鋤田植芳蘭

借刀不忍用亦非所便棄置塵土中坐使鋒刃利

床頭夜生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磨看

晉守與賓客會開元龍興寺觀燈余有故不

預中夜登南城而望

燈引雙旌萬點紅傾城車馬在城東使君行樂人人

共勸客安眠夜夜同夢想笑談傾滿坐卧聞歌筵逐

春風三更試上南樓看無限繁星十里中

樂城集卷第八

樂城集卷第九

詩七十首

春日耕者

陽氣先從土脉知老農夜起飼牛飢兩深一尺春耕
利日出三竿曉餉遲婦子同來相嫵媚鳥鳶飛下巧
追隨紛紜政令曾何補要取終年風雨時

自柘城還府馬上

春色無人見茲行偶衆先柳黃新過雨麥綠稍鋪田
河潤蕪水散禽聲向日圓城池高受霧灘渙暖生溼
送客情初惡還家意稍便旋聞夫事起已過佛燈然
簿領何時畢塵埃空自憐南湖漸可到早治木蘭船

次韻子瞻人日獵城西

將賢士氣振令肅軍聲悄長登戲馬臺一試胡騷最
城空巷無人里社轉相曉吾公庶無疾但恐園圃小
荆榛一焚蕩雉免皆驚矯翻上白馬將手把青絲挑
少小事遺微斬刈輕茶蓼殿前賜鞍勒珂月明皎皎
自言得所事強暴無不了廟筭本詩書下策禁焚燬
當令百鍊剛甘就一指繞低回未嘗試坐被世人少
秋霜一朝下凌厲見鷺鳥為君整驕惰重立穰直表
送鮮于子駿還朝兼簡范景仁

蜀中耆舊今無幾相逢握手堪流涕遊劫潦倒不還
家舊俗陵遲直委地錢荒粟昂賤如土摧峻茶鹽不
成市詩書鄉校變古法節行故人安近利欲歸長恐
歸不得歸去相歡定誰是低徊有似羊觸藩眷樂僅
同雞擇米中山先生昔所愛南都攝尹私相喜窮冬
夜長一事無燈火相從夜深睡讀書萬卷老不廢感
寓百篇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簡書窮途豈意逢君子
春風歸騎忽西顧平日高談應且止朝騎疋馬事朝
謁莫就一床尋夢寐猶有城西范蜀公買地城東種
桃李花絮飛揚酒滿壺談笑從容詩百紙紅塵暗天
獨不知白首相看兩無愧古人避世今馬門何必柴
車返田里

次韻秦觀見寄

東家有賢人西家苦相忽幽蘭委冰霜掩靄特未發
春風吹芳蕤爛熳安可沒東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闕
考槃溪山間自獻耻干謁誰憐幽閑女艷色比南越
垂耳困鹽車捐金空買骨讀書謝世事閉門動論月
予生亦羈旅處世常卒卒誰令釣竿手強復此持笏
惟餘七尺軀空洞中無物時蒙好事過解榻聊一拂
野情樂江海夢想扁舟几隱居便醉睡世路多顛蹶

榮華一朝事毀舉百年歌相勸沐咸池陽阿晞汝髮

次韻道潛見寄

蕭蕭華髮映衰容慙愧高僧歎不逢遊宦終身空處
處塵埃何日退重重已甘憔悴羣雞鶴猶勝劬勞早
歲龍回首不堪膏火熱試求甘露洒青松

次韻王鞏元日

庭鶻營巢初一枝餘寒未便袂羅衣春風婀娜還吹
霰歲事駸駸已發機上國遨遊誰信老中年情味祇
思歸和詩應覺添新懶過盡長空鴈北飛

送將官歐育之徐州

輕衫駿馬走春風未識彭城氣象雄青山只在白門
外明月盡屬黃樓中五斗濁醪消末日一雙鳴鏑戲
晴空歸來笑殺幕府客閉戶看書滴滴窮

次韻答王鞏

君家當盛時畫戟擁朱戶中書十八年清明日方午
形容畫雲閣功業載盟府中庭三槐在遺迹百世瞻
子孫盡豪俊宜類世寒雲胡為久邈厄龜俛受侵侮
往來兩都簡奔走未安土願言解纓紱歸去事農圃
嘉禾根未拔且忍俟甘雨拂衣走東臯此說吾不取
聊復放襟懷清談對僧塵躬耕未可言知田顧乃父

次韻子瞻過淮見寄蕪簡孫奕職方三首

出處平生共江淮恨不來宦遊良誤我老病賦懷哉
物終今世量書盡幾堆歸耕少憂患惟有仰春雷

蜀中謂田魚水
耕者為雷鳴田

龜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紅印封臧鼓黃壘分并泉
青天攜杖處晚日落帆偏無限相思意新詩句句傳

又

行役饒新喜臨川逢故人相看對泉石憐我在埃塵
會合終多故分張類有神南遊得如願夢想雪溪春

次韻王鞏留別

決策歸田豈世情網羅從此脫餘生請君速治雞黍
具待我同為沮溺耕秋社相從醺錢飲日高時作叩
門聲茅廬但恐非君處籍籍朝中望已傾

次韻答孔武仲

白髮青衫不記年相逢一笑粲欣然誦詩疊疊銘木
屑展卷張駸下水缸未肯尺尋分枉直自然整枿有
方圓閑官更似揚州學猶得昏昏晝日眠

送傅宏著作歸觀待觀城闕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舊學詩書儒術
富蕪通法律吏能精選家綵服頻為壽得色河塹喜

有兵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

連雨不出寄張恕

麥熟蒼綠熱似烝雨傾三尺未為淫洗清溝澮蚊
靜沒盡蒲蓮沼止深遺秉滿田驚朽腐移牀避漏畏
侵尋高閑祗有張公子卧聽蕭蕭打葉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將過宋都途中見寄五首

東武厭塵土彭門富溪山從兄百日留退食同躋攀
輕帆過百步船底驚雷翻肩輿上南麓眼界涵川原
愛此忽忘歸願見且三年我去已忽忽兄來亦崩奔
求懷置酒地逸國多雲煙

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二竿水
驚風鬱颯怒跳沫高脾睨激灑三月餘浮沉一朝事
分將食魚鼈何暇顧隣里悲傷念遺黎指顧出完壘

繚揅對連山黃樓麗清泗功成始逾歲脫去如一髮
空使西楚氓欲語先垂涕

千金築黃樓落成費百金誰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
高秋吐明月白壁懸青岑晃蕩河漢高恍恨窓戶深
邀我三日飲不去如籠禽史君今吳越雖徃將誰尋

又

欲買爾家田歸種三頃稻因營山前宅遂作泗濱老

奇窮少成事飽煖未應早願輸橐中裝田家近無報
平生百不遂今又一笑倒它年數畝宮懸知迫枯槁

又

梁園久蕪沒何以奉君遊故城已耕稼臺觀皆荒丘
池塘塵漠漠鴈鷺空遲留俗衰賓容盡不見枚與鄒
輕舟舍我南吳越多清流

次韻劉貢父登黃樓懷子瞻二首

青山開四面白水遶三島野闊時聞籟人閑舊據梧
畫船晋上客遺迹問田夫事少日常飲才疎世未須
決河初荐至勝事偶相悞燕子卑無取滕王遠可撫
飛濤隱睥睨落日麗浮圖同舍新持節專城敢遽呼
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艫試問登消暑如何楚與吳

吳興有黃樓消暑樓

再和

藹藹才名世駸駸日轉禺一時同接浙平昔共棲梧
攬轡真壯士擁旄良丈夫塵埃脫緇緩水石慰霜須
勝地來相失清樽未暇俱射餘空見帖鑄罷抵觀撫
貴計何當決徂年貴早圖檻中終為食韝上耻聞呼
顧我千羊羣平生一釣鱸微官不須滿也復試遊吳

陪杜充張恕鴻慶宮避暑

至後雨如瀉晴來熱更多簿書霑汗垢巖石思藤蘿
賴有祠堂靜時容客過老郎無不可公子亦能和
道勝還相接禪迷屢見訶清涼生絕念煩暑散沉疴
古木便張幄鳴禽巧當歌桃香呈絳頰瓜熟暴青羅
飯細經脣滑茶新到腹適劇談時自笑飽食更無它
適意未應厭後遊真若何官居鄰曲沼田畷助清波
晚照明疎柳微風響衆荷輕舟尚可載小兩試漁蓑

宋城宰韓秉文惠日鑄茶

次前韻

君家日鑄山前住冬後茶芽麥粒愈磨轉春雷飛白
雪既傾錫水散疑酥谿山去眼塵生面簿領埋頭汗
匝膚一啜更能分幕府定應知我俗人無

答孔武仲

龍鸞僅比閩團醞鹽酪應嫌北俗簞採愧吳僧身似
腊點須越女手如舌酥根遺味輕浮齒腋下清風稍
襲膚七盃未容留客試瓶中數問有餘無

飛霜委中林不廢長松綠驚風振川野未省勁草伏
我貧客去盡君來常不速愧君贈桃李水願報瓊玉
我性本山林苦學筆空秃驛駒塞康莊病足顧難逐
錦文街華藻弊褐非所績家有五車書恨不十年讀

濟南昔相遇我齒三十六談諧傾蓋間還往白首熟
從君飲濁酒過我飯脫粟西湖多菱亂白晝下鴻鵠
城西野人居柴門擁脩竹後車載鴟夷下馬瀉醪醪
醉眼卧荒草空洞笑便腹踈狂一如此豈望世收錄
別來今幾何歸期已屢卜西南有薄田茅舍清溪曲
耕耘三男子伏膺當自足君能遠相尋布衣巾一幅

送吳思道道人歸吳興二絕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
惠山唯有錢夫子一寸閒田曉日曛

遨遊海上冀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
去住只今誰定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答陳之方秘丞

南山李將軍疋馬獨行獵田中射虎豹後騎不容躡
丈夫貴自遂老大統驚懾飄搖天地間自視如一葉
故人多東南願作扁舟涉忽蒙長篇贈幸此傾蓋接
時世尚新奇詩書存舊業南風吹清汴西去無停楫
恨不留君談一使衆坐厭新詩苦清壯欲和再三怯
東君多名卿投刺日盈笈一言苟合意富貴出旬浹
行看文石階高譟曳長袂辱贈但茫然知君念疲薾
登南城有感示文務光王通秀才

幽憂隨秋至秋去憂未已南城試登望百草枯且死
落葉投人懷驚鴻四面起所思不可見欲往將安至
斯人定誰識顧有二三子清風皎冰玉滄浪自湔洗
竊脂未嘗殺南箕儻微似網羅一張設投足遂無寄
田深狡兔肥霜降鱸魚美造形悼前失式微慙往士
憧憧臥丘道歲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鉏耰本吾事

張公生日是歲巳未初致仕

少年談王霸英氣干斗牛中年事軒冕徇世仍多憂
晚歲探至道眷眷懷林丘今年乞身歸始與夙昔酬
高秋過生日真氣竄一周觀心比孤月視世皆浮漚
表裏一蠲明萬物不能留顧謂憧憧人斯樂頗曾不
嗟我本俗士從公十年遊謬聞出世語俛作籠中囚
俯仰迫憂患欲去安自由問公昔年樂孰與今日優
山中許道士非復長史儔腹中生梨棗結實從今秋

次韻答張耒

客舟逝將西日夜西北風維舟罷行役坐令鬢如蓬
偶從二三子步上百尺臺雲煙遍野隰敵愾令人哀
山中難久居浮沉在城郭欲學揚子雲避世天祿闕
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須自為計水當為我移
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中有樂事手付瑟與琴

夜吟感秋詩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聽
白駒在空林鏘整有耻靈畫我一杯酒愁思如雲頰

次王適送張耒赴壽安尉二首

綠髮驚秋半欲黃官居無處覓林塘浮生已是塵勞
侶病眼猶便錦繡章羞見故人梁死廢亭尋歸路蜀
山長憐君顧我情依舊竹性蕭疎未受霜

魏紅深淺配姚黃洛水家家自作塘遊客賈生多感
槩閉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石雲煙老宮廢連昌草
木長路出嵩高應少駐尋顏新過一番霜

次韻張耒見寄

相逢十年驚我老雙鬢蕭蕭似秋草壺漿未洗兩脚
泥南轅已向淮陽道我家初無負郭田茅廬半破蜀
江邊生計長隨五斗米飄搖不定風中煙茹蔬飯糗
不願餘茫茫海內無安居此身長似伏轅馬何日還
為縱壑魚憐君與我同一手微官駝儻差牛後請看
挿版趨府門何以曲肱眠甕牖中流千金買一壺積
中美玉不須沽洛陽權酒味如水百錢一角空滿盃
縣前女兒翠欲滴吏稀人少無晨集到官惟有懶相
宜卧看南山春雨濕

次韻王適兄弟送文務光還陳

三君皆親非復客執手河梁我心惻倚門耿耿夜不
眠挽袖匆匆有難色君歸使我勞寃落葉鳴堦自
相擁君家西歸在新歲此行未遠心先恐故山萬里
知何許我欲因君亦歸去清江鬢髮釣魚船脩竹平
生讀書處青衫白髮我當歸咀嚙式微慙古詩少年
勿作老人調被服榮名慰所思

次韻張芻諫燕集

淮陽卧閣生清風梁園坐嘯囹圄空不知何術解醜
僻但覺羈客忘樊籠樽壘灑落談笑地塵埃脫去文
書藥清心新欲無一事少年空記揮千鐘近傳務鎮
股肱郡使恐入覲明光官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
屬時方冬洋陽似欲作飛霞想見觀闕瓊花中孝王
會集猶可繼莫嫌作賦無枚翁聖民昔知陳州
余嘗從之遊矣

臘雪五首

長恐冬無雪今朝忽暗空細聲聞簌簌遠勢望濛濛
濕潤猶兼雨傾斜半雜風豐登餅多事歡喜助三農

又

驕陽不能久蜜雪自相催急霰初鳴瓦飛花旋集臺
着人消瘴疫覆麥長根荻欲試樽中物門前問客來

又

又有歸耕意西山百畝田雪來殊不惡酒熱目相便
一被簪裳累長遭羅網牽飛雲迫殘臘愁思渡今年

又

憂愁不可緩風雪故相撩試問五斗米能勝一束糶
耕耘終亦飽哺啜定誰邀寒暑不須避傾危且自遙

又

雪霜何與我憂思自傷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誤身
歸來聊且止老去莫逢嗔樽酒他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

驕陽得一雪踰尺應更好晨興視窻際驚見晴霞景
九衢無停迹狼藉須一掃空餘浩然氣凜凜接清昊
餘寒薄虛室一靜鮮羣燥晨炊晚未供客饋慙草草
試脫身上衣行問酒家保孤吟擊槁木大笑稱有道
人生但如此富樂何用禱所思獨未見耿耿屬懷抱

又

同雲自成幢飛雪來無根一為清風卷坐見東方曠
重陰偶復合飛霰滿南軒油然春意已見出土萱
老病一不堪惟恃濁酒溫開戶理松菊掃蕩無遺痕
卷舒朝夕間誰識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怪奔
萬物極毫末顛倒何足掀老農但知種荷鋤理南園

送呂由庚推官得替還洛中二首

君家相國舊元勳凜凜中丞繼後塵談笑二年同幕
府風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後少佳客西洛歸來多
老臣我亦宦遊無久意他年松竹許相鄰

洛水晉人一向乾雪泥溢路十分寒送行我豈無樽
酒多難君知久鮮歡回首祇應憐老病凌風爭看試
輕翰到家定見嵩陽老問我衰遲未解官

司馬君實
提本嵩山

四十一歲歲莫日歌

小兒不知老人意賀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
衰四十已過良可知少年讀書不曉事坐談王霸了
不疑脂車秣馬試長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
有陷奔山高日莫多棘茨長裾大袖足鉤挽却行欲
返筋力疲螻蛇尚前猛虎後脫身且免克朝飢歸來
掩卷淚如雨平生讀書空自誤山中故人一長笑布
衣脫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嫌晚朝來聞道行當返
四十一歲不可言四十二歲聊自還

次韻子瞻繫御史獄賦獄中掄槐竹栢

秋風一何厲吹盡山中綠可憐凌雲條化為樵夫束
凜然造物意豈復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問直與曲

青松未必貴枯榆選自足紛然落葉下蕭條愧華屋

盛衰日相尋循環何曾歇攀條望素蕘回首驚脫葉
綠槐陰最厚零落今存莢千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
草木何足道盈虛視新月微陽起泉下生意未應絕

視

故園今何有猶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觸
雖無朱欄擁不見紅塵辱清風時一過交憂響鳴玉
淵明避紛亂歸喚東籬菊嗟我獨何為棄此北窓綠

竹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菁春風一張王秋霜死則已
胡為南澗中辛勤種栢子上枝撓雲霓下根絞石齒
伐之為梁棟歲月良晚矣白首閱特人君看柱下史

相

次韻子瞻贈張慙子

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遊本自有真
樂弄殺誰知定不賢構火噉七初吐日飛流袞袞旋
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

過龜山

再涉長淮水驚呼十四年龜山老僧在相見一茫然

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憐驅馳定何獲少壯空已捐
掉頭不見答笑指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變遷
當年此山下莫測千仞淵淵中械神物自昔堯禹傳

帆樯避石壁風雨隨香煙爾來放冬泮冷沙漲成田
襄裳六月渡中流一帶牽俯首見砂礫羣漁捕魴鱸
父老但驚歎此理未易原何況七尺軀不為物所旋
衆形要同盡獨有無生全百年爭奪中擾擾誰相賢

放開二首

盡舫連樞住清流汎開平忽看銀漢落仍聽夏雷驚
正拖遲迴久開頭取次輕滯哥初一快奔駛忽如傾
不識風濤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賤魚稻飽食慰平生

又

開空非有礙水靜為誰興開閉偶然異喧騰自不勝
淵停初鏡淨勢轉忽雲崩脫隘尚容與投深益沸騰
玉山紛破碎陣馬急侵陵挾版千鈞重浮舟萬斛升
岸槿將落水魚困或投罾洶湧曾誰止蕭條遠欲疑
力爭知必折少待亦何能一發臨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韻王適細魚

羣魚一何微僅比毛髮大嬉遊極草草鬚鬣自箇箇
造物賦群形偶然如一唾吞舟雖云巨其樂不相過

若言無性靈還知避船柁

高郵別秦觀三首

濛濛春雨濕邦溝蓬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
此速將詩卷洗閑愁

筆端大字鴉棲壁袖裏清詩句珠水送我扁舟六十
里不嫌罪垢汗交朋

高安此去風濤惡猶有廬山得縱遊便欲攜君解船
去念君無罪去何求

召伯堞上斗野亭

細雨添春色微風淨肺流徂年半今世生計一扁舟
飲食隨魚蟹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轉覺此生浮

次韻鮮于子駿遊九曲池

天高山近海春晝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時
花存故苑麗樵出舊城墮莫望永州渡曾經駐佛狸

揚州五詠

九曲池

嵇老清彈怨廣陵隋家水調繼哀音可憐九曲遺聲
盡惟有一池春水深鳳闌蕭條荒草外龍舟想像綠
楊陰都人似有興亡恨每到殘春一度尋

平山堂

歐陽文忠公所建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對憑欄海門僅可一二
數雲臺猶吞八九寬簷外小棠陰蔽芾壁間遺墨涕
沈闌人亡坐使風沉盡遺構仍須子細觀

蜀井在大明寺

信脚東遊十二年甘泉香稻憶歸田行逢蜀井恍如
夢試煮山茶意自便短綆不收容亂濯紅泥遠置亦
清鮮早知鄉味勝為客遊宦何須更著鞭

摘星亭在樓

閉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渾忘日東西江流入海情無
限莫雨連山醉似泥夢裏興亡應未覺後來愁思獨
難齊只堪留作遊觀地看遍峯巒處處低

僧伽塔

山頭孤塔閱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處處金錢追晚
供家家蠶麥保新春欲求世外無心地一掃曾中累
劫塵方丈近聞延老宿清朝留客語逡巡

題杜介供奉熙熙堂

門前籍籍草生徑堂上熙熙氣吐春遮眼圖書聊度
日放情絲竹最關身年來頓脫烏皮几客去時乾漉
酒巾卜築城中移榜就休心便作廣陵人

遊金山寄揚州鮮于子駿從事邵光

楊州望金山隱隱大如幙
 鳩來長江上孤高二千尺
 僧居厭山小面面貼蒼石
 虛樓三百間正壓江潮白
 清風歛霽霧曉日曜金碧
 直侵魚龍居似得鬼神役
 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
 風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
 波瀾洗我心筍蕨飽我腹
 平生足遊衍壯觀此云極
 鐵甕本誰安海門復誰植
 東南遙隱見遙與此山匹
 茲遊幾不遂深愧幕府客
 歸時日已莫正直江月黑
 顧視天水并坐恐星斗濕
 使君何時罷登覽不可失
 初至金陵

山川過兩曉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
 路繞匡廬更南去懸知是處可忘憂

樂城集卷第九

樂城集卷第十

詩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詠

白鷺亭

白鷺洲前水奔騰亂馬牛
 亭高疑欲動船去似無憂
 洶湧山方壤澄清練不收
 中秋誰在此明月滿城頭
 覽輝亭

城裏最高處坡陀見一城
 山多來有緒江遠靜無聲
 歌吹風前度樓臺雨後明
 風光同楚蜀聊此慰生平

鳳凰臺

鳳鳥久不至斯臺空復高
 何年種梧竹特地翦蓬蒿
 白水來無際青山轉幾遭
 南遊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天慶觀

興廢不可必冶城今靜祠
 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
 江近風雲改亭深草木滋
 孤墳弔遺直狂閹閱元規

下臺墓在觀側

高齋

金陵佳處自無窮使宅幽深即故宮
 樓殿六朝遺燼後江山百里舊城中
 兩餘尚有金鈿落月出長窺粉堞空
 看盡一城懷古地茲遊恨不與君同

此君亭在華

綠竹不可數孤亭一倍幽色分巖石潤梢出澗松修
雪節寒方見春萌旱不抽故山多此物長恨未歸休

見江亭在華

江水信浩渺連山巧蔽虧端能上嶮絕故自識津涯
滅沒檣竿度飄搖驚羽遲何人倚舟望亦愛此峯危

定林院

定林兩山間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巖隈重重蔭清樾
晨齋取旁寺生事信幽絕吾人定何為常欲依暖熟

入功德泉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熱盡自清涼苦除即甘滑
頗遭遊人病時取破匏挹煩惱雖云清凜然終在臆

遊鍾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鍾山萬松碧杖藜試上寶公
龕眾壑秋聲起相夔青峯回抱石城小白練前橫大
江直石梯南下俯城闔松徑東蟠轉山谷喬林無風
聲如兩時見遊僧石上息行窮碧澗一庵巖坐弄清
泉八功德歸尋晚飯衆山底困卧定林依石壁朝遊
不知澗谷遠莫歸但覺穿雙屐老僧一身泉上住十
年掃盡人間迹客到唯燒栢子香晨飢坐待山前粥

丈夫濟時誠妄語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飯糗何足
道純灰洗心聊自滌失身處世足愆尤愧爾山僧少
憂責

郭祥正國博醉吟庵

姑熟溪頭醉吟客歸作茅庵劣容席團團鵝卵中自
明窓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語不學檀鼻維
陽生詩成付與坐中讀知有清溪可終日作詩飲酒
聊復同誰來共枕溪中石圓天方地千萬里中與此
間大相似置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風相滅起直須
只作此庵看歌罷曲肱還醉眠不用騎鯨學太白東
入滄海觀桑田

湖陰曲

老虎穴中卧獵夫不敢窺驂驅服箱驂盜驪巡城三
匝漫不知帳中畫夢日遠壁驚起知是黃須兒馬鞭
七寶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過遺矢如去水已遙明
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狐兔驚走風蕭蕭
舟次大雲倉回寄孔武仲

一風失前期十日不相見君帆一何駛去若乘風箭
我舟一何遲出沒蔽葭亂囊中有白槽床上有黃卷
妻孥不足共思子但長嘆池陽重相遇撫手成一髮

先行復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類如此遲速亦何算
一見誠偶然四海良獨遠相期廬山陰把臂上雲巖

池州蕭丞相樓二首

逸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數文翻樓成始覺江山
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覆後嶺酒醒飛雪變
前村我來邂逅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池守滕元去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
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透城頭風瑟縮江浮山外氣
陰森三年不起南遷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過九華山

南遷私自喜者盡江南山孤舟少僮僕此志還復難
芻促守破窾照翻過重巒忽驚九華峯高拱立我前
蕭然九仙人縹緲凌雲煙碧霞為裳衣首冠青琅玕
揮手謝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
但聞有高士卧聽松風眠松根得茯苓若千歲龜
養食一朝盡終身棄腥羶腹背生綠毛輕舉如翔鸞
相逢欲借問已在長松端何年脫罪罟出處良自便
芒鞋挂藤杖逢山即盤桓斯人未可求巖室儻復存

佛池口遇風雨

長江五月多風暴欲行先看風日好北風忽作東南
來陰雲如湧撥不開驚雷往還轉車轂狂波低昂起
坑谷中流一葉那復待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轉柂
不容語佛池口中幸可住須臾急雨變昏霾施師喜

賀風已回澄谿不動榮白練老木蒼崖蔚蔥蒨繫舟
茅屋得青蔬試問釣船還有魚開樽引滿向妻子明
日復行未須憐陰陽開闔良等閑扁舟誰令乘嶮艱

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
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後篇次韻

慙愧江淮東北風扁舟千里得相從黃州不到六十

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世可憐萬事不
由儂夜深寃夢先飛去風雨對床聞曉鐘

西歸猶未有菟裘擬就南遷買一丘舟楫自能通蜀
道林泉真欲老黃州魚多釣戶應容貫酒熟鄰翁便

可留從此莫言身外事功名畢竟不如休

黃州陪子瞻遊武昌西山

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勸我勿重陳起遊西山麓
西山隔江水輕舟亂鳥驚連峯多回溪盛夏富草木
杖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蒼茫大江湧浩蕩象山覺
上方寄雲端中寺倚巖腹清泉類牛乳煩熱須一掬

縣令知客來行庖映脩竹黃鵝特新煮白酒近亦熟
山行得一飽看盡千山綠幽懷若不遂滯念每煩促
歸舟浪花暝落日金盤浴妻孥寄九江此會難再卜
君看孫討虜百戰不挫目猶憐江上臺高會飲千斛
巾冠墮臺下坐使張公哭異時君再來攜被山中宿

將還江州子瞻相送至劉郎洑王生家飲別

相從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車湖風雨交居其水曰車

湖松竹相披靡繫舟枯木根會面兩王子嘉眉雖異

郡雞犬固猶邇相逢勿空過一醉不須起風濤未可

涉隔竹見奔駛渡江買羔豚收網得魴鯉朝畦甘瓠

熟冬盎香醪羨烏菱不論價白藕如泥耳誰言百口

活仰給一湖水奪官正無賴生事應且爾卜居請連

屋扣戶客僦僦人生定何為食足真已矣愆尤未見

雪世俗多相鄙買田信良計蔬食期沒齒手持一竿

竹分子長湖尾

赤壁懷古

新破荊州得水軍鼓行夏口氣如雲千艘已共長江
險百勝安知赤壁焚紫距方強要一關君臣已定勢
三分古來伐國須觀釁意突成功所未聞

自黃州還江州

身浮一葉返溢城凌犯風濤日夜行把酒獨斟從睡
重還家漸近覺身輕岸回樊口依稀見日出廬山紫
翠橫家在庾公樓下泊舟人遙指岸如頰江州城下

江州五詠

射蛟浦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

山轉樓船影岸催連弩聲祈招無為賦醉寢盡平生

浦上積水相傳云
武教樓勝於此

浪井

江波浮陣雲岸壁立青鐵胡為井中泉湧浪時驚發

水性本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為女媧手補此天地裂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將罷公來坐不驚

舞翻江月迥談落塵毛輕塵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峯對虛榭

紅蕖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濕

李勃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今棲賢寺其故
居也及為九江太守始營東湖風物可愛

琵琶亭

滄江莫雨晴孤舟暝將發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

尋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浩然涕泗下安用無生說

不到東西二林

山北東西寺高人求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移時
社散白蓮臺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

遊廬山山陽七詠

開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瀾
關飛到峯前本末齋入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劍失
提攜誰來卧枕葦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漱玉亭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喧響石塘目亂珠璣潑空
谷足寒雷電繞飛梁入瓶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厨午
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秔稻棹新秧

簡寂觀

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
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定有藏丹處大石仍前拜
斗餘笏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歸宗寺

求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漫壘溪中
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惟一山甲僧厨坐待十

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此寺王說
少所置云

有墨池
在焉

萬杉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此宗初年有楮
建此寺闢之涓涓石溜供厨足蠹蟲山屏透寺開半
禁中伏闕之
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
不待山僧喚始迴

三峽石橋

三峽波濤飽沂治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鬚鬢唐
口石角參差艷頰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
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

白鶴觀

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
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鎖諸峯落日盡
生煙歸鞭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
重湖面南軒鷺浪卷前浦霽微雪陣散顛倒玉山舞
一風輒九日未悉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
故人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和雨

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蕪忘遲速何須數

寄題陳憲郎中竹軒

家有脩篁綠滿軒趨庭詩禮舊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過兩時添好子孫試翦輕筠扶野步旋收涼葉煮清樽風流共道勝桑梓鄰里何妨種百根

次韻孔武仲到官後見寄

舉楫同千里繫舟時一言共嗟蓬作屋願就席為門行後身先困征商思益昏僅同登龍斷何止服車轅

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修城三首

北垣荆棘舊成堆晉待公來次第開車馬已通城下路榛蕪盡付冶家灰異時碧瓦千門合應記紅旌百度來自笑禪謀便曠野肩輿飛蓋許追陪

撥棄案頭文字堆曉晴山色四門開究懷民事老雖壯俛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燒殘桑柘出狐狸去盡犬難來規模先遺通蹊後乘應容眾客陪

山脚侵城起阜堆透城微道斬新開闢半壞驚潮信隍壑初深見劫灰蟻聚千夫曾幾日鱗差萬瓦看將來史君才力輕山郡朝論行聞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韻作中秋對月二篇一以贈正

郎二以寄子瞻

平明坐曹黃昏歸終歲得閑惟有夜已燿明月出牆東更遣清風掃庭下城上青鬃四山合門前白練長江瀉誰家高會吹參差鄰婦悲歌春罷亞二年憂患今已過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詩句出蘇李南國風流數王謝已隨孤棹去中原肯顧新科求上舍讀書本自比嵇鍛學劍要須問曹羨濟勝灑灑君莫遠佳句駸駸予已怕狂夫猖狂終累人不返行遭親黨罵

又

十年秋月照相思相從祇有彭門夜露侵笳鼓思城闕寒迫魚龍舞潭下厭厭夜飲歡自足落落襟懷向人瀉秋深河來巨野溢水乾樓起滕王亞北海孔公雖好客河內寇君那得借是非朝野忽紛紜得喪芳菲一開謝明月多情還入門流水何知空逸舍晨餐江市富鱸魴夜宿山村足梨蔗坐隅鵬鳥不須問糞外蝮蛇猶足怕妻公見唾行自乾馮老尚多誰定罵

次韻王適食茅栗

相從萬里試南餐對案長思首楮盤山栗滿籃蒸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久聞牛尾何曾識竊比雞頭意未安故國霜蓬如益大夜來彈劍似馮驩

過毛國鎮夜飲

風格照人華省郎江山遶郭古仙鄉漫傳鉛鼎八百
歲未比金釵十二行不動歌聲人已醉旋聞詩句夜
初長簿書撥盡知餘力道院清虛頃未嘗

次韻毛國鎮趙景仁唱和三首一贈毛一贈

趙一自詠

治劇從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旗畫戟明千
里紙帳繩床自一庵金奏屢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
賓酬我來邂逅逢寬政忘却漂流身在南

一紙新詩過鴈銜醒然何異接君談奉親魚蟹蒸臨
海退食琴書定有庵一別經年真似夢多憂不飲亦
如醉共君交契非今日蔽芾棠陰自劔南

遠謫江湖舳尾銜到來辛苦向誰談畏人野鶴長依
嶺厭事山僧紙住庵黃雀頻來成一飽白醪新熟喜
初酣踈頑近日尤堪笑坐任飄風去自南

再和三首

穴鼠何須窶數銜麓官不用苦高談夜傾淥蟻風吹
竹晝擁黃紬雪覆庵每作微詞還自笑偶漸餘潤亦
成酣公詩精絕非倫擬自古騷人盡在南

燕窠泥土一春銜慙愧封侯止立談舊隱尚聞存竹
徑歸休但要葺茅庵釣船夢想沿溪泛酒盞遙思向

日酣強欲遲番依幕府吳公行恐召河南
天教窮困欲誰衛生事那須一一談自笑豐年塵滿
甌不堪雨後茵生庵士師憔悴經三黜陶令幽憂付
一酣它日歸耕若相憶尺書頻寄北山南

次韻王適州學新修水閣

黃鐘巨挺兩春容何幸幽居近學宮坐對江山增浩
氣力追齊魯欲同風頌詩聞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試
左雄欲伴少年遊矍相奔軍慙愧恐詞窮

次韻毛君九日

山脚侵城盡是臺登高處喜崔嵬手拈霜菊香無
奈面拂江風酒自開幕府樽壘雲裏集民家歌吹靜
中來定知勝却陶彭澤悵望籬邊白日頹

次韻毛君感事書懷

種棠經歲便成科秋雨調勻氣漸和才力有餘嫌事
少風情無限覺詩多長松更老仍添節古井雖深自
不波宴坐山房人豈識一樽聊且慰蹉跎

次韻毛君見督和詩

新詩落紙一城傳韻我踈蕪豈足編它日杜陵詩集
裏常迢略見兩三篇

次韻毛君山房遺興

欲就陽崖暖新開石磴斜誰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
燕坐收心鑑冥觀閨界沙退公長寂寞外物自喧嘩
缺逕移松補斜陽種竹遶白雲生後礎孤鷺伴殘霞
破悶時尋鶴呼眠亦任鴉喜聞槽出甕憂問菊開花
古井元依斗丹砂舊養芽蚍蜉頻上案猿狖巧分墟
客到扁舟遠年侵兩鬢華心捏掛風旆眼暗隔輕紗
強撥橫肱睡來從挿版衙隱居慙棄擲勝地每咨嗟
頑鈍終何取彫磨豈復加焦先夙所尚園舍恰如蝸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試諸生

著籍初同關里多采芹先致魯風和欲將大策觀胷
膽盡召中堂列鴈鵝終日正言何忌諱幾人餘力尚
委蛇豈惟太守知爲政仍見先生善設科
和毛君州宅八詠

鳳凰山

山川蟠踞偶成形威鳳低回久未行更種梧桐真可
致高飛性似伯夷清

披仙亭

仙翁舊住蜀江邊千歲歸來一鶴翻城郭已非人事
改淒涼遺迹但披仙

方沼亭

池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尚虹霓敗荷折葉飛鴻
下正憶漁舟泊故溪

翠樾亭

一夜飛霜點綠苔曉庭黃葉掃成堆管間翠樾彫疎
盡却放牆東好月來

李八百同

洞府山川百里賒洞門藤蔓鎖煙霞神仙不與人間
異弟妹還應共一家

煉丹片

鑿井燒丹八百年塵緣消盡果初圓石床鮮斃人安
在淶水圓圍一片天

磨劍池

神仙鑄劍本無矧岸石斑斑尚鐵銍天上少年仍狡
獪不須選爾對方平

山房

岸幘攜筇夜夜來蒲團紙帳竹香臺直湏覓取僧爲
伴更爲開庵斲草萊

次韻毛君病中菊未開

病肺秋深霧雨傷舊繒故絮喜清涼菊花金粟未曾
吐桂酒鵝兒空自黃草木亦知年有閏風霜漸近月

方陽十月為得詩聞道維摩病欲欲到毗耶言已忘
兩中宿酒務

微官終日守槽缸風雨凄凄夜渡江早歲謬知儒術
貴安眠近喜壯心降夜深唧唧醉鳴壘睡起蕭蕭葉
打窓阮籍作官都為酒不須分別恨南邦

次韻毛君經旬不用鞭扑

共喜秋深酒味醇官曹休暇不須旬政寬境內棠陰
合訟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時一割已因鼯鼠發
千鈞歲終誰為公書考豈止江西第一人

次韻李撫辰屯田修州門

六月江濤壁壘頽蒼崖翠甃就新臺咄嗟雙闕還依
舊咫尺群山信有材畫戟風生兩衙退飛橋日出萬
人來不因毀圯催興築誰見雍容治劇才

飲酒過量肺疾復作

朝蒙麴塵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麥熟眼亂旌盟過
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虛墮嘗未去足盜醕恐深坐
史君信寬仁高會慰寒餓西樓適新成明月猶半破
擁蒼青山橫拂檻流水描雕盤貯霜實銀盞薦秋糲
共言文字歡豈待紅裙佐惟知醞醕滑不悟頗羅大
夜歸肺增漲晨起脾失磨情懷忽牢落藥餌費調和

衰年足奇窮一醉仍坎珂清樽自不惡多病欲何奈
聞公話少年舉白不論箇歌吟雜嘲謔笑語爭掀簸
平明起相視銳氣曾未挫達人遺形骸驚馬懷豆莖
不知逃世網但解憂歲課不見獨醒人終費招蒐些
衢州趙閱道少師濯纓亭

掛冠纓上已無塵猶愛溪光碧照人點檢舊遊黃石
在掃除諸念白鷗親一樽父老囊金盡三逕松筠生
事貧它日南公數人物丹青添入縣圖新

茶花二首

黃藥春芽大麥麴傾山倒谷採無餘只疑殘枿陽和
盡尚有幽花霰雪初耿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嶺
梅如經冬結子猶堪種一畝荒園試為鉏
細嚼花鬚味亦長新芽一粟葉間藏稍經鴈雪侵肌
瘦旋得春雷發地狂開落空山誰比數烝烹來歲最
先嘗枝枯葉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韻毛君山房卽事十首

案牘希疎意自開夜闌幽夢曉方回青苔紅蕖騷人
事時見詩筒去又來
東晉仙人借舊山定應天意許公閑郡人欲問史君
處笑指峯巒紫翠間

豈知秋候時鳴壁香礮蒲簾不出門隱几無言心有
得南窗晴日暖侵軒

溪山付與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邊賤魚
稻閑官未用苦相憐

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別須臾起不平請看早朝霜入
纒何如卧聽打衙聲

禽哢秋來不復圓桐陰霜後亦成穿黃花強欲招酣
飲白髮偏工報老年

邂逅清歡屢不期病來無奈羽觴飛醉乘籃輦江邊
去長伴漁舟月下歸

醉裏題詩偏韻惡秋來勸酒益盃深不才多病俱非
敵綠綺綠何得報金

庵中獨宿兩垂垂未夜無人款竹扉灰冷銅爐香欲
滅床頭一點鵬燈微

觸事隨緣不用多華堂玉食奈憂何美人未厭山阿
陋薛荔為裳帶女蘿

再和十首

澗草巖花日日開江南秋盡似春回旋開還落無人
顧惟有山蜂暖尚來

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閑蜂遊蟻聚知何

事日夜長橋南北間

城郭村墟共水雲
權籬竹屋映柴門
隱居亦有高人
在岸憤無言倚釣軒

一官踈散自疑仙
三考應成醉日千
早病固須閑地
著多憂長被達人憐

養生尤復要功圓
溜滴南溪石自穿
近見牟山陳道
士微言約我更三年

張公詩社見公名
為唱和之友
白首山城嘆不平
坐客要聞新樂府
應須湓口琵琶聲

高情日與故山期
鴻鵠誰言也倦飛
且聽漁人強哺
噉坐中羈客畏公歸

天為多才故欲禁
府門摧落漲江深
禹新翠壁排精
織湧出飛樓直百金

樓上青山迭四垂
畫橋百步引朱扉
落成當與公同
上一看長江白練微

歌舞番賞意自多
華燈數問夜如何
白頭病客無才
思慣卧茅庵長薜蘿

筠州二詠

牛尾狸

首如狸尾如牛
縈條捷峻如猱
猴橘抽為漿栗為餼

筋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自謀尋蹤發窟并執
囚蓄租分散身爲羞松薪瓦甌烝浮浮壓入糟盞肥
欲流熊肪羊酪直比儔引筋將舉訊何尤無功竊食
人所仇

黃雀

秋風下黃雀飛禾田熟黃雀肥群飛蔽空日色薄遂
巡百頃朱爲稀翻翻巧捷多且微精丸繳妙舉軌遠
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
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系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
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人居厭羔豨咀噉聊發
一笑歎

樂城集卷第十

樂城集卷第十一

詩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困庵船齋

厭居華屋住東庵真味全勝食齋甘多病維摩長隱
几無心彌勒便同龕誤遊田舍空成笑謔入僧房即
欲參風簾不知吹有萬月明聊共影成三齋如小舫
才容住室類空因定不貪擁褐放衙人寂寂脫巾漉
酒鬢髮上畫囊書帙惟窓案藥裏歌樽掛壁籃簷竹
風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諳公餘野鵲驚初睡賓
醉佳人笑劇談勸客巨觥那得避和詩難韻不容探
曉來霏霧連江氣冬後溫風帶嶺嵐去國屢成還蜀
夢忘憂惟有對公酣終身徇祿知何益投檄歸耕貧
未堪借我此庵泥樂窻古書鴻寶試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氣候冬雨作春寒水雪期方遠蕉絺意始闌
未妨溪草綠先恐嶺梅殘忽發中原念貂裘據錦鞍

積雨二首

山雨無時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橋斷更堪憂
房淺鄰槽甕宵寒攬絮裘朝來勢未已歸路恐操舟

又

微陽力尚淺未解破重陰雲氣山川滿江瀝日夜深
凍牙生滯穗餘潤及重衾泥滓沉車轂農輸絕苦心

戲贈李朝散

江霧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後堂桃李春猶
晚試覓酥花子細看

戲荅

銀餅瀉酒正霜天玉塵生風夜更寒下客不辭投轄
飲好花猶恐隔簾看

臨江蕭氏家寶堂

高人不解作生涯唯有中堂書五車竹簡多於孔氏
壁牙籤新似鄴侯家田園豈是子孫計青紫今為理
巷誇富貴早知皆有命君應未厭十年賒

和蕭利察推賀族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

家聲籍籍大江西南臨老揮毫棒御題得意何殊少年
樂還家不惜醉如泥

讀畫家藏萬卷書蕭然華髮官遊初區區獄掾何須
愧聊把春秋試緒餘法儒以春
秋

作官未減讀書勤簿領從今日日新汗簡青編誰付
予傳家應有下帷人

巷南諸子足才賢邂逅相逢秀句傳強作短章同寄

與異時見我一依然

次韻吳厚秀才見贈三首

騷人思苦骨巖巖百里攜詩相就談故作微詞挑選
客不嫌春雨濕歸衫少年舊喜登高賦老病今成見
敵慙問我近來誰復可對君聊擬誦周南

久欲歸田計未成羨君負郭足為生躬耕不用千鍾
祿高卧誰知萬里征已覺安閑真樂事可憐辛苦盡
浮名隱居便作江南計為覓佳山早寄聲

一卷新詩錦一端掉頭吟諷識芳酸哀歌末夜悲牛
角朗詠扁舟笑杏壇間發笙簧猶可擬棄捐斤斧定
知難繼君高韻君應笑咀嚼歸途久據鞍

次韻毛君燒松花六絕

茅庵紙帳學僧眠爐爇松花取易然惟有未能忘酒
石手傾金盞關垂連

餅維松黃二月天盤敲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無
棄很籍乾花最後般蜀人以松黃
為餅甚美

松老香多氣自嚴餘煙物鬱透疎簾須史過盡惟灰
在借問誰收一番炎

美人懶甚裊開扉金作松花挿羅羅幾度低頭疑墮
落青煙已斷未消時

枯萼鱗皴不復豎重重正似半開蓮曾今蕉舍埤爐
見未許邦君畫閣然

黃蠟供炊自一家鏘銖貧富逸矜誇都城爭買方薪
貴却顧松花已自奢

陪毛君遊黃仙觀

李叟仙居仍近市黃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
地未有今時雞犬聲白鶴翻飛終不返黃冠憔悴只
躬耕試從車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次韻王適梅花

江梅似欲競新年照水窺林能愈妍霜重清香渾欲
滴月明素質自生煙未成細實酸猶薄半落南枝意
可憐誰寫江西風物樣徐家舊有數枝傳

次韻王適春雪二首

江南春後寒猶劇細雨風吹作雪花中夜窓扉初見
漾平明草木半低斜潤催江柳排金線光雜山茶點
絳葩老病不堪乘曉出紛紛能使髮增華
春雪飄搖旋不成依稀履跡散空庭山藏複閣猶殘
白日照南峯已半青

毛君惠溫枏荔枝二絕

楚山黃橘彈丸小末識洞庭三寸枏不有風流吳越

容誰令千里送江南

荔子生紅無奈遠陳家曬白到猶難雖無驛騎紅塵
起尚得佳人一笑歡

次韻王適遊真如寺

江上春雨過城中春草深櫻樓市井塵悠悠溪谷心
東郊大愚山自古蒼蘆林微言久不聞墜緒誰當尋
道俗數百人請開海潮音齋罷車馬散方籟俱消沉
新亭面南山積霧開重陰蕭然偶有得懷抱方惜惜
我生米鹽間日被塵垢侵不知山中趣強作山中吟

韻次王適新鷺

好雨纖纖潤客衣新來雙鷺力猶微似嫌春早無人
見故待簾開掠地飛南園花期知不遠中原寒劇不
應歸養雖不怕巢成早記取朝朝為啓扉

官居即事

官局紛紜薄領迷生緣瑣細老農齊偷安旋種十年
木肉食還須五母雞對酒不嘗憐酷榨釣魚無術漫
臨溪此身已分長貧賤執爨縫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遊北園

池塘草生春尚淺桃李飛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
歸燈火尋春畏春晚春風暗度人不知滿園紅白已

離披江南春兩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幾時折花只恐
傷花意攜客就花花定喜落藥飄香翠袖中交柯接
葉燈光裏兩練風柔雪不如精神炫轉影扶疎夜香
飛鷺勝朝日月暗還湏明月珠美人勸我殊非惡明
日雨來無此樂醉歸不用怕山公馬上接羅先倒著

山橙花口號

故鄉寒食茶糜發百和香濃村蔓深漂泊江南春欲
盡山橙髮鬢慰人心

次韻馮弋同年

細雨濛濛江霧昏坐曹聊且免泥奔賣鹽酤酒知同
病一咲何勞賦北門

送王適徐州赴舉

送別江南春兩淫北方誰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燒猶
冷文似朱弦叩愈深萬里同舟寬老病一杯分袂發
悲吟明年榜上看名姓楊柳春風正似今

遊吳氏園

細雨作寒晴便暖好風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
熱紅艷能添醉眼花紫竹暗生岷岫葑山丹強比洛
人家冷渠巧與閑官便申退來遊未覺賒

江州周寺丞夷詠亭

行過廬山不得上淦江城邊一幘帳羨君山下有夷
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
前居手開平湖浸山脚未肯卽與廬山踈道州一去
應嫌遠千里思山亭中見青山長見恐君嫌要須罷
郡歸來看

次韻毛君遊陳氏園

增築園亭木草新損花風雨怨頻頻寶管似欲迎初
暑巧絮猶堪送晚春薄莫出城仍有伴移壺籍草更
無巡歸軒有喜知誰見道上從橫滿醉人

江漲

山中三日兩江水一丈高崩騰沒洲渚淫溢侵蓬蒿
凌晨我有適出門舟自操中厓已易肆下道先容劬
雞犬葦墳家牛羊逾園牢厨薪散流枿困米爲浮糟
卧席不遑卷剝璽仍未縲老弱但坐視閭里將安逃
徙居共擾擾來勢方滔滔嗟余偶同病哀爾爲生勞
晴日愆人願寒風送驚濤藩籬出舊趾羸蚌遺平阜
流窻非擇地艱難理宜遭胡爲苦戚戚一夕生二毛

和子瞻鐵柱杖

截竹爲杖瘦且輕舌墜竹破誤汝行削木爲杖輕且
好道遠木折恐不到閩君鐵杖七尺長色如黑虵氣

如霜提攜但恐汝無力
撞堅過險安能傷柳公
雖老尚強健閉門却掃
不復將知公足力無嶮
阻憐公未有登山侶回
生四海惟一身袖中長
劍為兩人洞庭漫天不
覺過半酣起舞驚鬼神
願公此杖亦如此適意
遨遊日千里歸來倚壁
示時人海外蒼茫空自
記

競渡

史君欲聽榜人謳一夜
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
招屈恨少年爭作弄湖
游長鯨破浪聊堪比小
旆迎風殊未收角勝爭
先非老事凭欄寓目思
悠悠

登郡譙偶見姜應明司馬醉歸

蒼然暮色映樓臺江市
遊人夜未迴何處酒仙
無一事肩輿軒睡過橋
來

送姜司馬

七歲立談明主前江湖
晚節弄漁船誰識城東
老喪馬方知塞上賢生
計未成歸去詠草書時
發醉中顛當年不解看
齋物氣躡如山誰見憐

寄題趙岬承事戲綵堂

春晚安輿遍浙東永嘉
別乘喜無窮橐裝已笑
分諸子吏道何勞問薛
公堂上壽樽諸椽集室
中禪論禩僧通興闌却
返林泉去幕府長留孝
弟風

次韻溫守李鈞晃寄蕙簡毛夫人

梁苑相從簿領中清風
相逐畫船東婆娑江海
凌雲鶴飲啄籠樊失渚
鴻別後丹砂迷舊訣愁
來白髮變衰翁此間詩
老仍勅敵正憶高吟酒
盞空

次韻洞山克文長老

無地容錫卓年來轉覺
貧偶知珠在手一任甌
生塵竄逐非關性顛狂
却甚真此心誰復識試
語洞山人
試院唱酬十一首

戲呈試官呂防

新秋風月正涼天空館
相看學坐禪滿榻詩書
愁病眼隔牆砧杵思高
眠霜飛一葉凋瓊玉風
透雙松奏管絃聞道熊
羆歸亭數侵天關棘漫
森然

次韻呂君豐城賀氣亭

紫氣飛空不自謀誰憐
黽勉匣中晉西山猛獸
橫行甚北海長鯨何日
收星斗不堪供醉舞蛟
龍會看反重湫功成變
化無蹤迹望斷中原百
尺樓

次韻呂君見贈

偶然傾蓋接清言不覺
門前晝漏傳老病低摧
方伏檻壯心堅銳正當
年莫嫌客舍一杯酒試
論灑山三祖禪明日程
文堆几案只應衰懶得
安眠呂前官辭

山

次韻呂君興善寺靜軒

自恨尋山計苦遲年過四十始知非小軒迎客如招
隱野鳥窺人自識機窓外竹深孤鶴下堦前菊秀晚
蜂飛老僧戰勝長幽寂瘦骨緣何未肯肥

觀試進士呈試官

松庭散朝日棘戶啓秋風鷓鴣紛來下旌旗儼未攷
馳詞看倚馬餘送力征鴻逸足誰先到孤標想暗空
晶瑩雙鏡並高下片言公老病方耽睡飛沉一夢中

次前韻

南國號多士幾人洙泗風英材自入轂壞陣不勞攷
文縉山藏豹飛高弋慕鴻蚩妍歸品藻得失付虛空
考行先推本登賢旋奏公期君緩歸轡一醉鹿鳴中

戲呈試官

只隔牆東便是家悄悄還似在天涯客心不耐聽松
雨婦信猶堪飲菊花翦燭看書良寂寞披沙見玉忽
喧譁自慙空館難留客試問姮娥稍駐車

次前韻三首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
倉詩怪我心猶壯細字憐君眼未花
霜落初驚衾篋冷酒酣猶喜咲

言謹歸心知有三秋恨莫學忽忽下坂車

門前溪水似漁家流浪江湖歸未涯
避逅高人來說法支離枯木旋開花
諸生試罷書如積刺絲歸時訟

正譁安得騎鯨從李白試看牛女轉雲車

濁醪能使客忘家屈指歸期已有涯
魚化昨宵鷺細兩鹿鳴它日飲寒花
已諳江上看疏薄莫笑衙前鼓

笛譁太守况兼鄉曲舊會湏投轄止行車

試罷後偶作

重門閉不開烏鳥相呼樂是暉
轉簾影微風響松木喧譁適已定
寂歷方有覺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縛
當時不自悟已過空成作耕耘亦何苦
遊官殊自惡棄彼既已誤就此良應錯
誰能即兩忘隨緣更無作

放榜後次韻毛守見招

飽食安眠愧不材踈簾翠帟幸相陪
深居正厭銀袍亂失喜初聞鐵鎖開
佳句徑蒙探古錦小槽仍報滴新醅
諸人欲見風流伯不用招呼亦自來

送毛滂齋郎

先志承顏善養親束裝騎馬試為臣
酒腸大與渾無敵詩律家傳便出人
擁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漸勞神
歸來一笑湏勤取花發陳吳二月春

燕貢士

泮水生芹藻千旄在俊城乘鸞同變響
革鹿共和鳴
秋晚槐先墮霜多柱向榮清博助勸駕
急管發驪聲
勇銳青衿士淹通白髮生
芬芳雜蘭菊變化等鵝鯨
去日衣冠盛歸時里巷驚
坐中詞賦客愧爾一經明

次韻毛君清居探菊

眼前黃葉畏秋霜
耳畔啼蛩恐夜長
佳節欣聞近黃菊
清商試為奏
伊涼踈狂久
咲謀生拙貧病應憐為
口忙今日共公判一醉
從教人道亦高陽

次韻毛君見贈

江國騷人不耐秋
夜吟清句晚相投
鋒截豈願囊中脫
尾斷終非俎上羞
擇地何年真得意
舖糟是處可同遊
南遷尚有公知我
人事何須更預謀

次韻毛君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
薄官奔馳尚未厭
詩句空多渾漫與
俗緣已重不須添
聲牙向物知難合
踈懶憐公獨未嫌
時聽淵明詠歸去
猶應為我故遲淹

孔平仲著作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
引水新成照水庵
閉口忘言中自飽
安心度日更誰參
簡編闔達穿書蠹
窓戶低回作

蠻貊我亦一軒容
勝住弊裘麤飯有餘甘

送杭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賦中歲
復窮經驥老終知道
劔埋新發劒束裝
鄰里助答策
友朋聽選似臨淄
賁隨風起北冥
雪中洞山黃粟二禪師相訪

雪中山黃粟二禪師相訪

江南氣暖冬未回
北風吹雪真快哉
雪中訪我二大士
試問此雪從何來
君不見六月赤日起
冰雹又不見臘月幽
谷寒花開紛紛然
變化一彈指不妨明
鏡無纖埃

毛國鎮生日二絕

生日元同小趙公
里間相接在還通
惟公日夜歸心切
欲寄此生丹竈中
註謂叔平大趙參政聞道小趙參政趙公善養生故有丹竈之句

聞公歸橐尚空虛
近送楞嚴十卷書
心地本無生滅處
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韻毛君將歸

踈傳思歸不待時
孟軻出畫苦行遲
新詩尚許晉章句
故事誰從問典彝
金馬尚應堪避世
石泉未信可忘飢
不才似我真當去
粟落衡茅隔雍岐

送揚騰山人

揚騰山人

曾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楊夫子歲晚走道邊
夜歸空床卧兩手摩涌泉窻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
渙然發微潤飛上崑崙顛霏霏兩耳露稍稍流丹田
閉目內自視色如黃金妍至陽不獨凝當與絕陰堅
一窮百不遂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
無錢買丹砂遺恨盈塵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韻子瞻與安節夜坐三首

前山積雪暮崢嶸燕坐微聞落瓦聲共對一樽通夜
語相看萬里故鄉情信歸嶺上寒梅遠恨極江南春
草生明日青銅添白髮且須醉睡倒燈檠

少年高論苦崢嶸老學寒蟬不復聲目斷家山空記
路手披禪冊漸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錯婚嫁猶須畢
此生家世讀書難便廢漫留案上鐵燈檠

謫官似我無歸計落第憐渠有屈聲握手天涯同一
笑倚門歲晚不勝情黃岡俯仰成陳迹白首蹉跎畏
後生歸去且安南巷樂莫看歌舞醉長檠

次韻毛君上書求歸未報

白髮憂民帶減圍頻聞慷慨賦將歸近傳道士連三
嚙又悟禪門第一機夜未庵中詩自得日高門外客
來稀此心素定誰能勸祗有丁寧詔莫違

次韻毛君絕句
中池有士閉重關夜發天光走玉環白日對人人不
識幅巾破褐任塵漫

次韻毛君晉別

問天乞得不嘗身屈指人間今幾人魚縱江潭真窟
宅鶴飛松嶺倍精神清風吹兩停歸騎舊圖留花送
晚春自號白雲知有意便從丹竈拂埃塵

送毛君致仕還鄉

古人避世事豈問家有無但言鴻鵠性不受樊籠拘
公家昔盛時阡陌連三衢倉廩濟寒餓婚嫁營羈孤
千金赴高義脫手曾須臾晚爲二十石得不償所遺
撫掌不復言但以文字娛我恨見公遲冊冉垂霜鬚
高吟看落筆劇飲驚倒壺負罪不自知適意忘憂虞
忽聞叩天關言旋故山廬朋友不及謀親戚亦驚呼
人生各有意何暇問俗徒嗟我好奇節嘆公真丈夫
天高片帆遠目斷清風徂惟應東宮保迎笑相携扶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叙

轍幼侍先君聞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晉連
父之元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
惠然來訪自言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

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
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氣定聰明了達對
之悵懷想疇昔作二篇贈之

屈指江西老多言劔外人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
竄逐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又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
歲歷風輪轉禪心海月圓常情計延促無語對潛然

次贈孔平仲著作見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對茅屈清晨屣履過不顧車擊穀
時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儕畏鋒銳兄弟第更馳逐
文成劇翻水賦罷有餘燭連收領底髭未耗脾中肉
飛騰困中路詭勉啄場粟歸來九江上家有十畝竹
一官粗包累萬卷中自足還如白司馬日聽杜鵑哭
我來萬里外命與江波鱗罪重慙故人囊空仰微祿
已為達士笑尚謂愚者福米鹽日草草奔走長碌碌
尺書慰貧病佳句爛珪王多難畏人知胡為強題目
徂年暮桑梓歸念寄鴻鵠但願洗餘愆躬耕江一曲

又

共居天地中大類一間屋惟排出高下何異車轉數

死生本晝夜禍福固倚伏誰令塵垢昏浪與紛華逐
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燭感君探至道勸我減菜肉
虛心有遺味實腹不須粟芬敷謝桃杏清勁比松竹
息微知氣定睡少驗神足胡為嗜一飽坐使百神哭
要知丹砂異不受腥腐觸可林山憐姿自縛斗升祿
君看出世士肯屑世間福與從市井游與眾同碌
不願求冠裳腰金佩鳴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識凡目
恐在廬山中飛翔逐黃鵠試用物色尋應歎紫芝曲

又

百病侵形骸漸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輻輳
忽如冊砂走不受凡火伏前瞻意不遠後躡愈難逐
將炊甌中飯未悟窓下燭聰明役聲形口腹嗜魚肉
塵泥鬚泉井荆棘敗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絲竹
廬山多名緇過客禮自足達觀等存亡世俗強歌哭
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順忍為衾衣供施謝榮祿
真人我自有渡海笑徐福象皆指庸庸自顧非碌碌
愧君詩意厚桃李報瓊玉舉網羅眾禽有獲非一目
喧啾定無用要自取黃鵠君看大方家慎勿留一曲

又

治生非所長兒女驚滿屋作官又迂踈不望載朱轂

因緣罪罟未許即潛伏空餘讀書病日與古人逐
老妻憐眼昏入夜屏燈燭上官念貧窶時節饋醪肉
衰年類蒲柳世事劇麻粟數日望歸田寄語先栽竹
文章亦細事勤苦定何足君詩四相攻欲看守俸哭
愧無卽墨功不解火牛觸自非太學生彫琢事千祿
安心已近道閉口豈非福胡爲調狂詞玉石相落祿
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詩雖云好未免亂心目
奔秋教二人不取志鴻鵠摩詰非不言遺韻寄終曲

陰晴不定簡唐觀秘校并教吳二君五首

積雨春連夏新晴忽復陰江痕漲猶在梅氣潤相侵
蕉紵還須脫圖書漸不禁江南舊風俗愁絕北來心

又

蠶眠初上簇麥熟正磨鎌雲氣重重合江流夜夜添
荐飢人甚因多病我仍蒸欲就橋南宿單衣莫雨露

又

漲江方斷渡小棹信輕生貪賤誰憐汝灑浮空自驚
一官終竊食何計早歸耕忽發騷人恨淒涼久未平

又

西隣豫章客病骨瘦樂樂清夜眠孤枕終朝飽一簞
兩多愁不出謙罷未應餐約我晴相過門前泥欲乾

二子薪中楚相攜泮上游壘壘聊度日爰象又忘憂
寂寞君何病驅馳我自羞何時采芹處末日看鳧鷗

樂城集卷第十一

樂城集卷第十二

詩八十九首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淫雨初乾積潦除。古寺蕭條仍負郭，閑官踈散亦有輿。摘茶戶外蒸黃葉，掘芋林中閒綠蔬。一飽人生真易足，試營茅屋傍僧居。

送高安羅令審禮

一邑憂勞水旱中，牛刀閑暇似無功。政成仍喜新鶯熟，歸去還將舊絮空。清白久聞誇父老，沉埋誰為愬諸公。謫居長恨交游少，悵望肩輿又欲東。

送唐覲

溪上幽居少四隣，西家幸有著書人。經年食菜誰憐瘦，終日題詩自不貧。身在江湖釣竿地，心馳蘭會戰車塵。此行便有飛騰處，笑殺年來老病身。唐君常欲為陝西官，傲然有力名之志。

次韻唐覲送姜應明謁新昌杜簿

夫子雖窮氣浩然，輕簑短笠傲江天。薄遊到處唯耽酒，歸去無心苦問田。洋上講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相從未足還辭去，欲向曹溪更問禪。姜如衡方作嶺之行。

新種芭蕉

芭蕉移種未多時，濯濯芳葢已數圍。畢竟空心何所有，欲傾大葉不勝肥。蕭騷莫雨鳴山樂，狼籍秋霜脫弊衣。堂上幽人觀幼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韻姜應明黃檗山中見寄

番老閑居味更深，此身隨世任浮沉。北窻未厭曲肱卧，西洛能傳擁鼻吟。疋馬徬徨猶寄食，弊裘安樂信無心。我今漂泊還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韻黃大臨秀才見寄

故人聚散霜前葉，往事恥茫風際煙。遊宦一生非有已，隱居萬事不由天。崎嶇檻穽力謀食，嘯傲山林肯計年。賴已將心問盧老，相逢它日笑風顛。

次韻李朝散遊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占幾峯，精廬鬢髮類天宮。三年欲到官為礙，百里相望意自通。無事佛僧何處著，入羣鳥獸不妨同。眼前簿領何時脫，一笑相看丈室中。

又

僧老經時不出山，法堂延客未嘗關。心開寶月嬋娟處，身寄浮雲出没間。休夏巾緝誰與共，迎秋水石不勝閑。近來寄我金剛頌，欲指胷中無所還。

簡學中諸生

泮水秋生藻荇涼
莫窻燈火亂螢光
圖書粗足惟須讀
菽粟才供且自強
羽箭暗催新節物
弦歌不廢近詩章
腐儒最喜南遷後
仍見西雛白鷺行

以密酒送柳真公

床頭釀酒一年餘
氣味全非卓氏墟
送與幽人試嘗看
不應知是百花鬚

次韻柳見答

桂酒無人寄豫章
江西官釀惟豫章景佳
羈愁半落遣誰當
烹煎厓窻真牽強
慙愧山蜂又蓄藏
江上鱸膾橙正熟
山頭吹帽菊初香
漂流異日俱陳迹
笑說過從從想未忘

披仙亭晚飲

落日欲沒多雲煙
南山暝鴉歸北山
樓臺城上半明滅
燈火橋頭初往還
江西八月熱猶在
坐中遷客頭欲班
何時解網聽歸去
黃花白酒踈籬間

余居高安三年每晨入莫出
輒過聖壽訪聽長老謁方子明
浴頭笑語移刻而歸歲月既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
日莫歸爲江北人
禪老未嫌參請數
漁舟空怪往來頻
每煎菜飯分齋鉢
時乞香泉洗

病身世味漸消
婚嫁了幅巾緇褐許相親
次韻子瞻感舊見寄

少年耽世味徘徊不能去
老來悟前非尚愧昔遊處
君才最高峙鶴行鷄羣中
我雖非君對願以兄弟同
結髮皆讀書明月入我牖
縱橫萬餘卷臨紙但揮手
學成竟無用掩卷空自疑
却尋故山友重赴幽居期
秋風送餘熱冉冉如人老
衣裘當及時田廬亦須早
種竹竹生荀種稻稻亦成
浩歌歸來曲曲終有遺聲
次韻和人豐歲

風雨迎寒欲勞農
今年真不負元豐
蓋藏共荷官無擾
眠食安知帝有功
草笠黃冠將蜡祀
羔羊朋酒亦幽風
請君早具躋堂飲
退食委她正自公

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
何必強君者張夫人
身舉十五喪頭上脫笄
珥篋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
松柏鬱蒼蒼親戚不爲助
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
身為尚書郎親死棄不葬
簪裾日翱翔白骨委廬陵
官遊在岐陽一旦有丈夫
軒軒類佯狂相面識心腹
開口言災祥嗟汝平生事
不了令誰當汝身暖絲綿
汝口甘稻梁衣食未嘗廢
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
投身拜其牀

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悛物理久必償
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牆
明年及前期長子憂肝傷一麾守巴峽雙柩還故鄉
弱息雖僅存蹒跚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網目固自張
古事遠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富懲王
加祐未年李士宰官王君事於右扶風其報甚速張夫人南歸人孔惟官常前作詩言其賈遠余同作并言李生事或見以警世云

次煙字韻答黃庭堅

病卧江干鬢帶雪老檢書卷眼生煙貪如陶令仍耽
酒窮似湘纍不問天令弟近應憐廢學大兄昔許叩
延年比聞蔬茹隨僧供相見能容醉後顛曾植州以養姓

東軒長老二絕并叙

始余於官舍營東軒彭城曹君煥子文自浮光訪
余於高安道過黃岡家兄子瞻以詩送之曰君到
高安幾日廻一時杵數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
盛取東軒長老來君過廬山見圓通知慎禪師出
詩示之師嘗與余通書見之欣然明日謂君昨見
黃州詩通夕不寐以一偈繼之曰東軒長老未相
逢却見黃州一信通何用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

事同風吾野人不能數為書君為我誦之而已君
既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廬山至者曰慎師送客出
門還入丈室燕坐而寂君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
二絕其一以答子瞻其二以答慎也

東軒正似虛空樣何處人家龍解盛縱使盛來無著
處雪堂自有老師兄子瞻號樂東坡雪堂
檐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
寂亦無一物可擔廻

題方子明道人東窓

紙窓雲葉淨香篆細煙青客到催茶磨泉聲響石餅
禪關敲每應肝訣問無經贈我刀圭藥年來髮變星
次前韻

迎寄王適

閉門何所事毛髮日青青齒折登山屐塵生貫酒餅
調心開具葉救病讀難經定起無人見寒燈一點星
投竄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氣如烝重來疋馬若何
事歸去飛鴻我未能養氣經年惟脫粟讀書終夜有
寒燈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鯢魚會化鵬

王度支陶挽詞二首

風蹟殊不昧聲名豈偶然長途催駮驥爽氣激鷹鷂

意茂成遺恨松楸卜遠年
婁涼故吏盡誰泣鬣封前

又

京塵昔傾蓋江國見佳城
零落舊冠劍艱難孝弟兄
存亡看世俗意氣憶平生
曉鐸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韻陳師仲主簿見寄

朽株難刻畫枯葉任凋零
舊友頻相問村醪獨未醒
山牙收細茗江實得流萍
頗似申屠子都忘足被刑

寄題江渙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
塵勞坐使將心降
河陽罷後成南圃
彭澤歸來卧北窓
畦畔草生親荷鋤
床頭酒熟自傾缸
因君遣我添歸興
舊有茅茨濯錦江

詠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滿山村
紙被欺毳厚茅簷笑瓦溫
何曾煖去淥有意隔朝暎
底日身無事高眠不出門

又

清霜欺客病乘夜逼窓扉
坐睡依爐暖細聲聞葉飛
蕉絺空滿篋砧杵旋催衣
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覺非

次韻吳厚秀見寄

壯心摧折漸無餘
早歲爲文老不如
豎木求魚知我拙
循窠覓兔笑君踈
清博獨酌夜方半
白髮潛生歲

欲除久恐交親還往絕
床頭猶喜數行書

乾荔支

含露迎風惜不嘗
故將赤日損容光
紅消白瘦香猶在
想見當年十八娘

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首

井底屠酥浸舊方
床頭冬釀壓瓊漿
舊來喜與門前客
終日同爲酒後狂
老大心情今已盡
塵埃鬢髮亦無光
江南留滯歸何日
萬里逢春思故鄉

又

放逐三年未遣回
復驚爆竹起春雷
祈年粗有樽中桂
寄遠仍持嶺上梅
莫笑牛狸抵羊酪
漫將崖蜜代官醅
二君未肯嫌貧病
猶得衰顏一笑開

寄梅仙觀楊智遠道士

道師近在真人峯
欲往見之路無從
去年許我入城市
塵埃暗天待不至
莫往莫來勞我心
道書寄我千黃金
豐衣肉食思慮短
文字滿前看不見
口傳指授要有時
脫去羅網當見之
梅翁漢朝南昌尉
手摩龍鱗言世事
一朝拂衣去不還
身騎白驎騎紅鸞
我今雖復墮塵土
道師何不與我語
它年策足投名山
相逢拍手一破顏

春雪

溫風吹破臘留雪惱新春信逐殘梅到花從半夜勾
旋消微覆瓦狂下亦欺人壓竹時聞落埋萱久未伸
山川濛不辨樓觀洗成新擁褐僧方睡開門客翼頓
塵煙知歲趁履迹笑吾貧畦凍初生韭泥融正賣薪
寒魚爭就山濁酒頗無巡預喜田宜麥繁食餅餌頻

贈石臺問長老二絕 并叙

石臺長老問公本成都吳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
華經字細如黑蟻前後若一將誦之萬遍雖老而
精進不倦脅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來高安以
鄉人相好蓋余懶而好睡見之惕然自警因贈之
二小詩云

法達曾經見老盧半生勤苦一朝虛心遁口誦方無
礙咲把吳鸞細字書 蜀中藏經往往有古仙人吳來
書細書經卷情妙可愛

蒲團布衲一繩床心地虛明睡自亡長伴空中月天
子東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國鎮白雲莊五詠

掬泉軒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
細照屋清銅曉色鮮已放魚蝦嫌跳擲更除蘋藻任

漪澗只應明月中宵下長共禪心相向圓

平溪堂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
井浮觴取意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
未休莫把朱欄強圍遠山家事要清幽

眺遠臺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
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
無垠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濯纓庵

臨池濯足惜泉清纓上無塵且強名橫木為橋便獨
往結茅依鳧類天成往還漸少人誰識窺食無為身
轉輕有似三吳朱處士釣魚誰與話西征

白雲莊偶題

歸去攜家住白雲雲中猿鶴許同羣陶公酒後詩偏
好踈傳金餘客屢醺芒屨潛行逐漁釣壺漿時出勞
耕耘却看人世應微笑未熟黃梁畫夢紛

次韻王適落日江上二首

寒煙暮清江漁唱扁舟上江轉少人家自此知安在
維舟倚藁薄明月獨相向欲曉醉應醒還逐輕鷗颺

又

稍息南市喧初上東山月潛魚忽驚踴飢厲時斷絕
落葉誤投籤繁霜疑積雪苦寒良難久愛此元氣潔

張秀才見寫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經風雨輒凋踈勞君為寫支離
狀異日長看老病初落筆縱橫中自喜賦形深穩妙
無餘偶然掛壁低頭笑俱幼何妨彼亦如

同王適曹煥遊清居院步還所居

身為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尋僧忽忘歸飽食莫攜手
畏人久成性路遠古城後茅茨遠相望鷄犬亦時有
人還市井罷日落猿兔走迴風吹橫煙燒火卷林藪
草深徑漸惡荆棘時掛肘褰裳涉沮洳斜絕汗池口
投荒分岑寂飲側吾自取二君獨何為經歲坐相守
遊從乏車騎飲食厭菘韭周旋未忍棄辛苦亦何負
歸來倚南窓試挹樽中酒笑問黃泥行此味還同否
子瞻謫居齊安自臨臯亭遊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
泥坂謫二君皆新自齊安來故云

次韻王適春兩

久遭客禁往還稀風雨蕭條只自知春色有情猶入
眼客愁無賴巧侵眉山僧寄語收茶日野老留人供
社時久住不須嫌寂寞此間偏與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舉家千萬口黃蠟為糧蜜為酒口銜澗水拾花
鬚沮如滿房何不有山中醉飽誰得知割脾分蜜曾
無遺調和知與酒同法試投麪藥真相宜城中禁酒
如禁盜三百青銅愁杜老先生年來無律錢一斗徑
須囊一倒舖糟不聽漁父言煉蜜深愧仙人傳掉頭
不問辟穀藥忍飢不如長醉眠

次韻講律李司理憲見贈

強將羔鴈聘黃晞破褐疎巾倚夕暉禮律縱橫開卷
盡蓋鹽冷落待賢非日高几案弦歌罷夜求窓扉燈
火微猶喜江邊莫春近舞雩風雨得同歸

次韻王適遊陳氏園

宿兩晴來春已晚寒花飄盡野猶香舞雩便可同沂
上飲襖何妨似洛陽新圃近聞穿沼閣漲江初喜故
舟長年來簿領繁人甚何計相隨入醉鄉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將經作枕頭君家事業太悠悠要湏睡著元非
睡未可昏昏便爾休
龜毛兔角號空虛既被無收豈是無自有真無遍諸
有豈尤何礙也嫌渠

次韻柳真公閑居春日

春寒漸欲減衣綿雨勢冥冥水拍天一局無言消日
求新詩得意許人傳惜花田地應備掃護荀藩籬可
細編好事報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閑眠

次韻王適東軒卽事三首

新竹依牆未出尋牆東桃李却成林池塘草長初饒
夢村落鷓啼恰稱心江蒲船頭朝欲轉泥融履齒莫
尤深閉門憐子成書癖試買村醪相伴斟

眼看東隣五畝花茅簷竹戶野人家過牆每欲隨飛
蝶歸舍誰憐已莫鴉幽客偶來成晚飯野僧何日寄
新茶三年氣味長如此歸計遲遲也自嘉

北園春草徑微微未用頻教翦棘茨蜂陣紛紛初養
蜜鸞巢淺淺欲生兒客情流水蕪山遠歸亭遊絲向
日遲懶病相將渾欲慣賴君索我強裁詩

送李憲司理還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劇緘長嘆息首宿正聞千
黃卷忘憂易青衫行路難歸耕未有計且復調開官
問黃藥長老疾

四大俱非五蘊空身心河岳盡消鎔病根何處容他
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復次煙字韻答黃大臨庭堅見寄二首

水竹避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煙犬豕春米新秋
後麥粒蒸茶欲社天冠蓋只今成棄物衫松它日記
栽年定應笑我勞生在卯睫聞呼衣為顛

十載懷思寤寐間新詩態度北雲煙清風吹我無千
里明月隨人共一天歸去林泉應避暑北征道路恐
經年與君共愧知特鶴養子先依黑栢顛

次韻子瞻臨臯新葺南堂五絕

江聲六月撼長堤雪嶺千重過屋西一葉軒昂方斷
渡南堂蕭散夢寒溪

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華何方道士知人
意投與爐中一粒砂

北牖清風正滿床東坡野菜漫充腸華池自有醞醱
味丈室仍聞薝蔔香

隣人新熟容賒酒故客親留為種蔬住穩不論歸有
日船通何患出無車

客去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墮江煙床頭復有三升
蜜貧困相資恐是天

次韻王適大水

高安昔到歲方閏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

裂長橋斷纜船逃逋漂浮隙穴亂羣蟻奔走沙礫摧
嘉蔬里閭破散兵火後飲食弊陋魚蝦餘投荒豈復
有便地遇災祗復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蜃穴閩年每
與風雷俱漫溝溢怒游蕩傾崖拔木曾須史難豚
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滯留再與茲水會淪
胥未哂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錙銖

贈三蜀能師二絕

得失從來似偶然因師聊復問行年此生竟墮陰陽
數方信修行力未全

旋食江千秋復春歸耕未遂不勝貧憑師細考何年
月可買山田養病身

臨川陳憲大夫挽詞二首

一時冠蓋盛臨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絲初少
味蕭疎翠竹又彌鮮崎嶇處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
偶然天理疎更終不失雍雍今見子孫賢

五月扁舟憶過門哀憐逐客爲招蒐開樽不惜清泉
絮揮汗相看白兩鬢病起清言驚苦瘦歸休尺牘尚
相存秋風灑涕松楸外談笑猶疑對竹軒 公家有
竹軒轍嘗賦詩

次韻知郡賈蕃大夫思歸

江城漂泊最多時邂逅誰令長者期得坎浮槎應有
命投林驚鵠且安枝何年笑語還留客終日勤勞數
問兒鈴閣清虛非此比秋風端興恐非宜

久不作詩呈王適

憐君多病仍經暑笑我微官長坐曹落日東軒談不
足秋風北棹意空勞懶將詞賦占鶻臆頻夢江湖把
蟹鬚筆硯生塵空度日他年何用繼離騷

喜王鞏承事北歸

同罪南遷驚最遠乘流北下喜先歸謂言一笑秋風
後却顧千山驛路非嶺外雲煙隨夢遠江邊魚蟹爲
人肥還家嫁女都無事卧讀詩書畫掩扉

予初到筠卽於酒務庭中種竹四莖杉二本
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
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簷三年慰我病厭厭翦除亂葉風初
好封植孤根筍自添高節不知塵二辱堅姿試待雪
霜露屬君番取障斜日仍記當年此帶漣

和王鞏見寄三首

南還春及秋江湖未云半速此歸路長始悟行日遠
幽憂脫沉痾清夢驚蛟虵行行逢故人笑語雜悲泣

又

江秋北風多歸帆未應駛天寒鴈南向家書空滿紙
契聞幸安平婚嫁須纓珥交遊何為者空復念君至

又

折筆每安心連環非所計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屢廢
懷思樂全老疇昔忘言契丹砂儻已成白首願終惠

復次韻

滕王閣在誰攜手徐孺湖寬可放情楚客解書南國
恨秦箏助發上林鶯繫匏獨負杯中物擁鼻知逢洛
下生問得長鬚添夢想蓬窓燈火達天明近道遺蹟至
中營火然夜而去

孔毅父封君挽詞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封李婦賢詩書中有助蘋藻歲無愆
象服期它日恩封屬此年神傷自不覺弔客問潛然

又

別日笑言重歸來藥餌憂鐘歌掩不試其業亂誰收
恨極憂封在情多攏水稠埋文應自作一一記微猷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聲
裏長與谿山共寂然

溪父起收畱下鯉山翁起賣焙中茶長官亦與人俱
起笑擁黃袖放早衙

九月十一日書事

東墻瘦菊早開花九日金鈿已自嘉黍麥候遲初響
壘米鹽法細未還家潑醅昨夜驚泉涌洗盞今晨聽
婦誇歸採柴重一醉不須怪問日時差

和王適寒夜讀書

久從市井役百事廢不理感君讀書篇惜此寒夜暑
殷勤附燈燭勉就圖史逡巡揖虞夏汗漫馳劉李
斯文家舊物早歲風從事一從某羶腥中棄如弊屣
今夕亦何夕忽如舊遊至終篇再三數推枕不成寐
人生無百年所欲知有幾懸知未必得奔走若趨市
微言寄翰墨開卷入心耳胡為棄不收所逐在難覩

和王適新葺小室

向日堂東一室存竹為窓壁席為門心如白月光長
照氣結丹砂體自溫飯軟莫嫌紅米賤酒香故取潑
醅渾它年一笑同誰說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賈大夫相訪因遊中官僧舍二首

江城寒氣入肌膚得告歸來強自扶五馬獨能尋杜
老一床深愧致文殊體虛正覺身如幻談劇能令病

自無明日出門選擾擾年來真畏酒家壚
東隣脩竹野僧家亂柳枯桑一徑斜逐客慣曾迂短
策使君何事駐高牙蕭條已似連村塢邂逅應客設
晚茶慙愧病夫無氣力隔墻空聽吏兵譁

和王適炙背讀書

少年讀書處寒夜令無火老來百事慵炙背但空坐
眼昏愁細書把卷惟恐卧寒衣補故褐家釀熟新糯
微微窓影斜皎皎雲陰過昏然偶成寐鼻息已無奈
兒童更笑呼書冊正前墜衰懶今自由不復問冬課

同王適賦雪

北風吹雨雨不斷遍滿虛空作飛霞紙窓獨卧不成
眠茅屋無聲時一泫烏鳥錯莫寒未起庭戶空明夜
驚且重樓閣爛生光絕澗連山漫不見夾砌雙杉
洗更碧滿田百草埋應爛城中閉戶無履迹市上孤
堙數晨疊細排玉籍短垂簷暗結輕冰時入研撥灰
有客顧樽俎迹免何人試鷹犬未容行役掃車轍應
有老農歌麥飯一來江城若俄頃四見白花飛面旋
坐看酒甕誰敢嘗歸踏水泥屢成澱年來橋板斷不
屬莫出肩輿足憂患到家昏黑空自咲想婦勤勞每
長歎牀頭有酒未用沽囊裏無錢不勞筭更令雪片

大如手終勝溪瘴長熏眼謁告猶能不出門典衣共
子成高譙

樂城集卷第十二

樂城集第卷十三

詩八十六首

除夜

老去不自覺歲除空一驚深知無得喪久已罷經營
黃卷讀前失清樽借後生何年遂踈懶伏膺任躬耕

種蘭

蘭生幽谷無人識客種東軒遺我香知有清芬能解
穢更憐細葉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早叢倚脩筠午
陰涼欲遣薜蘿共堂下眼前長見楚詞章

上元夜

新春叔積雨明月澹微雲照水踈燈出因風遠樂聞
天涯仍有節人事竟何分賣酒真拘束何時一醉醺

次韻王適元夜二首

燈光欲疑不驚風月色初晴若發蒙羈客不眠詩未
就遊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熠燿相明滅野水芙蓉亂
白紅知欲訪僧同寂寂應憐病懶畏熾

宿雨初乾試火城端居無計半遊行厭看門外繁星
動想見僧窻一點明老罷逢春無樂事夢回孤枕有
鄉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紙家書百鎰輕

王子立與遲等遊陳家園橋敗幾不成行晚

酒務往見之明日雨作偶爾成詠

桃李城東近不遑偶聞花發喜相邀斷橋似欲妨佳
思好雨猶能借此朝隨分開樽依綠草偶然信馬及
餘瓢重來莫道無閑暇紫燕黃鸝日漸嬌

幽蘭花二絕

李徑桃蹊次第開穠香百和襲人來春風欲擅秋風
巧催出幽蘭繼落梅
珍重幽蘭開一枝清香耿耿聽猶疑定應欲較香高
下故取羣芳競發時

胡長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隱居晚拋環堵就安輿生芻忽改蒸嘗
地幽丈空悲講解餘弟子瓊瑤相照耀兒孫松桂共
扶踈我來恨不瞻遺老空怪鄉鄰盡讀書

孫賓叟道人

萬里飄然不繫舟酒壚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換金丹
訣何事惟須一布裘

新橋

六月長橋斷不收朱欄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轉三百
尺鯨背參差十五舟入市樵蘇省絡繹歸家鹽酪免
遲留病夫最與民同喜卯酉忽忽無復憂

曾子宜郡太挽詞二首

族大徽音遠年高福祚多生兒盡龍虎封國裂山河
象服驚初檢理文信不磨送車江郭滿咽絕聽哀歌

又

安輿遍西北丹旆歷江湖存沒終無憾哀榮兩得俱
新封崇馬鬣餘福薦浮圖家法蘋蘩在空堂始一虞

曾子固舍人挽詞

少年漂泊馬光祿末路騫騰朱會稽儒術遠追齊稷
下文詞近北漢京西平生碑版無容繼此日銘詩誰
為題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

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

遍入僧房花照眼細尋芳徑蝶隨行歸時不怕江波
晚新有橋虹水上橫

小檻明窓曾不住閑花芳草遠誰栽但湏匹馬尋幽
勝攜取清樽到處開

又次韻遊小雲居

溪上浮花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絕雲居
小春日陰晴野色明末遠林樾真有道澗沮耕養亦
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談咲老生

次韻秦觀梅花

病夫毛骨日凋槁愁見米鹽惟醉倒忽傳騷客賦寒
梅感物傷春同懊惱江邊不識朔風勁墻頭亦有南
枝早未開素質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鄰家小婦
學閑媚靚粧惟有長眉掃孤芳已與飛霞競結子仍
先百花老苦遭橫笛亂飛英不見遊人醉芳草可憐
物性空自知羞作繁華助茫茫

復次前韻答潛師

隣君古木依巖槁江西飲盡酒彌倒野花幽草亦何
為嶮韻高篇空自惱萬點浮溪輒長歎一枝過嶺仍
誇早拾香不忍遊塵汗嚼蘂更憐真味好道人遇物
心有得瓦竹相敲綠自掃誰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
今思理老妙明精覺昔未識但向閑窓看詩草浮雲
特起烏四飛畢竟安能亂清昊

景福順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語

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仍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
目掉頭不受別鉗槌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
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

盡枕屏

繩床竹簟曲屏風野水遙山霧雨濛長有灘頭釣魚
叟伴人閑卧寂寥中

次韻王適晉別

遠謫勞君兩度行，後將文字試平衡。千時豈為斗升祿，聞道應忘寵辱驚。未了新書誰與讀，重留佳句不勝情。決科事畢知君喜，俗學消磨意自清。

次韻子瞻持來高安相別先寄遲迺遠却寄邁迨過遼

老兄騎驪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連，因之亦夢添丁子。羣兒盡長堪一笑，老馬卧餐何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避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溫純無溫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戶久長真待爾。但令戩戩見頭角，既倒囊空定何耻。家藏萬卷須盡讀，此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書，閉窻莫看江山美。

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迺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遠少壯樂日迫老病苦。丹心變為灰白髮，粲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執耒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荆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攜夜卧困烝糞。未歌唐棣詩，已治芻靈祖。亡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奈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

次韻子瞻留別三首

公來十日坐東軒，手自披雲出朝日。山川滿目竟何有，波浪翻天同一濕。諸門迭出驚異狀，聞道懷歸終舊壁。此行千里隔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

野人性似修行僧，長願幽居近林麓。南遷無計脫簪組，西歸誰為栽松竹。頭上白雲即飛蓋，耳畔清泉當鳴玉。洛川猶是冠蓋林，更願高飛逐黃鶴。

東西南北無住身，竭末封胡四男子。彫鏤不遺治章句，爛漫先令飽文字。踈慵嗟我厲之人生，子夜中唯恐似傳家粗足，不願餘同駕柴車還我里。

次韻子瞻行至奉新見寄

四年候公書，長視飛鴻背。十日晉公談，欲作白蓮會。筠州無可語者在 匏瓜一遭繁，費酒長不在夜歸步。還惟一二體耳 江滑明月照清瀨，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背音倍一樽談笑間，萬事寂寥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礙。何年真耦耕，舉世無此大。

贈醫僧整清二絕

肝後醫方老更精，鬚眉白盡氣彌清。只應救病能無病，豈是平生學養生。

門人又作開堂老，庭檜看成合抱圍。它日浴室歸洗背，回頭還解放光輝。

贈醫僧善正

老怯江邊瘴癘鄉城東時喜到公房歷言五藏如經
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厭遠遊安靖默術因多病更
深長時時為我談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場

食菱

野沼漲清泉烏菱不直錢蟹肥整正滿石破髓初堅
節物秋風早樽壘夜月偏令人思淮上小舫藕如搵

晉滯高安四年有餘忽得信聞當除官真揚
問偶成小詩書于屋壁

數間茅屋又蹉跎四見秋風入薜蘿北棹偶然追厲
羽南公誰復伴漁簑三年賈傅驚吾老九歲劉郎愧
爾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葉弄清波

洪休上人少年讀書以多病出家居泐潭為
馬祖脩塔以三絕句來謁答一首

早除即將少年狂祖塔結緣歸故鄉習氣未消餘業
在逢人依舊琢詩章

勉子瞻失幹子二首

人生本無有衆幻妄聚耳手足非吾親何況妻與子
偶來似可樂強作室家喜忽去未勉悲欣成要矜毀
君家兩歲兒畢竟何自始變化遠初心涕泗劇翻水

又

吾儕近始悟造物聊復試道力竟未完聰明信難恃
破甑不復顧彼無愛甑心棄壁負赤子始驗愛子深
誠知均非我胡為有不能一從三界遊久被百物侵
朝與喜怒交莫與寵辱臨四物皆不勝生死獨未嘗
不經大火燒熟為真黃金棄置父子思長住旃檀林

偶遊大愚見餘杭明雅照師舊識子瞻能言
西湖舊遊將行賦詩送之

五年賣鹽酒勝事不復知城東古道場蕭瑟寒松姿
出遊誠偶爾相逢亦不期西軒吳越僧施擔未多時
言住西湖中巖谷涵清漪却背閭井喧曲盡水石奇
昔年蘇夫子杖履無不之三百六十寺處處題清詩
麋鹿盡相識况乃比丘師辯淨二老人精明吐琉璃
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隨門人几杖立往往聞談詞
風雲一解散變化何不為辯入三昧火印塔長松欹
淨老不復出塵尾清風施蘇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
空存壁間字鬱屈蟠蛟螭知我即兄弟微官此樓連
問何又自苦五斗寧免飢俯首笑不答且爾聊放嬉
我兄次公在我復長康癡及復自為計定知山中宜
但欲畢昏娶每為故人疑君歸漫酒掃野鶴非長羈

將移續溪令

坐着酒壚今五年恩移巖邑稍西還它年貧富隨天
與何日身心聽我閑山粟似奉應自飽蜂糖如土不
須慳仲卿意向桐鄉好身後丞嘗亦此間

約洞山文老夜話

山中十月定多寒繞過開爐便出山堂象又參綠自
熟郡人迎請怪忙還問公勝法須時見要我清談有
夜閑今夕客房應不睡欲隨明月到林間

將之續溪夢中賦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試出步崇岡山轉得幽谷人家餘夕陽
被畦多綠茹堆屋剩黃梁深羨安居樂誰今志四方

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

竄逐深山無友朋性選但有兩三僧共遊渤澥無邊
處扶出須彌最上層未盡俗緣終引去稍暗真際自
虛澄坐令顛老時奔走竊比韓公愧未能

贈方子明道人

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為金世無對此人新術不肯
傳闔戶泥墻畏天戒今子何為與我言人生貧富寧
非大鉢鎚橐籥枉心力壘鹽布褐隨因緣我來江西
晚聞道一言契我心所好靡然正若大虛空平生伎

倆都除掃子言舊事淨慈師未斷有為非淨慈此術
要將救飢耳人人有命何憂飢

回寄聖壽聰老

五年依止白蓮社百度追尋丈室遊睡待磨茶長展
轉病家煎藥久遲番贊公夜宿詩仍作巽老堂成記
許求回首萬緣俱一寡故應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舫漂浮真似葉小蓬低淺僅如巢幽吟但覺山川
走因睡不知風兩交紅飯白醪供醉飽青莢黃菊可
纏包一竿鶴髮它年事萬斛龍驤任見朝

官遊欲學林間鶴每到新年旋疊巢蓬弱龍船聊似
屋漁樵把筆便成交不妨袖裏攜詩卷尚可床頭置
藥包古史欲成身愈困客來未免答譏嘲

寄題孔氏顏樂亭

顏巷久已空顏井固不遷荆榛翳蔓草中有百尺泉
誰復飲此水累飯耕廢田有賢孔氏孫芟夷發清源
廢床見綆刻古甃昏苔痕引瓶注瓢樽千歲忽復然
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獨難口腹不擇味四體不擇安
遇物一皆可孰為我憂患阮生未忘酒嵇生未忘鍛
欲忘富貴樂託物僅自完無託中自得嗟哉彼誠賢

徐孺亭

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松茂不遭
伐堂毀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
西東朝為賓主兩相好一榻掛壁吹清風人生偶合
何必同一朝利盡更相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
可疑心曾比于諫死微子去自古不辦汗與隆我來
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頃照清廟獨
畫徐子遺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堂中

滕王閣

客從筠溪來歌反因一萼忽聞章貢餘泥蕩天水接
風霜出州渚草木見毫末勢奔西山浮聲動古城葉
樓觀却相倚山川互開闔心驚魚龍會目送鳧鴈滅
遙瞻客帆又更悟江流闊使君東魯儒府有徐孺榻
高談對賓旅確論精到骨餘思屬湖山登臨寄遺堞
驕王應笑滕狂客亦憐勃萬錢整一飯千金賣豐碣
豪風相凌蕩俳語終舍斧歐陽文忠公嘗云王初記
文似俳而唐人貴之如此
何事往空長江人來逐飛楫短篇竟蕪陋絕景費彈
壓但當倒罌瓶一醉付江月

次韻道潛南康見寄

一葉追隨魚與龍紅粳白酒幸年豐也知山色遙相

待苦畏君詩欲見攻乘興風帆終日去尋幽蟻後及
春同請君先入開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車浮井歌

結木如巢承之以簣沉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
載兩輪挽而出之漁人謂之車浮此詩所謂汕也
與遲适同作車浮詩

寒魚得汕便為家兩兩方舟載小車謀食旋遭芳餌
誤求安仍值積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盡要令物
莫加身似虛舟任千里世間何處有學宜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風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門樓觀飛翔山斷
際松筠陰翳水來源升堂猿鳥晨窺坐乞食帆檣莫
遶村誰道谿巖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長老惟是
有簡刻石

送章戶掾赴澧州

江船不厭窄船窄始宜行風暴長先過灘頭一倍輕
迎親無惡處祿養勝躬耕澧上春蘭早猶堪孺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莫發鄖陽市曉榜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透廬山首
舟人釋篙笑此是風伯侯杙舟未及深飛沙忽狂走

晴空轉車轂，淥水起岡阜。眾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
 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瀾，歸卧塞窓牖。
 土囊一已從，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恐蛟蜃鬪。
 鼓鍾相轟轟，戍甲互磨叩。雲霓黑旗展，林木萬弩發。
 曳柴眩人心，振旅擁軍後。或為羈雌吟，或作倉兜吼。
 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圍臼。中霄變疑列，飛霰集飛棹。
 簫騷蓬響乾，晃蕩牕光透。堅凝忽成積，澎湃殊未究。
 紵綺鋪前洲，瓊瑰琢遶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
 淵深窺魚鼈，野曠絕鳴雉。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糗。
 寒藿僅盈盃，腊肉不滿豆。弊裘擁衾眠，微火拾薪構。

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岑寂頃未覩。
 一年行將除，茲歲真浪受。朝來陰雲刺，林表紅日漏。
 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縟。兩漿舞夷猶，連峯吐奇秀。
 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空自憐，夢覺定真否。
 春陽著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
 正旦夜夢李士寧，過我談說神怪久之，草草為具，仍以一小詩贈之。

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食未須嫌，歸去蓬壺却無喫。

舟中風雪五絕

北風吹雪密，還稀雪勢漸。多風力微孤，棹獨依銀色。
 界山川絕路，欲安歸。
 晚風起浪作銀山，夜雪爭妍布玉田。風力漸衰波更惡，通宵撼我正安眠。
 擁纜埋蓬不見船，船窗一點莫燈然。幽人未夜歌黃竹，賴有丹砂煖寸田。
 濁醪麩飯不成歡，白浪飛花雪作團。窗外時來一雙鴨，浮沉笑我不禁寒。
 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蕩漾水無蹤。篙師不用匆匆去，遍看廬山羣玉峯。

題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五老高閑不入城，開軒肯就使君迎。坐中莫著閑賓客，物外新成六弟兄。雲氣飄浮衣袂舉，泉流灑落佩環聲。巖然終日俱無語，靜看相看意自明。

書廬山劉顛宮死屋壁一絕

山西舊將本書生，歸老巖間未厭兵。卧聞布水中宵起，錯認邊風萬馬聲。

雕弓掛壁耻言勲，出入樵漁便作羣。五馬親來看射虎，不愁醉尉惱將軍。

角輿已棄躡風，驢舊物仍存楊柳枝。一曲清歌尤近

好五陵故態未全衰

再遊廬山三首

當年五月訪廬山
山翠溪聲寢食間
藤杖復隨春色到
寒泉頗與客心閑
巖頭懸布瓊茶足
峽口驚雷泛蕪慳
待得前村新雨遍
扁舟應復好風還

憶自栖賢夜入城
道邊蘭若一僧迎
偶然不到終遺恨
特地來遊慰昔情
海外聲聞安至此
堂中天鼓為誰鳴
匆匆復向深山去
一壺醞酬飽粟甕

羅浮院有新羅粟

說神火

此山巖谷不知重
赤眼浮圖自一峯
芒屨隨僧踐黃葉
曉光消雪墜長松
石泉試飲先師錫
午飯歸尋下寺鐘
勝處轉多渾恐忘
出山惟見白雲濃

沒陽阻風

鍾陵距池陽相望千里內
江神欺我貧屨作風雨礙
欲投皖公宿三日逢一噫
孤蓬面空山朝食淡無菜
白醪幸餘瀝黃卷漫相對
飢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
焦先近不遠蝸舍聞尚在
區區問養生借我一帆快

張嘉祐

道人何為者陽狂時放言
寶塔昔所構鐵券今尚存
餘韻不可曉漫浪難究悉
孰知彼根源草庵劣容膝

俯仰拳肩跟無食輒行乞
一飽常閉門爾來二十年
未嘗變寒温嗟哉徒然此
意未易言偶來一笑喜
但恐笑我昏

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

漁父漁父水上微風細
雨青篲黃蕩裝衣紅酒白魚
莫歸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歸鴈歸鴈飲啄江南南岸將飛却下盤桓塞北春來
苦寒苦寒苦寒寒苦淅行欲生且住

至池州贈陳鼎秀才

淮陽學舍舊相依常誦曹溪第一機
却到江西心有悟回看過去事皆非
孤舟遠適身如寄二頃躬耕道自肥
欲看齊山君去否關中徒侶近來稀

次韻遲初入宣河

遠客安長道低蓬稱小溪雲添濕帆兩舟滯沒篙泥
草綠耕牛健村深候鳥啼陶翁方作令歸去未成題

次韻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甕壺漿接四鄰有與拄杖試紅塵慣眠林下三竿
日來看城中萬井春世上升沉無限事樽前強健不
貲身經過已足知公政長見車中有老人

次韻侯宣州壘嶂樓雙溪閣長篇

作官如負擔一負當且弛不知息肩處妄問道遠邇
我乘章江流却入宛溪水捨舟陟崔嵬行路極旬已
名都便欲道佳處賴公指仰攀疊嶂高俯閱雙溪美
不悟身乘空但覺風吹耳雲煙變迤邐歌吹聞近市
倦遊得清曠行役有新喜公言頃棟檝斬伐從我始
堰水種蒲蓮開山蒔梅李擁本待成陰養花要食子
遺風楫桓謝及老邀黃綺邦人魚依蒲食客莪在止
春陰迫寒食謂我姑且止嗟余去鄉國屢把刀環視
感公鶴鷺脩憐我鳧鴨庫異邦逢故人寧復固辭理
高談雲漢上爛醉笙歌裏落日盡公歎推挽未應起

初到績溪咏事三日出城南謁二祠遊石照偶
成四小詩呈諸同官一首謂梓潼廟二首謂五王廟三首四首游石照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學催科愧廟神無限青山不容
隱却看黃卷自憐貧兩餘嶺上雲披絮石淺溪頭水
蹙鱗指點縣城如手大門前五柳正搔春

石門南出衆山巔沃壤清溪自一川老令舊諳田事
樂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憐鞭撻終無補早向叢祠乞
有年歸告仇梅省文字麥苗含穗欲蠶眠

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崖翠壁畫杉松故畱石照邀行
客上徹青山最後重

兩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塵容應笑
我年來底事白鬢多

縣中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過芍藥
方盛偶寄小詩

偶來山邑便成家慚愧潘生滿縣花想見清樽檀邊
飲尚畱佳句壁閒誇根株未老年年好艷色方穠日
日加聞道北遊無意味春深河上足風沙

楊主簿日本扇

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風非扇中出問風本何從
風亦不自知當復問大空空若是風穴既自與物同
同物起空性是物非風宗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次韻答人幽蘭

幽花耿耿意羞春紉佩何人香滿身一寸芳心頂自
保長松百尺有爲薪

次韻江法曹山間小酌

高情不奈薄書園行揖青山背見墮綠野逢花將盡
日清樽迫我正閑時簷閒雙鷺欲生子葉底新梅初
滿枝笑殺華陽窮縣令床頭酒盡只頰眉

官舍小池有鷓鴣遺二小雛二首
半畝清池藻荇香一雙鷓鴣競悠揚來從碧澗巢安

在飛過重城毋自將野鳥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釣
魚郎直言愧比奇章者得縣無心更激昂

清池定誰主鷓鴣自來馴知我無傷意憐渠解託身
橋陰棲息穩島外往來頻勿食遊魚子從交長細鱗

次韻答人見寄

對案青山雲氣騰天將隙地養無能牕扉迎暑梅將
溜虛市無人冷欲冰寂默忘言慚社鷺菴悵困睡比
春鷹深知大府容衰病復值年來蠶麥登

次韻答人檻竹

倚倚元自直落落不須扶密節風催展清陰月共鋪
叢長傲霜雪根瘦耻泥塗更種愁無地應須翦碧蘆

樂城集卷第十三

樂城集卷第十四

詩八十五首

次韻王荇推官見寄

可憐衰病孰為媒私喜鄰邦得儁才玉案愧無酬錦
繡木瓜却用報瓊瑰風流似欲傳諸謝格律猶應學
老梅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來人宜

郭尉願惇夫以琳上人書詩為示次韻

勉強冠裳四十餘同官早歲亦山居朝來過我三竿
日袖有幽僧數紙書家住一廛何計反官供五斛未
應無聞渠秋後來相訪脫粟藜羹只自如

次韻汪琛監簿見贈

連宵暑雨氣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澹臺肯相
顧坐令彭澤未能休琴疎不辦彈新曲學廢誰令致
束脩慚愧邑人憐病懶共成清淨勸遲留

周昉畫美人歌

深宮美人百不知飲酒食肉事游嬉彈絲吹竹舞羅
衣曲終對鏡理鬢眉炭然高髻玉釵垂雙鬟窈窕萼
葉微宛轉躑躅從嬰兒倚檀檣皆有姿擁扇執拂
知從誰瘦者飛燕肥玉妃俯仰向背樂且悲九重深
遠安得窺周生執筆心坐馳流傳人間眩心脾飛瓊

小王雲霧幃長風吹開忽見之夢魂清夜那復追
老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為特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尉見訪

偶成三日寒蕪熱知是多聞力未全却問藥王求妙劑
慙非摩詰已虛圓勞公強說脩行漸顧我方為病垢
纏應是床頭有新酒欲邀佳客故留連

病後

一經寒熱攻骸骨正似兵戎過室廬柱木支撐終未
穩筋皮收拾又猶踈芭蕉張王要湏朽雲氣浮游畢
竟虛賴有衣中珠尚在病中點檢亦如如

復病三首

其一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氣初山深足氣瘴俗儉少香蔬
藥亂曾何補心安當自除朝庭閱流落已是

其二

寒作埋冰雪熱攻投火湯今生那有此宿業未應亡
委順一無損力爭徒自傷頽然付一榻是處得清涼

其三

一病五十日後爾當解官不才歸亦樂無食去猶難
颺勉人應笑低徊已意闌舊師摩詰老把卷靜中看

送琳長老還大明山

身老與世疎但有世外緣五年客江西掃軌謝往還
依依二三若示我馬祖禪身心忽明曠不受垢汚纏
偶成江東游欲別空悽然緣散衆亦去飄若風中煙
高安三長老去之甚熟別後文老華陽本荒邑緇素
去湖山曉老與聖壽全老化去
明星懸偶然得老尉舊依育王山璉公善知識不見
十九年我昔未聞道問以所入門告我從信入授我
普眼篇冉冉百尺松起自一寸根南歸髮盡白尺書
今始傳不知鄰邑中乃有門人賢百里走相訪觸熱
汗雨翻懷中出詩卷清絕如斷蟬我適病寒熱氣力
才絲絲空齋默相向欲語不能宣永暇答佳意歸錫
鐙金環空有維摩病愧無維摩言

病退

冷枕單衣小竹床卧聞秋雨滴心涼此間本淨何須
洗是病皆空豈有方示疾維摩元自在放身南嶽離
思量病根欲去真源在昨夜亭遊何有鄉

病後白髮

枯木自少葉不堪經曉霜病添衰髮白梳落細絲長
筋力從凋朽肝心罷激昂勢如秋後雨一度一淒涼
答琳長老寄幽蘭白木黃精三本二絕

其一

谷深不見蘭生處，追逐微風偶得之。解脫清香本無染，更因一嗅識真知。

其二

老僧似識衆生病，又在山中養藥苗。白朮黃精遠相寄，知非象馬費茶調。

次韻侯宣城題疊嶂樓

小邑來時路宣城，最近隣樓臺百年舊。花竹一番新登覽，春深日凝思病後。身何時對樽酒重爲洗埃塵。

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

其一

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腹囊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

其二

百家小邑萬重山，慙愧斯民愛長官。稂稻如雲梨棗熟，暫留聊後爲加餐。

其三

病後濁醪都少味，老來歡意苦無多。臨行寂寞空相對，不作新詩柰客何。

續溪二詠

豁然亭

南省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過雨，青松萬壑正生煙。經秋卧病聞斤響，此日登臨負酒丹。徑請諸君作佳句，壁間題我此詩先。

翠眉亭

誰安雙嶺曲，彎彎翠眉勢。低臨戶牖間，斜擁千畦鋪。潑水稍分八字放，遙山愁霏宿雨峯。巒濕笑卷晴雲草，木閑忽憶故鄉銀。色界舉頭千里見，蒼顏

辭靈惠廟歸迺新興院書其屋壁

來時稻葉針鋒細，去日黃花黍粒麤。久病終慙多厥政，豐年猶喜慰耕夫。青山片片添紅葉，涼水星星照白鬚。東觀校讎非老事，眼昏那復競鉛朱。

郭尉惠古鏡

凜如秋月照虛空，遇水留形處處同。一瞬自成千億月，精神依舊滿胸中。俗言以鏡予人，損已精神，故解之云。

歙縣歲寒堂

檻外甘棠錦繡屏，長松何者擅亭名。浮花過眼無多日，勁節凌寒盡此生。暗長茯苓根自大，旋收金粉氣尤清。長官不用求琴譜，但聽風聲作弄聲。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黑龜赤鳳早逢師白髮蒼顏老不衰丹鼎一凡深自
祕紫芝三葉却先知煙薰晴日雲容薄色凝秋霜玉
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盡艾荆棘種交梨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其一

稽古堯無作勤邦禹有攻政新天地力事改漢唐風
禮樂寰中盛梯航海外通華封徒有誦龍御忽乘空

其二

承平終不虛付託重艱難統接神孫正人依聖母安
橋山封劍佩原廟見衣冠萬國纏哀慮高陽檜相寒

其三

取士忘疎賤量書廢寢興芻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
日角依稀想堯言涕泗稱龍髯遠莫及零淚凍成冰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
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漂渺可愛遂以小舟
遊之作二絕

其一

扁舟忽草出山來慚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
恨亭中飛楫定誰催

其二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
錄從今學取袖僧閑

沂湖二首

其一

潮來海若一長呼潮去蕭條一吸餘初見千艘委泥
土忽浮萬斛沂空虛映山少避會非久借勢前行却
自如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時使氣定龍蹊

其二

疋練縈回出海門黃泥先變碧波渾初來似欲傾滄
海正滿真能倒百源沅枿飛騰竟何在扁舟聃晚久
仍存自慚不作山林計來往終隨萬物奔

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為老
計晚將亭榭付隣家為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遊空
嘆嗟猶有東牟舊詩養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君舊輔
顯以貧故驚之矣

張揚山人即昔所謂惠思師也余舊識之於

京師忽來相訪茫然不復省徐自言其故戲

作二小詩贈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變化定難知故人相見不相

識空怪解吟無本詩

聽誦長江近章句喜逢澄觀已冠巾醉吟揮弄清湖水誰信從前戒律人

次韻子瞻送楊傑主客奉詔同高麗僧遊錢塘

人言長安遠如日三韓住虞朝日赤飛帆走馬入齊梁却渡吳江食吳橘玉門萬里唯言九行人淚墮陽關酒佛法西來到此間遍滿曾如屈伸手出家王子身心虛飄然渡海如過渠遠來欲見傾盆兩屬國真逢戴角魚至人無心亦無法一物不見誰為敵東海東遣定有無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龍井辯才法師三絕 井叙

輒自績溪蒙恩召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兄子瞻以書告曰不如道歛溪過錢塘一觀老兄遺迹輒用其言既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遊上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見乃作一小詩以寄之

我兄教我過東吳遺墨山間無處無忽報冬潮催出堰俗綠深重道心麈

山色青冥葉未紅湖光凝碧曉無風行窮上下兩天空望斷南山龍井龍

井水中藏東海魚側盆翻雨洗凡夫隔山欲共公相見莫道從來一滴無

元絳參政挽詞

吳越朝天功在民當年卿相亦仁人曾孫終與元豐政故老猶知異代因吏治清明開白日文詞俊發吐青春鄴都從事堂中客涕灑高原楮子新

過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氣坐生風徐扣方知學有功應奉讀書無復忘虞翻忤物自甘窮埋根射策又彌奮投老為邦悍莫攻墳木未須驚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年中庸今已老夫

將遊金山寄元長老

龕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元老見訪留坐具而去戲作一絕調之

石霜舊衲裴休笏坐具只今君自留留放書房還會否受降曾不費戈矛

元老和示小詩自謂非戰之罪復作一絕弁

坐具還之

請君却領彌天具不欲終收陷虎名莫道昏沉非戰

罪何如不戰屈人兵

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

絕句贈之又番書邀輒同作遂以一絕繼之

遠老陶翁好弟兄虎溪溪廬阜又逢迎何須更要經平

子清議從來貴士衡

高郵贈別杜介供奉

淮南魚米年年賤直便歸休無俸錢錦背圖書何益

事塵生弦箏正參禪逢人未廢一樽酒送客長隨千

里船上得如君自在不須開府事開邊幾先去年

贈至高郵今年復番此相別

答王定國問疾

五年竄南荒頑質不伏病吸清吐濁穢氣練骨隨勁

澹然久忘歸寂寂就遐弄國恩念流落牽挽界隣境

舟沂長江藤鞋過重嶺峽深萬蘿惡山峻崖石橫

台夏初發氣霧秋愈盛松蘿食有時豚羔詎曾省

開訟抵入日晏鶯舌競肝脾得寒熱冰炭迫晨暝

醫固空踈蠻硯刺麓猛老妻但坐哭遺語未肯聽

子亦在床一卧昏不醒思歸未可得即死付前定

如性終在冉冉歲將冷筋骸稍輕安冠服強披整

方厭岑木日食禁膠茗髮衰亂隨柳骨瘦空看影

簿書勉復親環玦非所請馬老固伏櫪槎流舊安井

凌兢就輕車邂逅出脩綆此生誠夢幻俛仰成平麋

故人在新詩萬里慰孤耿賞音我非曠斷鼻君真郢

南遷昔所同卧疾今亦並遠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

歸舟正飄兀齋舍念清淨作書附鴻翼去路瞻斗柄

開水漸安流吳音未全正一樽對清言及此冬夜水

和子瞻次孫覺諫議韻題邵伯間上斗野亭

見寄

扁舟未遽解坐待兩闌平濁水汗人思野寺為我清

昔遊有遺味枯墨存高覺故人獨末來一樽誰與傾

北風吹微雲莫寒依月生前望邦溝路却指鐵甕城

茅簷卜茲地江水供晨烹試問東坡翁畢老幾此行

奔馳力不足隱約性自明早為歸耕計免慙老僧祭

僧祭斗野主人也子瞻將卜居册賜茶山下此亭正當歸路故云尔

次韻子瞻題泗州監倉東軒二首

苟與嫻嫻渡浮梁吏隱知君寄一倉十里遊看飛阜

蓋小軒相對有壺漿清宵往往投車轄末日霏霏散

篆香留滯淮南久仍樂莫年何意復為郎

萬斛塵飛日為靈無心退食自成齋梅生紅粟初迎

臘魚躍銀刀正出淮卧病空看帆度磧誦詩猶記雪

填塔夾河南北俱形勝且借高城作兩崖

荅顏復園傳

歲晚河水留畫船一軒脩竹喜蕭然詩詞溫厚新成
格道論精微近入禪病後不勝清醕醖別時仍得舊
書傳欲成古史須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韻王定民宣德

彭城寺壁看詩來顏氏瓢樽偶共聞茅屋未完先鑿
沼竹林成後想宜梅新詩妙絕難爲繼高論微低得
共陪第一詞人生不識茲行尚喜揖君才

河水

扁舟多艱虞與我平日類初乘滂洋流旋涉凍淺地
日西陰風作夜半流漸至悄然孤寂枕覺此凝冽氣
河聲噤不喧燈花結後墜忽來觸舟去聲與裂帛似
平明發窓扉吏卒疆未起奔騰陣馬過洶湧晴雲駛
紛紛散環袂卷卷浮席被匪流忽騰蹙曲岸相撐抵
歌危起丘山汗漫接州止連艘恣凌軀千槌競紛委
剛強初悍頑潰散終被靡掃除就虛曠沿沂弄清此
我行無疾除乘流得坎止偶然迫還期愧此墮十指
陰陽有定數開塞亦常理窮冬治丹行嗟此豈天意

復賦河水四絕

客心凜凜怯寒水擁褐無言夜漏深河伯似知歸意
速風號西北故相禁

春來歸夢劇飛鳧夜半流漸擁舳櫓似勝去年彭蠡
口雪封廬岳浪翻湖

朝來縣令借長船仍遣千夫上下牽不惜瓊瑤分衆
手貪看雲片滿河埂

輕紉破碎珮環流顛倒銜鳴亂觸舟解縛投篙曾不
顧不知何處擁汀洲

河水稍解喜呈王適歸

晉滯江湖白髮生西歸猶苦凍崢嶸春風未到冰先
解河水初深船自輕去國偶然經畫夢逢人稍欲問
都城羈鴻共有成行喜雙鯉應將尺素迎

河水復結復次前韻

嶼嶠河水散復生徂年近已失崢嶸身晉短舫厭厭
睡目送飛鴻一一輕引綽低徊疑上坂打凌甚苦辛
攻城東風憐我歸心速稍變楊梢百里迎

題南都留守妙峯亭欲

我登妙峯亭欲訪德雲師春陽被原野雅澗含流漸
未復桃李色稍增松桂姿予夫東來櫓舟冉將安之
萬物委天運此身免奔馳悵然懷舊遊一丘覆茅茨

清冷又沮如文雅空頽墮提攜二子醉倒春風吹
不見妙峯處安知德雲期南遷久忘友有獲空自知
歸來覽新構恍然發深思遠行極南海此地初不移
酌我一斗酒盡公終日嬉德雲非公歟相對欲無詞

次韻發運路昌衡淮南見山堂

疊石初成得賜環未應苦辭上蒼顏據鞍華岳旌旄
裏回首准山夢想間烽火日傳西塞靜丘陵應伴壯
心閑終南太白皆公有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議歸蜀中

岷山招我早歸來劍閣橫空未易回北叟忽驚題馱
晚西轅欲及海棠開避仇臧客新耕來因亂詩翁著
酒杯但愛江山無一事為言父老莫相猜

後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掖垣初罷斧斤響棟宇猶聞松桂香江海覽來俱野
客雲霄並直愧華堂月明似與人煙遠風細微聞禁
漏長諫草未成眠未穩始知天上極清涼
射策當年偶一時對床夜雨失前期廬間還住無多
地夢裏追尋亦自疑螭墨屢乾朝已久囊封希上出
循遲茅簷半破松筠老歸念蕭然欲語誰

次韻子瞻送陳睦龍圖出守潭州

海上石橋餘折棟大舶記君過鐵甕東行萬里若乘
空老蜃長鯨應入鞆波搖風卷卧不起免教髀肉鞍
磨痛歸來過我話艱苦驚汗津津尚流汞海涯風物
畫成圖錯落天吳蕪紫鳳至今想象隔人事往往風
濤吹畫夢長沙欲往厭飛楫幸有千兵作迎送文章
清逸世少比科第崢嶸聲自重遠行屢屈衆所歎出
祖誰攀車故動明朝鼓角背王城莫聽單于吹曉弄
子雍其使三韓難晤在南
都見奉往返故此詩言之

送千之姪西歸

京洛東遊歲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夢中助我生池
草別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成家憐汝在風流似舊慰
人心便將格律傳諸弟王謝諸人無古今

駕幸親賢宅贈隨駕諸公

日日南風夜氣煩一聲鳴蹕萬人看禁溝飛水清黃
道涼殿分冰遍從官急雨未成昏觀闕微颯稍覺泛
和鑿相看揮汗塵埃暴散髮何人舊不冠

次韻子瞻飲道者院池上

兩氣涼侵殿河流滲入池黃梁瀟魚子白酒瀉鵝兒
風細初生袖塵清兔汗眉郊行不意得拂壁看題詩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絕

裘葛終年累已輕薄蕉如霧氣充清應知浣濯衣稜
敗少助晨趨萃蔡聲

燈籠白葛扇裁純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雙蕉縫直
撥都人渾作道人看

次韻朱光庭司諫喜雨

焦枯連夏火洗濯待秋霖郡邑溝渠淨郊原黍豆深
流膏侵地軸晴意動風琴誰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次韻光庭省中書事

放浪江湖又慵慵安排誰置從官中龕踈空與廷和
對開納初還正觀風二鄙兵銷真帝力四方兩足自
天功特將一勺傾滄海漫使人知達四聰

送張恕朝奉南京簽判二首

楚蟹吳柑初著霜梁園官酒試羔羊老如計相非無
齒清似留候未却糧杖屨稍通賓客過殺蔬要遣子
孫嘗詔書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紱郎

朱紱寒家罷倚門晉都無事最宜親下車趨走驚隣
舍決獄平反慰老人相見只今多邂逅舊遊他日半
埃塵何年重起扁舟興會作東湖十日賓

送賈訥朝奉通判眉州

歸念長依落日邊壺幾今見逆新官聲傳已覺謳歌

適身到前知政令寬民病賢人來已暮特平蜀道木
無難明年我欲脩桑梓為賞庭前荔子丹眉州有荔枝

二林

次韻黃度堅學士性毛筆

不悟身邊一斗紅聖賢隨世亦時中何人知有中書
巧縛送能書陳孟公

李誠之待制挽詞二首

脫遺章句事經綸滿腹龍蛇自屈伸南駕威聲傳絕
域西征舊恨失姦臣空晉諫疏驚頽靡終託詩詞話
苦辛直氣如雲未應盡一雙嗣子亦麒麟

濟南風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車談笑樽前伏齊
虜旌旗門外聽除書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歸來便
種蔬淚落西堂歌酒地杉松空見歲寒餘

司馬溫公挽詞四首

白髮三朝舊青山一布衾封章晉帝所德澤在人心
未起謳吟切來歸故託深楊公不久住天意定難忱

又

決策傳賢際危言變法初紛紛看往事一一驗遺書
富貴終何有清貧只自如西州不忍過行哭便回車

又

區區非為已懇懇欲亡生力盡心終在身忘勢亦成
遺民拋劍戟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傳漢相名

又

少年真指淺射策本麓踈欲廣忠言地先收衆棄餘
流離見更化邂逅捧除書趙孟終知厥他人恐馬子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與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魚中年雲雨散各異澗谷居
客舍復相從語極長秋歎青衫奉朝謁白髮驚晨梳
百年不堪把一樽歡有餘清言我未厭昨夜聞除書
淮南早已久疲民食田藹話發上供米仍疏古邗渠
要湏賢使君均此積歲儲徑乘兩犖去不特五馬車
別離難重陳勞徠不可徐政成得召節歲晚當歸歟

送王震給事知蔡州

朝廷入忘返冠蓋如雲屯賈哉貴公子獨以民社言
西臺出命書落筆波濤翻東臺典封駁坐惜日月奔
試劇得上蔡高卧強東藩早歲獨多麥時雨如傾盆
鈴軒省鞭扶幕府多壺博逡巡文字樂斥去簿領煩
賜環行當至坐席恐未温三槐日成陰富貴屬曾孫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滿腹貯精神觸手會眾理一廡十五年直坐才多爾

我昔遊宋城憶始識君子簿書填丘山賓客亂蜂蟻
出尋城下宅屢發床前履清談如錫木落骨紛相委
解願自有樂置酒姑且止邊巡破黃封婉婉歌皓齒
風高熊正白霜落蟹初紫夜闌意未厭河斜客忘起
歸來笑僮僕熱醉未曾爾江湖一流蕩歡意日頽弛
西還經舊遊相逢值新喜詔催西州牧門有朱轡柅
都城稅不住山賊近方侈提刀索崖谷援桴動閭里
是家百無與王事非有已何日却休官復飲梁王市

送魯有開中大知洛州次子瞻韻

仲連雖不仕而非綺與園逡巡笑談間獲解戰鬪繫
子敬識二孫長揖鼓擊喧意氣感周郎振策起江村
二賢繼英風千載為高門曾孫事仁祖風義夙所敦
臺閣餘故事父老稱遺言白髮識公子十載友元昆
娑娑久不試俛仰色逾温五馬忽嘶鳴朱輪夾征軒
旌旄隔河至部曲幾人存銅虎不可留芻狗行當燔
秋潦決河防遺黎化驚魂憂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
西城叩門別南風吹帽纒嗟我限出謁未敢逾短垣
新晴水尚壯想見民驚奔安得萬丈堤止此百里潭
姑爾放一境誰當理其源百聞貴一見尺書為我論
樂城集卷第十四

藥城集卷第十五

詩八十五首

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
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况當國西拜形勝古來多
崑渠湧北郭華岳垂東阿差虜昔未平驛騎如飛梭
間謀時出沒關梁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麥禾
魏絳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
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未用勤催科
諸孤寄吳越食口如鴈鷺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韻李曼朝散得郡西歸晉別二首

風波定後得西歸烏鵲喧呼里巷知未熟黃梁驚破
夢相看白髮信乘危脉肩尚有冬深味盞器應逢市
合時父老為公晉臘酒不須猶唱式微詩

懷印徙行尚故衣邱中掾史見猶疑千人上塚鄉關
動五馬行春兩澤隨醉裏墜車初未覺道中破甑復
誰悲西行漫遣親朋喜早賦陶翁歸去詩

送程建用宣德西歸

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荆艱難奉老母弦歌教諸生
黎簷飽減獲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

我親本知道家有月且評邊巡戶牖間時聞歎息聲
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
它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
松阡映天末苦淚綠冠纓子親八十五嶙然老人星
安輿及祿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耳與輕
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
歸來歲云莫手奉屠蘇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
君昔嘗例君與弊廬東面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如
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悅仰三十年笑因君而
歸作詩言之
不義漸流

次韻子瞻杜介供奉送魚

天街雪霽初通駟禁籬米開漸躍魚十尾煩君穿細
柳一杯勸我老青蔬寒構獨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
用書江海歸來叨禁近空令同巷往來疎

次韻子瞻招王蓮朝請晚飲

矯矯公孫才不貧白駒衝雪喜新春忽過銀闕迷歸
路誤認理臺尋故人訪我不嫌泥正滑晉君深愧酒
非醇歸時九陌鋪寒月清絕空教僕御驥

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書翠石古木老僧謂

之懋寂園題其後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堪未

足更叙前世杜陵詩

王君既宜徵挽詞三首

妙年叔買傳白首貴王陽志氣文章在功名歲月長
遺孫依舊德故吏滿諸方河朔三持節斯民定不忘

又

謫墮神仙侶飛翔鸞鳳姿舊逢黃石老陰許赤松期
歷歷僧伽記申申郵傳詞翻然歸海嶠無復世人知

公少年過泗州於僧伽塔中見一老僧謂公曰味祖
墓有白虎首君當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見
吾愛其非是釋之問其所從來則山中隱者也以其
遺我四服此藥可以終天年而無病且詢我實隱
臣今于方且貴慎勿答辱道人公終身用其言轉佐

見公於大名觀
見公言之
從軍在河上仗鉞喜公來幕府方閑暇歌鍾得縱陪
它年老賓佐過國泣樓臺猶有墳碑在仍令故客開

今權寓安公厚卿音并職同在
幕府公家方求厚卿作墓碑
送杜介歸揚州

揚州繁麗非前世城郭蕭條却古風尚有花畦春雨
後不妨水調月明中東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
屬翁渭洛放船經月事急先鴉鴉送芳叢

次韻子瞻與鄧聖求承旨同直翰苑懷武昌
西山舊遊

我遊齊安十日回東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亂流入樊
口山雨未止淫黃梅寒溪聞有古精舍相與推挽登
催嵬山深縣令喜客至寺荒蔓草生經臺黃鶴白酒
得野餽藤床竹簟無纖埃可憐遷客畏人見共怪青
山誰為堆行驚晚照催出谷中止亂石傾餘壘古今
相望兩合尹謂元結弄文詞灑落千山隈野人豈復
識遺趣過客時為剡蒼苔五年留滯屐齒秃一朝揮
手船頭開玉堂却憶昔遊處笑問五柳應彫摧滿朝
文士蚤貴達馮凌霄漢乘風雷入叅祕殿出華省何
曾著足空山來漂流邂逅覽遺躅耳中尚有江聲哀

送楊孟容朝奉西歸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遷五十復還朝白髮正紛然
故人從西來鞍馬何聯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猶生全
別離多憂患夢覺非因綠惟餘歸耕計粗有山下田
又廢太倉粟空愧鄉黨賢老兄富治行令德齊高年
幸此民事清未厭軍壘偏父老攜壺兼稚子迎道邊
應有故相識問我何當旋君恩閑衰病歸駕行將鞭

次韻孔武仲學士見贈

羨君耽讀書日夜論今古雖復在家人不見釋手處
意求五車盡未惜雙目苦蓬萊倚霄漢簡門充棟宇

學成擅國倉筆落走風雨破籠閉野鶴短草藏文虎
鬢鬚忽半白兒女無復乳知君不能薦愧我終何補
偶來相就談日落久未去歸鞍得新詩佳句爛如組
古風棄彫琢遺味比樂府且復調墳麓冷然五音舉

送家定國朝奉西歸

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老去髮垂素隱居山更青
退翁聯科第俯仰三十齡仕官守鄉國出入奉家庭
鵠鷺性本靜芷蘭深自馨新詩得高趣衆耳昏未聽
笑我老憂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強包裹齒髮坐彫零
晚春首歸路朱轡照長亭縣令迎使君綵服導輜駟
長歎或垂涕平反知有合此樂我已亡雖達終不寧

次韻劉貢父省上示同會二首

流落江湖東復西歸來未洗足間泥偶隨鵬翼培風
上時得衙香滿袖攜落筆逡巡看儻直醉吟清絕許
分題相望魯衛雖兄弟終畏鄰封大國齊
掖垣不復限東西賓客來衝霧兩泥白酒黃封開歛
甌朱纓青籠落提攜五花愧我連書判三道高君免
試題誰遣松蒿同一谷凌雲他日恐難齊

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

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
瓦釜枵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肯分餘
光大孔奮飛自南鄉聯翮羣鴈相追翔渠家冠蓋充
堂堂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東今年送君使河北連年東北少安
居慷慨憐君色自得河流西決不入土千里汗漫被
原隰壯夫奔亡老雅死粟麥無苗安取食君憂臣辱
自古然自踧過門三不入忠誠一發鬼神輔心念既
通謀計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收蛟蜃泣二年
歸國未爲久故舊相看髮猶黑成功豈在延世下好
勇真令腐儒服此時爲國頌河平當使君名長不沒

席上再送

人言虎頭癡湧作河朔遊黃河六七月不辨馬與牛
單車徑北渡橫身障西流虎頭亦不癡志在萬戶侯
倘伴歷三邊歸借坐上籌腰垂黃金印不受白髮羞
此計雖落落但問有志不臨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韻孔文仲舍人醜醜

蒼地凍不死輕素暖仍歸落葉時吹面繁香自撲幃
光疑真照夜枝軟或牽衣似厭風靈苦應思霖雨霏

開樽迎最盛掃地見初稀賴有清陰在金波肯發揮
送錢承制赴廣東都監

家聲遠繼河西守遊宦多便嶺外官南海無波開闕
舸北堂多暇得羞蘭忽聞常棣歌離索應寄寒梅報
好安它日扁舟定歸計仍將犀玉付江滸

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一二日扈從二首

萬人齊仗足聲勻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謹呼通老
樨從官雜選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
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誤占辛農家常以辛深則麥熟今年正月八日得辛而雨不晴應駕未出一日初得雷雨麥始有望

衣冠雙日欵蓬萊簾脫瓊鈎扇不開清曉連驚三殿
啓翠華遙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黃蓋瑞霧霏霏著
禁槐千雨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迴是日內外景氣如騰三宮肅然雅稱不言而化諸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再和

病起江南力未勻強將冠劍拂埃塵木雞自笑直無
用芻狗何勞収已陳行從鑿旗風日細側聽廟樂管
絃新誰知四載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
宸心惻惻念汗萊南籜西池閉不開長樂鳴鞭千乘
出顛成薦噫萬方來從臣暗泣新宮柳父老行依輦

路槐雙闕影斜朱戶啓都人番看駕車回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中直宿

還家未暇拂塵衣攜被重來赴落暉省戶鳴騶久分
散官槐栖鷓共翻飛周廡見月風靈靜斜漢橫空星
斗稀多病心身怯清禁故山依約夢西歸

次韻貢父子開直宿

擲簡揮毫氣吐虹興餘庭藥詠殘紅今宵文字知無
幾軒帷簾中笑二公

去年冬輒以起居郎入侍適英講不逾時遷

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

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適英肅肅曉霜清玉宇特聞稿葉零風過都城吹廣
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銅餅灑遍不勝寒雨點勾圓凍未乾回首瞻曦朝日

上槐龍對舞覆衣冠述英前有雙槐甚高而行葉拂地狀若龍故諸官進對其下

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

聖欲泣龍解吐復吞獻昔幸制策坐於崇政西廡益遲失之比也是日晚仁皇自延

初步入崇政過可試授

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

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次韻張問給事喜雨

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趁時青覆壠，池塘流潤渌先文。兩官尚廢清晨集，中禁初消未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韻宋搆朝請歸守彭城

得郡迎親願不違，書來無復寄當歸。馬馳未覺西南遠，鳥哺何辭日夜飛。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復訟珉稀。平反聞道加飡飯，五袴應須換破衣。

次韻劉貢父西掖種竹

竹迷誰定知迷否，趁取滂沱好雨初。我向鳳池吹律處，斷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疎。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仲馮方辨貢於此

次韻劉貢父省中獨直

簾深巧為隔朝暎，竹密時能引雀喧。朝罷宿醒還續夢，靜中諸妄稍歸根。坐曹聞道仍分省，出沐誰當與並軒。竹簟茅簷它日事，重因遺詠記君恩。

得告家居次韻貢父見寄

君恩賜告許歸來，兩後中庭有綠苔。起問日高三丈久，卧聞車過九門開。泥封連日傳新語，腕脫知君有

軼才叶八二爾多，待得晴乾追後乘。未應塵土熱如灰。

黃幾道郎中同年挽詞二首

温恭天賦此心良，惠愛人知政術長。井水無波任餅硬，牛刀投隙應官商。分符出逾名城守，攜被歸從華省郎。不到汝陰遺恨遠，坐令湖水減清光。

早歲相從能幾時，淮陽花發正游嬉。鳴弓雙相人如堵，席地滄浪柳作帷。十載舊遊真是夢，一時佳客尚存誰。遙聞奔日車，千兩清酒縣中寄。一悲道相遇於陳陳字張聖民相與游從甚密連今將三十年當時賓客在者少夫而幾道復托去言之懷慨無已

和王定國寄劉貢父

度嶺當年惜遠行，過淮今日似前生。留連秋思江侵海，搖蕩春心花滿城。欲寄尺書慵把筆，偶聞佳句獨含情。何時復看清虛會，醉聽繁箏促柱聲。

故濮陽太守贈光祿大夫王君王路詞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風芝蘭託庭戶。鸞鶴峙椅桐，結客賢豪際傾財。緩急中悲傷聞故老，淪謝未衰翁

又

吳中試良守濮上繼嘉肇平賦，權家恨獨租盜俗清。家貧久未葬，身去獨晉名。天報多男子，終存好弟兄。

韓幹三馬

老馬側立鬣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爭
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先已動心
先馳僕夫旋作奔伏想右手正控黃金羈雄姿駿發
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圍人頓鬱屹山立未聽决
驟爭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
韓幹宜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
欲識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

書郭熙橫卷

鳳閣鸞臺十二屏屏上郭熙題姓名崩崖斷壑人不
到枯松野葛相欹傾黃散給舍多肉食食罷起愛飛
泉清皆言古人不復見不知北門待詔白髮垂冠纓
袖中短軸纔半幅慘澹百里山川橫巖頭古寺擁雲
木沙尾漁舟浮晚晴遙山可見不知處落霞斷厖俱
微明十年江海興不淺滿帆風雨通宵行投篙秣找
便止宿買魚沽酒相逢迎歸來朝中亦何有包裹觀
闕圖重城日高因睡心有適夢中特作東南征眼前
欲擬要真物拂拭束絹付與汾陽生

題王生畫三蠶蜻蜒二首

飢蠶未得食宛轉不自持食蠶聲如兩但食無復知

老蠶不復食嬌首有所思君畫三蠶意還知使者誰
又

蜻蜒飛翾翾向空無所著忽然逢飛蚊險爾飢火作
一飽困竹稍凝然反冥冥若無飢渴患何貴一筆樂
贈寫真李道士

君不見景靈六殿圖功臣建賢大羽東西陳能令將
相長在世自古獨有曹將軍高李師掉頭笑自言
弄筆通前身百年遺像誰復識滿朝冠劍多備人據
鞍一見心有得臨牕相對疑通神十年江海鬢半脫
歸來俛仰慚簪紳一揮七尺倚牆立客來顧我誠似
君金章紫綬本非有綠簔黃菊甘長貧如何畫作白
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次韻子瞻題郭熙平遠二絕

亂山無盡水無邊田舍漁家共一川行過江南識天
巧臨窻開卷兩茫然
斷雲斜日不勝秋付與騷人滿目愁父老如今亦才
思一蓑風雨釣槎頭

次韻錢臨待制秋懷

壯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懷不堪七那用日食萬
朝陽淨塗潦白露露草蔓夾衣搜故褚酒債積新券

狙猿便林數冠帶愁檻園夢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飯
歸心久已爾佳句聊復勤近聞洮東將開出邊馬健
禪王坐受縛右袂行將獻念此愧無功歸歎適吾願

宿榮陽寧氏園

喧卑背城市曠蕩臨溪水車流沂絕壁河潤及桃李
居人有佳思過客得新喜中橋一回顧欲入迷所自

榮陽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序

榮陽大海院高齋石像二高不數十而姿製甚妙

唐高祖爲鄭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疇之卽愈

因各爲一碑刻彌勒佛且記其事至今皆在元祐

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過而觀焉作小詩以授院

僧

誰言膚寸像勝力妙人天欲療衆生病陰扶濟世賢
身微須覆護眼爭照幾先豈爲成功報循應歷劫緣

次韻劉貢父從駕

一經空記弟傳兄舊德終慙比長卿
鷹駕聯翩來接武登科先後憶題名竹林共集連
諸子棣萼相輝穎友生它日都門俱引去不應廣受獨華榮

次韻劉貢父和韓康公憶其弟持國二首

霜風琴瑟卷梧蕉燕處超然夜寂寥
羽客信來丹鼎

具石涼亭斷水聲遙赤松作伴誰當見黃鶴高飛未
易招劍履終身定何益勤勞付與沛中蕭

愛君憂世老彌深特操要須得失臨晚歲飛騰推有
德故鄉安穩信無心小邦近似西山隱元氣終當北

斗斟聖主方求三世舊老臣何止一遺簪

聞京東有道人號賀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

識之者作詩寄之

賀老稽山去不還鏡湖獨棹釣魚船南來太白尋無
處却作郎官又幾年岱下迎鸞驚典謁家山施藥慙
耕田試窮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識地仙

送家安國赴成都教授三絕

城西社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白髮弟兄驚我
在喜君浮宦亦天倫微之先生門人惟僕字子瞻
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闌論兵頓似前賢
語莫作當年故目看

石室多年款誌平新書久溷里中生遺師今見朝廷

意文律還應似兩京

送歐陽辯

送歐陽辯

我年十九識君翁鬢髮白盡顛頰紅奇姿雲卷出翠
阜高論河決生清風我時少年豈知道因緣父兄願

承教文章踈略未足云舉止得狂空自笑公家多士
如牛毛揚眉抵掌氣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已流枿低
昂隨所遭却來京洛三十載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
仲逝無由追淚落數行心破碎京城東西正十里兩
落泥深旱塵起衣冠纏繞類春蠶一歲相從知有幾
去年叔為尚書郎家傳舊業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淵
吏米塩騷屑何當起前輩今無一二存後來幸有風
流似黃河西行淤沒屋桑柘如雲麥禾熟年豐事少
似宜君飽讀遺書心亦足

送韓康公歸許州

功成不願居身退有餘勇心安里閭適望益縉紳重
朝為北闕辭莫犯南河凍人知踈公達王命顯父送
百壺山泉溢千兩春雷動旋聞二季賢繼以一章控
詔書未云可廷論已爭竦茲行迫寒食歸及掃先壠
萬人擁道看一子腰金從爾曹勿驚嗟令德勸勤種

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

二絕句寄呈于樞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槃冬來誤入文昌
省連日齋居未許還
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

會雪底萬片欲滿籃

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登山例以北欲使見日立
觀翠輦巡游盛深却南宮鎖鑰拘

次韻王欽臣秘監集英殿井

碧甃涵雲液銅瓶響玉除汲花攢點罷灑霧喚班初
龍餅煎無數螭研滴有餘從官方醉飽一醉解清虛
集賢殿考試罷二首

振鷺紛紛未著行初從江海規清光卷聲風雨中庭

起筆勢雲煙累幅長病眼尚能分白黑衆毛空復數

驪黃禁中已許公孫第得失何私物自忙

衰病相侵眼漸昏青燈細字苦勞神遍看大軸知無

力聽誦奇籍賴有人前日鼓旗聞苦戰明朝雷雨出

落鱗殿廬困極唯思睡却憶登科以後身

問蔡肇求李公麟畫觀音德雲

好事桓靈寶多才顧長康何嘗為人畫但可設奇將

夕聚要常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界我夜燒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轉對

羸病不堪金束腰求懷江海舊漁樵對床食聽建甯
兩奏事驚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異中茅服食舊
相要一封同上憐狂直詔許昌言賴有堯

次韻劉貢父題文潞公草書

鷹揚不減少年時，墨作龍蛇紙上飛。
應笑學書心力盡，臨池寫過未裁衣。

韓康公挽詩三首

閔閔元高世功名，自發身堂揖真相。
矯矯出稠人許國心，先定輕財物自親。
傳經此畜氏世得良臣。

又

耆年時一二新第闕，西南好客心終在。
忘懷日縱談規模人共記，風味我猶諸誰是。
羊曇首回車意不堪。

又

師曠聞弦日相如，作賦年雖慙衆人。
後會值主文賢北道初聞召，南江正遠遷平生。
闕親近遺恨屬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東漕

春初戎馬掠河壩，屬國倉皇不解鞍。
未免驅民覓邊食，旋聞奉使輟郎官。
年高轉覺精神勝，膠慮穩要令事業安。
持節近者慈，領雪擁裘應慣鴈門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鈐

揚雄老病久思歸，家在成都更向西。
避近王孫馳駟騎，丁寧父老問耕犁。
禪房何處不行樂，壁像君家有舊題。
德厚不妨三世將，時平空自萬夫齊。

鴻盧草堂圖

昔為太室遊，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靈生足。
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
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為世外人行止，何須錄。
百年入篋笥，大馬同一束。嗟子縛世累，歸來有茅屋。
江千百畝田，清泉映脩竹。尚將逃姓名，豈復上圖軸。

秦號夫人走馬圖二絕

秦號風流本一家，豐枝穠葉映花雙。
欲分妍醜都無處，夾道遊人空嘆嗟。

朱幘玉勒控飛龍，笑語喧譁步驟同。
馳入九重人不見，金鈿翠羽落泥中。

韓幹二馬

玉帶胡奴騎，且牽銀鬣白鼻兩。
爭先入坊龍種知何數，乞與岐郊並錦韉。

試制舉人呈同舍諸公二首

垣中不減臺端峻，池上來從柱下嚴。
同直舊曾連月久，暨來還喜二公兼。
僕頃并縣等老同在諫直言已
許侯彈奏新告行，聞振滯淹顧我僉。
官何所與西曹只合論茶盞。
早歲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塵。
却將舊學收新

進我誤今生是後身
麟別都遣老驥沉埋祕府愧
潛麟制科前輩今獨張公安道一憐君尚勝劉黃在
白首諸侯呼上賓

次韻張去華院中感懷

登朝已老似王陽
脫簪何堪霧雨涼
案上細書憎蟻
黑禁中新酒愛鵝黃
臨堦野菊偏能瘦
倚檻青松解
許長仕宦不由天
祿閣坐曹終日漫
皇皇難項自錄
即未至京除右司議
竟不入館故以爲恨

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三絕

早緣民事失茶官
解印重來十二年
羨惡一周還自
復始知東里解言天

梓漢東南甲乙州
同時父子兩諸侯
王孺勝出
宅年

我作西歸計兄弟
還能得此不

酒壓郭荷憶舊醅
花傳丘老出新圖
崇州官酒蜀中
花模微有文播此
亦西州所無也
行真勝成都尹
直爲房公百頃湖

樂城集卷第十五

樂城集卷第十六

詩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第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韻

贈別

送君守山陽
羨君食淮魚
送君使鍾陵
羨君江上居
憐君喜爲吏
臨行不歎歎
紛紛出歌舞
綠髮照瓊梳
歸鞍踰涼月
倒盡清樽餘
嗟我病且衰
兀然守文書
齒疎懶食肉
一飯甘青蔬
愛水亦已乾
塵土生空渠
清貧雖非病
簡易由無儲
家使赤脚嫗
何煩短轅車
君船繁東橋
茲行尚徐徐
對我竟不飲
問君獨何歎

表第程之邵奉議知泗州

馬有千里足
所願百里程
馬心自爲計
安用終日行
何人志四方
欲買千金輕
吾弟有儁才
見事心眼明
二年坐北部
萬口傳佳聲
談笑頑狡伏
何曾用敲榜
艱難得銅虎
洗眼長淮清
民事不足爲
但當食魚烹
負重責餘力
過飽多傷生
不見大路馬
垂頭畏繁纒

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卷後贈蹇道士拱辰

君誦黃庭內外篇
本欲洗心不求仙
昨夜眇片月墜我
前黑氣剝盡朝日妍
一暑一寒又自堅
體中風行上
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緣
至哉道師昔云然
既已得之

戒不傳知我此心未虧審指我嬰兒藏谷淵言未絕
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韻子瞻好頭赤

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翻然赤手挑青
絲捷下巖崖試深谷牽入故關掄葉赤未慣中原暖
風日黃金絡頭依困人俛聽北風懷所歷

送葆光寒師遊廬山

建城中有人縱酒罵市無與親敲門訪我何處
巡頭蓬面垢氣甚真截河引水豈崑崙下洗尺宅骨
髓勺告我入室要自門仙翁道師豈遺君歸來挿足
九陌塵獨遊嶷祥芳草春蕭然孤鶴鳴鷄羣子欲不
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瞰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
無朕窮無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聖俞舊韻題鄉舍木山

江槎出沒浮犀牛波濤掀天谷爲洲江寒水落鷺霜
秋危根瘦節鳴寒流脆朽吹去誰鏘鏘連峯疊蟬立
箇箇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棄置空自允猿號鶴喚
豈無意委蛇惟我懷羔裘西歸父老拍手笑笑憶翁
子躬薪樵去時三山今有五不問故園惟一丘
次韻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覈吐去願一官躬耕遇歛穫不知以爲歡
謂言一飛翔要勝終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
多憂變華髮照影慙雙鸞恩從萬里歸獨喜大節完
日食太倉米筐中有餘統奇窮不當爾自信處此難
長女聞孀居將食淚滴染老妻的憂患悲吒摧心肝
西飛問黃鵠誰當救飢寒二子憐我老筆致心一寬
別久得會合喜極成辛酸忽聞倚門望有書驚歲闌
深情見緩急欲報非琅玕勒爾勤孝友慎毋慕衣冠
淵淳自成井放瀉當生瀾豈有白雪駒舉足無和鑿

題王詵都尉畫山水橫卷二首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輞川上鳥飛魚
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
坐誄皆目見飄然不作世俗詞高情不盡落繖素連
峯絕澗開重帷百年沉落存一二錦囊至軸酬不啻
誰令食肉貴公子不學父祖驅熊羆細漚淨几讀文
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先
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
止均類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裏任統緝天馬性
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前世欲比顧老疑不癡相公
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

憐君將帥雖有種多君智惠初無師篇章俊發已可
 駭丹青妙絕當誰知自言五色苦亂日况乃旨酒長
 傷脾胃手狂但可時弄筆口病未免多微詞歌鐘一散
 任池館幅巾靜坐空書帷偶從禪老得真趣此身不
 足非財嗚世間翻覆岸為谷猛獸相食虎與罷遊將
 得意比春亭獨取妙語傳清詩眼看宮釀渴酥酪未
 與村酒分醇滴解鞍駭馬空伏櫪寄書黃狗閑生鬣
 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圖寫渾忘之臨窻展卷聊自
 適磐礴豈復冠裳羈欲乘漁艇發吾興願入野寺嗟
 兒癡行纏布襪雖已具山中父老應嫌遲

我昔得罪遷南夷性命頃刻存蒿師風吹波蕩到官
 舍號呼誰復相聞知小園畜蟻防橘蠹橘性其多蠹
 關中蚊蟻木食蠹雖鄰家柯葉相接而較不相遇亦一異耳空庭養蜂收蜜脾讀
 書一生空自笑賣鹽竟日那復詞城中清溪可濯漱
 城上連峯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魚多米饑憂無
 訾東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藪見狐羆坐隅止鷓鴣
 成賦架中食蠶時作詩憐君富貴可炙手一特出走
 羞毀醜澤傍憔悴几幾歲曾中芥蕒無一釐江山別
 來今又矣不獨能言能畫之同朝執手不容久笑我
 野馬初受羈袖中短卷墨猶濕傍人笑指吾儕癡方

求農圃救病已年未用譏樊遲

次韻子瞻十一月旦日鑽院賜酒及燭

銅鑲玉鐙閉空堂腕脫初驚筆札忙紅燭遙憐風雪
 暗黃封微瀉桂椒香光明坐覺幽陰破破温暖深知覆
 育長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蒸簡呂元

鈞三絕

白髮熙寧老詩臣凜然心膽大於身吾儕坐者馮唐
 去誰起雲中廢棄人

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謂徐公不堪
 用諸人自與世沉浮

東道如聞近稍安乘驄按部灑生寒忽逢太守能相
 下俱是從來言事官

雪中訪王定國感舊

昔游都城歲方除飛雪紛紛落花絮徑走城東求故
 人馬蹄旋沒無尋處翰林詞人呼巨源笑談通夜倒
 清博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暎相逢却說
 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飛雲似昔時許君一
 醉那須起蘭亭俯仰迹已陳黃公酒壚愁殺人君知
 聚散翻覆手莫作吳楚乘朱輪

次韻王定國見贈

枯木無枝不記年，寒灰誰遣強吹然。南遷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閑愈覺賢。屢出詩章新管籥，偶開畫卷小山川。簿書填委慙君甚，撥去歸來粗了眠。

王子維龍圖挽詞

帝子乘鸞已列仙，遺芳留得眾孫賢。俊科蚤與寒儒競，禁從終償白髮年。輦路蹀躞驚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舊聞推歷知天命，看熟黃梁定酒然。

次韻李豸秀才來別子瞻仍謝惠馬

小床卧客笑元龍，彈缺無輿下舍中。五馬不辭分後乘，輕裘初許弊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呂司空挽詞三首

少年輕富貴，一意在詩書。共恨經綸晚，收老病餘。寡言知德勝，善應本中虛。卒相承平業，謳歌元祐初。

又

將相家聲近，勲名晚歲隆。給扶安舊德，賜府壓羣公。不見彌縫迹，空推翼戴功。山公舊多可，寒士泣清風。

又

罷郡來清潁，微官憶死丘。顏垣那可住，隱几若將休。

復起民欣願，全歸天不留。世間反覆手，有德竟無憂。

公隱潁川，退居於陳。李官時請見歸。

范蜀公挽詞三首

能言人盡爾，有立世終稀。憂國常先衆，謀身亦勇歸。見奇初或笑，要極未應非。僅似西山老，終身止食薇。

又

賦傳長嘯久，書奏縛鍾新。共歎文章手，終為禮樂人。遺風滿臺閣，好語落昏紳。欲取褒雄比，終非骨鯁臣。

又

朔外東來日，城西却住年。高齋晉寓宿，旅食正蕭然。謂愜聞投石，詩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淚，一洒華墳前。

范百嘉百歲昆仲挽詞二首

少年何敏銳，才氣伏諸生。展卷五行下，揮毫萬宇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無歲。誰謂從夫子，同開鬱鬱城。

又

季子尤高華，頽家早哭回。白頭生便爾，黃壤遽相催。舊草誰收拾，新松刺挿栽。悲傷有伯氏，諸子尚嬰孩。

安厚卿樞密母夫人挽詞二首

家起側微中，身兼富貴終。慈仁本宜壽，勤約自成風。大府寧居久，名邦賜沐雄。共傳生子福，仍指讀書功。

又

早歲參戎幙開門對粉牆初聞寡兄弟共羨好姑章
一別飛騰速全歸福祿長遺芳在子舍它日望巖廊

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 并叙

伯時作龍眠山莊圖由建德館至垂雲沂著綠者
十六處自西而東凡數里巖崿隱見泉源相屬山
行者路窮於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
曰勝金巖寶華巖陳彭深鵲源以其不可緒見也
故特著於後子瞻既為之記又屬輟賦小詩凡二
十章以繼摩詰鞞川之作云

建德館

龍眠深淨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

墨禪堂

此心初無住每與物皆禪如何一九墨舒卷化山川

華嚴堂

佛口如瀾翻初無一正定畫作正定看於何是佛性

垂蕪閣

清溪便種稻秋晚連雲熱不待見新春西風蕪自足

發真塢

山開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蓮茅館

山居少華麗牽茅結淨屋此間不受塵幽人亦新沐
環瑤巖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瓔珞看山是如來想

棲雲室

石室空無主浮雲自去來人間春雨足歸意帶雷風

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常遺溪山亦何有未覺平日非

延華洞

共恨春不長逡巡就搖落一見洞中天真知世間惡

澄元谷

石門日不下潭鏡月長臨細細溪風渡相看識此心

兩花巖

巖花不可攀翔藥久未墮忽下幽人前知子觀空坐

冷冷谷

層崖落飛泉微風泛喬水坐遺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玉龍峽

白龍晝飲潭脩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兩電晴相射

觀音巖

倚崖開翠屏臨潭置苔石有所獨無人君心得未得

岳雲泚

木見垂雲泚其如歸興何路窮雙足熱為我洗磐陀

勝金巖

置馬步巖間巖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籠担飽有餘味

寶華巖

團團寶華巖重重蔭珎木歸來得商鼎試瀾溪邊綠

陳彭澤

蒼壁立精鐵縣泉瀉天紳山行見已久指與未來人

鵲源

溪深龜魚驕石瘦椿楠勁借于木蘭船寬我芒鞋病

四時皆宜
伯明所畫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黃華已向初旬見白酒相携九日嘗更少一枝心自

覺春同斗粟味終長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

亦涼千里使胡須百日斃將中子治書囊

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

選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

屋還當溪口泊漁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

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次韻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試此身青羅便面紫氍巾擁爐代北隨飛
鷹頓足江東有卧麟欺酒壺冰將送臘照溪梅草定
先春漢家五餌今方驗更愧當年歎息人

歐陽文忠公夫人挽詞二首

先生才蓋世家事少經心流落初相偶委蛇志益深
功名入圖史文字刻瓊琳有助知由內騶虞欲重吟

又

好禮忘耆老持家歷盛衰謹嚴終致一貧富各從宜
晚歲仍聞道臨終竟不疑外人傳一二猶得載銘詩

歐陽伯和仲純挽詞二首

之人雖蚤病對客每清言不信疾為累要稱學有原
蓬蔞視名器果蘇指乾坤長短何須問傳家已抱孫

又

仲氏氣無前為文思湧泉飄然落筆地時出疾邪篇
枕衾要經雪驂驢待著鞭淒涼悲故客不及見華顛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次莫州通判劉涇韻二首

北國亦知岐有夷何嘗烽火報驚危擁檀絕漠聞嘉
語緩帶臨邊出好詩約我一樽迎嗣歲待君三館已
多時從今無事唯須飲文字聲名人自知

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勞談說更騎危
早年拭目看成賦近日收心聞琢詩
古錦屢聞新得句弊貂方競苦寒時
南還欲向春風飲塞柳凋枯恐未知

贈知雄州王崇極二首

趙北燕南古戰場何年千里作方塘
煙波坐覺胡塵遠皮幣遙知國計長
勝處舊聞荷覆水此行猶及蟹經霜
使君約我南來飲人日河橋柳正黃

王崇極

城裏都無一寸閑城頭野水四汗漫
與君但對湖光飲又病偏湏酒令寬
何氏溝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珠槃
應存父老猶能說有意功名未必難

贈右番趙侍郎

霜須頽我十年兄朔漠陪公萬里行
駢馬貂裘寒自煖連牀龜息夜無聲
同心便可忘苛禮異類猶應服至誠
行役雖勞思慮少會看黎藿及春生

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

前一首呈趙侍郎後一首呈王侍郎

獨卧繩牀已七年往來殊復少營纏
心游幽關鳥飛處身在中原山盡遠
梁市朝回塵滿馬蜀江春近水序天
枉將眼界疑心界不見中宵氣浩然
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歎久羣離
及春黃菜遇邊

郡賜火煎茶約細君目峻山蹊冬未雪
寒生胡月夜無雲明朝對飲思鄉橫
夷漢封疆自此分

絕句二首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回長傍溪
髮鬢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

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鋪草不曾消
晴寒不及陰寒重攬篋猶存未著貂

過揚無敵廟

行祠寂寞寄關門野草猶知避血痕
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人言
馳驅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隱誅彤聊足忠寬

燕山

燕山如長她千里恨夷漢首街西山
麓尾掛東海岸中關嗚笳畢未路幸
一線却顧汝漢平南來獨飛馬居民
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
樂比姬且次稱望諸君術略亞狄管子
丹號無策亦數游俠冠割棄何人斯
腥臊久不澹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
王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踐區區用戎索
久爾糜郡縣從來帝王師要在侮亡亂
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堂治
敵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趙君偶以微恙乘駟車而行戲贈二絕句

鄰國知公未可風雙駟借與兩輪紅他年出塞三千騎則畫輜車也要公

高屋寬箱虎豹相相逢燕市不相親忽聞中有京華語驚喜開簾笑殺人

會仙館二絕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游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出山

燕疆不過占北關連山漸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駢車依水泉索駟羊馬散川谷草枯水盡時一遷漢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漸變存語言力耕分穫世為客賦役希少聊偷安漢奚單弱契丹橫目視漢使心凄然石瑒竊位不傳子遺患無劇逾百年仰傾呼天問何罪自恨遠徂從祿山此皆燕人語也

奚君京南在

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編不知臣僕賤喜殺生權蕪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惠州博愛南朝送板

孤城千室閉重闔蒼莽平川絕四鄰漢使塵來空極日沙場雪重欲無春羞歸應有李都尉念舊可憐徐舍人會逐單于渭橋下數呼齊拜屬車塵

神水館寄于瞻兄四絕句叶一明二十六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靈火黃鉛丹馬上一作李若芝

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

虜延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顧我何功慙陸賈囊裝聊復助歸田

木葉山

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
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水霜葉隨盡鳥獸紛無託
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為獨窮陋意似鄙夷落
民生亦復爾詭汙不知作君看齊魯間桑枯皆沃若
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梁及狗蔬衣被遍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堯舜人獨不施禮樂

虜帳

虜帳冬住沙陀中索羊織蒲稱行宮從官星散依冢
阜德蘆窟室欺霜風春梁羨雪安得飽擊兎射鹿夸
強雄朝廷經畧窮海宇歲遺續絮消頑凶我來致命
適寒苦積雪向日堅不融聯翩歲旦有來使屈指已
復過奚封禮成即日卷蘆帳釣魚射鵝滄海東秋山
既罷復來此往返歲歲如旋蓬彎弓射獵本天性拱
手朝會愁心曾甘心五餌隨吾術勢類畜馬游樊籠
祥符聖人會天意至今燕趙常耕農爾曾飲食自謂
得豈識圖霸光和戎

十日南歸馬上口占呈同事

南轅初喜去龍庭入塞猶須閱月行漢馬亦知歸意
速朝賜已作故人迎經冬舞雪長相避屈指新春旋
復生想見雄州饋生菜菜盤酪粥任縱橫

傷足

少年謬聞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礮嶮造次逢顛危
中歲飽憂患進退每自持長存鄙夫計未免達士嗤
前日使胡罷晝夜心南馳中塗水塞川滉漾無津涯
僕夫執轡前我心志止之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抵
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昔嘗誦楞嚴聞有乞食師

行乞遭毒刺痛劇使肝脾念覺雖覺痛無痛痛覺知
念極良有見遂與凡夫辭我今亦悟此先佛豈見欺
但爾不即證欲往常遲遲咄哉後來心當與初心期

春日寄內

春到燕山水亦消歸驂迎日喜嫖姚又行胡地生華
髮初試東風脫弊貂插髻小幡應正爾點樂生菜為
誰挑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渡桑乾

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
和水開易水應生波窮廬雪落我未到到時堅白如
磐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
差便人風隄沙場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
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
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送文太師致仕還洛三首

國老無心豈為身五年朝謁慰精神元臣事業通三
世舊將威名服四鄰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
無人比公惟有凌雲檜歲歲何妨雨露新
齊魯元勳古太師寂寥千載恐無之昔歸雙縮經邦
手復起還當問道時入謁何曾須掖侍到家依舊擁

旄麾孔公靈壽固應在秋晚香山訪佛祠

西都風物漢唐餘天作溪山養退居盈尺好花扶几

杖拂天脩竹倚庭除白頭伴侶誰猶健率意壺殮夕

已踈公昔與司馬公同居洛下常字諸老我欲試求

三畝宅從公它日賦歸歟意人昔游洛中有小築之

味

李公麟陽關圖二絕

百年摩詰陽關語三疊嘉榮意外聲誰遣伯時開縞

素蕭條邊思坐中生

西出陽關萬里行彎弓走馬自忘生不堪未別一盃

酒長聽佳人泣渭城

學士院端午帖子二十七首

皇帝閣六首

溽暑避華構清風迎早朝楓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

又

南訛初應曆五日未生陰靈藥收農錄薰風拂舜琴

又

皇心本夷曠一氣自炎涼不廢荆吳舊民風見未央

又

九門已散素醫藥百辟初頒凌室水飲食祈君千萬

壽良辰更上辟兵繒

兩遲麥粒充堅好日麗蠶絲轉細長入夏民間初解

愠官中時舉萬年觴

汴上初無招屈亭沅湘近在國南垌太官漫解供新

饗諫列猶應記獨醒

太皇太后閣六首

決獄初迎兩開會旋取陳青黃今接夏飢疫免憂春

又

簾密風時度宮深日倍長紵羅隨節賜黍麥趁新嘗

又

執熱寧忘濯清心自釋煩東朝聞好語畏日解餘暄

又

出磨玉塵除舊廩捧箱絲纓看新絲一年豐樂今將

半兩數歡聲外得知

舟楫喧呼招屈處魚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梟羹

賜肉去方知舜有功

玉殿清虛過暑天草廬煩促念民編外家近許遷新

宅不遺司農費一錢

皇太后閣六首

壽康朝謁蚤長信燕閒多不有圖書樂共如晝漏何

又

玉宇宜朱憂壺水生晚涼深心念行暘清夜又焚香

又

蠶宮罷採擷暴室獻朱黃翕呷霜統動闌班綵縷長

又

六宮無事著嬉游百藥初成及早收菑歎還蓋十二

節椿年自占入千秋

萬壽仍縈長命縷虛心不著赤靈符民間風俗疑當

共天上清高定爾無

楊子江心瀉鏡龍波如細穀不挂風宮中驚捧秋天

月長照人心助至公

皇太妃閣五首

曉起鐘猶疑朝回露欲乾逡巡下清蹕委曲問平安

又

歷蔗出寒漿敲冰簇畫堂人間正祥暑天上絕清涼

又

九夏清齋奉至尊消除癘疫去無痕太醫爭獻天師

艾瑞霧長繁堯母門

統翊新裁冰雪餘清風不隔紵羅踈飛昇漫寫秦公

子榮謝應憐漢婕妤

渺渺金河入禁垣漸臺兩過碧波翻共傳太液龍舟
穩不似南方競渡喧

夫人閣四首

脩厦欺晴日重簾度細風羣仙不煩促長在廣寒宮

又

尋芳空茂木闢草得幽蘭歌舞織綺健嬉游王佩珊

又

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獨蠶薄羅光剩堆雕俎添崖

蜜爭作輕衫薦壽觴

御溝透殿細舞聲飛灑彤墀曉氣清開到石榴花欲

盡陰陰高柳一彈鳴

次韻門下劉侍郎直宿寄蘇左丞

雷雨連年起卧龍緱然臺閣有清風一時畫諾雖云

舊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經霜俱不改塩梅共異固

非同一篇和東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宮

次韻張耒學士病中二首

一卧憐君三十朝呼醫仍苦禁城遙靈根自逐新陽

發病枿從經野火燒勿燥未須尋藥囊空誰與典

絺蕉何時匹馬隨街鼓睡起頻驚髀肉消

塵垢汗人朝復朝病中吟嘯夜方選長空鴈過疑相

蒼虛幌瑩飛坐恐燒稍覺新霜試松竹未應寒兩敗
梧蕉從來百鍊身如劍火城重磨未遽銷

次韻張君病起二首

壯年得疾勢能支不廢霜螯左手持漸喜一杯番好
客未應五斗似當時口中舌在時聞句雪裏心安不
問師去則淮陽從病守功名他日許君期
老去生經廢不行鏡中白髮見空驚解將冲氣通枯
指易甚新陽發舊莖一悟少年難久恃不妨多病却
長生文章繆忝推前輩服食從來亦強名

樂城集卷第十六

樂城集卷第十七

賦八首

巫山賦

過瞿唐之長江兮蔚巫山之峩峨雲孤興其勃勃兮
 北風慨其揚波山嶽崑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
 峯連屬以十二兮其九可見而三不知蹤遂蕪滅而
 不可陟兮玄猿黃鵠四顧而鳴悲覽松柏之青青兮
 紛其若江上之菰蒲維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挽雲之
 脩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飛泉潔清而無沙亭亭孤
 峯其下藪木交錯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慘然而長嗟
 歛手危立以右顧兮舒目遠望恍然而有所懷儼峨
 峨其有禮兮盛服寂寞而無譁臨萬仞之絕嶮兮獨
 立千載而不下顛追懷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泝江千
 里而遠來離國去俗兮徘徊而不能歸悲神女之不
 可以朝求而夕見兮想遊步之逶遲築陽臺於江干
 兮相氣氣之參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
 以為神湛洋洋其無心兮豈其猶有懷乎世之人朝
 雲蔚其晨興兮暮雨紛以下注變化倏忽不可測兮
 俄為鳥而騰去忽然而為人兮佩王鐙以琅琅愛江
 流之清波兮安燕處乎高唐彼蛟龍之多智兮尚不

可執以置學高丘深其蒼蒼兮恍誰識其有無

屈原廟賦

凄涼兮穉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
 兮復誰似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吁嗟
 神兮生何喜九疑陰兮湘之沫鼓桂楫兮蘭為舟橫
 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
 舜之牆兮繚九周中有長綵兮可駕以遊揉玉以為
 輪兮斷冰以為之軸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為子參
 乘憐然愍子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子以登
 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
 予而歔歔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子
 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
 安可以謗子抱關而擊析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鄭
 而不救兮夫子舍是安去子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
 而出涕子豈如彼婦今夫不仁而出訴慘默然子何
 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子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
 無憂朝而從之遊兮顧子使子昌言言出而無忌兮
 暮遷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後能然彼
 鄉之人兮孰知予此歡忽友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
 頽垣

缸硯賦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藥煮瓦石使軟可割如土嘗以破釀酒缸為硯極美蜀人往往得之以為異物余兄子瞻嘗遊益州有以其一遺之子瞻以

授余因為之賦

有物於此首枕而足履大曾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壽百年骨肉破碎而獨化為是其始也生乎黃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銳而腹瞻長頸而巨口舖槽噉酒終日醉飽外堅中虛膚密埋解偶與物鬪脅漏內稿棄於路隅瓦礫所汝忽然逢人藥石包裹不我謂瑕治以鼎鼎烹煎不辭斧鑿見剖一為我形沃我以水汗我以煤處我以几子既博物之識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則必固有毀也邪物之毀也則又不可謂棄也邪既成而毀者悲其棄也既棄而復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觀之昔子則非開口而受濕如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者邪今子則非坦腹而受汚糝糊彌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飲子以水也不若飲子以酒以物汗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則亦不見夫諸毛之粹拔諸楮之爛靡殺身自齋求效於此吐詞如

雲傳示萬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則吾亦謂子惡名而喜利棄溪而嗜美終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興寺樓賦

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真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連山如畫山前有白鷺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覆釜慨然思孔明之遺迹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涉六月之徂暑今邈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遽遽兮日將薄乎西方牛羊相從而下來兮孤煙特起於蒼茫南望連山之參差今奔走相屬而騰曦築葉峨其雄高兮惟太白與終南林阜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鑲攘若羣馬之相追逐兮忽鬱怒而在章駢交首以磨頸兮紛絕馳於四方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曼曼其彌遠兮聲斷絕而復揚眇將沒而猶見兮飄若仙人之不可望曠羣歸於何所兮徂南澗之泱泱回東望夫脩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涕橫流以浪浪雲塊軋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

想強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維古事之亦然
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於求慕兮徒今世之追賞
雖孔明其何益於五丈兮使無原其忘亮覽川原而
思古兮恍亡弓之遺誤

超然臺賦 并叙

子瞻既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
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其地介於淮海之間風
俗朴陋四方賓客不至受命之歲承大旱之餘孽
驅除蝗蝗逐捕盜賊糜郵飢饉日不遑給幾年而
後少安顧居處隱陋無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燧
臺而增葺之日與其僚覽其山川而樂之以告轍
曰此將何以名之轍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
知林耕者知原漁者知澤安於其所而已其樂不
相及也而臺則盡之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
浮沉於榮辱之海翬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
而達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故邪老
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
因為之賦以告曰

東海之濱日氣所先歸高臺之陵空兮溢晨景之繁
鮮幸氛翳之收霽兮逮朋友之燕閒舒堦鬱以延望

兮放遠目於山川設金罍與玉斝兮清醪潔其如泉
奏絲竹之憤怨兮聲激越而眇絳下仰望而不聞兮
微風過而激天曾陟降之幾何兮棄瀾濁乎人間倚
軒楹以長嘯兮快輕舉而飛翻極千里於一瞬兮寄
無盡於雲煙前陵阜之洶湧兮後平野之漫漫喬木
蔚其蒼蒼兮興亡忽乎滿前懷故國於天未兮限東
西之嶮艱飛鴻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蹉嗟人生
之漂挂兮寄流枿於海壖苟所過而皆得兮違既擇
而後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於曲全中變潰而
失故兮有驚悼而汎瀾誠建觀之無不可兮又有
於憂患顧遊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終年盍求樂於
一醉兮滅膏火之焚煎雖晝日其猶未足兮埃明月
乎林端紛旣醉而相命兮霜稊磴而跼躅馬躑躅而
號鳴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雲散於城邑兮徂清夜
之既闌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為超然者邪

服茯苓賦 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則脾不勝食秋則肺不勝寒治肺
則病脾治脾則病肺乎居服藥殆不復能愈年三
十有二官於宛丘或隣而受之以道士服氣法行
之暮年二疾良愈蓋自是始有意養生之說晚讀

抱朴子書言服氣與草木之藥皆不能致長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爲草木之性埋之則腐莢之則爛燒之則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泪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則試求之草木之類寒暑不能移歲月不能敗者惟松柏爲然古書言松脂流入地下爲茯苓茯苓又千歲則爲琥珀雖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於是求之名山胥而淪之去其脉絡而取其精華庶幾可以固形養氣延年而却老者因爲之賦以道之詞曰

春而榮夏而茂憔悴乎風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後閑寒暑以同化委糞壤而蕪朽效固百草之微細與衆木之凡陋雖復效骨革於刀几盡性命於杵臼解急難於俄頃破奇邪於邂逅然皆受命淺薄與時變遷朝菌無日螻蛄無年苟自救之不暇矧他人之足延乃欲擷根莖之么未假臭味以登仙是猶託疲牛於千里駕鳴鳩而升天則亦辛勤於澗谷之底槁死於峯崖之顛顧桑榆以竊歎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澗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堅鐵石鬚髮不改蒼然獨立流膏液於黃泉乘陰陽而固結象鳥獸之蹲伏類龜鼈之閉蟄外黝黑以鱗皴中潔白而純

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螻蟻之莫賊經歷千歲化爲琥珀受雨露以彌堅與日月而終畢故能安龜龜而定心志却五味與穀粒迨赤松於古上以百歲爲一息顏如處子綠髮方目神止氣定浮遊自得然後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夫無窮夫又何求而何食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於天賦刑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華逮冬而遂性剛絮而踈直姿嫵媚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令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攢織庫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聽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子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繫乎子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倚倚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荷欲滴輝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

舍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藜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拳墮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以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沍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旣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子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樓賦黃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屨履廬

於城上調急夫發禁辛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將宋登黃樓覽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沅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汗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大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緣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壖之摧敗呂梁齟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回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

海舞魚龍於瑤壑閑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
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
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
裔聽澗澗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
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
然也哉子瞻曰今天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
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
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臬衍其
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
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際對
山川開闔蒼莽十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
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類沛沒
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
之峯歸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翬鬼岷相重激水
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
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群往白鳥孤
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滌漫古汴入焉
匯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
懸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畫翠明月之東出金鉦湧於
肯嶂陰氛爲之碎易窺人寢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

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
川流之滂滴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
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
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
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
高水深草生放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
矣故吾將與子平古人之旣逝閑河決於疇昔知變
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
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辭五首

御風辭題鄭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風風起蓬蓬朝發於東海之上夕散於
 西海之中其徐冷然其怒勃然衝擊隙穴震蕩宇宙
 披拂草木奮厲江海強者必折弱者必從俄而休息
 天地肅然塵埃皆盡欲執而視之不可得也蓋歸於
 空今夫子晝無以食夜無以寢鄰里忽之弟子疑之
 則亦鄙東野之窮人也然而徐行不見徒步疾行不
 見車馬與風皆逝與風皆止旬有五日而後反此亦
 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獨不見夫眾人乎貧者革
 蒲以為屨斷柳以為屨富者伐檀以為輻豢駟以為
 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與吾初無異也而何謂
 不同乎苟非其理屨屨足以折趾車馬足以毀體萬
 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獨風乎昔吾處乎蓬蓽之間止
 如枯株動如槁葉居無所罾而往無所從也有風瑟
 然拂吾蘆而上攝衣從之一高一下一西一東前有
 飛鳶後有遊鴻雲行如川奕奕溶溶陰陽變化顛倒
 橫從不眎海嶽晃蕩青紅蓋雜陳於吾前者不可勝
 窮也而吾方黜聰明遺心胷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

馮濬乎與風為一故風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風也
 蓋兩無所有譬如風中之飛蓬耳超然而上薄乎雲
 霄而不以為喜也拉然而下隕乎坎井而以為凶也
 夫是以風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為我立乎大風之
 隧禦乎恐其不能勝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將執
 而晉之足將騰而踐之目眩耀而憂墜耳洶湧而知
 畏紛然自營子不自安而風始不安子躬矣子輕如
 鴻毛彼將以為千石之鍾子細如一指彼將以為十
 仞之墉非傾而覆之技而投之不厭也况欲與之道
 遙翺翔放於大空乎子雖蹈后土而倚蒿華亦將有
 時而窮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苟為
 無心物莫吾攻也而獨疑於風乎於是客起而歎曰
 廣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克之矣風未可乘姑乘
 傳而東乎

上清辭宮在大白山同子瞻作

帝蕩蕩其無尊兮居深高乎九閭顧后土之茫昧兮
 若世人之觀天雲冥冥其無見兮曰其下維神叢山
 重深而海廣兮憂百鬼之傷人屬神媪以九土兮昇
 海若以九川兮時節降以督視兮下斗鬼之神君吁嗟
 君兮吾不可得而訊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

爲神也朝求兮山顛夕采兮澗浹取荷華兮萎實拾
芳蘭兮白芷鹿伎伎兮來豎魚揖揖兮趨餌秋風高
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此爲酒醴以醜酌兮斷白茅
而爲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神君之不吾以進屏息
以薦恪兮退俯偃而仰俟爲善得福兮昇惡以死恐
懼受賜兮息傲獲罪玉食有不享兮會潢汗蕪薇之
不棄謂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惡之吾似跨脩龍之
百尋兮騰怒髮而上指從千騎之飄忽兮拂長劍其
天倚殞星殃於太極兮霍雲散而風靡還秘殿之清
深兮目流電其不可仰視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
之人耳致吾有以薦誠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楊樂道龍圖哀辭 并叙

嘉祐五年三月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持楊公
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之官吏見子於稠人中
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
旣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明年子登制科
公以諫官爲考官秘閣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
也予見於其寢莫然無言曰死矣將以寂滅爲樂
蓋子之識公始三歲矣三歲之中不過數十見公
齒甚長予甚少公已貴子方貧賤見之輒歡樂笑

語終日不厭釋然忘其老且貴也

相與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竊有以私懷之公本河
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其後
將兵南方與蠻戰亦有功其爲將能與士卒均勞
苦飲食比其最下者而軍行常處其先以此得其
死力常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其稱曰
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將輒爲所昏嘗於南方以
數千卒自試自度可以復益數千人而不亂然公
之與人謹畏循循無所迂乎居遇小事若不能次
人皆怪其能將以破賊疑其無以處之不知其中
有甚勇者人不及也蓋其謹畏循循者所以爲勇
而人莫知之卒時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
居讀書勤苦過於少年好爲詩喜大書皆可愛有
子一人生始二歲將卒名之曰祖仁旣卒家無遺
財以故衣飲仰於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養其家
將以七月葬于洛陽五月其家以其柩歸作哀辭
以遺其緇者歌之辭曰

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溫生年五十六
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憐爾贈金孔多兮
家可以不貧乎生不爲惡死而有遺愛兮雖亡則存

家本將家有功而不墜兮配祖以孫爲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無憾而人爲悲辛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侍爾神

劉凝之屯田哀辭 并叙

元豐三年九月辛未廬山隱居劉凝之卒于山之陽其孤格書來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識吾父今不幸至於大故其爲詩使授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鄉書不時至緩不及事乃哭而爲之辭始于自蜀遊京師識凝之長子恕道原博學強識能通三墳五典春秋戰國歷代史記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亂得失紀其歲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異上下數千歲如指諸左右其爲人剛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學士司馬公方受詔緝書東觀以君爲屬公以直名當世而君尤甚雖公亦嚴憚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獨然君父凝之始以剛直不容於世俗棄官而歸老於廬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於此者也既而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謫高安過君之廬傷君之不復見拜凝之於牀下其容睟然以溫其言肅然以厲環堵蕭然饘

粥以爲食而遊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感感之意凜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子之見凝之始得道士法卻五穀糞棗以爲食氣清而色和及其沒也晨起衣冠言語如平時無疾而終子然後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斤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隱居絕俗三十餘年神益疆氣益堅盡其天年物莫能傷其清則同而其擴達自遂道原不及也辭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微以爲食餓死於首陽世之士謂清不可爲兮計較得失以和爲臧信和之可以浮沉而自免兮彼爲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爲道者不與命謀今非和實得非清實喪若凝之爲父與原之爲子兮黎庶不撓水清而玉剛如世之言當皆折兮原何獨短凝何獨長要長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適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濁之不可居而狷潔之難久兮吾將與凝乎同鄉

鮮于子駿諫議哀辭 并叙

中山鮮于子駿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買田於陽翟蓋將終焉元祐元年始召爲諫議大夫朝廷以得人相慶而子駿亦不敢以老爲辭意將有所建焉居數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請淮陽

未幾以不起聞士之識與不識皆為之出涕夫死
生得喪非子駿之憂而有志不獲為可悲也子駿
於書無所不讀而善屬文晚節為楚詞得古之遺
思其文與蜀郡文與可相上下與可沒將十年而
子駿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頡求子為挽歌作楚
辭以授之以為子駿之意也

登嵩高兮捫天涉清潁兮波瀾中休息兮故韓有美
人兮來居曳佩玉兮長裾內諒直兮外脩車還軫兮
莫予晉築室兮疏流植榦兮蒔芳雪積兮中谷曰予
俟兮春暘春風至今兮百鳥鳴升高禾兮兩亦晴鳴一
再兮驚人時不予兮徂征美人兮駕長離來遊巡兮
往奔馳命不可兮奈何號帝閭兮訴予予騫木蘭兮
茹紫芝予飲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飽
兮不飢游於斯兮伏斯命有盡兮孰遠心不滅兮亭
亭倚嵩少兮長歎

詩二首

太白山祈雨詞詞作

田漫漫耕挹挹投陳草生九穀人功盡雨則違苗不
穗草不米哀將飢兮
山巖巖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執稷黍求既

多訴不已猶我許兮

山為灰石為炭水泉滿百草爛神子我早奪之孰為
是驕不威尚可弛兮

雷馬空兩騰淵誅孽妖反豐年顧千里瞬三日神在
堂龍為役是何惜兮

兩既止百穀復築場壤治困麓為酒醴伐豚羔舞長
袖擊鳴鼉匪以報芳

舜泉詩 并叙

始余在京師遊宦貧困思歸而不能聞濟南多甘
泉流水被道蒲魚之利與東南北東方之人多稱
之會其郡從事闕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幾歲赤地
千里渠存而水亡問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
今竭矣越明年夏雖雨而泉不作人相與驚曰舜
其不復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麥禾荐登泉始復
發民躍曰舜其尚顧我哉泉之始發猶為二池醴
為石渠自東南流於西北無不被馬灌濯播灑蒲
蓮魚鼈其利茲大因為詩使祠者歌之詩曰

歷山崑崙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
其物在泉神不可親德用不知有列斯泉下民是祗
泉流無疆有求我思源發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

匯為澄波有鼈與魚有菱與荷蘊毒是洩汗濁以流
埃堪消亡風火滅收藪木敷榮勞者所休誰為旱災
靡物不傷天地耗竭泉亦淪亡民咸不寧曰不享耶
時雨既澍百穀既登有流泫然彌坎而升溝血滿盈
鰕龜沸騰匪泉實來帝實碩余執其羔豚積藻是殖
帝今在堂泉復如初

銘二首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盡
者寸父老曰此帝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
為彭城守弟轍實從入廟觀石而為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
山石為剖夜斷長蛇且泣神母指麾東西秦項授首
欽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頽仆用巨物靈
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巋然斯石不尚有舊

鳳味石硯銘

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
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研與筆墨宜
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順始發其妙吾兄子
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

豐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為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
焉為之銘曰

陶土塗鑿崖石玄之靈穎之賦涵清泉閎重谷聲如
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羲揖
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誰為出

頌二首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叙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為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
南嶽思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
一日為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為汝作夢甚異汝不
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然不知所謂既而禮僧伽
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趨往告本本曰
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剝刀汝今日始從迷悟是
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為眾說此事聰作
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
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
亦無以告予子從不告門人而入道乃為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教香嚴辭去
得之瓦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
有不至此是非出家夢吞剝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

物莫能遮終亦不告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首陳參差不等亂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失性熟為不等等為一空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遍觀萬物無不等等是謂真實平等法已

樂城集卷第十九

新論三首

新論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徵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誠勢請言當今之勢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買而無其財雖有鉏耨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備祥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栢梧檟藁苳樸

檄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勸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爲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爲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爲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俛俛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爲治之具而非爲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爲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爲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感有以相弔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爲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飢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昏喪祭之節

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爲治之地而聖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爲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唯水之所漂東西南此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征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墮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於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

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荆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有而不舉百姓之患畧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充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論中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魯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

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主者子耕于田婦織于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無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

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爲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爲富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媮墮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爲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爲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奔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爲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爲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爲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它患難而准西北之爲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因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爲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爲漢文帝不賂則爲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爲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日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檣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爲是固然也其爲無且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爲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故爲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爲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爲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爲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新論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爲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

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隨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爲是國也必舉之以爲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爲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爲能爲其地而未以施之云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爲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爲政而

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爲旣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爲有此具也君子脩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爲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弗先民時若以爲如是而可以爲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爲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爲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爲古之人欺我雖有爲之者蓋勉強而爲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爲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踈夫以不信之心行日踈之道以治無以爲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爲治之地爲治之地旣立則身脩而天下可化也

樂城集卷第二十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即戰立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且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千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

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鑒典以爲考課然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洽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仰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何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衆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其由是學者始會于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學者因其成文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問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

於士將使二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為本刑政為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乂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為不若三代此豈誠不若耶為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畝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請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夫豈不甚病矣哉及天下天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方泮繼起則天下之官為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乂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維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為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伏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繫不屏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為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便令無冗員之弊返之而可以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為周公之書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為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呂為井田而鄉遂為溝洫比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

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岡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滄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滄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閭閭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師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師爲卒長黨正爲族師州長爲師師卿爲軍將故九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瘞皆在外將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問學者責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膾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

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膾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學焉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所尚然則今世之所尚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尚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又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謂甚遲而可憐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

道之士也古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問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貧愚其問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者勉強因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遠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兩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握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供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

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革之用將何以供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而持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後反其舊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蕪收仁智之實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義和治曆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既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

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非務於速進而耻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畧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三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衝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師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內地多於唐費不用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也其必有能辨之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求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

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問舜受天下於堯故郊嘗宗堯不敢廢堯之祀禹受天下於舜而其郊宗皆其祖考夫推舜之心以及於禹則禹必將蕪祀堯舜而後可今也不然不獨廢堯而且忘舜何也夫受其成業而黜其祀雖少恩者不爲而謂禹行之乎其故安在

問古之言治者必曰禮樂禮樂之於人譬如飲食未有一日而不相從者故士之閑居無故不去琴瑟行則有佩玉之音登車則有和鸞之節身蹈於禮而耳屬於樂如此而後邪辟不至蓋自秦漢以來士大夫不師古始然其朝廷鄉黨之間起居飲食之際亦未嘗無禮而樂獨盡廢士有終年未嘗聞樂而不知其非者於是疑樂之可去而以古人爲非矣不然請言樂之不立而士之所以不如古者安在

問西漢自孝武之後崇尚儒術至於哀平百餘年間士之以儒生進用功業志氣可紀於世者不過三四而武夫文吏皆著節當世其業與儒者遠甚及至東

漢雖光武兵革之後而儒者遂顯其後世道凌遲其所以扶危持顛皆出於學者而他人不與夫兩漢之用儒其實無以相過而士之優劣相遠如此何也

問古者建國設官分職以爲政本近代因循雜亂無復統紀朝廷深惟其弊推本宗周旁摭宇文氏以易其制惟周官分建六職各帥其屬以治百事仰以奉天地鬼神外以御諸侯四夷下以治士農工商至於草木鳥獸無不咸在可謂備矣宇文氏雖參考其舊以命庶工而典籍亡逸不可究知其兵戎之官多設於六卿之外今將遠法宗周則宇文之遺法固將在所去取然則九官之以武事設者當領於六官耶其亦將特設而後可也

問周官三百六千所以治王之畿內也其畿外諸侯國自有官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亦皆有屬以治其事是以六官之屬足以治畿內而止矣今四方郡縣自一介之吏該命於朝廷則六官之外當得羨吏以典其職以階易官蓋出於此然而設階之法始於散官而散官之興近自魏晉因魏晉之遺俗以問三代之舊典竊以爲未盡也其將何脩而後可以復三代之故也哉

問古者取士於鄉而養之於學觀其德行道藝而進之以官故其得人也全今也雖鄉取而學養之然其試之也獨取其藝而德行之舉不復並立凡今之士雖有內懷德義而無藝以自將則不免廢於有司故其得人也偏今將略其藝文而取其行義凡科舉之法所以杜請謁而絕情故者一切盡廢則奔競朋黨之風必扇於下豈古之學校遂不可復耶其具論之

千篇

問古者兵出於民而兵戰以車馬介冑皆民力也民之於兵可謂勞矣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鋤耨錢鏹之人而驅之以干戈之事民之於兵可謂踈矣然而古者以甚勞之民用至踈之兵而民以爲安四夷賓服其故何也近世兵民既分凡兵之器用皆給於官且募教戰不擇四時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然其所以安萬民而威四夷者亦何以遠過於古若夫正兵旣練而又兼連伍保之兵民旣設而不試以征伐之事此又今世之新意者所以勤兵裕民者可謂至矣至於異同待失之辨其詳著千篇

問古者爲貨泉以權物之輕重今所在鑄錢數日益多制日益少可謂錢輕矣然而金帛米粟買日益賤

而錢之行於市者日益少有錢重之弊夫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其說安在將救其失其術何以

問孔子與老子同時孔子以禮樂教人而老子以清淨無爲爲宗孔子蓋嘗問禮於老子未有一言非之者夫孔老豈同道者或後世孟軻韓愈皆學於孔子然孟子之於楊朱墨翟韓子之於浮屠氏皆訟言攻之礪之如仇讎夫韓孟之賢不過於孔子而楊朱浮屠之害無異於老子或釋而不問或排而不置其說安在

問漢武帝攘却四夷拓地千里後世賴以爲強唐太宗誅滅胡虜兵不折比民不告病用兵之利前世無與爲比然而武帝之治安不若文景之多而太宗之功無補中國之治亂是以儒者終莫之善也夫儒者之說勝則帝王之武功沒世而無聞不世之功成則中國先受其害二者不可合弁然高宗之伐鬼方文王之征玁狁聖人有所不免則武帝太宗之功業其終不善於儒者何也

問河之爲害遠矣自漢已來東決則盡太山之麓西決則盡西山之趾凡二山之間數千里之地丘陵險阻河皆堙而平之存者無幾矣蓋禹之治水也以爲

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厠二渠以引其河自二渠之廢而河乃恣行不可備禦夫河決不東則西豫以二渠待之則雖決而有以受之乃不爲害此聖人之遺跡也今將訪而復之以待河之暴其可否何說

問韓非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爲夫豈其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差或致千里學士大夫可不辨之乎

問堯舜之德盛矣然孔子稱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何者世相近事相若而人情未遠也儒者常稱二帝三代雖其道德之隆世世師之至於禮樂刑政將以師之今世亦已難矣今自五代以上其文物政事之備未有若隋唐之善者自祖宗已來采前世之舊而施之於時亦未有若隋唐之多者也然其或因或革而當否存焉蓋亦有時異事異久遠而不可復者歟其亦有因習俗而重改作可復而未暇者歟其相

與講習而著其宜焉

問古者有罪不免於刑失誤有贖親賢有議青灾有赦未聞有赦天下者也自漢以來赦始及天下而言政者病之蓋成周之隆成康之際刑措不用而漢孝文唐太宗之盛天下斷獄歲不過數十當此之時雖有赦何所施之後世法令滋章而姦究不禁刑之不能正而赦之不能救數赦則民坑於法而不赦則上所不忍其將何施而可

問三代以田養民而取之以什一其民盡力於耕則足以自養上之人以時平其政令而民受其賜既已厚矣自戰國之禍田制既壞賦法隨弊天下之民仰困於租稅而俯困於兼并其害不可言矣是以漢自文景以來賜民田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金帛布絮之奉歲時不絕考之於古則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自漢氏絕而復興其民思之不忘其恩澤之結於民豈不至哉惟三代仁政其紀綱法度既不可遽復而漢室賜予之惠府庫之積力有所不逮然則將以厚民其術安在

問三代聖人以禮樂治天下動容貌出詞氣遠巡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

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行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歟及秦并天下風俗日惡不可復改雖漢唐之隆格之以商周之盛蓋已愧矣夫三代之間其民更桀紂之禍與戰國何異然聖人一出禮義復興天下和洽不若後世寂寥無聞獨何故歟豈帝王之道古今一變遂不可復反乎不然何漢唐之陋如此

問秦滅經籍漢興易詩書禮春秋復存而樂遂喪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學者爭立異說各尊所聞以相攻而聖人之道日以湮沒頃者朝廷患之掃除傳疏而著以新說天下庶幾由此以識聖人之遺意然易詩書禮皆立學官春秋雖不用而其書亦不廢惟大樂淪棄漫成無文無所考信嗚呼士生於今去聖文遠師法不傳幸明天子慨然深愍遺墜而興之而六經不備豈不闕甚矣哉意者求之它書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伸之猶可得而觀也請誦其所取焉

問漢收河南地兵不再駕唐復河隴未嘗用兵今朝

廷兵甲之精卒伍之練蓋近世所未有也是以收洮
泯略蘭會大功既遂四夷震疊有志之士蓋以心馳
於燕薊之兆矣夫能豫而能穡所以爲良農也能獲
而能烹所以爲善獵也故夫拓國而安邊唐漢之間
必有良策焉其試言之

私試武學策問二首

問古之善戰者必以兩擊一既爲之正又爲之奇故
我之受敵者一而敵之受敵者二我一而敵二則我
佚而敵勞以佚擊勞故曰三軍之衆可以使之必受
敵而無敗自唐季以來古之陣法遺散而不講今世
用兵之將置陣而不知奇正夫置陣而不知奇正猶
作樂而不用五聲飪食而不用五味宮竭而商不繼
其窮而酸不輔一變而盡矣不可復用也今將推古
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陣其亦可得歟兵法曰先
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又曰奇亦爲正之正而正亦
爲奇之奇所謂奇正者將合爲一陣歟將離爲二陣
歟學者所辨之

問古稱淮陰候善用兵然觀其所以勝者亦若有天
幸焉淮陰之攻趙也廣武君請以輕兵絕其饜道而
堅壁以老其師其攻齊也人或說龍以且相持不戰

而陰招齊之亡城此二計者淮陰實難之幸其計之
不用是以能充然而使此計誠行淮陰豈坐受縛者
耶其必有以待之請言其說

欒城集卷第二十

欒城卷第二十一

上皇帝書一首

熙寧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蘇轍謹冒萬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官至踈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
惟雖其勢不當進至言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
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
感激思有以報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
下將大有為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驚下無以自效竊
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
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
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
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
先後並廢書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
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
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
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騷騷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
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蕘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
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
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來

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求而不
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
陛下施設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
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
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
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
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
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
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
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
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
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
灾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
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
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
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
備邊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羗人不
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
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

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飢苟加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旣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復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昔年之前而罷之於旣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繕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祕府之財從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祕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

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債登坂嶮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嶮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

極於是蕪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耻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紆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慙亂慙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徬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絮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

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乎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勦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旣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

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
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
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
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
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
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
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
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
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
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
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爲不失矣然世
當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
苟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
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
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使而使三司歲
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
其吏以絕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
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矣俗召然而速
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世危

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
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
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
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
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
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
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爲怨也
不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
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
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
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又
而不得遷去官者又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
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
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二怨皆將
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
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
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以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
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
其屬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
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

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
賊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
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
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
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
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
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
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
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
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
徒以爲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
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
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賊罪
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
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
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旣廣兵亦隨衆雍
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
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成平景
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

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
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
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
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
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
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
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剝未有不以此自解
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
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
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
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問賞
莫重於問問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
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
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索
瑛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
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
關市之征統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

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圍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人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閒則曰官給茶絲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苟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

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謀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旣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情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

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邑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官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爲差以次出使得從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以按察

持之以察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廩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此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其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實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卽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復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彙雖宗室誰敢覲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未大之憂而餽

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歛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望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漕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它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一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舡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其舡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濱江之民以其舡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責責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

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說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屬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

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後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是其流發其謀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

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臣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書

書十首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泱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比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死固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厯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大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
 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
 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
 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
 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書

轍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飢
 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其
 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
 盡方其閑居不勝患慮之多不忍自棄以為天子寬
 惠與天下無所忌諱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
 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而復何事恭惟天子設制策
 之科將以待天下豪俊魁壘之人是以轍不自量而
 自與於此蓋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
 其所論述亦已畧備矣而猶有所不釋於心夫古之

帝正豈必多才而自爲之爲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項氏之強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姦詐何者任人而人爲之用也是以不勞而功成至於武帝材力有餘聰明睿智過於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時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爲用也由此觀之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竊惟當今天下之人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誰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爲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爲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爲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而明公實爲宰相則夫吾君之所以爲君之事蓋已畢矣古之聖人高拱無爲而望夫百世之後以爲明主賢君者蓋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則果誰耶下而求之郡縣之吏則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則曰非我責明公之立於此也其又將何辭嗟夫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諗明公者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爲命越人不在則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爲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它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爲子之才治之而無爲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難

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支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傷子之四支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下以我爲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爲非醫此二者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旣而見其人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今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審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天下之難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不肯者不及也夫天下患於不知而又有知而過之者則是道之果難行也昔者世之賢人患夫世之愛其爵祿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故其上之人奮不過顧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愛叫號紛詖以攻許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而猶未免爲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爲安天下之人自重其發之爲重君子之勢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則是猶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執政於今五年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而日聞敦厚之聲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猶有越人之病也輟讀三國志

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以問賈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紹兵百倍於公公畫地而與之相守半年而紹不得戰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而又決意者顧萬全之過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豈亦此之故歟明公其畧思其說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宜輒再拜

上曹叅政書

鞬聞之士不更變不可與圖遠新勝之家知得而不知後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終不可又昔者輒讀書至秦誓而得之曰蕃蕃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不遠我尚不欲夫昔之爲此言者蓋亦已知之矣孟明眚西乞術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決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慢公欲襲鄆孟明以爲可而蹇叔以爲不可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則蹇叔不可謂迂而孟明不可謂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它技其心休休爲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爲哉温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輒之東遊而明公適爲京兆當此之時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行道之人爲之不敢妄視盜賊屏息而不作可謂才有餘矣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務爲敦厚不欲以才蓋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讓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輒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今將爲吏峭黽之間閑居無事聞天子舉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其中無所隱蔽故以應詔而輒也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亦不敢爲莽鹵不詳之說其言語文章雖無以適人而其所論說乃有矯拂切直之過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時之不祥一有所觸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方今羣公在朝以君子長者自處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爲幸而輒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爲文家貧不能盡致有歷代論十二篇上自三

王而下至於五代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槩見於此觀其畧可也

上兩制諸公書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大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較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桶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軸長者擾靈斃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莽莽艾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魚師結網聚餌左強弓右毒矢陸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鮫鮓熊羆虎豹之皮毛龜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候夜光間以類玳瑁落的醜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戩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游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邾異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謀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鄉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遺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棘茨棘躑躅絕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疾藜蹈崖谷崎嶇緣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旣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於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味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歎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
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効其仁智者効其智大者惟明其
大而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
才而盡其力求其至微不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
身校其說而無勦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
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
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
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辨其是非論其可否
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
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
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
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旣長
乃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
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
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閒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知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談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
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闈之中兀然
頽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
而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
連降忘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
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
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

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
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
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
召之役之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
知其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
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汎觀天下
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
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
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
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
伏惟執事方今之備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
服聲華之所耀孰不欲一見以効薄技於左右夫其
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
敢復以爲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劉長安書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
高則必趨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
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
布葉而草木爲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
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

之累也勢異若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
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
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
耶舉天下而無可與其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苟
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
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爲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
反是以爲天下之棄人也以伯夷之不吾胥而棄伯
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胥天下
是伯夷亦有過耳古語有之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
何者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
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保身也亦
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失天下
之士轍已畧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
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及聞執事之
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高亮剛果士之進於
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
逡巡而自愧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轍願執事有
以少下之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而轍亦得進見
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甚

答徐州陳師仲書二首

轍白陳君足下去年轍從家兄遊徐州君兄弟始以客來見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胷中也既而問之君之鄉人君力學行義不妄交遊既已中心異之及來南京又辱以所爲文爲贈讀之翛然以清追慕古人而無意於世俗心雖愛之然亦憂君之是以困於今世也今年春君西遊謀所以葬先子於朋友既而東歸貧不克舉書來告曰將改卜七月且問所以爲葬嗟夫轍固知君之至於此也以若所爲行求今之人則其困也固宜雖然子而固子之守盡子之有歛手足形還葬此則曾子之所以葬其親也而何病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贍愧實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禮不宜轍白

又

蒙惠書論詩許以五百篇爲惠既知所從學詩之人又知所以作詩之意五百篇雖未至然見此書已與見詩無異矣應掾言迫於解舟有書不能盡取即此詩是耶轍少好爲詩與家兄子瞻所爲多少畧相若也子瞻旣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爲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每得其所爲輒諷咏終日譬如新病暗人

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肯何足以求文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又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爲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爲恨也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稽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獨顏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政其樂此孔子所以嘆其不可及也今魯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記書

轍啓女夫王君適自徐還筠承賜以長書伏讀愧歎無以爲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廢平時學問捐棄不講譬如荒畦敗圃草棘狼籍雖追惟疇昔耘耔之勤欲從容遊步其間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真足况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觀天下之巨麗心目廣大物難稱愜乃欲遊目縱覽究其有無豈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壯年篤學才節茂美文章雋發何意過聽如此然聞王君言出入學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詰蓋耽悅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絕俗之意聞轍被罪以來自知鄙陋歸耕之計慮之已熟不啓其故遽以知道許之夫古之所謂知道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夫豈如轍困躓而謀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當學也而亦何取於轍哉辱賜之厚不知所報謹奉啓陳謝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迹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董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米不犯不惟南方十八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于冒高明不勝載越

樂城集卷第二十三

記九首

筠州聖祖殿記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禮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寓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以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無有遠邇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粵維我聖祖功緒未遠肇自皇世超絕周唐逾千萬年威神在天靈德在下祥符癸丑實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歲特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筠故附庸豫章列為成國維近匪遠吏民朴陋野不達禮承命不獨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禮稽首東嚮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豐三年二月臣維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九峯道遙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來顧享民以祗肅臣輟適以謹來睹其終始乃拜手稽首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

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為舊常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鑒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旄節魏魏煌煌秩祀萬國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飲東廡西嚮誰皆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觀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禮教實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迢迢之柟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巖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祇

齊州閔子祠堂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耄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簋豆有列儻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

貢舟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茫不知其邊即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償觸蛟蜃而不驚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天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二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上高縣學記

古者以學為政擇其鄉閭之俊而納之膠庠示之以詩書禮樂操而熟之既成使歸更相告語以及其父

子兄弟故三代之間養老饗賓聽訟受成獻馘無不由學習其耳目而和其志氣是以其政不煩其刑不瀆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獨於學然也郊社祖廟山川五祀凡禮樂之事皆所以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稱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蓋古之君子正顏色動容貌出詞氣從容禮樂之間未嘗以力加其民民觀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於後世不然廢禮而任法以鞭朴刀鋸力勝其下有一不順常以身較之民於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親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術亡矣子游為武城宰以弦歌為政曰吾聞之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愛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違則子游之政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於山林之間民不知學而縣亦無學以詔民縣令李君懷道始至思所以導民乃謀建學宮縣人知其令之將教之也亦相帥出力以繕其事不逾年而學以具奠享有堂講勸有位退習有齋膳浴有舍邑人執經而至者數十百人於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肅賦彼獄訟不諉其府李君喜學之成而樂民之不犯知其為學之力也求記

其事告後以不廢予亦嘉李君之爲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於民者非復世俗之吏也故爲書其實且以志上高有學之始元豐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蘇轍記

京西非路轉運使題名記

惟京西於諸路地大且近西舉鞏洛北兼鄆滑南扼陳許蔡汝唐鄧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縈阻淮漢出入數千里土廣而民淳鬪訟簡少盜賊希闕外無蠻夷疆場之虞內無兵屯饋餉之勞爲吏者常閒暇無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曠而不耕戶口寡少多情而不力故租賦之入於他路爲最貧每歲均南饋北短長相補以給軍吏之奉故轉運使之職於它路爲最急雖然事止於自治而無外憂財止於自足而無外奉則雖貧而可以爲富雖急而可以爲佚也熙寧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細布在州縣而其要領轉運使無所不總政新則吏有不知事遽則人有不辦當是時也轉運使奔走於外容度於內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鄆滑并於畿內自某某若干州爲南自某某若干州爲北南治襄陽北治洛陽殿中丞陳君知儉自始更制而提舉常平旣而爲轉運判

官復爲副使以領北道始終勞瘁真功最力將刻名於石以貽厥後而顧瞻前人泯焉未紀乃按典籍以求遺故自開寶以來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嗚呼盛哉夫若干人者遠矣其詳不可得而知然其遺風餘澤故老猶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離與其人之在是者後世將有考焉是以具載於此熙寧六年十月日記

齊州灤源石橋記

灤水之源發於城之西南山下北流爲埭其淺可揭城之西門跨而爲橋自京師走海上者皆道於其上每歲霖雨南山水潦暴作匯於城下橋不能支輒敗熙寧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繼作橋遂大壞知歷城施君辯言於府曰水歲爲橋害請爲石橋以紓其役距城之東十五里有廢河敗堰焉其棄石鐵可取以爲用府用其言以告轉運使待錢二十七萬以具工廩之費取石於山取鐵於府取力於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橋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門安如立陵驚流循道不復爲慮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於城上視其工之良窳與其役之勞佚而勸相

之知歷城施君實具其材兵馬都監張君用晦實董其事橋之南五里有大溝焉屬於四澗以殺暴水之怒久廢不治於是疏其堙塞築其缺而完之橋之西二十步有溝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於其上水不得洩則橋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舊而止又明年水復至橋遂無患從事蘇轍言曰橋之役雖小也然異時郡縣之役其利與民共者其費得量取於民法令寬簡故其功易成今法嚴於郵民一切仰給於官官不能盡辦郡縣欲有所建其功比舊實難非李公之老於爲政與二君之敏於臨事橋將不就夫橋之役雖小然其勞且難成於舊則倍不可不記也遂爲之記

光州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興其所欲而廢其所患苦順其風俗之宜而吾無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學官龔遂治渤海督之耕牛衛風治桂陽教之嫁娶茨克代蠲誨之織獲此四人者非其強民也民之所欲而莫爲之勸盼盼相視不能以致非得賢長吏以時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願以相生養則民至老死不見風俗之備然而蜀之

學官施於齊魯之邦則玩渤海之耕牛試於邠郇之野則厭衛之嫁娶茨之織獲行之華夏之國亦未免於非且笑也故爲治者亦觀其俗乘其時使民宜之蓋無所必爲亦無所必置也弋陽郡居長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爲政安而不擾誅其豪強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訪其士民間其所欲爲咸曰吾郡旣廢且富所不足者非財也而浮屠老子之官室貌象庠陋廢圯民不信嚮父兄竊議以不若四鄰爲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無難也民所不欲吾不敢爲苟誠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語之故民勸其令相帥從事不三年而有成天慶道士治三清北極聖祖諸殿清淨嚴肅朝謁有所而開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趨功勦力先告工具棟楹峻峙瓦甍緻密爲佛菩薩衆像尊嚴盛麗儼若在世士女和會耆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蓋殿始作於至道丙申而復新於元豐癸亥中間寂寥八十八年然後民獲就其志嗚呼循吏之疎闕而政之難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悅故以告於公請記其事而刻諸石公以書來屬余余考之循吏傳以爲當書故記之不辭五月初五日記

筠州聖壽院法堂記

高安郡本豫章之屬邑居溪山之間四方舟車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穡漁獵其利粳稻竹箭梗柎茶楮民富而無事然以其險且遠也士之行乎當時者不至於其間元豐三年余以罪遷焉既至幸其風氣之和飲食之良飽食而安居忽焉不知嶮遠之爲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釋官而遊間獨取郡之圖書考其風俗人物之舊然後信其宜爲余之居也昔東晉太寧之間道士許遜與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術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它州爲多至於婦人孺子亦喜爲道士服唐儀鳳中六祖以佛法化嶺南再傳而焉祖興於江西於是洞山有价黃蘗有運真如有愚九峯有虔五峯有觀高安雖小邦而五道場在焉則諸方遊談之僧接迹於其地至於以禪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無子乃以罪故得燕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壯而多難行年四十有二而視聽衰耗志氣消竭夫多病則與學道者宜多難行與學禪者宜既與其徒出入相從於是吐故納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子諸妄還復本性而憂以自去洒然不知網罟之在

前與桎梏之在身孰知夫嶮遠之不爲予安而流徙之不爲子幸也哉然郡之諸山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獨聖壽者近在城東南隅每事之間輒往遊焉其僧省聰本綿竹人少治講說晚得法於浙西本禪師聽其言疊疊不勒郡人有吳智訥者治生有餘輒盡之於佛既爲僧堂之後室又爲聰治其法堂皆極壯麗凡材斲金漆皆具於智訥堂成聰以余遊之亟也求余爲記余亦喜聰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爲記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嶮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嶮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任峯墜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一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

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壯邃密非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實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遽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驚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蘇不記

杭州龍井院訥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師忻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眾分散四去事聞於朝明年俾復其舊

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出其力以成就廢缺眾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眾曰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於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於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鑿嶮埋圮築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如天帝釋官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告予為記予聞之師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波定如古澗水故人以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不垢不淨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眾人意也則其以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

以辯見我 既非見我 以訥見我 亦變於妄
有叩而應 時止而止 非辯非訥 如如不動
諸佛既然 我亦如是

樂城集卷第二十四

記九首

東軒記

余旣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茂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潛水患尤甚旣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開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入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旣且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恠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愛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尋貧窶自若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

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取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旣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學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不得歸休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陽蘇轍記

武昌九曲亭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止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濟安三年不知其父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小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放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翻然獨徃迢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王氏清虛堂記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環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水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

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詠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直清虛者在焉而未之見也王君浮沉京既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鶩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熙寧十年正月八日記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不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亦嘗觀於江乎秋兩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旣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茂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水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元豐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蘇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九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州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驚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望長林古木撥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爲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黃州師中庵記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子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子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番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

民旣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元豐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蘇轍記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聽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五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夫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迓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

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華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元豐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蘇轍記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地四顧可挹伊洛瀝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圍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旣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

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意其方略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圍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旣八十有二笑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爲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

高安太守朝請大夫毛公與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保趙公里人也公始以老歸故鄉大夫適方家居與公出入相從爲山林之遊朝夕無間公好爲詩而大夫以詩自名遇其得意輒以詩相屬元豐三年大夫來守高安簿書期會非其意也間與客語有歸轍之歎曰要當從公於松石之間逍遙以忘吾老時又出公之詩以夸其坐人公詩清新律切筆迹勁麗蕭然如其爲人蓋老而益精不見衰憊之氣卒然觀之不知其旣老之爲也轍昔少年始見公於成都中見公於京師其容晬然以溫其氣肅然以清十年之間富貴煒燁談笑於廊廟而其所以爲公者湛然無毫髮

之異自不見公今又十餘年間而聞之公之鄉人見之公之詩書其風力骨骼有加而無損亦與始見無異然後知公之所以過人者遠甚蓋人必有不可變者然皆汨沒於塵垢與物流轉而不返於是索然茫然而髮皆白與齒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變者轍亦安足識之蓋亦見其見於外者而已大夫將刻公詩於石而屬轍為記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墓表銘四首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于眉閱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為政于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燧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于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為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果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職方君自詭以家事使公得篤志于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特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聖元年始就鄉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為文嘆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賢公曰以子為三人以成子美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近者百里不絕為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

監未幾移鳳州司法五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估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家正嘗薦公于朝復以書抵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以此多公罷爲末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丘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苦告府遣吏治之閱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至散蠶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卒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陰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僕任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

能晉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卒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于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義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入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于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今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于温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嘆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弊衣負木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爲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厚者視之廖君昔與公同爲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能知衛州未陽民爲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爲盜公

察而疑之問尉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敲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佗人必此為姦訊之而伏佗日果得真盜衡人以公為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為佛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末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根料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李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二

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為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泣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為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為主故所至必治一特稱為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存不特記錄又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于鄉其後見公于禮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于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情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轍為鄉所擯曰是何名為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它州為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為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循若無所為動以律令為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為者力為之不疑鄒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為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

思自諸父沒後生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之女也簡肅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仁宗為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今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叅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際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為表裏蓋二公之功名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賢婦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始韓國太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居小邑安于

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為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既歸老穎上慈聖嘗幸樂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決於夫人率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既薨盛衰之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文忠行己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將終疾革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比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於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忠之塋夫人始以

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選爲仁壽郡夫人復以其子
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
監丞奕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裴朝散郎尚書
職方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辯宣德郎監澶州河北酒
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孫男
六人悉陝州司戶叅軍憲新授滑州章城縣主簿恕
雄州防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憲並假承務郎
孫女七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
郎元耆弼次適許州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
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嫁承務郎蘇迨次
尚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奉世若
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
於文忠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游知夫人平生爲詳
而子隸復以狀求銘銘曰

簡肅文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
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孺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
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
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
與存

全禪塔師銘

黃檗斷除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
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
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歷壽春
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
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
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夫禪師茫無
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舅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
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嚼惡食飲惡水以自彌凡七年
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
曰吾一棹打透無底藏一切瓊寶皆吾有也文喜曰
汝得之矣自是言語偶頌發如涌泉不學而得高安
太守請師住石臺清涼已而徙居黃檗師爲人直而
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
一見曰君靜而思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入山師每
來見輒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
我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
異時見我無相忘也旣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
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
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衆誅歸而跌坐欲
化衆強之卧遂卧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

煖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儻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去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况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疑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玄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既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跌坐以偈告衆以將

入滅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變鬚髮鬢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闡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亭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耶睡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疾病矣余聞之矍然即於夢中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曰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

或於見在土邊見一切土彼此無壞相或於見在上直上切剝官人天相遷往而無有難相或令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開師得正眼又爲僧中王及其滅度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動挂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折大木煙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昔忝聞道亦不免斯惑病中夢訶者開師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開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瓊師刻石示學人

傳二首

孟德傳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旣爲兵不復知志嘉祐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斃携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遇虎狼毒蛇

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斃旣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瀉無所不至旣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則止而坐遠巡拜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它異能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

曾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

虎有婦人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埃其醒埃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踴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使人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野題

巧者趙生傳

高安巧者趙生髯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子適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子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旣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教君挽水以澆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

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息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子許之旣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游於它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畝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子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乎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予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狹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鐔刀兩骨相值其閒不令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游四方少年無行所爲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爲也是時

子凡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晉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駮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沂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子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捨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恣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又生變化亦未可以語古之真人也道書死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叙三首

類篇叙說景仁侍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千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

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刑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為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蠹攻臯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為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為類篇以說文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孽規同部而啞尙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草念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零古全類也而今附兩幹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亡曰王之為玉朋之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崑之加品白之加矧凡集韻

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惟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誡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肯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洵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之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

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嘆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轍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毋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元豐二年四月三日眉陽蘇轍叙

洞山文長老語錄叙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并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麩羹蔬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卧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衆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華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

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衆自遠而至元豐三年子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樂城集卷第二十五

樂城集卷第二十六

祭文一十七首

祭歐陽少師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觀文少師贈太師九文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會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嘆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再鍾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剝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辱齒咀嚼荆棘斥棄羨哉號茲古文不自愧耻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躍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襟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厯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諛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莫自毫徂青迄祭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頽則隣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哀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過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特朝賜薰風春夏是宜凍兩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嚶矣時實使然我誰對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思豈無它人君則廉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徃見姑章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劓柔而不

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徃身留遣使徃奠涕泗橫流幡絳素車歸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貴顯榮居之若無寬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卽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歎歎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親戚令德懿行風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尚饗

祭王統州伯敬文

年月日具官某與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統州使君伯敬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衆目睚眦更笑迭嗔君在其閒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我賴以全民亦

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書之間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謹吁夜飲不歸月墮城隅聞屏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若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憂死生計來自西驚悞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于窹門漬酒東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尚饗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姑之盛篤生賢子揚于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庀職實放有儀聯袂以朝列鼎而養織履以就方進豈惟古人翦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毫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末世喜懼相繼八帛於虛今者并旒告行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寬而有知嘉此試意向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呵相揖于輿莫復違它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

可跋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朋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享皎然有告不祥凶計在門凄絕肝腸諸子疊繫匍匐哀荒公嗜讀書贍于文詞亦達于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窹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饗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為徒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辛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蠹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遂致為臣開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解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翹然自名足以為貴公有其三豈不

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志蒿隗之間頴異之測有慮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鍾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其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踈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警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既苗且實物自函徐究觀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既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邁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于遼駟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于朝鱗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襄回奈何尚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某以肴酒之奠祭于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既冠

而孤方壯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侍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原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是一畝之丘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已予撫子育曰比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昇之壽考以繼家事嗚呼哀哉尚饗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丈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強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既謝於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慟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繼繼王事出入周旋執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歸來舉豆籩尚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自然靜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

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
淮陽環堵而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
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
不亡雖又何悲嗚呼公乎今世之師尚饗

代南京晉守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巢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于鄉宜其家人
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
某守土于茲裏事告特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
屬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非薄惟愧矣
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為厥初
磐桓亦躡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于朝遂付
兵樞剔朽鉏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
不行攀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
昏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
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棄我而先遠奠有時泗涕
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穎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

疆列聘而食豐功備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轡留連列
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
仕母老在堂百口有懸壺之憂十年為夢寐之頃士
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未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
涕泣長辭攀望靈輿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
關畧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
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
斥就南屏磐栢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
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
死生變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平慶寄奠一觴
孰為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于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
在左曰子惇惇誰卹子禰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子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戾聚而呼皆曰子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邁反洛師授之苑丘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頌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兩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來蟬冠遂以往德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未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嚮

代三省祭門下輔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措紳著穎方興秀而未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租于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同列增害行路興歎精誠未民來舉一鵲嗚呼尚嚮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呼嗚日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

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昭鑒誠悅消復大青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求保神之休無斃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于今未幾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辭去兩暘時若災厲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誠薦俎豆匪以報也尚饗

右辭大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駕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官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及來是邦復再執幣將以見於廷慨然願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被移殿兩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尚饗

右辭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膏潤下土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為神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兩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雪時降以寬

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尚饗右蔣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聖精誠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揚雲合輒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茲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處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末事神無教尚饗

右蔣大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酒少牢之奠告于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為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瘁獲不償種恃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為害豐沛庫下鞠為溷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覩兩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掃滅強暴雖宅闕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閭里告病其有不郵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

饗 民之言微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尚饗

南京祈禱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于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銜艾滿野陰雨為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獲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弁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困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成孰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甲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盡力於而耕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為也幹旋陰陽開闢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况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兩病告不旋日而兩止種麥獲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藪備具匪以為報惟致其意也尚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維

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于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迫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于乂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氣既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叙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尚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赦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苒禾黍鞠爲汗澤秋氣方始田

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款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母有厭歎尚饗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滿溢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會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佑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爲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造以卮酒特羊致祭于靈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廟祀某來長是邑即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稼穡大熟賦

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復此意由僥倖以致疾厲寒熱為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卧者過半迄茲瘞損自夏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壓濟卒保康又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謝不敏敢告驅除瘴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家脫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厲旱氣充塞五種失執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息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敢因舊儀祇薦誠悃維皇天后土靡不覆燾日月宿耀靡不臨照山川岳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含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為一後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間蒙大賜以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年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為沴秋稼殄瘁淪為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民之無辜誰為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為殃民以重吏愆今茲歸誠天地布

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尚振揚清風以遂昇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于田既獲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幾今歲五種歲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為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指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賢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賢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禁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毀往准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揚楚方飢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汝遺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屬農部為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為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為論者所稱朕將觀爾干事惟寬而勿弛明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朕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為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即南服尚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單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憐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為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為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

故政無不修孝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燕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為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况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尚勉忠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璩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鄆州

勅昔我神考收擢備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幾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爰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請具官其名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臺之要付以新鄭之雄加秘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為至於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責成昔叔孫通為東宮傳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為東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官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臨事不煩予欲決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絢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為師而學者不以為弟子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閱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蓋將有見於此者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義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牽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

之術行之略書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頼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楊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控薄劔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揚楚春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間起爾於山陽守參領漕事今又命爾督賑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矣朕於是考察多士匠而觀其不煩遂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於吳越優有善狀故使紘治子廩古治子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待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頼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辨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于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誠朕意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掉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勅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計大之羸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賞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其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千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待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壯兵屯倉粟猶甲於它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惇知揚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宜推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卧而治民不失緩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

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子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特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派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為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准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為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棟皆河朔之要樞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遠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假威名憚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青之足云窮富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峻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雜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既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務為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為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存綱

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辨矣勉既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廷蜀孫陶死於縣州邢選吉子吉死於盜各補二班借職

命庶幾士知忠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今羽磨勤轉遙團

勅具官某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為勞而不以親踈為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入內侍省磨勤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縉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祇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一宮使

勅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雋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蚤事仁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後復陳堯舜之道

自處以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于績服之初日思講讀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尚可推以與人而其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狗予意毋番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

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炳邠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聲聞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先因殺人送官勒停已叙今叙右千牛衛將軍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思不廢叙往服恩命而知義之可畏庶勉於各可

黃發磨勤改朝請郎

勅漢孝宣帝厲精為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况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為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吏以叙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客城縣城定

國轉西頭供奉官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于城處則為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之任貴其知變蓋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為將家久習疆事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厲門極邊審邇德藩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選用舊人而去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惟茶鹽苗役之害罷察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

景在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賦安地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譯一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弛鹽利之害議茶推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為姦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縣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為郡清心繁已平政理訟期為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寡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嘗試為郡條教不煩徃宜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師治邊以軍政為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徃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聞其憲令吏緣是為新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為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閣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稠人致位通顯去論功而賞雖如丘山不以為重考績而遷蓋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騰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以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然自守浮沉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為耻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閑於論報而不知為政朕缺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佳洎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為刻覆之正矣其弊也事從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未流頽弛而莫振軼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苛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為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為急以爾信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治辦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積厥職可

葉康弼知劍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普安蜀漢之咽賓旅之會地雜穢衍民艱於食往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運轉使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羗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為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久號稱循

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樓丘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適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朕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且官蔡卞奮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為天子私藏朕為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謹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既嘗為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為易使它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爾者既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和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勲舊崇尚寬

簡而慎守典刑茲于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儔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矜成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情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任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蚤以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易以義待已實難爾其勉之母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衆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豈躬之性蚤爲御史議禮不阿中列諫垣言政多悟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遷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尚不牽于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求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十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

意灼見吏民憤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株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較東南之衝具官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其發摘姦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屬精求治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姦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政以惠民謹追晉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具郡生齒蕃術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蒞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復職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鄰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

武力之勝抑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為能吏之勸可

樂城集卷第二十八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郊置通判未寧軍

勅具官某北邊俗淳而士武隣好輯睦日以無事爾昔嘗以才任刺舉矣久而不試往貳博野尚勉無怠可

叔攷等三十二人並除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節從事於文武積累歲月僅乃祿仕以免於耕勞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於家忠信於國識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終保祿位可

王宗孟母

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二封壽昌縣太君

勅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壯子非有駟行不能致此福也寵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貴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勅吏部分列三銓而長貳各領其一其為權任重矣天下官吏至於其間長短有度輕重有數而循患不得其當者吏撓之也朕敷求備良付之流品意是在是矣具官某學術之茂冠於東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

樂城集卷第二十七

試於封駁任職不阿方今吏員冗溢待次者無筭爾其去晉難之各覓滯積之歎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職可

顧臨給事中

勅朕欲網羅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難唯有歷試之詳重以旋觀之義雖復堯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樸厚之性出於自然直諒之才可備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餘年晏然一節外督漕事公議惜之維是東臺封駁之司實予萬幾出納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爲過舉之虞爾其稽考典常附以經術令有不便知無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議則爾職舉矣可

范子奇司農卿

勅司農之政歸于地官則卿事寡矣然朕觀兩漢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學如鄭衆皆老於此官則前代用人蓋不輕矣且官其家世名臣詳練吏事出入中外治辦有稱居九卿之列修后復之政益勉無怠以答恩命可

馬默河東連使

勅具官某汾晉之民儉而能勤易以術富比緣兵役

之後瘡痍未復思得靖重愛民之人爲朕伺察宰政之吏以爾博學不勌從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頌其遺愛彭城之治復能首發巨姦是用輟從大農寬我西顧朕於用人無中外之閒爾於報國無終始之殊務安邊民以稱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運判何琬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爲官擇人不惟其才之雋良亦因其人之便習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爾象求學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遠民宜之以爾琬才力敏明爲政不擾頃居江左列城賴焉徃修鄰道之政無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繼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愛之之意可依前件

常安民鴻臚丞

勅具官某爾進由儒術舉以民政朕將觀爾於近以信其遠典客之職號爲優暇益勉無怠蓋將有考馬可

李說自軍頭司除知忻州

勅具官某武吏當守四方以千城吾民冗於內服歷以吏事雖有才力智勇無自而見爾世本將家習於武事求試於外朕不汝違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

能整且安則疆場之事吾無慮矣可

郝宣通判睦州

勅具官某仕官之優莫如鄉國知其吏民之態習其風俗之宜所至而安於治為易矧桐後廬之勝加以才力之優懷組而歸益勉無息可

李琬太醫丞充中嶽廟令

勅具官某爾久習禁方善救諸苦勉思賦祿之厚益勵好生之心可

王鞏通判揚州

勅具官某爾故相之孫而名臣之子也生於富貴而篤志於學勇於議論而不謀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貳其事益試爾才

劉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勅欲治國家當先得士頃者人物之評廢而長育之道微朕顧瞻周行惻焉興歎或盤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將以責成治功折衝遐邇人不素具其何賴焉具官劉奉世家世名臣才穎秀發試以治劇煩而益明具官孔文仲進以直言文史足用責之典禮守正不回斯皆一時之雋良多士之領袖方欲真之侍從益當養其才能左右史官號為要地前

後達者皆由此途手刊冊書足以明任直之效密侍致陛下以觀進退之詳益勉自修以須不次可

胡宗炎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官室都城責在工正朕方以恭儉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靜之吏以督繕治之功爾昔居此官號為任職徃貳其事無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衛州

勅具官某士生於富貴者常患其懷安佚樂怠於功名爾以外戚之懿求試治民求惟此心有足嘉歎衛雖跨河地實近輔勉脩爾政朕將觀焉可

郝觀皇太后殿管勾文

勅具官某朕恭養隆祐朝夕無滯爾久此服勞適當誕慶錫爾一命無改厥勤可

曾肇中書舍人

勅朝廷以號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昔河西諸將讀壘書而知天子之聖明河北叛臣聞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識邦家之大體擇之久矣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為文久益更事家傳父兄之學言有漢唐之風汗簡編年手紬金匱執筆紀事密侍丹墀比於簡

牘之餘試以絲綸之作油然不竭煥乎可觀俾卽拜於西垣將益觀其來效雖文稱蘇李未足以爲賢而事問高崔庶幾於適用勉於自竭以稱異恩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比自漢東恩移汝海國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終念篤老之親宜得便安之養特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異恩益恩報稱可

李周陝西運使

勅具官某關中之民勞於征伐而弊於飢饉久矣朕旣爲之舍垢以和諸戎天維顯思助我豐歲粒米狼戾法當欽藏繼出中都之泉以廣窮邊之積猶恐吏不時具而民或未寧分吾此憂責在漕吏爾忠厚之性見紀於時治辦之才屢試以事往推朕旨去蠹賊之害而督備禦之宜使疆場永安而民以無事可

劉淑蘇州胡宗哲宿州

勅具官某等姑蘇之饒冠於吳越特離之災接於徐毫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饑饉而濟之以惠民亦肯懷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爾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擾以爾宗哲臨事必辦才力有餘往因

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貧而不怨以稱朕意可
許彥先知隨州

勅具官某隨於春秋雖號小國然觀其應接鄰敵常有賢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顧無善人以爲之守乎爾蚤有文譽晚習吏治尚無菲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孫諤大學博士

勅具官某士溺於專門之學而不治諸書不達前世施之於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爾博於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講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佺通判荆南

勅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賈之淵而盜賊之會也守貳之事於南方爲劇爾游官之久才力有聞往贊其治益勉毋怠可

韓玠通判河南

勅具官某爾家世公卿當識治體而西南之政俾民驚擾達於朕聽往貳西都服我恩命無怠循省可

占城國進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順郎將

勅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禮義之榮身無遐邇之異特頒恩命昭示遠人可

劉攽中書舍人

勅士有博學而不文甚文而不達於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難技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長矧夫名在文學之科才兼政事之選釋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讀墳典丘索之書習知漢魏晉唐之故中秉直諒發為謀猷方其流落之中益聞豈弟之政比召還於冊府將漸實於近班適以病辭勉從所請汲黯雖安於卧治蕭生雅意於本朝養子侍從之華實司號令之本惟詳練可以彌縫庶政惟辯博可以鼓舞四方爾其勉盡所長朕將觀爾於是可

曹誦遙團知保州

勅具官某惟爾先臣克平吳蜀仁澤之深與江漢無極于今四世子孫盛大時出能者昔漢唐功臣高密汾陽之家傳世赫奕不殞其業予甚嘉之今爾奮於閭閻之中休有措紳之望練達兵事翼贊西樞屬邊守之須才加使名以為重子欲不遠和好之舊而得嚴整之稱體國承家有望於爾可

王獻可火山軍李昭叙石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邊城俗儉而兵勁吏能守法易以為治爾等才稱武吏之選家本名將之裔往修厥政

以寬治民以嚴御兵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鄒極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勅具官某等朕惟古之聖王不泄邇不忘遠雖在江湖萬里之外眎之如畿甸之間是以並擇才能以察奸獄以爾極出將使指人參郎曹以爾琬比在江淮積有歲月咸能慎所施設紀於吏民夫寃民滯訟苟為不察雖堂上有不能觸苟為察之雖遠何患往祇爾事克慎庶獄以稱朕意可依前件

葉溫叟度支郎中

勅具官某朕既克已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罷去而團之經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強之臣理財節用以羨補不足爾以儒推吏術有聞於時其能量入為出助成地官以濟我邦計可

吳革江西運判

勅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貧嶮而好訟頃者有司失計以鹽賦民愁嘆無聊困弊愈甚朕雖已弛其峻密復其故常而瘡痍未平念之未嘗忘也爾以才敏擢守廬陵知其吏民之艱究其本末之變往佐漕事忠所以安而養之以稱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勅其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邊防禁旅馬牧之政比皆隸於西樞則事益鮮矣爾以吏能久於其屬於法當遷夫以久習之吏而治益鮮之宜事其無不辦也往率乃職益勉毋怠可

榮咨道通判鎮戎軍

勅具官某被邊之地政蕪兵民武吏以奮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愛民備敵之道至矣爾頃以博學多聞試於奉常出佐疆場勉勤職事益以觀爾可

錢式三班借職

勅具官某國家廣濶東南以實中都爾重其事免於亡失錫以一命益勉無怠可

翰林醫官陳易簡六人比舊各減三官章復勅具官某等醫如函人皆志於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廢而情則可恕爾等奪官既久稍復其舊體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勅具官某益昌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漢之統俗廉奉龍之勁每欲擇守常難其人爾頃為赤令勤勞茲久懷組過家無異鄉國服我恩寵勉息治民可

張士澄通判定州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爾昔以才敏嘗奉使指茲予命爾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於事則予汝嘉可

彭次雲吏部郎中

勅具官某以資格用人所以為公也而賢不肖雜糅無以獎勸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講求其方矣爾為地官屬以才能稱進領銓事其悉心流品思稱朕意可

章塗吏部馬琬戶部韓宗古司封吳安憲都官黃景職方郎官

勅具官某等先帝以禮樂刑政責成於文昌用人之難非它官比清曹劇部尤重其選惟能試之有漸是以用無不宜以爾案按察西南治辦不撓琬典領徒隸從容有餘宗古出入臺閣有靖慎之風安憲家世公卿有練習之譽景質性端茂學術有聞並稱一時之良為我庶政之助譬如衆輻各致其用然後大車得以運行勉悉爾心以稱朕命依可前件

盛僑國子司業

勅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養多士於茲歷年學者雲集師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樂正之官以輔司成之教爾以老成端厚久於郎曹往祗厥職勉於

訓勵無使陽城韓愈之流專美於前世可

黃庭堅著作佐郎

勅具官某左右史記言動之詳而宰臣紀時政之要以授東觀會而成書然後善惡之實後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爾孝弟之美著於閭門文史之功稱於朋友昔張衡崔駰張華求哲皆以才行又於此官朕既思見古人爾尚追配前烈可

陳伺直祕閣知梓州

勅具官某朕憂勞遠人過於畿甸以為吏之侵漁細民者遠則莫見民之呻吟疾苦者遠則莫聞是以選任守臣惟難惟慎爾以臺閣之舊出臨關陝曾未暮歲厥聲茂焉朕惟東蜀郡縣之多思得循吏鎮撫其俗進直書閣寵光西南尚無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運副秦中梓州運副

勅具官某等蜀嶮而遠民弱而畏吏失其道民始無告父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選任使者必先循良將使吏不為暴而民不失職以爾知止賢相之後文雅有餘以爾中治術之精前後可紀託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憂爾其急吏緩民深體朕意可

游酢太學錄

勅具官某凡有職於成均者皆士之秀也爾以學業之茂獲與茲選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觀焉可

張舜民監察御史

勅具官其御史之官知無不言則朝廷肅時然後言則天下信嘉謨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於此爾以文行風節見紀於時方召寔石渠而臺以名聞往祇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稱朕命可

張績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顏之行而士之所師法也爾昔以直言進流落不用十有餘年安於澹然不愠不求今予命爾於東觀將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稱朕意可

李執柔司農寺丞

勅具官某大農事歸於地官則丞事益簡然卿寺之屬皆吾養材之地也爾家世名臣業獲修飭往祇厥官無墜先烈可

陳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勅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爾以篤行見紀於東南雖老而不試可以無憾朕方欲推爾所為施

於鄉人其起視學校使諸生有所矜式可

龔原國子監丞

勅具官某爾昔以經術教國子矣中以罪廢而士大夫高爾之義有司薄爾之過其往涖丞事使朝廷用人之周無善不舉可

仲龍選刺

勅具官某古者宿衛之臣勤勞于內刺舉之吏捍守于外蓋官稱其事祿視其功事功既修然後得之今朝廷以仁洽親爵秩之施舉從其厚故爾以積年為勞考課當遷然非其孝弟恭儉持身有法則亦何以及其其服我思命勉於自修使寵祿日至而無滿盈之患以稱朕意可

吳淵西頭供奉官命諤左侍禁

勅具官某等爾以吏事宰府又勤於職懇求補外惟庶且慎可以終倚寵祿可依前件

袁說知博州

勅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嚴銓綜之叙雖有賢者不得獨進故使政事之臣視其才能資任而以時用之然後法不亂而才不滯爾以吏能見紀歷典劇郡河朔之民方以饑饉為憂往勤勞徠以弭沉亡之患可

閻木太學博士葉濤正

勅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視成均之所趨向以為風俗朕方患其學術之雜駁而文體之流蕩思得知本務實之士相與正之木才質端厚學有原本濤議論堅正行極純繁其往帥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實深澤主簿威之較一百歲餘承務較

勅某祖宗以來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爾以行義之厚獨享期頤之福一鄉所重朝所尊禮歲時有束帛之寵巡守有就見之義宜加一命以成子孫祿養之美可

韓忠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勅有唐開元之初以儒將守邊靜則詳於治民動則計而後戰邊鄙不堞號稱得人茲于祖宗阜康兆民和諸戎狄垂白之老不見兵革亦惟禮樂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豈獨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後風力自將拔於周行旋付河間之重入叅法從眾膺宗伯之選世有明德人無間言惟乃顯考嘗以旄節為中山守寬厚之化浹於斯民整嚴之聲震於鄰國三十餘年故吏遺民猶有存者今于命爾以要職撫寧斯土爾亦益懋乃德視乃先烈使北邊之人知韓氏

有子予亦有臣豈不休哉可

劉敏知辰州

勅具官其武陵被邊舊難其守比斥廣沅溪而控扼諸夷實賴茲土爾才堪煩劇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潔廉與物安靜以循養斯民懷服異類可

龐希道復翰林醫學

勅具官某爾以醫從仕始以不驗失官終以有勞獲叙功過相除固法之所許也既復爾舊益憑乃術以答恩寵可

克勅仲營並磨勘改正任防禦使

勅唐始以防團領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節兼治兵民國朝參其舊章因其爵秩以錄親報功恩禮尤重以爾具官克勅力行孝弟著於閭門具官仲營服勤詩禮信於朋友皆董司環衛兼領遙州積勞之久歲月應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約者可以保家貴而知降者可以安職服是恩命思子訓言可

蔡確改知安州

勅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藩飾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遷就諱避以曲全舊恩至於用法蓋不

得已具官某早以才力奮於下寮旋蒙器使致位元宰第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以廢公議曲從舉吏之請遂成贖貨之辜其驕奢淫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默守小邦仍視舊職往自循省尚體至恩可

呂公孺知秦州

勅秦故重鎮統制西戎乃者肇復河湟邊候浸遠雖復號稱近地而實據其本根用人之難與昔無異具官某故相之後風流未亡舊德之重出入見紀臨民有寬厚之美治兵知節制之方儼然長城可託西碩朕方包舉兵甲以懷柔異類督厲將帥以完整邊防蓋非靖重無以為安非繕治無以特久祇率朕意勉成厥功可

欒城集卷第二十八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仲鸞等六人磨勘防禦使

勅朕於族屬之尊思極富貴之奉至其進秩之際必由考績之詳蓋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脩身於在位典章之舊朕何敢忘具官仲鸞力行孝恭閨門稱順具官仲隗服勤詩禮朋友做嘉具官仲癸恭儉自將有縉紳之度具官仲卿脩飭匪懈號宗黨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聞望具官仲霜威儀之謹動無過尤皆領職造州分董右衛既積勞於累歲宜正命於前官尚能以約保家以謙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訓言可依前件

張之諫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於其事矧夫邊吏內撫軍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習其故何以能稱爾以材勇謀略出入邊鄙安定之治綽有令聞是用就易符竹往施舊政蓋所以安靜疆場非獨便爾私也可

寇誦覃恩改朝請大夫

勅具官某朕續嗣丕業思與士大夫祇奉遺訓同濟于艱難爾又服官政有勞于位登進爵秩非子爾私

亦惟先聖之德澤不泯于下可

郭時亮通判澠州

勅具某官朝廷之法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爾昔左定武百發彘謀而義不受賞歲月久矣大臣猶以為言東海名郡往貳守事益勉於政將以觀爾可

安宗說知利州

勅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飲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賈有餘不得安靖之吏民將有不堪命者爾昔以選用所至有聞不由吏部復與茲郡其益勉於從政以報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轉運使

勅具官某河決而西汗漫千里聽其西流則堤防未立郡縣受害澹水堙塞導之東徙則功費極大民殫於役水未必聽頃者議論紛紜未知適從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嘆息思救其患以爾任寄之久才力有餘頃將北漕嘗謀茲事是用申錫前命責之成功夫使水不潤下民不宅上則征賦靡弊帑廩耗竭漕事盡廢爾將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謀於眾詳究利害以時上聞朕將考而施之尚勉無忽可

吳安持司農少卿崔公度將作少監

勅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廣實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澤之雋一有可任不論其世以爾安持賢相之子所見者大歷試煩劇風力有餘以爾公度奮自東南文采自表用之諸寺職業不廢遞加進擢以慰勤勞或勉興九農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將考察其實以觀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朕俾士大夫入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寵祿厚其身也內則習知朝廷政事之體外則審察吏民情偽之變踐歷既久獎用亦重爾總督倉庾才力有聞惟是湖湘之遐民習嶮陋之故犴獄所寄得人則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內外之殊而不盡其力可

錢映知真州

勅具官某五代藩鎮之家惟吳越之後冠冕相屬豈惟朝廷寵綬之厚亦其子孫忠孝之篤楊子重地據江浙之會守土之吏未嘗不選也爾以奉使之勤選領其事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豈不休哉可

正浙知階州郭逢知德順軍

勅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嚴整治邊鄙常使

我直彼曲彼亂我治庶幾兵民底于安靖凡守邊之吏皆當知朕此意爾等咸以才謀見紀習於疆事往祇厥官肅戒無怠可

蕭士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說隰州

勅具官某等河東諸郡犬牙相錯皆塞通鄰國有兵有民凡與茲選其任惟一爾等咸以謀略才勇所臨治辦或告親嫌許以易地將使吏卒無送迎之苦而邊鄙獲安靖之便各勉於事以稱朕意可

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

勅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顧予纘服均需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忍以介眉壽可

燕若濟知東明縣

勅具官某占者大邑必使學者制之矧維畿甸四方觀法於此大臣以爾才堪治劇命以東昏耳目所接得失可考可無勉哉可

陳向知楚州

勅具官某爾為部使者薦士失當以致人言朕不忍廢付爾山陽淮南之民若經水旱流亡未復勉修政事勞徠安集俾民宜爾以蓋前咎可

士鱣磨勘轉右監門衛大將軍

勅具官某九子五宗之屬皆有十年之叙勤勞非在
廷之比而爵祿居庶姓之右所以示親親也爾能孝
恭內外無怨無惡坐閱歲月以陟門衛苟知以進秩
為懼日務克已則寵祿之至何止於是可

黃好謙知濮州

勅具官某爾齒髮雖衰而風力猶在憚於朝謁亟請
外官朕惟民政之難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
良以牧養細民俾爾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
不可濮陽之治尚能勉以圖報可

張脩駕部郎中

勅具官某馬牧之政歸于西樞則司駕之治簡矣以
爾才力之優歷使諸部亦既勞止還總車乘政之試
於內服益以觀爾可

王瑜京西提刑

勅具官某官宿其業則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額朕
雖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爾素刑于淮甸歷年之久
民無怨言茲復命爾督視許鄧地雖不同而職事如
一庶幾練習之故以無曠弛之慮祗朕新命益勉無
怠可

康識權發遣郟州今落權發遣

勅具官某朝廷急於用人故士有以資未應格進攝
事者爾以才智足用擢守郟時歲月既久治辦有聞
俾正厥官益思所報可

楊叔儀少府少監守本官致仕

勅具官某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
大夫有不能者爾起於布衣進貳列卿而能因病告
休敦止足之義因其舊秩歸權鄉黨尚使子弟知所
矜式可

融州歸明揚晟該等改右班殿直

勅具官某等爾等獻地築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見
于勤瘁不有褒顯孰云旌勸特命進秩列于廷臣祇
服異恩永保疆賜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勅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
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
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遺詞甚工操履堅正遇
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
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
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善官折師武覃恩改西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朕繼承丕構推恩四海罔有內外咸進爵秩爾世在疆場有守禦之勤服吾異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陳州

勅某等天下之士非舉無以知其賢非試無以効其實舉之於衆而試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賢責實之方後世之所不易也爾等咸以才名薦於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東海使公著佐淮陽勉悉乃心朕將觀爾所為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黃好謙知潁州

勅具官某汝陰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勝前後擇守皆用名流圖謀具存風迹未泯爾才術通敏長於治人出入勤勞又於郎省自求外服以養高年亦何愛於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於治以答異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勅具官某士奮於布衣為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爾積累勤瘁逮茲長人業雖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勝苟洽之有道亦足以觀循良之効矣可

晁端彥吏部郎何洵直可勲郎顏復禮部郎

勅具官某等朕慎於用人進必以漸考實已試之効常懼或失其人故使端彥以功籍之明升領右選洵

直以典禮之修進直勳府復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幾習焉鮮有敗事爾等其明識朕旨省察姦吏剖決留事以稱吾設官之意可

辛癸太常博士韓宗文光祿丞孔平仲太僕丞

勅具官某等朕網羅雋又而分之職事以養其才能苟無曠官有進無退癸儒雅自飾藹然有聞宗文世族之良勤於厥事平仲詞學有本敏於為政皆有已試之效當吾次遷之選夫奉常三禮所在而善羞開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務舉其職以稱朕意可

元者寧館閣校勘換校書郎

勅具官某先帝始復圖書之府並建官屬而收校讎之職爾昔以大臣子篤志學問列於石渠終喪而來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舊學以克嗣世可

梁燾轉朝奉大夫

勅因材任人國之大柄考績進秩吏之常法乃者歷選滯淹試于侍從而有司奏課以時上聞非朕敢私法固當爾具官某早以好學召寘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樞府恬於榮利又此盤桓方議禮於秩宗旋納忠於西掖進對一再議論雍容歲月之遷未足為寵大

言大利將有埃焉可

張淳知長垣縣

勅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為邑毀譽易聞榮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辨是邑徃慎為所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勅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常奉橋山之禮助我致治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飛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毘勉而從具官某博學冷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轄之司益著公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為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秘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可

張整皇城使廣西鈐轄加遙刺再任以交人

理會地界之故

勅具官某桂林諸郡帶山並海控引裔夷比雖少安而備禦之宜常若寇至爾以才勇謀幹久於其地特加遙州之責仍領兵鈐之重勉圖方略以答恩寵可

醫官元瑞叙推易使

勅具官某爾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後以有勞進秩特既當叙而法非其故疑而後予古之道也祇服異恩益勉無怠可

交趾使黎鍾吏外副社英董東頭供奉官

勅具官某等梯航之勞不憚嶮遠職貢之禮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榮以為海邦之耀往服恩寵無廢忠勤可

鄧忠臣祕書省正字

勅具官某爾昔以賦頌之工登圖書之府終喪來見舊學未忘往祇厥官以卒前業可

成卓

西京左藏庫副使邕州左右江副使檢校人畫歸化州地圖致農智會乞謝明地典

交趾陳兩官監雋州酒稅

勅具官某歸化近蕃與吾疆土相接爾為邊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遠夷不任其咎罪當誰執奪爵二等邦有常憲往祇厥官深體寬宥可

仲浹轉正任防禦使

勅朝廷篤於九族之恩許以十載之叙使其賢者有所勸勉而怠者知自修飭祖宗之舊漢唐所無有司奉行敢有加損具官某切知義訓長事禮文無膏梁

之讖有措紳之譽久服勞於遠郡故正命於使嚮其
克自修以求終譽可

曹評正任防禦使

勅曹氏為將不妄誅戮遠人安之忠厚之報集于子
孫自勝衣以上皆高爵重祿而天下不以為過朕甚
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慶長有措紳之譽服事左
右勤勞匪懈正名閉禦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
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勅守器不假疆場之常道啓寵納侮蠻夷之野心謀
之不滅終必貽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歸
化之近幕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上之素定輒興畫
界之狂謀舉八縣之故封指三隘而為境苟幸一時
之無事遂忘經世之遠圖咎既莫追罪不可赦奪官
一等國有常刑思蓋往愆爾其自訟可

張綬湖南提刑

勅具官某爾昔以常平奉使官廢而罷濟南大藩民
富而多盜布政期月人亦用又荆湖之南地遠而多
嶮民悍而喜訟行獄之寄惻于予衷往祗厥官布欽
慎之意蓋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遠近為異爾其

勉之可

劉當時太僕簿

勅具官某朕敷求雋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
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聲肆爾仲叔侃
然自修不忘前人茲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
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張宙古尚書省都事出職政朝奉大夫

勅某仕為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學行義有白首而
不能至者矣爾名在中臺勤勞積歲坐而致此朝廷
之於三省厚矣蓋將自是為吏民長惟清與慎乃能
終荷斯寵可

陳遊古知沂州

勅具官某沂居齊魯之間周孔之風既遠民悍而喜
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與它郡等朕甚憐之以爾老
於從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勝之而已
也可

周純知虢州朱陽縣

勅某縣令雖輕職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濟虞
詔為朝歌長施設方略使積歲之盜一朝而去今吾
士大夫之富不愧於古而獨無其人乎聞爾昔討虜

思折誠執俘幾獲渠師而以誣罔被譴功不時賞今商鞅之寇依阻為虐往思古人時建功名以效疇昔之勇可

宋子儀大理寺丞

勅其用人之明莫如已試崇陽之訟誣執交構更數微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葉自舉使冤者獲信死者無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獄皆如此而後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特封吳楚國安仁賢夫人

勅朕永懷先帝眷履之遺率皆當今官掖之貴而况擁佑聖德夙夜有勞光寵極於一時始終歷於多載不有異數何以示恩具官張氏資性淑均值遇明聖躬執燥濕之役行兼保傳之賢賄致治於承平誠有功於當世封吳與楚實居四海之上游既壽且賢殆薰五福之美報號名之盛前後莫倫明發有懷匪以為賜可

彭汝礪右史

勅朝廷以科舉取人甲乙皆侍從之選然而速進有浮淺之累歷試得重慎之宜速茲稍淹士知自養望實既備用之不疑具官某蚤以詞章策名第一試之

彈奏臨事不回屢嬰權倖之鋒不為進退之慮翱翔外服龜勉歷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紀言動之實願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闥益將察汝所為長育人林亦當識子深意可

王陟臣右司郎中

勅具官某尚書萬幾所在二丞總之至於條目之煩即任其責朕既欲得清流以厭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肅齊庶政爾名臣之後學世其家者以藝文膺上第之選頃以強濟為天官之屬都司之任汝實宜之往祇厥官思稱朕命可

王古吏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晉魏之閒吏部進退天下士而世不以為嫌今茲以格用人動輒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無不治以爾名相之後奉使諸道號稱良能勉佐天官繩晉難之吏寬滯積之士以求稱吾意可

張詢浙憲

勅具官某地官掌財賦之出納而辦其登耗爾佐其事累年于茲亦已勞矣吳越之人文巧好利行獄多有汝長於其鄉而知其情偽往將典憲鉏其豪強而紓其無告以致予欽卹之意可

陝西移四通判水與波光移秦州秦州隴州承州移永興延州崔同發渭州渭州

歐陽成後移延州

勅具官某等朝廷推誠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舊有不敢逾茲緣親嫌俾爾易地蓋秦雍延渭均號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為治勉出爾力以左右元帥毋以東西易其意可

蔡潛除司農簿抗子

勅某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廷是以擢於桐人命以農屬其尚體予至意克祇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令疎諫思持服終喪除右千牛衛將軍

勅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霑澤爾與陳讓真退遭閔凶終喪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環衛之列以均宗黨之榮可

張元防權發遣府界提點

勅具官某畿邑之廣官吏之衆不能當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糾察其政刑則與諸道比蓋所以詳治都鄙而儀刑四方不可不慎也以爾才力之裕習於從政往祇厥官務求實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得以觀爾可

周邠通判壽春

勅具官某鄭復為郡興廢補敗爾與有勤焉壽春之富民庶而事叢既以旌爾亦以觀從政之效可

魏璋先從韓存忠失官後從劉昌并有券叙奉議即熙河機宜

勅具官某爾昔從軍廬戎以譴奪爵起事西帥以功見賞逮茲獲叙并舉前勞往佐戎旆勉以圖報惟爾前事可以為懲而後事可以為勸懲勸不忘庶幾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禮之正國猶繩墨之於曲直其以止患循隄防之於江河雖先王之典布在方冊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爾學術之通長於議論政事之美載於東南尚能推明舊章以佐卿貳母使繩墨不得其施而隄防敗於微隙勉思職事朕將觀焉可

豐稷工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職曰居四民時地利蓋宮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儉自居凡興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責莫斯為重以爾性質方厚居官可紀往佐爾長職思其憂以稱朕意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為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勅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後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眾棄利以厚民而決獄之煩動以千數豈某聽讞之吏不能推行服意以至於是哉爾以儒者通於吏道尚能以經術緣飾法律先民有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朕夙夜庶幾天下之吏能服斯訓以助予治矧於廷尉安可不勉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

西掖告詞五十九首

姚勳宗正丞

勅具官某進取之士志於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鐘之則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賢雋以助成治道聞爾淡於榮利未老而歸宴居立園稱道不亂是以擢丞宗正以風勵天下勉從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篤行之貴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之意哉以邇希蚤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李傑梓州提刑陳鵬運判

勅具官某等東蜀諸郡頃以西南夷之亂輸輓供億民不堪命朕既寬而養之疲瘵未復而春夏繼旱有艱食之憂是以刺舉之吏其選尤急以爾傑項參使

樂城集卷第二十九

事久勞于職習知其故以爾鵬生於其鄉長為之吏詳其得失故使傑察其刑鵬佐其漕朕於遠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於治可

呂陶京西運副上官均比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士任言責則無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試以事朕以為未也昔漢宣帝以諫大夫通政者補郡國守相而唐世御史與尚書郎相出入也蓋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與七人之列而均以監察遷為副端之重其為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舉許洛諸郡而以均按計出納諸籍苟試之以事而人無間言焉則才可見矣可

史宗範知涇州

勅具官某安定雖非極邊而聚糧訓兵為疆場之重所賴者多矣爾歷試諸郡治辦之聲達於朝廷是以召之江旆優佚之邦付之金華備禦之地勉修厥政緩懷兵民而撫循將佐以稱予選任之意可

黃慶基鴻臚丞

勅具官某鴻臚之於諸寺號為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長育人材之地未嘗妄授也爾通守兩邦蓋未嘗求而選擇自至其克自奮勵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

非苟然而已也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錢長卿刑部員外郎

勅具官某等六卿之屬其切於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爾岫將漕右輔民不告勞長卿司計中臺事不失統是用以特進之俾佐二部夫職日以高則責日以重惟能以遷為憂而不以為嘉則職事舉矣可

大名府驍武第一指揮都虞候楊政等七人

可並左右侍禁

勅具官某等承平既久綏虎之士以歲月為勞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後從吏治惟靡與慎可以安受寵祿可

韓維守本官資正殿學士知鄧州

勅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父兄世臣之餘民望所依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為樂遠退之際禮義存焉具官某湏以耆艾恬於燕閒召真選英賴其勸諫之助權居黃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廟廟有日吳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仍還舊職以示往

思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永終譽克綏厥心可

李士京將作丞余中軍器丞

勅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廢與戎備之不可忘其職均耳以親為嫌法所尚避往祇新命率職無怠可

劉務誠三班奉職

勅具官某吏自宣猷改隸奉常歲月茲久勤亦至矣錫爾好爵勉於廉節以安寵祿可

王衮知衮州

勅具官某吏道以律令為師然讀其書誦其數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與言治也爾明習三尺出守列郡臨長吏民知弛張之方有循良之譽急於親養來請鄉邦朕不爾遠以勸能吏祇服休命益勉無怠可

馮宗道遙郡刺史

勅朕殿內外之分飭左右之戒是以近習之臣雖才智敏強見於內廷而外無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荐經事任出入諸道靖而不煩比緣積勞之久擢參後省之祕而重慎祇肅有加於前宜因寄資之崇益以閱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寵貂冠勵爾在公清我禁闈可

胡田先以官莊副使知誠州改為軍除為知軍

勅某沅誠皆南邊新郡而誠之於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餽餉勞止比因有司之請易以軍壘之稱爾因領舊治以撫遠民均為長吏毋以名號之殊為輕重之意可

陳安石知襄州

勅襄陽古都會也山河雄勝居楚越之上游風俗剽悍蕪雍洛之餘習在戰國為用武之地方承平為無事之國牧守之勝圖謀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華髮一心試之中外清節可紀比者解印西土持節南陽坐席未溫捧詔入觀眷荊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關人匪為爾私將適氏望勉圖安靜之術思繼循良之風可

孫懷用知寧化軍郝逢知岢嵐軍

勅具官某等嵐谷固軍皆樓煩之故地民事雖簡而逸政為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爾等咸以選任習於疆場之政惟恩與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隣國勉思訓言無怠於事可

王愈光祿丞

勅某政無大小以得人為重雖復騰羞之未足效才

否之實爾又試於外而來居此勉修厥職毋忝朕命可

姚勛秘書丞

勅具官某爾以清節懿行聞於鄉黨公御譽者交至於前乃者權丞宗正實刊玉牒顧惟東觀之重號為衆材之委往服厥職益懋乃德以稱予待爾之意可

蒲宗閔知興元府史宗範知廬州

勅具官某等漢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奧壤守臣之選不在有可以爾宗閔入治郎曹出將使指以爾宗範踐歷藩屏宜於吏民因其已試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豈第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顏權知泉州

勅某祿廩之給官有常日爾奉使于外而取逾於法以致人言將何以率厲群吏責之廉節乎宜罷所領假守方州祗服寬憲修省無怠可

孔平仲大常博士

勅具官某刑政之得失衆人知之然其所興壞止於其事而已禮樂之得失視之未必見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於奉常之官擇之必慎用之亦遠爾

以儒術精博吏治通敏以在茲選其克為朕別嫌明微以詔爾長俾上下內外不愆于舊章則爾職舉矣可

西蕃首領溫溪心年欽禮二人並除化外州團練

勅具官某等天之於人善惡必報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貴爾等才雄諸部心奉本朝審於禍福之原明於逆順之理團兵寵秩蓋旌守節之堅絕等異恩當埃成功之報可

鄭佾知單州

勅某公卿之世有列於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爾名臣之後以詞藝自奮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內領單父恩亦厚矣母忝乃祖勉思所以報者可

孫之敏知雍丘楊瓌寶知咸平

勅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謂內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惡之妨朝夕可見以爾之敏家世名臣才穎自著以爾瓌寶宦學歷歲志節不回試以鄉遂之民將觀政事之實在邦必達爾尚勉之可

許懋右司郎中

勅某萬幾出納萃於中臺詔刺稽停文案壅滯自唐

正觀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煩實倍前世雖上有管轄而郎不得人罔與共濟以爾奮自周行亟更劇務強敏樂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遷領右部尚能體余不決之舉勉盡匪躬之節虛位以俟爾其欽哉可

陳軒主客郎中

勅某春官之屬皆郎之清選也爾昔以文藝發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補外安於遐逝還朝已久素守不渝今典祠溢員而司蕃虛位祗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豐稷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孔子稱有德者必有言德之無素而言以爲責則言有失當而聽者惑矣爾昔爲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聲子有聞焉其尚一乃心時以德言來告俾予一人獲聽德之助可

陳知晦蔡州簽判

勅具官某五世舊臣百年遺老求之於時蓋無幾矣今其子弟官於四方左右莫與爲養大臣來告惻焉疚懷以爾篤於孝弟服勤無斁雖從事汝南疑於左遷而朝夕之奉實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農少卿

勅具官某司農掌倉庾委積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時行視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蓋亦勞矣異時二卿共事猶或不給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勞乎爾以世家之盛薰外戚之寵而仕由科舉官有風述往爲之少俾羣司競勸衆務咸舉以稱朕命可

侯利建京東漕井亮采河東漕

勅具官某等齊魯之富甲於四方而連歲水旱民艱於食盜賊將起汾晉之貧甚於西邊而遠秋豐成粒米狼戾收歛爲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濟二方之宜以爾利建忠節強勁安靖不擾以爾亮米才力敏濟察舉有方卓然已試之效庶幾諸道之選往祗厥服使民食無匱而邊儲有繼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馬城湖北憲

勅某爾轉漕汾晉之間以羨補不足歷年于茲亦既勞矣荆楚雖遠而庶獄之治方漕爲簡其克清心慎聽使江漢之間無冤愬之民以答恩寵可

林積知福州

勅某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工商之統利盡山海然以地狹故民多不足俗巧故吏或不稱爾既生於其鄉長習爲政歷試列郡服勞諸卿

今予命爾懷組而歸非獨觀榮於故鄉蓋將責實於來効可

朱服權發遣泉州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干茲在暮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為吏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徃為假守內飭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顏知濠州

勅某汝奉使閩越不聞令譽而臨財弗慎以致煩言朕因其悔過待以寬憲而公議不置封章繼聞濠雖小邦有民與社服我恩貸勿忘省循可

令冕以率府率講書授通直郎

勅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為善有能通於經術率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徃服通籍之寵以為維城之勸可

張宏古知登州

勅某文登濱海有邊防之責上出守其地非選不授爾服勤南宮以積勞而徃勉自修飭無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勅某黔南雖遠而任寄為重爾以親徃憚於嶮艱改

命清湘以安祿養孝治之篤豈惟爾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勅某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間鮮復能及求維熙寧元豐之政其微見於百工之事與漢宣比朕雖繼之以恭儉而至於練精之功其可忘之爾歷使諸道吏能有聞入替冬官厲精庶務勉循舊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潁州

勅某汝陰土沃民夥有魚稻之饒而訟訴之煩亦倍它郡守得其人則湖山之勝足以為樂苟非其人行獄煩多日不遑給爾蚤以文詞備選更踐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為頽俗所挽以稱朕命可

黃洵知賓州錢師孟知橫州

勅具官某等嶺南諸郡土曠民稀而密通夷落以疆場之政為重故守土之吏常選於右府以爾洵仕至通籍而帥臣任以軍政以爾師孟雖為勇爵而習於文法之治安城寧浦有民有兵其先為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爾之意可

石景畧可宣德郎

勅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大曹寺監綱紀百執事

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祈爲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應於格舉自縣令實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

范純禮發運副使

勅具官某慶曆名臣莫如文正之賢者朕訪其後人冀之於朝如見遺老以爾慎靖而文肅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於文昌之要付以禮樂之事而乃畏避權寵自嫌閑闕東南漕事國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難之均通有無以實中都非特私請之便實亦當今之急也可

張汝賢右司郎中

勅某東南都漕出納財賦幾半天下左右都司綜執綱紀與開治要雖有內外之異而用人之慎其選維均爾比自文昌出總饋運治辦之稱朕用嘉之還爾舊司益勉毋怠以稱朕委寄之重可

韓宗道太府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勅某等西漢之治以九卿爲重隋唐以來政在中臺則寺監之事蓋無幾矣然至於奉常司府禮樂財賦之所在用人之慎初無間焉宗道奮於世族之良練

達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諫諍之列出佐綱轄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聞擢居二寺之重益觀歷試之效深自勉勵以究成功可

李之純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勅蜀雖嶮遠而民習禮義易與爲善難與爲非一遇循良懷之沒齒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張詠出守方兵革之後撫之以義民欣戴之趙抃奉使方泰侈之餘節之以禮民安樂之及其復來吏民隳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實寬厚處東南苗役之際簡以易從當西南征伐之衝安而弗擾遺澤猶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職於西清付遺黎於右蜀勉因舊治追繼前人毋使張趙之賢獨專巴漢之譽可

廖正一祕書省正字

勅某朕登延雋良策之翰林爾推言往古以及當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東觀圖書之府挾冊考義游於其間者皆士之選也爾性講習道藝長育才幹敦業以待舉吾於養士亦厚矣勉於問學思所以成之可

劉舜卿加選郡團練馬軍都虞候

勅朕臨御華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衆故務柔

遠而息民養披屬羌風號通寇誘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誅冀其改過乃敢結連西夏攻圍南川竊據邊城窺伺便利天奪其鬼無復畏忌之心人嫉其姦思致珍殲之勇時子良帥集此膚公具官某學通詩書才任斧鉞靜而知變勇且有謀至則避其銳鋒去則攻其不備臨洮堅壘破不崇朝講珠長橋殘於一炬元惡受首種卷震驚折戟執俘恩既均於諸將發蹤指示賞不可以逾時宜錫州團之名仍遷軍候之職河湟遺種未忘反側之心惟慳深謀當審恩威之用勉思全勝以充前功可

游師雄改奉議陝西運判賜緋

勅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義避實擊虛將帥之成筭爾出使西鄙灼知虜情能宣朝論之詳以助元戎之決縛致首惡壞其密謀諸羌震驚邊吏增氣遂以文史之舊與有不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為寵奉使將潛益觀厥成于欲戢兵固所望於爾者兵利乘隙豈可以為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滄州

勅具官某景城負海帶河為一都會養兵備邊仕燕將帥當得才士往為之佐爾昔為小官疾姦除惡以

能名聞祇服寵命勉思所以為報可

龐元英鴻臚少鄉

勅某朕嘉祖宗將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勞于邊訪其後人長育成就以勸勵百辟矧爾風力強濟出入有聞贊導國容職高而事寡茲朕所以追寵先正之意爾往勉之可

張琬知秀州

勅某有司進退多士必以資考為之銓次爾入官雖久而法當為邑擢守嘉禾出於異恩其克臨民以寬勿為苛亟馭吏以嚴勿為姑恩思所以答獎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勅某河決而西北方並塞之地頻年水災民艱於食爾以才選往貳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無疏導埋塞使吾邊民免於流徙之患則吾爾嘉可

劉言可內殿崇班

勅某爾章獻外家予生於統緒而能勉自飭勵以成淑均之行選與宗姻既綠華族特增美秩茲有舊章益務自脩以末終譽可

張岫戶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

勅具官某爾既出使近部入贊民曹其為屬任均矣然猶以資考之異別中外之民用人之慎國有常典益勉於事以觀成功可

韓緒等 西賊攻圍城戎軍兩川寨等處緒等苦守有功或後傷中統緒韓建韓二官轉

吉池詳趙說 漢 遜各轉一官

勅韓緒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場犬羊之羣遍滿川谷諸將戮力清野以須或斬賊酋豪折其凶氣或堅完壁壘保我烝徒雖矢刃夷傷而忠節彌壯遂使醜類奪氣引兵遁還得不償費無以復令其下論功行賞國有舊章疇其勞能增其爵秩朕既無德不報爾尚勉於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攬哥趙令景覃恩政官

勅某等朕嗣守丕業凡在臣庶罔有內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後賞其所報爾等守在蕃服世篤忠勤朕以遠故遣爾增秩賜邑與朝臣比勉爾勉以答恩寵可

額臨再授給事中

勅朕歷觀多士惟有實者可以久用而不見其效若夫無實之人朝為端良而莫入於邪具官某質重而文不阿世俗比從將漕權實東臺封駁之風震竦朝聽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趙魏之衝而直聲在人公議

所惜因其入奏俾復舊司勿改平日之心審察未行之政朕有過舉不憚改為苟無布於四方害及民物則朕為有知人之哲爾亦有常德之譽矣可無勉哉可

孔文仲中書舍人

勅政令之出公卿為朕行之而臺諫為朕言之方其未行內史舍人得聞其議與其既行而後言孰與未行而議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鋪陳治要流落雖又氣節不衰比自右史遷長諫列朕審聽其言未嘗吐剛茹柔慨然有仲山之節是以擢真西掖試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爾舊學論思密勿毋替前勞可

張頴待制河非都運

勅河決累年隄防未立西山諸水汗漫無歸屬此秋霖鞠為汗澤朕比顧之念寤寐不忘雖振廩已行而宿麥未廣欲使斯民無艱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受人惻恒之誠具官某委分刺舉之權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勞久次之選居出納右部之繁趙魏之憂宜任其責農桑之政勉盡所宜特加延閣之華以重外臺之寄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西掖告詞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曾祖瓊魏王

勅朕祇事東朝朝夕容焉以從政乃者躬見上帝升
俯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禮思所以仰報於

慈訓謂莫如追寵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
聖蔚為名臣智勇冠時忠勤沒世決策澶淵之役卒
致匈奴之和勲列鼎彝慶鍾任姒賦政惟慳澤被海
隅家傳異姓之王誓堅帶礪恩加千里之國昭示子
孫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涯矧惟
文母之家尊為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寵無與倫太皇
太后曾祖母某氏積藻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
必以時作嬪大家肇錫餘慶宜新湯沐之奉以追窳
窳之榮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李氏韓國

勅和熹之慶兆自高密外奮武功中篤淳行閨門之
風比隆儒者維我聖母鍾慶烈武積累之厚追配古

人宜其室家並受光寵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
女訓有鶴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圖史
福流子孫肆子熙事之成宜錫大邦之寵服我新命
賁爾舊阡可

祖繼隆楚王

勅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繼勲業不墜者惟曹氏
高氏克顯於世而皆篤生聖女輔成二宗之內治今
予神母實親庶政均覆內外是用寵其先人以慰慈
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奮家聲益茂出擁旄節入
董環衛與漢辛氏武賢慶忌唐李氏西平大涼較長
孳大罔有愆德茲予大享于合官思與懿戚共享其
福大邦名城爾實宜之肇封荆楚以福爾後可

祖母康氏魯國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維克有後則以其子矧予天
下之母內極三世之尊可無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
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嬪大邦象服之盛配德於
山河彤管之嚴比繫於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賚九
泉徒封少昊之墟益彰異數追遠之厚予何吝焉可

祖母郭氏豫國

勅朕於舊勲之家無所不厚矧維坤德之重恩何以

加內禪孝敬之深心底幾慈仁之一喜比緣大賚思極追榮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傳丕勳宗族稱善姑章安其能養子孫法之不忘茲用推惠澤於總章易隆名於大國漏泉之慶尚克享之可

祖母全氏秦國

勅朕篤於奉天禮極嚴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寵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婦德成於早歲母儀著於當年宜其室家施及宗黨鳴鳩懷均一之性鸞翟見委蛇之容沒而不忘易舊封於西土傳之罔極告新命於宗祧可

父遵甫唐王

勅高密之仁其報在訓汾陽之功其報在暎雖其子孫不能專有其福寔生聖女以母天下漢唐之盛曠無與倫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孫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貴動由禮義才甚高而不試德雖隱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殞祚我神母實代天工厚德載於三朝貴名高於十亂仁民愛物每以生靈而為心克已復禮深惡外家之太盛臨御恭歲遂安四方和熹才有餘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報之德不知所從茲子祀帝於總章大需龐恩於海寓追崇

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堯都增寵家廟可

母曹氏吳國

勅朕以四海之富為二宮之養猶朝夕歎然以為未足推予此心以知聖母追遠之念罔有窮已謂將成就其美莫如褒顯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於功臣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恭儉退孝友慈祥實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涓教成而結其禰母育四方二紀于長君臨百辟暮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報改封南國以資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母李氏秦漢國

勅尊之而欲其貴愛之而欲其富聖人非私其親也情之所厚禮有必然春予外戚之小君蚤與唐國之內治恩寵之異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簪裳生知法度鵲巢無愧於居有麟趾自致於多賢愛均七子之仁養及中宮之貴迨此臨軒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貴震海肉疏封二國蓋近世之罕聞壽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曾祖敏中申王

勅昔我皇祖允宅天下求賢以自輔一時公相皆世

之豪傑子孫顯融歷世不墜篤生淑女作配皇極究
觀本源蓋非一日之積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篤實
真漢相之風富貴壽考有天人之福畫象原廟銘功
太常方均慶於合宮宜易封於成國服我休命祚爾
後昆可

曾祖母梁氏魏國

勅朕親祀合宮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俛以大
寶臣工侈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實居戚里之崇
豈無異恩以廣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靜而守禮
存江漢之風動必之儀儼山河之象德洽宗黨慶流
子孫疏封有唐于今歷歲肇新畢萬之國以寵向氏
之桃可

曾祖母張氏魯國

勅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寧在位正直有羔
羊之風退食委蛇本鵲巢之致積是懿德逮其曾孫
嬪于有虞遂母天下寵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
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動由禮義其歸以百兩之象其
貴有六珈之儀壽雖正於中身慶實鍾於來裔推予
享帝之寶錫以保魯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曾祖母宋楚氏國

勅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嚴父之教內懷將母
之誠厚撫其家追玉厥祖下迨閨情之懿咸加封爵
之崇躬孝帥民朕無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嚴於
正家動必由禮采繁以共公侯之事親桑以致袞冕
之華藹然令猷克光來葉肇新封於荆楚告休命於
烝嘗尚克有知膺此異數可

曾祖母王氏陳國

勅朕尊尊以教敬親親以教愛非予戚里之舊孰能
蕪受斯禮皇后太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執禮嚴靖
服膺保傳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內無怨言家有餘慶
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儀之尊方忠祀於總章既大
賚於震海易爾句踐之國錫以太昊之墟恩寵有加
永世無墜可

祖傅亮祭王

勅爵為上公周制也王以異姓漢法也朕蕪采周漢
之舊以寵親賢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錫異恩而追遠
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顯榮躬蹈儒者之風行
無世祿之過積累之厚下迨子孫褒寵之優肇建邦
邑因其奄受比國之命寵以劍立南面之尊朕將以
慰毋心爾亦世享廟祀可

祖母吳氏越國

勅申王諸子皆列貴仕榮國不耀中止郎官潛德之
深其報在後及孫而顯母儀天下德澤流衍室家光
榮皇太后祖母某氏珪璋之行著於族人蘋藻之恭
宜于祖考責始封邑恩錫有邦茲因總章之祀推廣
隆祐之孝裂會稽之輿壤增湯沐之舊封尚充有知
服我休命可

父經周王

勅申伯之德參於周召之間褚公之賢載於王謝之
列恩非專於戚里名自顯於搢紳今子外家庶幾前
烈皇太后父某絕出世胄交友儒林休聲藹然多福
自至卧淮陽之近輔表東海之雄藩清淨不煩得承
流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壽止中身慶在隆祐
茲因嚴父之際起予念母之心大啓周南之封以慰
官中之孝國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母李氏豫國

勅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獨外有輔佐而
中宮之懿實與有勞煥乎四德之充豈惟一世之積
皇太后母某氏敦閭閻史服勞組紉蕭雍娣妙之間
祇敬姑章之奉誕生淑女之淵穆不及君子之榮華

初建長秋闈追榮之已遠繼開隆祐知餘慶之方遐
乃者熙事告成龐恩廣被肇錫荆河之國以新脂澤
之田賁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母張氏冀國

勅朕聞後庭以德進則外戚以福終周之任姒既充
保其國而漢之寶薄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寶相內
治宜爾外家之慶抑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毋某氏性
稟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國治家之遺迹迨慈徽毓德
於妙年命之不孺乃止中壽比綠芾祀啓湯沐於堯
都錫以命書賁承嘗於家廟漏泉之澤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儔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奉

化郡公

勅唐之藩郡以晉後為重周之列國以諸公為貴國
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將帥之功內以優宗室之懿非
此二者未嘗授焉具官某貴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
之美著於親黨儼恪之容見於朝會沒身不試遺範
不忘寵加兩使之貳優以五等之貴鬼而有知嘉此
休命可

越國賁惠長公主追封大長公主

勅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以成肅雍之美朕嘗聞召

南唐棟之詩矣求惟皇祖之慶篤生淑女之賢賦命不融中道而沒哀榮之典茲何敢忘故越國賢惠長公主襲寵宮庭生知禮義儀降王后有車服之崇德配君子稱室家之懿速茲享帝之澤推子尊祖之誠大長之稱寵榮斯極追錫成命以賁九泉追

世繁贈安武軍留後追封信都郡公

勅晉後之權均於元帥郡公之爵貴於諸侯國朝蒸米用唐之舊官以為親賢之異數慎終追遠斯極哀榮具官某生於富貴之中綽有縉紳之度行以禮好善不衰朕篤於合族之仁嘉爾終身之善錫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黨之華俯為窀穸之耀可

唐僖入界軍死贈梓州刺史

勅具官某乃者師征瀘戎爾與在行瘴癘為虐往而不返朝廷追錄勤勞不遺細大特加督郵之贈以易購布之禮孝子之請予何忍違可

克賢贈奉國軍兩使晉後封奉化郡公

勅生於富貴而成於禮義克自抑畏以沒其身不有寵榮何以為勸具官某宗黨稱孝朝廷所賢肅雍右衛之華悍禦廷州之重賦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極已哀榮之典國有故常可

士觀贈左領軍衛將軍

勅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試沒而無述則為善者何勸焉爾以孝弟忠信紀於族黨贈之諸衛之秩以表平生之賢寃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燾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宮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誦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朕命不替世世賴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育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禰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頌繁之儀敬而不瀆珩璜之節動必以時休聲藹然後世追誦宜錫召公之社以寵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長而不試德久悔而自彰身雖屈於當年善終表於來世三師極品焜耀縉紳之間九原有知寵綬存沒之地可

祖母李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幾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木柔嘉行稱純潔婦德成於雍穆母儀備於慈仁肸以少天之墟易其叔鐸之土服我休命宜爾後人可

祖母齊氏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子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齊氏恭順以惠女師慈儉以奉君子闔門從而有禮子孫賴以多賢上察之封歷年於是大名之壤開國惟新寵以密章實爾家廟可

父

勅士之修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堂故其秉時得志不任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考其官某父某樂於潛晦不求聞知推良心以與人袍長才而不試安輿就養適歷於方州西府宴閑荐移於歲月錫之好爵以裕子心服我寵章益介眉壽可

母張氏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茲祀於總章大霈龐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卽爾心具官某母張氏靖而有禮勤於治家空傳四德之名不待千鍾之養寵加異數以慰終天爵無異於生榮地莫加於韓樂服我休命子孫不忘可

母王氏

勅朕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養自公退食朝夕侍側以盡人子之願者方今一人而已總章之慶恩被遐遠封爵之厚予何愛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禮手治蘋藻躬執組紉老而不衰足以爲法宜錫三秦之壤以爲一族之華壽考且寧祗服朕命可

妻

勅朕初見上帝嚴配文考公御駿奔來相熙事工祝
致告均錫純休朕不敢專思以追下非獨身享其報
亦使家被其榮具官某妻某氏少長名家輔佐吉士
烝嘗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見於
麟趾正直發於羔羊宜增湯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寵
服我新命宜爾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曾祖

勅朕方昧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事合宮陟配聖
考躬執珪弊敬逆神休奉璋峨岷皆先朝之舊降福
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
某迹晦鄉黨德如珪璋力行於方寸之間責報於百
年之後子孫之盛縉紳窄聞保傳之尊德義為允服
我休命宜爾後昆可

曾祖母尹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育及物以廣上帝
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
榮其祖彌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
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稱於宗族福祿迨其子孫策名
儒科與我近輔肇啓伯禽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

有知服寵無數可

曾祖母周氏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育及物以廣上帝
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
榮其祖彌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珪璋
之行著于族人蘋藻之恭竭于嘗禘貴始封邑恩錫
有邦肇從申伯之封改食潞子之國服我休命以貴
宗祧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
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
上帝尊親之極誠禮蕪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
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
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與聞大政寵列三師之
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閔章以貴幽陔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中
臺之轄實總萬機之煩乃者大享合宮相子肆祀義
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敦閱
圖史祇敬姑章之奉肅雍娣姒之歡中饋之儀風猷

未替東之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賁爾廟祔可

父

勅士之脩身行義不顯於國必顯於鄉黨故其乘時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謂天難忱於事可攷具官某父某隱而不試久則自彰孝第隆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是亦為政人無間言由其教子之嚴為我得臣之助比推恩於秋享增峻秩於師垣追賁九原尚克嘉此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予恭祀於總章大儒寵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夙被女訓有鵲巢之風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卽鄉邦之典壤以為封國之美名服我寵章祔爾後嗣可

妻

勅朕登用儁傑委任責成非獨厚以爵秩之華亦將盡其望家之願乃者躬祀帝考大賚臣工封國迨於閨闈世祿通於子弟朕於卿士實無愛焉具官某妻某氏生於名儒之家綽有女士之德愛均諸子比鳴

鳩之仁貴以良人備蠶程之服肇錫山河之廣寵增湯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純仁三代

曾祖

勅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責成乃者大享合官陟配聖考躬執珪幣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舊降福簡簡告純嘏之豐朕弗敢專用廣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餘慶自彰仁義之報不及其身功名之實灼見於後極三師之貴既錫於寵名慰九原之知肇建於成國可

曾祖母

勅朕嚴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青及物以廣上帝之仁顧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肅雝顯相之助既寵榮其祖彌復追賚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閉之中率禮不越共儉之素御家有常報在子孫世篤功烈肇錫韓侯之邑以為家廟之華其尚有加服寵無數可

祖

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

上帝尊親之極誠禮蓋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種德之深稼而不穡發源之遠流則愈長備哉元子之賢繼以諸孫之盛廟食之久蓋未可量鄉國之封肇新其舊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微柔靖恭信順慈孝天道不訥報在後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國易宛丘之故地錫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祖母

勅古之命婦貴從其夫惟克有後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實總機事之煩乃者大享合官相予肆祀義無不答禮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勞組紉敬治蘋藻祇率祖考之舊循致子孫之賢中饋之儀風猷未替西國之贈寵數有加賜之密章以嚴廟祀可

父

勅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綏靖四方天惟眷祐賚之正人既以克和羗戎又以燮治區夏出入中外實燕文武 之烈今予嗣守丕業選任大吏亦拔

西帥以臨中樞匪伊畢人惟父惟子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貳好謀而成始

無不言中為將帥靖而能勇卒以功業

子懷想風烈用建爾仲子嘉其緇衣之德錫以召祖之命惟師保之貴既無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寵可

母

勅士大夫義隆於顯親恩深於念母追劬勞之罔極悼寵祿之無施茲子茲祀於總章大需寵恩於海縣思廣吾孝以慰爾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漢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後世信厚有麟趾之風宜錫寵榮以慰存沒乃祖唐相實啓衛國之封眷予樞臣願為密章之贈賁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劉擊父

勅朕臨臨百官寄耳目於中執法乃者季秋大享駿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繫其正色之助方均行於惠澤宜特先於庶工具官某父某種德之深終身不顯教忠之篤沒世乃彰挺然司直良美哉有子之慶不有錫命孰知其賢宜加四品之崇以為九原之慰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一

樂城集卷第三十二

西掖告詞四十九首

苗貴妃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邦國下迨嬪御化其德風罔不賢淑迄茲三世獨有耆舊儀于六宮故其祖考曰益尊顯貴妃苗氏曾祖祚潛德不耀久而後彰至于曾孫寵託官掖茲因大享祗率舊章命為上公封以成國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曾祖母

勅天之報施昭然不誣世之顯榮皆有由始而況迨事皇祖流澤私親夫豈偶然而至於貴妃苗氏曾祖母馮氏柔嘉之德見紀於族人慈儉之風有聞於後世乃眷曾孫之貴親承大享之休易湯沐之舊封為窻窻之新寵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祖

勅朕嗣守鴻圖初見上帝推衍天澤丕冒海隅矧惟先朝舊人外家通貴恩自近始宜無與先貴妃苗氏祖仁恭隱約之中操修以禮被寵光於來裔知報施之不誣官為上公已極人臣之貴地分全楚復推列

國之雄錫是閱章以貫幽壤可

祖母

勅朝廷寵綏臣庶褒顯其先惟有四輔之崇乃錫三世之命其於禁掖殆無幾人貴妃苗氏祖母袁氏容德之修著於宗黨福祿之盛及其子孫方予熙事之終昨以成國之賦賁爾廟祀世世保之可

父

勅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求懷弓劍之遙不忘簪履之舊而況逮事左右今為老成宜其尊親特被休寵貴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篤生淑人既壽且康允仁而信若經元祀之慶每極追崇之榮肇錫大名以配隆爵密章之賜澤及九泉可

母

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獨享百年之福眷爾近戚予何可忘貴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閑肅敬行應家人之美慶鍾女子之祥茲予大享之成肇易新邦之寵漏泉之澤存沒兼榮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愆祀總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

厥服咸與有勞推予嚴父之心為爾顯親之慶錫命之寵壽考不忘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肅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禮百執咸事朕寵綏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爾爵邑以榮子孫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儉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無內顧之慮朕方推帝澤於天下其何愛一邑不以寵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父

勅朕具官某父某合官之享義存嚴父朕惟天下之士追養之誠上下無間是用推予錫命之寵旌爾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沒有良子欲盡劬勞之報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賚於總章宜肇新其湯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妻

勅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勞則同而寵榮莫及存沒之念終身惻焉方予慶賜之行肇加脂澤之奉賁于窈窕尚克嘉之可

范鎮父

勅士有歷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懷金石之堅言為社稷之計耄期不亂清靜無求訪之古人殆亦無幾朕既復命以位思見其人旋觀德業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隱居閭巷名出搢紳以孝弟為傳家之寶以詩書為教子之實自修於方寸之內責報於百年之間子孫勃興冠冕相繼方予大享之慶錫以追崇之榮開府之儀比隆於三事漏泉之澤少慰於終天可

鮮于侁父

勅朕既得直謀多聞之士而寘之禮樂之司擢之諫諍之列矣乃者總章大享來相于庭因子嚴父之心成爾顯親之願具官某父某懷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圖洛書下及天文地理無有不綜庶幾古人卷懷而歸以遺後嗣金章紫綬雖不及其平生寔印閱書示追榮於泉壤可

母

勅婦人之賢室家所賴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政其後世有麟趾信厚之風詩人所嘉於今猶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親具官某母趙氏江漢之行山河其容手執詩書親教子弟雖負來而養自有孝弟之歡而列鼎以祠莫盡劬勞之報宜易脂田之奉仍加榆程榮追賁九原以慰存役可

陳曼父閨

曼任登州韓事父閨年九十一以故封永祿郎

勅具官某父某總章之慶九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惧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

錢駟父母

父

勅錢氏舉國內附俾吳越之人免兵革之亂子孫受封帶河礪山藏盟府矧其後世賢傑間出赫奕相望其於追崇安可復後具官某父某貫穿墳史練達典章博辯有文絕出倫輩父子兄弟進以直言譽喧一時望以卿相中道而隕報在後昆儼然侍從之華與我總章之祀寵之開府載是閔書九原有知服命無教可

母

勅婦人之貴當從其夫禮變古今義均存沒肆于大享之慶俾極追封之榮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門作嬪大族生知圖史之樂不煩保傅之箴餘慶在其子孫清風播於宗黨肇封成國光有翟衣錫此密章寵爾廟祐可

李瑞三代

曾祖

勅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萬邦頌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禮往事雖遠此思未移具官李瑞曾祖具懷抱美志浮沉人間孝弟篤於父兄忠信驗於朋友天道不諂報在子孫人爵自高寵極師保肆于大享之慶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祖

勅成王之母邑姜齊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賴其寵矧我皇祖之聖重以李氏之賢子孫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國有舊章具官李璋祖某隱約之中操修以禮克有淑女篤生聖人寵雖不逮於平生澤尚可加於來裔比因秋享肇易國封錫是閔書以寵廟祀可

父

勅朕深惟仁祖之意寵綏元舅之家申錫婚姻以固恩禮乃眷真邦之嗣來相合官之祠庶事告成鴻恩先及具官李璫父某貴而能降富而不驕諸子之賢迭為將帥大邦之寵更王齊秦肇新錫命之書以慰終天之感可

王堅父

勅朕惟景德祥符之間治定功成庶幾三代時維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廟卒配丞享至於慶曆嘉祐之際克有賢子不墜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茲于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後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寵以勸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諫諍名聞朝廷終以將帥威加戎狄父錫之慶子成厥功故雖富貴顯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議不以為過生為大官之長沒加三事之榮匪予爾私惟德之報可

曾布父

勅曾氏系出東魯淵源師友本於孔氏譜牒詳具雖遠而明子孫盛大繼顯於世具官某父某文學之美肖其先人議論之長信於來世仕而不過志存於書沒而愈彰慶鐘厥子屬詞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風理

財禦邊卓然有當世之具才智競爽辭秩同升其於措紳殆無一二朕既任以事思寵其先今茲大享告成顯親沛澤追錫崇階之贈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確父

勅位極三師而爵封大國雖元勳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將相大臣欲顯其親者得之吳是以知積善之為難而有子之為貴也具官某父某潛於下僚不求聞達躬有懿行父乃發揚美哉中子之賢任予元宰之事父履機務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勞求易苴茅之賜大名與壤雖為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願即故鄉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母

勅貴以其子而爵從其夫此婦人之禮也特予舊相之寵告我念母之誠亦何愛於大邦不以成其純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嚴於治家禮先中饋之勤恩遍外姻之廣命之不淑沒有餘哀肇易脂田之封求保荆人之國寵爾廟室以利後人可

秦晉國安仁保佑夫人張氏

祖

勅具官某祖某朕追懷弓劍之遙不遺簪履之舊矧

功存於保護而寵極於平生宜因大事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寵加列衛追賁九泉可

祖母

勅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祇祀合官嚴配聖考思其志意悅焉如存是以推廣舊恩施及幽遠聲易脂田之奉以申追遠之誠可

父

勅具官某父某朕孝愛之深無德不報永惟保育之舊風著勛勞之恩方大事之告成宜顯親之施及諸衛之貴存沒兼榮可

母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藩邸之養報已隆於貴顯恩宜逮於存亡肇新湯沐之封以為幽冥之慰可

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

郡太君

勅嚴父配天國之大禮也以子貴母三代之舊章也茲予大齊之慶澤被含生之倫矧於近親志切追遠錫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臨下以禮生著御家之法沒聞有子之賢賜湯沐於大邦

為窳窳之餘寵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李端愿父

勅富而好禮貴而不驕勢憑戚里之榮躬被儒者之節昔聞其語未見其人具官某父辭某本傳家親聯築館進退以禮無世祿之非交友多賢蓋當時之傑被遇前聖流芳後來有子而賢久列東宮之貴開府以贈仍因西土之封錫是閱章賁爾幽隧可

母

勅帝乙歸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車而肅雝之禮成風化所由恩禮當具具官某母某氏淵源之盛當世莫倫禮義之隆至今傳誦儼若姑章之奉穆然閭壺之風車服下於王后而不以驕人子孫衆如螽斯而要於守法故能奕世不墜休聲愈隆茲予大享之成因爾故封之廣閱書密印寵數不渝可

張方平祖

勅朝廷優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贈眷我耆舊退處鄉閭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錫於休命賁及祖朝進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聲被於宗黨居約履順而福沉於子孫力行於方寸之間得報於百年之後朝之大老惟爾元孫肇新洪輿之封增寵師臣之貴

告于幽隧服此優恩可

父

勅士之懷抱志節老於山林不求聞知者何可勝數
未惟公卿之貴本由父祖之賢行義絕倫聲聞不著
特緣有子得列於朝追想風猷不忘嘉歎具官某父
某性本靜重行極高明宴坐一室之間心遊萬物之
表澹然自守寡笑與言遂以絕人之姿深積傳家之
慶柱石之奇嘗參二府之崇几杖之儀又已十年之
久比緣昭配許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錫追崇之
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富紹庭母

勅朕追懷先正之臣建功當年流澤後世特惟丞相
臨淄公以其盤之舊股肱太平丞相韓公以魏丙之
賢翼亮數世風流水遠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
興追遠之念具官某母某氏臨淄公之子而韓公之
配也幼服圖史之訓晚同忠義之勤有德有年五福
兼備奄從淪謝中外咨嗟茲用不忘舊勳寵加新命
因其封國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賁爾宗桃世世無斁
可

蔡暅父挺贈開府儀同三司

勅昔我皇考分命守將鎮撫四夷時惟西羗弗克靖
順實賴良帥是震是服遂以顯績進登西樞命之不
融中道而殞聲蹟之美于今不志具官某父某謀猷
靖深勳業崇茂治邊之略紀于一時經遠之功著于
來世比緣陟配之享未懷先正之良追錫崇階比儀
三事有子之慶奕世嘉之可

劉效母

勅婦人之賢著於麟趾贈禮之盛極於葦衣朕親享
合宮加惠百辟矧復從官之列來告念母之誠可無
異恩以示追遠具官某母某氏篤生大族作配名儒
環佩之聲動必由禮蘋藻之薦舉不失時追懷令猷
尚有諸子守道不倚則漢中壘尉傳學不倦則唐居
巢侯美哉有子之良為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爾
九原可

奉議郎任斯年祖母黃氏以母封君

勅朕親享合宮均慶多士以寵榮其親推而上之又
及其祖其於親親尊祖之義備矣美名大邑介爾眉
壽子孫不忘益勉忠孝可

張玳父昇追封韓公

勅朕追懷祖宗下逮先正聞嘉祐治平之盛宗臣大

老相望於朝求思其人如見風采其官某父某始以直氣振於中司終以令德長於西府歷事二祖懇款一節歸老蒿少追迹松喬殂謝未幾風烈猶在比綠合宮之祀嘉其有子之慶卽封鄉國以貴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燾知樞密院贈三代

曾祖

勅樞臣之長戎政出焉內則張皇六師以禦外侮外則綏懷四夷以安中國又虛之位歷試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勸其官安燾曾祖某處躬甚厚與世無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隱不仕而世承其休逮爾曾孫之良冠于西府之列折衝之效儼革可期斯用錫帝傳之隆名貴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祖

勅古之賢君有帥臣之義朕臨御百辟想見其人眷子宥密之賢風承祖考之烈積德之厚復報甚隆寵之上公以見予意其官某祖某賦性端慤終身退藏孝弟發於自然忠信驗於來世松生於谷閱歲不衰泉發於山造平而大啓良心於嗣子胙多福於元孫

歸乎家廟之隆數致閱書之賜賞于幽陔宜爾後昆

可

父

勅子之能任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風施及邦家之廣朕既用其子不忘其親荐錫崇階之榮以寵退食之養其官某父某實性淳篤既慎靖以安貧操行堅強亦恭儉以居富一變替裳之盛親見廊廟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允賴報之寵祿宜命數之超升壽考且寧訓教無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興縣太君

汝舟 以妻

勅某合宮之慶士得以其親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願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恩從其厚將以極尊祖貴老之義而已綏爾眉壽服寵無斁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贈縣太君

勅某母某氏合宮之慶澤被存沒爾篤生令人當以子貴聲錫湯沐之奉以慰休揚之感蒐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富弼贈太師

勅應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經涉險阻繼以存

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歷相三世配食清廟肆予大
享加寵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
夷夏功載史冊出盟德鬻復結二國之歡入秉陶鈞
首開萬世之議性本直諒終身不回心樂虛閑超世
自得音容未遠風烈可追錫以上公之章明我師臣
之意告于幽隧慰爾後昆可

劉沆追封秦國公

勅生而秉鈞顯名於世没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舊
德之餘國有世臣之盛比緣大享之慶來告顯親之
誠勳舊既隆恩寵亦異具官某父某奮身南國致位
中台風蹟之優効見於民政勤勞之義聲載於圖書
頃自告終奄更三世爵極師保之重國分吳會之雄
宜錫社於秦亭示追崇於家廟九原未泯服此鴻恩
可

盧政贈司空

勅祖宗懷柔四方兵革不試雖有貔虎之士擁旄鉞
之寄皆老死侍衛之間不見才武之效然其聲績未
泯子孫在廷追遠之恩國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劍
之任推雄萬夫謠略之賢著稱當世卒能保寵以沒
其身茲大享於合宮示追崇於列辟宜錫冬官之印

以增家廟之榮寬而有知服寵無數可

王存妻胡氏齊安郡夫人

勅朕敷求哲人容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
爵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
之大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為之禮
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由禮起
於糟糠而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
子綽有成德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
郡以為湯沐翟箒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楊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勅朕有懷二宗思見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間平
之賢學維禮命之優蓋有朝廷之舊女既及笄而字
爵當裂土而封恩禮之隆孝敬斯在楊王第三女幼
而好禮姆教不煩長而知方婦德已備茲擇良士亦
惟外親將修繡厲之儀肇錫湯沐之奉惟恭且儉可
以保是美名惟孝與和可以安於二姓風化之首其
尚勉之可

樂城集卷第三十三

北門書詔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除苗授保康軍節度知潞州制

門下上將之任本智略以為先萬夫所望亦材武之
蕪尚惟擢拜之未幾亟辭疾以告勞言念悃誠式敦
明命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黔州管内觀察
處置等使持節黔州諸軍事黔州刺史上柱國濟南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蚤
讀兵法有志事功久踐戎行自奮邊鄙人參環列既
被遇於先朝累積歲勞適謀選於元帥遂分旄節之
寄克諧卒乘之權宿衛逾年勤勩為請愍獨賢於煩
使俾蹙伏於近藩疊加貴名邑衍真食潞子之舊俗
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簡且暇於戲建纛而出知寵數
之不移勿藥有瘳幸年歲之夫暮卧理非壯士之節
力疾有忠臣之風勉竣安平起就勲業可特授檢校
司空持節房州諸軍事房州刺史充保康軍節度房
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知潞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
使兼提舉澤晉絳慈遼州威勝軍屯駐駐泊就糧本
城兵馬巡檢公事替韓宗古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

二百戶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劉昌祚武康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門下多畜衛兵莫如國朝之盛次補元帥蓋本祖宗
之常願惟萬騎之選師重以千盧之嚴徵欲衆心之
素服非宿將而莫當誕告在延咸聽朕命侍衛親軍
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管内觀察使持節冀州諸軍
事冀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奮由弓劍資以緡鈴整於
治軍才出邊將之右勇於對敵聲著隴山之西乃者
取其先朝指蹤之餘授以平涼總護之貴種羗久困
既款塞以來庭環尹適虛歸釋甲而御衆爰加旄節
之重以壯轅門之觀旌旆不移什伍如故當使少加
號令自益精明於戲仁足附衆則六師不擾威能克
受則萬夫可齊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節勉矣
來效往其欽哉可特授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
充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勲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明堂呂大防加恩制

門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遺復三王之舊皇祐之盛
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物有

成憲敷遺後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墜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秋帥羣工禮成不遺神貺昭答誕降多福均昇在廷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燕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呂大防篤實而文寬厚而栗在英祖時納忠不回爲名御史在神考時宣力不懈爲賢守臣逮茲纘承卽與丞弼旣全付之鈞軸遂能任我棟梁正顏色而誠意宜出詞氣而忠邪辨左右三載咸乂四方民無煩苛羗率舊職稼穡茂遂神人燕安俾我釐事告成舊章不墜雖荷帝祉時惟乃功宜因賜胙之恩遂行進律之典增大國邑銜食真封疇爾茂勲勸我多士於戲公爾忘私非獨得君亦以獲祐於帝寬而有制非獨善始亦以克要厥終及茲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勲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宗暉加恩制

門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諸侯之孝加地進律所以廣上帝之恩矧維天屬之尊世奉濮園之享相子肆祀綏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應用敷大號昭告治朝皇伯祖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内觀察處置

等使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嗣濮王食邑一萬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七百戶宗暉爵封世王名冠屬籍貴而能降富而不驕孝弟肅恭率本天姿之懿威儀問學蚤承師訓之良同我絜齋獻於饋熟進退和於禮節升降比於樂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銜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優於戲承安懿之後思繼前人之令猷兼將相之隆勲圖夾輔之休烈茲因受爵之寵益起循牆之恭庶無閒然克有終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勲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祐加恩制

門下朕出欵原廟之嚴入謁總章之秘師臣外帥多士以靖吾國宗卿內帥諸父以正吾家親賢旣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屬之尊宜有寵光之異皇叔祖寧遠軍節度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便持節容州諸軍事容州刺史上柱國鞏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宗祐耻爲富貴之習動由禮義之中祇順父兄親近師友肅若閨門之治穆然朝謁之容秉旄鉞而四方之志行錫茅土而諸侯之禮備遠鎮容管近殿洛師處之若無父而益

慎爰推大賚之澤益彰有德之榮增衍故封懋錫真
食於戲考之晉人則安平之於武帝求之唐室財元
嘉之於高宗皆以德重屬高恩隆禮異往祇服於明
命思無愧於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萬
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門下漢封同姓之國勢遂疏於本朝唐任宗室之隆
用母雜於它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篤兄弟之親雖極
茅土之封常居朝謁之地眷禮特異前世莫倫皇叔
祖建武軍節度邕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邕州
諸軍事邕州刺史上柱國隕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
食實封一千六百萬戶宗族孝友根心文藝飾性居處
恭故不聞過行室家理故可以蒞官師保不煩朋友
稱信乃者顯相原廟之祀齋宿總章之廷醮假無言
質明成禮顧惟大賚之澤宜處羣臣之先益衍
故封陪敦真食於戲宗祀之典所以教孝於諸侯賜
昨之恩所以均福於上帝誠觀禮以知義尚修身而
保終祗服寵光末有燕譽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
七百萬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帝徽宗加恩制

門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紹文武任奴之業特其諸躬

之貴則有邢晉應韓之封皆克保邦以輔王室令子
仲叔之衆咸訓祖考之謀方宗祀于文人以陟配于
上帝禮成弗越孝思無窮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氣
之盛皇弟鎮寧軍節度澶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
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澶州諸軍事澶州刺史
上柱國遂寧郡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九百戶
名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學之初弗煩于傳觀其率
禮之意既有成人之風受冊苴茅已賜盟於如彌備
儀出閣終有賴於維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澤于下豈
茲貴介而有忽遺宜增多戶之封并衍真食之賜於
戲富而知稼穡之事則富可保貴而知君臣之節則
貴可全受爵既先於四方修已豈後於群辟祇服明
訓其末有詞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似加恩制

門下朕明發而興有懷文武之烈孝愛之廣施及兄
弟之親茲擇季秋之良躬展總章之祀升侑烈考昭
配昊天執幣以前愾然如在念遺意之所屬碩同氣
之當先皇弟集慶軍節度亳州管内觀察處直河堤

等使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上柱國普寧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似幼有岐嶷之姿長見肅離之美克勤朝夕既已無違於家日親詩書知其有志于學爵分茅土之責任兼將相之禁身能處之不驕人亦期之可久宜益舊封之廣仍加真食之多於戲顯宗之於東平下腰腹之詔明皇之於隆慶歎羽翼之詩朕既無間於伯仲之間爾亦無忘於孝友之行外以事國內以顯親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皇弟偲加恩制

門下古者教成於家治定於國九族既睦萬邦咸和今予季弟之親未遑就傳之禮追先帝眷懷之深意推東朝鞠育之異恩錫命之隆可後於衆皇弟武成軍節度滑州管内觀察處置河堤等使檢校太尉持節滑州諸軍事滑州刺史上柱國祁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偲生而敦大長則惠和氣稟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懷徇達知師保教訓之方乃者擇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禮事天所以報本嚴父所以顯親整海宇之人孰非付託之重念天倫

之戚永懷願屬之隆宜因慶賜之行并衍封食之賜於戲父兄皆萬乘之富豈其患貧爵秩既五等之尊貴於能降罔恃得之之易當念守之之艱滿而懼傾高則不墜可特授依前官職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馮京加恩制

門下世臣之於故國增望實之隆老成之於典刑有諮謀之益眷吾嘉祐侍從之列實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數人而已乃者合宮肆祀百辟駿奔願瞻舊人方在外服懷想風聲之懿豈忘需澤之加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持節婺州諸軍事婺州刺史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馮京敦大敏明肅恭和惠名冠多士徧居臺省之高華德合前人遂攬兵政之微密納之煩劇而不亂涅於渾濁而不緇心與善人望推前輩丙吉雖病以陰德而復全蕭傳出藩懷本朝之雅意頃膺旄節之重以當趙魏之衝坐使中朝不勞比顧宜衍大邦之福仍加真食之封於戲身歷四朝履夷嶮而一致心通庶事閱義理者尤多豈以中外之殊而廢謀猷之告介爾眉壽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

職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昌祚加恩制

門下朕因路窳之正舉合宮之祠禮樂法商周之隆車服蕪漢唐之盛出款原廟還享上穹職貢充庭工師優位兵衛如植旌旆不煩實惟有人以克成禮殿前副都指揮使武康軍節度洋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洋州諸軍事洋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劉昌祚天資鷲勇性本忠良結髮征羗號馬上之飛將授鉞臨塞皆關中之要區方西鄙之須材會中軍之謀帥昇之旄節之重付之貔虎之師歸閱浹旬旋聞輯睦逮此熙成之慶賴其宿衛之勤既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戲古之明主立賞以待有功古之賢將有功而耻自列服子需澤之異勉爾勳名之思貴當益恭老當益壯可特授依前官職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文彥博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制

門下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晉侯晚雖強食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

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績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立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二萬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一萬一千八百戶文彥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勳其在朝廷有崇景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帝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子訪落之年稟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終始全德進而論道日聞與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其景以求安勤請疊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求巷之嚴裝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秩分領全晉仍畀久遷之節旄增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禮几杖以俟復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謨猷之告式燕且譽俾壽而康可特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大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除馮京彰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備河禦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雖中外之無虞實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則視若

虛邑得所付則坐爲長城是用敷告外廷復任舊老

保寧軍節度潞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潞州諸

軍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

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上柱國

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馮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鹽梅之

德磨而不磷志懷金石之堅入則參領萬幾出則蕃

再四國頃加旄鉞之寵俾臨趙魏之衝宜民宜人靖

重而不擾無怨無惡樂易而可親朕不忍奪民所安

故命易節而處升視冬卿之秩併加邑戶之封蓋官

宿其業則事無不知民習其上則信而易使方今河

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歲有衍溢之虞

北流既駛而方患隄防之缺介衆所利卿靡弗聞舊

德所臨朕亦何慮於戲兵民細故責之將佐而可爲

邦國大猷非吾耆老而誰聽勳盡白首之節以寬北

顧之憂可特授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州刺

史克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知

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詔勅四十一首

尚書左丞韓忠彥免弟嘉彥尚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伏聞聖恩宣召臣弟嘉彥赴禁

中引見欲令尚主伏望以長主之責更加慎擇事具

悉惟先正魏公光輔三世有勞宗祧雖及元身其報

在後先皇帝追懷忠厚之德許以婚媾之親逮茲奉

行實出遺旨雖卿以惡盈爲戒深欲固辭而朝廷謂

無德不酬莫回成命謙冲之意嘉歎不忘所請宜不

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昔王導以輔政之業郭子儀以專征之功肆其後人

皆聯戚里衣冠之盛晉唐所稱未聞其子孫以盈滿

爲言而朝廷聽辭避之請也今子先正實配前人築

館之恩報功斯在蓋便蕃之寵屬於乃父而事不在

卿選擇之命出於先朝而朕不敢易體茲至意罔或

固辭所請宜不允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允仍給寬假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

目聖恩深厚未忍遽從今氣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聖節不能勉強趨赴伏望聖慈察臣出於至誠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篤老之臣於國有肝膽之親而命以位非責其趨走之勞也卿以垂白之年許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託非徒爲朝謁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聞望之隆人亦無間徒以壽日方迫疾勢未平不能造朝遂欲謝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謂何朕實未諭既命賜告以自養卿其少安而勿違所請宜不允仍給寬假將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乞外任不許詔

勅忠彥覽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沒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懷舊動權卿於六官之貴繼因遺旨屬嘉彥以副車之姻推吾此心蓋非一日本將并錄其子以寵其父豈欲獨收其第而棄其兄比因力辭管已臨諭有唐故事非獨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竑勤請殊失眷懷吾欲伯仲相望於朝以示國家不替舊德起視乃職周後煩言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兄爲執政第爲駙馬未有似此體例不若自求罷免伏望許解近司處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間以誠意相遇則事無不可以形迹爲務則理或難通朕惟魏公歷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澤及子孫追懷茂勳述行先志以卿性資忠良又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託以嘉彥業履純絜方及冠歲可以與姻親之選各隨材分以答勲勞由義而言略無嫌疑之可避顧卿何慮特假形邇以爲辭况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祇服朕訓何卹人言其同復辭以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上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辭位義也而朕以事番卿亦義也既皆爲義則卿之所執雖未爲過而朕之所設亦豈遽非乎尚何力辭以廢成命今者四方無虞廟堂之上非有艱難之慮緩急之政也卿疾雖未復而勢已有間日雖稍久而事則無損誠能得告以養疾疾愈而造朝宜若於體無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強而圖報宜若於國有補也尚何所疑而辭之不巳乎勉徇前命無復煩請所請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刑部侍郎不允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寬平盡下可以詳究微文矧在東臺逮茲累歲觀封駁之無避知廉直之有餘衆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祇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呂公孺免戶部尚書不允詔

勅公孺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賦有常供無暴歛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給之虞朕眷求長材委以足用虛位以埃累月于茲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頃涖京邑亦既又勞辭而不居誰使任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

勅門下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春秋再講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決萬機日懷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

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義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於既謝凡以為民矧於陟降之間未覺筋力之憊苟誠在愛民則愈老而民不厭誠在許國則愈久而君益親卿既以道深結於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義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錄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陳乞致仕事具悉繁去就之分屬廉耻之風此新進之士立名於世者之所為也以朝廷為家以社稷為悅此老成之臣竭忠於國之者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卹小廉出徇朝命既得之矣歲月未幾體力猶康遽欲告歸朕所未喻豈以老成之望而蹈新進之為謂宜少安卒輔于治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致仕甫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朝廷數以兩鎮命卿而卿率以固辭復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橫被或謝事而

得休歷考前後所加猶是公相常禮今者老而復起起而後歸率自帝師之隆未見前人之比兼持旄節夫豈過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乞只以河東一鎮致仕貼麻處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禮以義起豈必皆有故事然後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見其比或出或處自昔未聞其人矧復兩鎮之異恩既有先朝之成命蓋昔日之勲未若今日之盛則今日之受豈必前日之非勉聽朕言祇受冊禮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三免兩鎮不許詔

勅彥博覽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為二帝師求之古今未見倫擬得謝而去在禮宜殊佩相印持將鉞以為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漢中之象所以華國非特以為卿寵也今辭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三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止授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審而後發非力辭之所得免也卿親對便坐繼三上章詞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終不可易且卿兩以師臣歸第前無其比而後繼雖蕪擁二節孰以為非者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兩鎮許詔

勅彥博覽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祇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恩之不勝義舊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鎮朝有成命而卿以大養執節固辭雖欲不聽其如義何况卿所陳關國之體以謂宗室之故不當施於羣臣而非法所加亦難行於治世辭之以禮衆實謂宜吾豈以一時之恩而廢天下之義哉勉從所請還卿舊節再惟誠悃不忘嘉歎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允詔 同上條

勅彥博省所累上劄子奏辭免兩鎮恩命乞祇帶河東一鎮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嘗以兩鎮寵綬大臣者惟魏國忠獻韓公與卿為二忠獻既已一辭於前

而卿亦嘗再辭於後先帝亮其至意為改冊書天下既頌先帝之明後嘉二臣之義今朕嗣守成憲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實無違者古之君子愛人以德朕豈忘斯義而廢卿言特依所請換授依舊領河東節度使致仕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河東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河東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彥博四朝舊臣一特耆德起於既老之後輔予纘服之初奏章屢陳歸意莫奪師臣之貴爵無復加將鉞之崇恩俾遠舊矧爾故鄉之父老安於前尹之威懷比聞冊書想多歡慰今特授文彥博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勅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將士等各得平安好叅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遺書指不多及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自去年正月未涉夏兩次重病蒙聖恩寬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飲食減少氣力羸乏仰干天聽以祈矜憫許臣休致事具悉朕屬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豈可一朝而去雖自

以羸瘠為苦朝謁多艱然而遇事不廢思慮之明進對每有謬謀之益何損於政遽當告歸矧今邊防無異域之虞宥府有同寮之助勉親藥餌仰徇邦家神之聽之介以壽考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允詔

勅忠彥省所劄子奏伏觀除同知樞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樞總領兵要綏御邊防事有失於須臾或貽於久遠是用輟卿左轄之要付御右武之權分職雖殊柄用則一易地而已力辭謂何矧復親黨之微嫌豈為腹心之深累勉起視事尚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篤學在昔圖史包括無遺本朝典章指陳可數中以直道廢於一時終守金石之姿不為燥濕所變白首在列丹心甚明進轄中臺斷自吾意服勉休命勿為固辭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 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寶訓進讀金華詞氣裕然進退以禮朕既已熟聞講解之

益抑又究觀業履之詳臺中紀綱責任承轄卿其以平昔舊聞施於政事朕亦以所參庶政驗卿前言母爲固辭當取成效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蘇頌再免左丞不許詔

勅蘇頌覽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預石渠之選一時同列于今幾人結髮翰墨之場白首忠信之節議論如故志意不衰擢任柄臣蓋旌耆德辭至于再殊匪吾懷所請宜不許故效詔示想宜知悉

不允詔同上條

勅蘇頌省所再上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二轄之司萬幾所萃不明故事政或失於紛更不達當今用或病於膠固朕以卿誦習典章而不厭更閱義禮者尤多擢實左右之聯實求咨訪之益雖力辭之不已願成命之難回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知樞密院孫固乞避親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伏覲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緣臣有女嫁忠彥之弟純彥有此親嫌理合迴避伏望罷臣知樞密院事復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樞機之臣有以近親不許避免之比是以並建長

貳之懿不取形迹之嫌今卿以謂無他同寮請循考令雖祖宗舊法不可遂忘而君臣同德故爾無害豈以纖芥之故遽爲退老之謀再閱謙詞徒用嘉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周尹進興龍節無量壽佛勅書

勅周尹省所進奉興龍節無量壽佛一軸事具悉佛心無爲佛壽無量有能繪其真相俾來獻於誕辰勉我以清淨之風祝我以期頤之福忠勤深至嘉歎不忘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遺書指不及

范百祿免侍讀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蒙恩除兼侍讀伏望特寢誤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諒臨事莊栗頃貳憲部持法寬平不屈於權要及領選曹馭吏詳察不撓於煩劇其達於吏治朕既知之矣至於通經博古慨然正論昔由此進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獨未聞焉挾策進讀其勿復避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趙君錫免吏部侍郎不允詔

勅君錫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於有政寬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適從議謙之勞遷領銓綜之重蓋因已試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選劇

務繁不可久曠勉力思報賢於固辭所請宜不允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彥博免孫男康世章服不允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辭免孫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御
以耆老給扶子孫以進見授服前後既異豈以重復
為疑奏牘上聞何其畏慎之過已頒成命罔復重辭
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勅孫固省所劄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賜開
可緣年齒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憊至此無復
安全之理伏望哀憐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聖考
於潛宮與開先朝之大政責老求舊屬任之意方隆
引疾告歸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豈當然體力
雖衰姑復自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宰相呂大防等為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劄子奏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事具
悉歷時告旱歲事可虞精禱未孚神貺猶吝朕側身
思咎終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憂患雖引義自
責大臣之體則然而釋位求安有國之計何賴尚講
救荒之攻以助憂民之誠苟能使旱不為災則朕復

何咎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吾母臨四方親決萬務清心克已凡以為民
而天意弗或歷時災旱宿麥幾盡秋稼未立饑饉既
至疾癘將起齋祠雖切漠然弗應吾則不德民實何
罪中自循省寢食皆廢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
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
不當其人有一于斯皆足以上拂天心下擾民聽循
致斯旱咎實在吾皇帝遇災恐懼不敢自佚既命有
司降食避殿罷五月朔朝吾亦自合月二十三日後
減常膳側身念咎固無吝於改為協德濟民尚有求
於列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以旱賜門下詔

勅門下朕奉承統業于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
夙夜祇懼若涉淵冰常恐德之弗類無以卜慰民望
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災
如焚麥不允食禾未出土歲事凜凜民且狼顧雖禱
祠備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
政令寬弛吏或為害而莫懲歟賦役失當民病於事
而莫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有抑而未用歟念

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
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
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
日缺下臨庶尹猶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
可故故詔示想宜知悉

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詔

勅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又
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
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
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爲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同上條

勅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爲官
而承旨以年德爲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
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遷延託雖多長者之風號
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呂大防等再爲旱乞退不允詔

勅大防等省所再上劄子奏近以旱暵爲沴乞罷職

任伏蒙詔命不從所請伏望早賜施行事具悉常賜
爲災民瘠已甚朕爲之父母而卿等爲朕股肱相與
憂之固其任也然至於求罷職事則匪朕心朕既自
以失德爲疑卿等姑復以批政爲念因民情而圖救
備早備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豈必遠巡去位朕志
如是卿其少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勅書

勅彰德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宇
難其人馮京名臣姑易其節假爾鄴城之重壯我晉
鑰之聲矧旄鉞之得賢抑吏民之增氣已頒大號想
愾輿情今特授馮京檢校司空持節相州諸軍事相
州刺史充彰德軍節度相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
任知大名府燕北京晉守司公事畿內勸農使充大
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仍加食邑五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悉宜知悉將士等
各得平安好叅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
遺書指不多及

馮京免彰德軍節鉞不許詔

勅馮京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衆志
駭逾鄙震其威名吏民習於條教事可坐定政無更

張是用因魏都之舊疆換郡城之新節乎號既布食謀畢同方慶得人之難遽覽飛章之請吾命惟允卿其勿違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不允詔 同上條

勅馮京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鎮舊用老臣旌節寵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稱多士既歷三朝卧治此邦於今再歲復欲借君以為重蓋亦因民之所安豈其固辭而可得免祇服成命未綏北郊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文彥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澤詔

勅彥博省所劄子奏今來致仕依條合得五人恩澤乞賜寢罷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無所不厚而卿以禮自免辭不敢居卿既能見得思義以律貪夫朕豈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節蓋知損之為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請宜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范百祿免翰林學士不允詔

勅百祿省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預

英祖之選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訪經籍討論之助求文章潤色之工既已寘卿金華之中茲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復班六曹之首無躡等之嫌繼仲父之賢有位家之慶朝有成命勢不可遠時方須才義亦難奪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樂城集第卷三十三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北門書詔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門下侍郎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不出帷幄臨御家邦實賴股肱之良以持綱紀之要於其進退顧可輕聽之哉卿頃自近藩擢貳東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顏色出詞氣使人望之而忠誠可信鄙倍自遠斯可矣豈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誠請雖勤於義未也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事先帝於東宮覽兵要於西府忠厚之節始終不渝朕敷求舊人所得無幾親之信之以為手足尊之重之以為蒼龜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豈以一病而輕去哉雖會朝之常儀與坤成之大慶未能自力蓋亦何疑尚寧乃心終輔予治所請宜不允

劉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揮使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衛兵虛帥累月干茲召節亟還辭章繼入既匪眷懷之素復稽總護之宜與其飾說以固辭孰若勤職而圖報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卿結髮兵間著績境外臨總環衛本以次遷想避節施再形謙請願成命之不及宜就職以無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乞致仕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卿以衛武之年踐呂尚之位安然無作則功名自隆默然無言則卿尹自化當以至靖之德坐鎮羣動之樞不勞施為以億筋力今者初舉元祀遽聞告歸幾務多閑朝謁非病屬任既重披閱為疑方假百年之令猷以觀庶尹之成效來請雖切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老而謝事古之禮也而勢未可去蓋有不
得謝者矣卿元豐之間引年而歸隆知足之風元祐之初承詔而起敦急病之義既進退之兩得謂始終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優閑而卿志氣之康裕雍容師保之地儀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誠請雖至義不可從所請宜不允

呂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聽政九重逮今四載觀孝孫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禮樂備舉終事如素執尸厥功願惟元臣宜與有慶往服休命其勿復辭所請宜

不許

省表具之朕臨御諸夏俛仰四年格茲秋成躬致裡祝奕和鐘撫御與有勞豈惟一朝顯相之勤實賴同德贊襄之益固有成憲時錫寵章其罔復辭勉服休命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寵至而辭抑惟常禮義當而受顧亦何疑末言宗祀之嚴實賴顯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遺一人豈其股肱之良而無封邑之寵成命不易祇受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宮祇見上帝諸侯致享邇臣侍祠凡執豆遵咸被慶賜矧予元宰實代天工獨執謙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復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伯祖宗暉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季秋致享羣后在廷仰奉祀濮園首帥宗子相我庶事不忘肅雍逮茲禮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寵數皆祖宗之舊章雖執謙辭莫回成命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推廣帝澤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親與濮園烝嘗之奉顯膺異數實先諸臣矧茲均福之

餘本緣升侑之慶祇服成命其又何辭所請宜不允覽表具之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之道也總章之祀成于顯相雖駿奔走執豆簋皆被其澤矣而況於王乎雖復固辭難遂來懇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屬尊則禮必異親近則寵必先國之舊章朕何敢廢矧惟合宮之祀實賴顯相之勤雖欲不居懼失常典載嘉誠請難徇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叔祖宗祐宗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祇命元孫躬饗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肅然庶事告成大需時舉宜因休命之降以為群臣之先執謙而辭殊匪吾意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親一舉而得既受帝祉懼不敢專思與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屬懿親辭而不有謂羣臣何其聽朕命服此休寵所請宜不允

覽表具之祭祀之澤神所照臨祖宗之舊吾無加損卿侍祀夙夜終事肅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寵宜獨蒙已因陳謙詞懇請雖堅成命莫改所請宜不許仍斷

來章

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執事之臣咸與有慶矧諸父兄之責朕所尊禮而祖宗之所顯享者耶辭至于再深所未諭尚體至意無復煩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皇弟佶似恩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吾奉承先緒成就諸孫宗祀合宮茲見元良之盛大需寢寓特先仲叔之賢率時舊章錫以休命體我眷厚其勿謙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兄弟之義譬如手足憂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宮徵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其澤豈子諸弟之親而不適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辭可也所請宜不允覽表具之席父兄之貴居王公之尊典禮既行爵命自至茲以廣愛豈將期驕與其被命而力辭執若居寵而知畏祗服異數毋忘益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禮也議于諸儒歷世不決逮我聖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損至於禮樂之文赦宥之澤咸有成法非朕所私豈予諸弟之賢弗迨前人之訓祗服寵命其勿固辭所

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劉昌祚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四首

覽表具之卿國之虎臣帥我爪士總章大祀宿衛有勞宜為六軍之先以承大賚之慶辭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卿為環列之尹職在訓齊方總章之祠勞於宿衛禮成加惠國有舊章上自將帥之聯下逮什伯之長咸錫休命罔遺一夫苟將獨辭何以率衆所宜請不允

覽表具之朝廷治安將帥開暇因慶推賞或疑無名孰知養之之優蓋由責之之重鍊靖吏士折衝蠻夷苟誠能之尚有大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復固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三歲親祠百辟來助因上等之降福察好爵以廣恩非獨爾私尚將何避若夫闔外之寄師中之權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祿今此成命其勿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中書侍郎劉摯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雙日而朝勤勞政事四歲之久庶幾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見合宮之再享豈伊寡德實賴羣

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賞之不可大賚之慶胡以辭為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歷三歲以親祠整四海之來祭雖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豈其無人御夙夜在公直諫不侑成我熙事爾勞居多惠澤之均率由舊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辭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尚書右丞許將免恩命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祭有大澤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轄手執紀綱辭而不居衆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受以勿違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祇見吳穹嚴奉文考卿蚤以儒術用於先朝蓋圖任有求舊之心而顯相有逮事之感實先多士推孺渥恩其勿固辭往服成命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文彥博致仕免兩鎮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舊章必加以爵蓋所以敦始終之義矧廉退之風國之故常吾敢失墜卿自祖宗之世燕將相之擢得謝神考之朝既獲師臣之貴老而後起功成告歸豈以上公之尊不如

命士之寵燕鎮之重故事可推雖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煩固辭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統念昔師臣之美起卿謝事之餘元老在朝國勢增重誨言時至典學日新方當問道之秋遽聞歸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無加推考舊章以錫成命因有餘而戒得雖嘉乃心念不足於報功亦伸朕志所請宜不允

韓忠彥免同知樞密院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領兵政庶務雖職之煩簡或異而事之緩急略殊然而屬任惟均出入無間卿既與聞國論豈不明吾此心安有總轄中臺則足以參幾微之決至於論議西府則不能處軍旅之尚體春懷毋復謙請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歷事累朝經國論道有賢相之規治兵禦戎得名將之略風績猶在子孫不忘今朕舉以試卿意卿得其遺意勉膺成命其勿煩請上可以幹國之憂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蘇頌免尚書左丞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國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

風采議論足以服人吾以卿夙守名節練達故事舉而用之豈苟而已勉起就職毋廢成命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訓况於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達於今昔之故明以來詔以卿立朝滋久稱道不亂權實綱轄之地以爲先後之寄明體茲意毋復來請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呂大防等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不允批答
二首

覽表具之吾勉而臨政志切爲仁凡克己以濟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及旱傷稼憂在阻飢豈以非食逾旬拍爲難事而卿等因是微澤率然上章雖嘉乃誠殊匪吾意夫旱災之後荒政之所備者尚煩秋種雖生終歲之可虞者非一與其君臣釋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圖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實所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歷時不兩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責躬朕之誠意未怠今雖小雨繼至而二麥已傷饑饉有已見之形未忝無必獲之理卿等遽陳誠請復求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

矧復神毋愛民憂心如昨朕獨何意過舉舊章須歲事之有成與天意而皆復所請宜不允

第二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性本恭儉居不求豐時方旱災懼若無措是用側身念咎貶食以其上將答於天下心以慰於民望今者膏澤旣至黍稷可期此則上帝仁愛之深斯民蹊寡之幸在吾祇懼何敢弭忘卿等備位股肱亮此誠意豈可因風雨之微順忽陰陽之乂愆方歲事之多虞姑復少缺苟民食之旣足吾亦何辭所請宜不許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朕獲守丕基未習師保之訓不有善政以干陰陽之和去冬以來時雨弗若謹告之久逮今半歲有餘戒懼之誠豈以一雨而足未惟朝會之禮百辟具來膳飲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憂樂奉我以黼袞之盛不若處我於無過之中厚我以玉食之華不若助我以蕪濟之善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第三表不許不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乃者零而得雨牟麥旣傷田雖可耕禾黍猶病吾惟農夫之不易歲事之多艱未忘戒懼之誠

不違口體之養今者時雨既至秋稼稍蘇卿等遽與
庶官求信首請吾將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終斯民豐
歲之祈行之雖久而不謂勞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
請宜不許

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賜為譴奔走祠望降黜典
常亦既逾時僅而獲雨未惟天意之難復民食之未
充庶幾終歲之登成未免故心之怵惕虛治朝之列
位預內饗之常蓋於朕心猶曰未安而卿等遽以為
請昔成湯自省以六事楚莊常懼於無災朕既嘉前
王之小心豈以一雨而遂懈所請宜不允

第四表許允批答二首

覽表具之吾聞天之降異本以仁愛人君君知畏天
乃克保有邦國故旱雖傷稼而恐懼修政則變或可
消雨雖應祈而息忽忘災則歲未可必頃者膏澤荐
至羣言上聞吾夙興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請繼至屢
却弗回惟衆意之不可重違故事之不可終廢膳羞
之設雖勉強以復常修省之心終頃刻而不去尚賴
多士同致此誠所請宜許

省表具之畏天卹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損膳抑
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陽為災其澤未遍朕祇率舊

典以行本心茲因屢請之勤審知時雨之足苟毋憂
於民食豈必廢於邦常朕既川僉言正坐食珍不改
國朝之舊卿等亦廣吾意修政謹備常若水旱之來
所請宜允

書九首

皇帝明堂宿齋第一次問太皇太后聖體答
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祇事總章竭誠齋宿上承天
以報本內嚴父以顯親克慎多儀末膺繁祉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國有舊章禮嚴宗祀祇齋殿恆
之祕和調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純嘏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齋居外朝躬承太祀穆然重室
之邃煥乎右坐之嚴祇率舊章以承天貺

第二次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祀嚴三歲卜告中辛既結佩
以齋心將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靈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講禮合宮祇事上帝將儀式於

文考以教孝於諸侯尚慎威儀以承佑享

皇太妃皇書

皇太妃致于書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誠盡於齋宿進退比於樂文罔之告勞以渙降福

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承天休繼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宮之嚴禮成不違神貺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皇太后答書

皇太后致書于皇帝秋物豐成克致榮盛之奉群心祇若式觀職貢之來內畫紀誠外殫厥物遂與多儀之盛何慙累聖之隆降福孔多克勤無斁

皇太妃答書

皇太妃致書于皇帝繁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盡禮樂之變仰以報功於上帝俛以祈福於斯民及此休成蓋亦勞止未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北京南開二股河祭河清星辰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承議郎行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武騎尉劉唐老敢昭告

于尾宿星乃者暑雨過常河流東溢因有司之來告請以時而決疏兵役暴興冀明靈之垂祐民心苟利幸開塞之協宜尚鑿

景靈宮安鐵水窓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神班管勾景靈宮趙世長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靈宇遠嚴周渠捍密有司繕故以時易新既命消神敢告經始尚饗

後苑祈晴祝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遣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爽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塔祈晴道場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沴矧合宮之大禮迫季月之近期塗潦為憂寢食幾廢仰祈法力之勝時欲積雨之祥開示秋暘以成歲事下慰勤農之念上全享帝之誠謹言

大廟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朝請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龍圖閣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康

聖皇帝伏以廟室久安霖雨乘隙飾工繕治選日告虔棟宇益堅威靈無竦尚饗

後苑粉壇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人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後苑譚衷等請僧三七人於後苑華景亭開啓粉壇祈雨道場伏以自冬常暘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麥一空惕焉不德之慙貽我烝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落天竺之淨壇庶使鍾梵既交作雲雷於清晝膏澤普潤復禾黍於有秋豈獨微衷之私實亦衆志之願謹言

五岳四瀆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薦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澤弗應自冬涉夏困於常暘失麥與禾何以卒歲率土之廣匪神孰依雖或政令之失宜嗟彼烝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充異豐年衆之所同神罔終棄尚饗

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左朝散郎充集賢校理守尚書禮部郎中崔公度敢昭饗于

東嶽天齊仁聖帝伏以自冬歷春雨雪弗效由近及遠麥禾可憂懼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澤普加力回大旱之餘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薦誠意斯存尚饗

鳳翔府太平宮修殿告遷太宗神御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孫嗣皇帝臣名謹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伏以終雨積高神明是宅仙廟風設容御攸存屬富圖新敢告遷寓少祈安妥旋復故常尚饗

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四月丙申朔八日癸卯嗣天子名謹遣左奉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趙屺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伏以膏澤不時咎在邦政烝庶何罪橫罹深災惟神聰明實司造化尚濡甘雨卒成豐年衆所共祈神豈弗答尚饗

天地社稷宗廟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嗣天子臣名謹遣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劉

摯敢昭賽于昊天上帝伏以早始于冬牟麥既病勢
延于夏禾黍亦傷憂心如焚靡神不舉雖責躬而何
益賴靈德之好生甘澤霽流羣槁復作民有望於饒
粥國無廢於崇盛仰止鴻私莫知所報尚饗

神廟寺觀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丁丑皇
帝謹遣左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賽
于護國顯應公伏以民以食爲生神以民爲主亢陽
爲厲碩多匪德之慙靈雨既周終賴無私之施釋三
農之憔悴復九穀於登成利澤無窮恩德何報尚饗

嶽瀆謝雨祝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某官某
敢昭賽于東嶽天齊仁聖帝乃者歲方常暘民既艱
食振倉廩而何枚殫零榮而莫聞雖懷閔雨之誠碩
乏應天之實是以並走羣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終棄
民國亦因以受賜油雲屢作甘雨俄均禾黍復生麻
菽可茲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間神終相之時節風
雨之至尚饗

青詞十二首

福寧殿開啓明堂願告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朔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道
場一月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
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
守丕業于今四年躬祀總章方期再見講魯之舊當
先事于泮宮稽國之常亦預祈千中禁後除祕毀祇
俟真游降福儲祥望璇霄而非遠奉珪真幣冀釐事
之有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朔
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道
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
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將款合宮祇見
上帝遵道家之秘錄先後不祥企真馭於太虛罔遠
誠錫錫效祉福昇我休成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北京南開二股河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謹遣承
議郎行太常博士文秘閣校理武騎尉臣劉唐老請
道士二十七人爲開二股河開啓道場七晝夜罷散日
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

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見歷年之久漲水東溢疑遷故道之流兵役亟興民力重困顧河朔災傷之未復惟天心惻怛以無私式過橫流少安北道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官祈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嗣天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侍高品臣楊僂請道士三七人於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晴道場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多稼如雲淫雨若注勢逾三日害及百嘉求惟刑政之失中顧念蒼黔之何罪矧復宗祀有日百執致功泥濘塞途中外告病仰惟真聖之妙實司陰陽之權廓清繁雲煥發朝日屈伸俄頃變化無方使民獲收歛之功而國遂肅祠之禮末望霄極祗薦勤誠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明堂禮畢福寧殿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開啓明堂禮畢道場一七日罷散日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伏以因聽政之堂修饗帝之祀陟配文考大賚四方禮成不遘神貺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顧依妙道文餘祗被禁塗遠逆真馭誠心上達徹供獲陳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罷散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天子臣名請女道士二十七人於福寧殿罷散明堂禮畢道場設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饗帝合宮獲成嚴父之志薦誠秘殿復陳終事之儀靈科既修真貺斯格肅若神光之下恍然誠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應神功莫測保邦祚於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景靈宮預告稚飾聖祖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管句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天與殿開啓稚飾預告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道高九天可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設有位稍經歲月寢

失光儀輒因靈科以告增飾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裝飾聖祖御容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
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臣趙世長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伏以真聖所依宜極華煥歲月既久必有增
嚴茲因卜日之良敢告飭工之始無任懇倒之至謹
詞

雅飾丁畢開啓奉安聖祖真容道場青詞

維元祐四年歲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
嗣皇帝臣名謹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
班管旬景靈宮臣趙世長請道士二十七人於景靈宮
天興殿開啓奉安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二
百四十分位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
天尊大帝伏以靈德常新威顏有耀儼若斯民之望
恍然真馭之臨肇自殊庭即安珍館稽首延佇降福
無疆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西嶽謝雨青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謹遣入內內
侍省內閣頭供奉官張懷宝請道士二十七人於

金天順聖帝伏以靈雨愆期農民驚顧精禱既格神
應不違年麥復存禾黍可望未惟千里之澤豈獨一
人之私尚終降休迄有豐嚴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中太一宮祈雨青詞二首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
子臣名謹遣入內內侍省內閣頭供奉官臣李永言
請道士三十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
謹上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過期雲族屢興風災輒至牟
麥既病秋種未入嗟民何罪顯天不聞惟側身念咎
之誠不敢自放而絜齋祈福之舊亦莫少愆庶見膏
澤之滂流尚俾飢民之粒食懇禱斯極真聖所臨無
任懇倒之至謹詞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五月朔日嗣天子名謹遣入
內內侍省內閣頭供奉官管旬當三館秘閣臣李永言
請道士三十七人於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啓祈雨道場
謹尚啓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
帝伏以常暘為雪夏以及中精禱未浮雨不逾尺麥
雖粗入未足以充入口之飢禾則始生猶當埃三日
之澤人謀竭矣天意謂何惟至道之密微運元化於

俄頃慈闈眾疾覆護邦家召呼風雲廣施千里之潤
勃興黍稷終致百室之盈永與斯民同仰靈德無任
懇倒之至謹詞

朱表七首

福寧殿罷散明堂預告道場朱表

臣名言繫誠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誠祗祓中禁企
聖真於璇極嚴科式於靈場忽恍攸通福祥來暨冀
奠玉而神享迨升煙而禮成終始莫違上下蒙慶臣
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北京開二股河罷散日道場朱表

臣名言秋水洊至河流灌溢溢於北都之南旋有東
行之漸亟興與兵役求念民勞仰祈幽贊之功式遏橫
流之勢浮議一定疲倦再安觀洪造之無私庶微表
之不昧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福寧殿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親祠之重每三歲而後成陟配之隆及中辛
而既舉願非薄之何有賴真聖以焉依祗按靈科繫
齋秘毀仙游降格神祝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

物之定眇然微悃過此何求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
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奏告雅飾聖祖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祐下民眷真宇之觀深儼粹容
之肅穆雖道存不變而體有從將既祗薦於科儀期
未安於像設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
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景靈宮奉安聖祖真宗御容罷散道場朱表

臣名言真源末久福千世以無疆邃宇穆清延萬靈
之景從肇新遺像祗薦薄誠庶資法會之功敷錫烝
民之祉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西嶽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歷時不兩千里同憂顧民何知惟帝是賴精
禱既應多稼復存饒粥之餘倉廩攸實仰憑道供少
答神休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
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諸宮觀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臣名言生靈多罪丁早曠以知窮真聖至仁視疾苦
而能救不嫌屢請之黷溥施甘澤之滋禾黍復生園

倉可望仰企霄漢莫報恩私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表五首

泥飾諸陵神臺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寢無疆風雨侵尋塗丹粉墮落特加新飾以謹故封取因良辰式告安宅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泥飾永裕陵神臺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臺鞏固殿瓦峻嚴雨澤浸淫丹粉墮落恭禱良日以命衆工彩飾再完威神不凍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禮畢內中奏謝諸佛表

伏以躬薦微誠克終大典致周公嚴父之志達聖人享帝之能顧菲薄之何功賴僊真之垂祐歸依靡極荷戴不忘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舊章不墜祇答昊穹之貺升脩文考

之靈精意潛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薦薄誠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宮寢崇深廊廡缺圯敢涓良日祇命衆工庶復從新以資永固臣無任精虔激切之至謹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聞臣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三十四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奏乾祐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徃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從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饋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輒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郵每事遣使冠蓋相

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勤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徃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

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輒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縣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輒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令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太歷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鞅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蕪井然而緩急

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徭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後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胥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貴之以學而奪其力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蕪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能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

如為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論也轍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為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置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為姦措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眾口紛紛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歛之臣才智方畧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轍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徒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為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為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賈及其賣也弊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

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為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常平條勅悉具存患在不以特散之以利末歛散既得物價自平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為提舉別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况錢布於外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論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條例司乞外任奏狀

右臣近蒙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自受命於五月雖日夜勉強而才性朴拙議論迂疎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陛下創

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鄙固執偏見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中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陛下閱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勵驚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而奉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旬餘生求還間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閒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懼上為陛下叅之官吏下為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

引前古遺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費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弟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里閭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難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常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嚮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終不變則臣以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大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統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添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

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置之條例司以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殺閔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晏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大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旣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匆匆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患惟陛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

旣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因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卽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旣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儉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旣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旣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何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責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

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憾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城而後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後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日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讜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

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况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代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踈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爲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適舉指顧而定矣旣而誤蒙恩澤之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嘆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

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
厭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
置輔相中外踴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
衆心皇皇如父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
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
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
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
去之又循其舊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
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
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
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
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
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邦臣聞人主
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
死可謂虛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
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
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又
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誠先
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夫莫能嬰也去惡

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
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
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
廢市易之令行之暮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
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
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
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將終身慙乎惟陛
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
忠憤憑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鐵鉞臣輒誠惶誠恐昧
死上書

畫一狀

謹案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
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
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緝默
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
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
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
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
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

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典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蕘雞豚狗彘皆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間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遠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

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

相迫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

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顧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顧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入病

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米爲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况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賊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賂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

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旣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人而終身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者有不可勝言者矣

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貨賈以取贏多則賤賈以要利利有所墮商賈難通於

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觀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窺魏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婦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弄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旣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胃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脉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

清明豈有不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
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
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自使
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聚所系望勢難文晉而私
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忝
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耳埃
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五

樂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諫論時事七首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祐元年之十四日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
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
曾未暮歲而故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
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
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
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
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
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
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
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
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
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雋爭自記於明
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旣以諫諍顯名則忠
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
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惡而無與同惡
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
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之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

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耻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人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爲急天下踈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對事一切晉中不出玩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三事言當則行不賞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于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晉中外並須降出行遣止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耻道廢風俗喪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求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群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不晉神省察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伏見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動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飢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襄爲患必甚而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辨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藉沒家產租械生蟻虱而不得脫臣願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已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民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朝廷增弃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按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疫病每歲輒施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戴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獨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况當今旱勢未止災害

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奈何斬而不與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
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
毫髮之意則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

則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
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稅賦而東川

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
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朝廷雖累行戒飭

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卽乞痛賜約束如監
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田實封奏聞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叶六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
役舊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
害較然其間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
略盡惟此一事遲留不決民間傾聽想聞德音臣竊
利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雨比
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具喜十倍非至仁至
聖至明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朝廷自行免
役至今僅二十年官私久已習慣今初行差役不免

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醫者用藥
攻療必有暝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得安樂
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朝廷革去宿
敝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少有不便指以爲
言眩惑聖聰敗亂仁政廉臣竊觀司馬光前件劄子
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當然其間不免踈略及
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卽合據
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
子前坐光姓名後坐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
其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陛下
但思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旣行
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卽差役可行免役可罷不
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省覽
苟大法旣正縱有少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
備臣踈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
臣初無左右之助諫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
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
節央修完近則半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

法至於御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况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坊郭單下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具數錢聞奏未得崔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四叶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戴聖德無有窮已准有益利奉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又以茶去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爲害不細而朝廷未知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功橫欵茶遂無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

倍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焰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後定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猶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孫廻李稷入川相度始議極力措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朝廷許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遺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賤買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收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

理進獻希求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算息錢均與牙僧分利至於監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入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于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脚遞日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遞二日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遠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他司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叩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興元府三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權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權茶至今遞年所估價例對定即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

米高估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木假令米石八百錢即作一貫支儀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既

圍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八官一半用
錢湖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
往往却偽作圍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己近年
州官有此徵又有見出剩數多明與客旅商量納貼
不實指教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一分今多作名
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
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圍戶以求易售
又昔日官未權茶圍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
限早晚隨時即賣權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
官依條毀棄官既不收圍戶須至私賣以陷重禁此
圍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為姦遂又販布販大窰鹽販菴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脚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為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欄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糶米一萬貫每斗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

皆如此今四方蒙賴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蜀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蕪帶蜀貨公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與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為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厯歲終又不撥

選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閱子奏茶司全年課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利內有一項係茶稅錢不行非唯稅虧蕪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為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日交子之輕便一夫有賣一夫一此省課之害三也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險惡般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

夫和雇不行即差稅戶其為擾擾不可勝言列序知有洋州報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許序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報茶日呈後來永興即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

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填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近一人日般四馱計四百餘斤回車却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竭泥濘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公路號茶鋪為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郊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郊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網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頽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

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現今長引錢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

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權茶以前及權茶後未年課較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綠茶所費

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

止於二百萬貫無復贏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

稅酒課利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即止約有利一

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綠茶

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

上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

不敷得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民不堪命起

為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費錢

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

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

治未與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

賣酒至十二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求與成都

止就用未與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

都供給即不曾舉覺其貪冒無耻一至如此亦乞令

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詰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乏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請如意

為吏民所畏憚若晉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

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

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權茶會竊冒

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

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

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

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

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

得限勅到五日內具利害聲劃申本州本州限一季

開奏奏到各隨宜修改奉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

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

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

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

罷差役至今已僅二十年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

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於今冬地遷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爲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迷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謹奏開伏候勅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爲冗長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堽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受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爲

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乞招河北保甲克軍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帛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欽奮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助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文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之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叔思於旣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福禍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母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

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推埋爲
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
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力之手不可
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
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群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
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
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
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
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
行事猶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兀豐及內庫錢
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殿金銀一色
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
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筭深遠非凡所及若
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
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
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
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
定軍分本州無關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
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
班行者押赴關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

補本貫及鄰近關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
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
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
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填况如前所陳者
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
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聖旨罷
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常其間小節踈略差
悞乞令諸處審議候的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
聖旨差韓絳等四人置寫看詳臣前所謂踈略差悞
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
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初立免役法
拘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願投名人以
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
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
以民日貧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
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場許人添價
爭割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

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顧衙前或是浮浪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刻賞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足或否而拆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兀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爲復却依舊法酬獎衙前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人人願爲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却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

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獎衙前即未委召甚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爲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農民反爲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軍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顧衙前及召募非沒綱運外常切椿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及歲收斛斛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耶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二月六日指揮却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克役後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六首

乞賑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蕪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申請擊劄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訪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祖豐二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閔畏避蔡礪權勢曲生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却符下提舉司相度

來却用剩員抵替如場子墮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五百里極為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願錢役人既以為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願錢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願錢如不情願量支願錢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為差額代役其鄉戶所出額錢不得過官額數目

右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樂城集卷第三十六

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來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末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枷銅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故事奉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朝廷將施舍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常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改民之急不當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災之體如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且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况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空煩鞭箠必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國計乞特降朝旨且下諸路監司與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聖恩不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遠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

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勅裁

一 出限拖欠役錢今來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

役錢別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

雇人執役月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

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恩澤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憐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為功究其本末其實皆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此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為糶糴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糶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二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遠限不至則發運

司以所糶米代之而取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糶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糶米代供而責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欲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糶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責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遠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糶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給遷京西水櫃所占民田狀

右臣訪聞頃年宋用臣引洛水為清汴水源淺小行運不足遂於中牟管城以西強占民田蓄蓄兩水以備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貴盛州縣皆不敢爭但中牟一縣占田八百五十餘頃伏惟陛下卹養小民過

於赤子無名侵奪聖意不然臣欲乞指揮汴只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數目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委實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三省事多番滯狀

臣竊見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舊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鉤較文理密察得古之遺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盡如聖意參考之益未見而迂滯之害先著見今三省文書節次番礙比官制未行以前頗覺其弊臣嘗訪問眾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見行之法畧加疏理務令清通簡便苟迂滯之病既除事不至雜冗難治官吏日有餘力則參考之功可得而見也謹具條件如後

一凡事皆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所以爲

重慎也臣謂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則可至於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一切依此則迂緩之弊所從出也假如百官乞

假有司請給器用之類此所謂日生小事也

臣僚陳請與革廢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

當之類此所謂事之方議者也昔官制未行

如此等事皆執政批狀直付有司故徑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罷批狀每有一事輒經三省騰寫之勞既已過倍勘富既上小有差誤重復施行又經三省循環往復無由了絕至於疆場幾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辦不可得也故臣乞復批狀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議者惟國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後經歷三省則事之去者過半矣

一三省文書法許吏人互相點檢差誤毫末之失皆理爲賞罰故披罰者畏避謹何巧作遷延以求細密被賞者晞望勞績吹毛求疵務爲稽緩因此文書無由速了臣欲乞今後不以差誤爲賞罰惟有所欺弊及雖係差誤而害事者方行賞罰

一文書至尚書省自省付諸部自部付諸司其開拆呈覆用印皆有日限逐處且以五日爲率凡十五日其勘當於外日數又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則已一月餘日矣不幸復有問難又復一月自此蓋有不可知者費日雖久而這限如

法雖欲加罪終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緩急減定日限亦枝弊之一端也

一古者因事設官事不可已然後置官今官倣唐制事本不須如此而爲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應支錢物尚書度支行遺得旨許支合下所管庫務支給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備錄帖所管庫務又經比部句過然後送庫務支給臣謂太府寺未嘗可否一事枉有經歷宜令度支徑送比部句過又如諸路召募押綱合得酬獎諸庫務已給朱鈔先絕太府寺印紙保明指定合得酬獎申尚書金部金部再行勦驗詣實開司動句覆然後關吏部施行臣謂太府金部兩處勦驗保明顯有煩重宜裁減一處又如在京職事官合破白直并宜借剩員或替換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係所屬直下步軍司差撥自行官制並須經由尚書兵部陪兵部但指揮步軍司依條施行臣謂兵部別無可否亦不須更令經歷如此等事數必不少非臣所能盡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無似此重複之事若能一切

裁損心大有所益

右三省事務衆多條約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陳四事持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類講求立法施行或選擇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人俾專治其事務令約而不遺多而不亂令三省胥吏比舊人數極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費人力若將來法制一清此曹亦漸可減事清吏少此最爲治之要也惟陛下審神省察謹錄奏聞伏勅俟旨

言科場事狀

右臣伏見尚書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上未決而左僕射司馬光上言乞以九經取士及合朝官以上保任舉人爲經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議並未施行臣竊惟來年秋賦自今以往歲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學者知朝廷有此異議無所適從不免惶惑適亂蓋緣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燕治它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場科一切如舊但所對經議無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畿縣保甲充軍狀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軍聞已有朝旨令逐州軍長吏等優給例物寄招在京禁軍去訖臣竊謂京畿諸縣保甲事體與河北無異而所在闕額禁軍尚多欲乞指揮京畿諸縣一依河北已得指揮招募施行臣又聞河北河東舊有義勇自來每年冬教以爲邊備民所習慣不以爲恠畿內百姓非邊民之比今來保甲雖罷按閱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與放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

右臣伏見閏二月十五日聖旨節文詳定役法所奏諸路衙前先以坊場河渡錢依見今合用人顧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臣竊聽中外之議以謂此法頗爲穩便蓋見今諸路每年所入坊場河渡錢共計四百二十餘萬貫而每歲所費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綱錢共計一百五十餘萬貫所費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縱使坊場河渡價錢別行裁減不過比見今三分減一則是所費亦不過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間衙前最重之役其爲利民不言可見續准閏二月二十七日聖

旨節文詳定役法所狀再詳雇募二字切慮諸路承用疑惑將謂依舊用錢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爲招字聚謂此法旣不以錢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湏一例役撥未委每年所得坊場河渡錢四百二十餘萬貫除支酬衙前重難及雇募押綱錢外其餘欲將何處支用又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有長名人數只如西川全係長名故衙前一役不及鄉戶淮南兩浙長名太半以上其餘路分長名亦不減半今坊場旣已拘收入官必無人願充長名則應係衙前並是鄉戶雖號爲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投名與差無異上等人戶旣充免役衙前則以次人戶須充以次色役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以前方今人戶又爲苗役所困物力此熙寧以前貧富相遠而差役之法比舊特重此衆議所以服未也然臣竊聞西邊熙蘭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費用約計三百六七十萬貫此錢太平出於苗役寬剩今苗役旣罷故議者欲指坊場河渡錢以供其費致使衙前湏至並差鄉戶臣謂朝廷養民備邊雖有內外之別而其實一家之事耳若備邊之費實未有准擬則坊場等錢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計也今邊防之計詳定

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詳而暗指坊場等錢以備其費則其養民之計亦已踈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揮戶部與詳定役法官會議先計上件新置城寨歲費幾何若干係西川茶錢若干係經制司錢若干係關額禁軍錢若干係內藏庫錢似此諸般科名外尚有不足數目若干若此數目不至絕多臣乞計其所闕三年之數於元豐庫及崇政殿庫錢內樁出訪聞此庫錢物山積本先帝所蓄以備邊事今於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訪聞蘭州等處道里嶮遠決為難守朝廷見議棄捐以安中國三年之後邊境已定即非又遠不絕之費所用錢數雖多亦有限量其坊場河渡等錢既別不支用即及依閏二月十五日聖旨指揮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庫錢物未欲專行支給即乞將坊場河渡等錢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將剩數添助邊費所貴養民備邊兩不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朝廷方議息民不宜為邊費奪坊場錢專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竊見諸路州縣累年積下青苗息錢及免役寬剩錢數目不少亦可以助西邊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費所貴留

得坊場錢雇募衙前令民間無重役之患則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軍日一教狀

右臣竊見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劍槊擊刺弓弩斗力比舊皆倍然自比歲試之於邊亦未見勝敵之効蓋士卒服習止軍中一事耳至於百戰百勝則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訪聞凡將下兵皆蚤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士卒極以為苦頃歲西鄙用兵士自內郡往即戰地皆奮踴而去以免教為喜先朝留意軍事每歲遣官按閱錫賚豐厚遷補峻速士心猶且如此臣觀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勞之者如舊臣竊以為疑也古之名將如李牧王翦將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醢酒聽其佚樂養而不試士皆投石超距踴躍思奮而後用之故所向無敵今平居無事朝夕虛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臣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使得以其餘力為生異日驅以征伐其樂致死以報朝廷宜愈於前日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買賣茶虐害四路生靈朝廷已差黃廉體量利害乞先罷茶官陸師閔職任使四路官吏不憂後患敢以實害盡告黃廉今聞朝廷却差黃廉就領茶事臣竊以爲黃廉若以專使按榷茶之弊則身無利害茶事巨細勢必具陳若身自領茶事有課利增損邊計盈虛之責則茶之爲害勢必不肯盡言兼朝廷本爲遠民無告特遣此使使事未達而就除外官小民無知必謂朝廷安於虐民重於改法此事體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謂陸師閔蠹害四路爲日已久不欲別差替人淹延歲月因黃廉在彼卽行替罷事雖稍便理有未盡臣欲乞選差清強官一人與黃廉同共體量候了日赴闕面奏利害所貴不敢隱蔽茶蔽四路之人終被德澤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

右臣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晉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卹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以義倉常平糶斛逐旋賑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早勢益甚夏麥無望而秋收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

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糶糴本錢一百萬貫越賤糶米以代諸路遠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膏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權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枚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賣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以支持至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明堂神位狀

右臣聞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疎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與冬至圓丘必兼饗蚩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圓丘別行它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圓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之變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吳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

之舊則爲失當蓋僑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疎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卽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取王卹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左臣聞自古經制國用之術以爲穀帛民之所生也故歛而藏之於官錢幣國之所爲也故發而散之於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無有無相交而國用足焉故自熙寧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錢之入官者惟有茶鹽酒稅雜利而已然方是時東南諸郡猶苦之錢錢重物輕有錢荒之患自熙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官錢搜索殆盡市井所用多私鑄小錢有無不

交田夫藝婦力作而無所售常平役錢山積而無救饑饉蓋自十餘年間積成此弊於今極矣朝廷近日雖已減損常平罷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錢積於官無宣洩之道民無見錢百物益賤譬如飢人雖已得食而無所取飲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竊見國朝建立京邑因周之舊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爲嶮阻祖宗以來漕運東南廣蓄軍食內實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時足支十餘年近者歲運損耗糶賣不節太倉無五年之畜國計寡弱有識之士爲之寒心至於諸路軍糧大抵無備熙寧之間東南大旱民間闕食官欲賑濟無所從得不免誅求富民歛斗石之粟以濟億萬之衆勞而無益徒以爲笑然今諸路轉運司又以商賈不行農民罷病故酒稅不登收買軍器雜物封樁闕額衣糧等事故經費不足朝廷雖欲內實京師外實諸郡有司匱乏勢無所出臣欲乞指揮東南諸路轉運司各借本路常平見錢遇年豐穀帛價賤豫買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軍諸軍三年衣糧限以三年節次收糶重立禁約不得別作支用仍於五年內收糶錢物撥還常平倉司每歲終具元借錢及所糶物及所還數稜刑司保明中戶部點檢有無違法

開奏應千借錢糴買事有不如法並許提刑司覺察
聞奏但令泉幣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轉百貨倉廩
充實足以贍養諸軍備禦水旱則上下皆足公私蒙
利矣如許臣所請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貼黃所借常平司錢非是直取以供國用當
指揮轉運司勒令如期撥還務令常平司錢
又遠不匱轉運司緩急有所借便實長久之
利也

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

右臣近奏乞選差清強官與黃廉同體量蜀中茶法
尋蒙朝廷差杜紘前去既而詳定編勅所奏番杜紘
紘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見差人同黃廉體量
伏乞檢臣削奏別選差一人所責黃廉不敢以課利
增虧自作身計盡具茶法利害聞奏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言役法劄子 五月十六日

臣聞世無不弊之法雖三代聖人之政不免有害故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竊見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
役小民初免出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之喜以為

差役一行可坐而無事矣臣之愚意以為免役之害
雖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
陛下察之國朝因隋唐之舊州縣百役並差鄉戶人
致其力以供上使歲月蕃休勞佚相代吏若循理不
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人本無大苦然役人既是稅
戶家有田產誅求必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須不免侵
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勞費之外上自衙
前有公使厨宅庫之苦中至散從官手力有打草供
柴之勞下至耆長壯丁有歲時饋送之費習以成俗
恬不為惟民被差役如遭寇虜神宗皇帝照知此害
始議立免役之法前弊雖解而所取役錢多收寬剩
民間難得見錢日益貧瘁幹廷既已復行差役除見
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耆戶長弓手散從等
役一切定差貪官暴吏私竊以此相賀何者市井之
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
欲侵漁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人州縣
已自懾怖而况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
動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擾當復如舊訪聞
見今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經歲月舊俗滋長役人
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於聖政為損不細頃

者朝廷初革衆弊士懷異議多被遷逐睥睨新收幸
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
異之人佗日必指以爲事臣欲乞明降詔書丁寧戒
敕監司長吏使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
惜雇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
賞使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雕印頒下令一切如舊
出勝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應監司
所部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庶幾民
被差役之利而無差役之害然後天下蒙賜深矣取
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七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左司諫論時事一十二首

論青苗狀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罷而不盡廢
而復講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於求利此臣之所
深惜也何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請者必以情願
而官無定額議者以爲善矣然以臣觀之無知之民
急於得錢而忘後患則雖情願之法有不能止也侵
漁之吏利在給納而惡無事則雖無定額有不能禁
也故自今年春諸縣所散青苗處處不同凡縣令曉
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復散其關於事情爲吏民所制
者所散如舊蓋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爲姦監
司雖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旣已病歎今朝
廷復修夏料納錢減半出息之法此雖號減息而使
天下曉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雖有良縣令臣恐
其不能復如前日自必於不散矣且自熙寧以來吏
行青苗皆請重祿而行屯法受賕百錢法至刺配然
每至給納之際猶通行問遺不能盡禁今吏祿已除
重法亦罷而青苗給納不止臣恐民間所請錢物得
至其家者無幾矣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別下詔

旨天下青苗自今後不復支散不勝幸甚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三論差役事狀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劄子乞明降詔書戒敕監
司長吏令知朝廷愛惜鄉差役人與神宗朝愛惜雇
募役人無異應係自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
刑部錄出具委無漏落離印頒下令一切如舊出勝
州縣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敢應監司所部
有犯不能覺察致因事發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
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為聞近日諸縣曹吏有因
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克役初參上下費錢有至一二
十千者州縣官吏亦有以舊雇役人慣熟多方陵虐
所差之人必令出錢作情願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
拙野退換別差必得慣熟如意而後土者天下官吏
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雖非目見可以意料
民被其害如遭湯火竊意此奏朝上聖心惻怛不待
終日而行不意遷延至今不以為急臣愚竊恐朝廷
始獲差役議者妄謂差法一行更無患害聞臣此奏
未免不信臣謂改雇為差實得當今救弊之要然使
聞害不除見善不徙則差役害人未必減於免役伏

乞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詔書其言所聞差役官吏情
弊仍備錄前後禁約曉諭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則天
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訪聞近日頗有上書言差役不便家
降付看詳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縣
施行差法別有搔擾以致人言若不早為禁
約深為不便伏乞指揮於役法所檢取民間
前後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賜省覽即見詣實
論蘭州等地狀 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
置蘭州於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
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峻遠饋運不
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羗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
要之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
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
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
下臨黃河當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郭可
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
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
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又

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修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謙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嘗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請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共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舉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苦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犬羊之羣猶將伏以聽命今乃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義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

直為壯以曲為老皆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怒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謗之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幼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虜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爭特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爲境修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鮮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熙河因此物價翔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疆復其歲賜通其和市雖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內懷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舍垢爲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况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於熙蘭往還要路爲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

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完守備常若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來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在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黃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合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則西蕃之馬無由復至而夏戎必爲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切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熙河屬國疆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爲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貼之以弓箭手又於熙蘭要路控以堅城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

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爲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臣又聞說者謂鞏鎮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鎮縲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爲比也

再論蘭州等地狀

右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施入界恐必有請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爲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決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狹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忿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撥必爲後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爲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沉括種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爲赦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聞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

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法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千濶亦何能爲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

右臣竊見仁宗朝河北河東初置義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漸及陝西皆以地接胡羗有守禦之備每歲

冬教一月民雖以爲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二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耒耜盜賊因此衰息歌舞聖德無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披邊之故民習爲常不敢辭愬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爲輦轂所在素加優厚今乃與三路邊郡爲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卹特與蠲免蕪訪聞京畿三路見今皆修蓋冬教場屋宇州縣頗以爲勞臣昔守官河北竊見義勇冬教並不置教場屋宇每遇教日皆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別無關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內冬教則其教場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監司相度只如自前權於係官屋宇及寺院等處安泊有無不便如別無不便亦乞罷修以寬民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西邊警備狀

右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德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鬪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敵夷狄獸心見利忘義難以

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整弛况朝建數年
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
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
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
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般運器甲抽
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令人交割若未
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
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之際招填
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
稍有弛廢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華其欲報之
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
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度其事
勢亦不足深憂况昔思犯顏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
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
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
社稷之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青苗狀

右臣近奏乞罷支青苗錢兼訪聞臺諫官皆有文字
論列至今並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見熙寧之初王安
石呂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實放債取利而妄

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飾其事天下公議共以爲非
是時韓琦富弼司馬光范鎮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
拔今二聖在上照知民間疾苦解去弊法旣已略盡
兼近日責降呂惠卿數其罪惡亦以創行青苗爲首
然天下依散青苗其實至今未正民間疑恠以爲朝
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衆論云近有臣僚獻議以
國用不足爲言由此聖意遲遲未決臣雖至愚竊爲
陛下深惜此計何者自古爲國率皆祿養官吏廩給
士伍崇奉郊廟鎮撫四夷然而食租衣稅未嘗有闕
今陛下力行恭儉前代帝王所有浮費一切不爲今
日之計但當戒飭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
免水旱之災復無流亡之患則安靖之功數年自見
穀帛豐羨將不可勝用何至復行青苗以與民爭利
也哉伏惟陛下聖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若
非左右構此危語動搖聖聽則何至爲之廢格羣言
以成邪說然臣竊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見臺諫之言
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其於求利不卹細民遠近傳
聞所損不細臣欲乞陛下盡將臣僚前後所上章疏
付三省詳議施行以弭斯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放市易欠錢狀

右臣頃曾上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如已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即與除放蒙聖恩依此施行德澤滂沛所及甚廣然臣訪聞京師欠戶貧下之家從初多作說名請新還舊以此無緣通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日再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京市易務宋肇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務一宗節目及利害文字請臣論奏臣詳究其說竊以為當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錢前後諸處撥到其計一千二百六十七萬貫中間撥還內藏庫等處共計五百三十萬餘貫朝廷支使過共計三百八十四萬餘貫即今諸場務見在共計三百五十三萬餘貫將此三項已支見在計筭已足還足本錢則今來人戶所欠皆出於利息若將見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所放錢數不多此事之當行者一也見今欠人共計二萬七千一百五十五戶共欠錢二百二十七萬餘貫其間大姓三十五酒戶二十七共欠錢一百五十四萬餘貫小姓二萬七千九十三戶共欠錢八十二萬餘貫若將欠二百貫以下人戶除放共放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三戶放錢四十六萬六千二百餘貫

所放人戶九分以上而所放錢止及二分此事之當行者二也元豐年中朝廷催理欠負極為峻急然一歲所納不過三萬貫頃來朝廷優假細民所催微細自今年正月至今止及六七千貫今且以三萬貫為率猶須七十餘年乃可納足如此則小姓之家死喪流亡不可復知而國家每歲得錢六千貫臣所乞放下欠戶錢於見欠錢都數中十分之二即是如九牛一毛不為損益而二萬餘家困苦為害至大此事之當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擾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蠹賊恬而不恠此事之當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戶拖欠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縛何所不至若不別作擘劃則日破此苦者不知其數此事之當行者五也伏乞聖慈以此五事較其利害斷自聖意特與除放或因將來明堂赦書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荷戴恩德淪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勝計然臣竊見太府

寺令歲終較課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員等第保明聞奏自來市易官因此酬獎轉官及請賞錢所得無等今來既見市易已支見在實數僅能還足本錢則以本理息皆是欺罔從前官吏轉官請賞皆當追奪官爵及所賞錢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後緣市易轉官請賞之人依理施行內有呂嘉問係創行市易害民最深雖已經責降向竊有上求乞公議更乞重行寬議以謝天下所有朱肇劄子三道臣輒備錄進呈如左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所言放欠事上係二聖德澤唯當直出中肯不宜更顯言者姓名或須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揮執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狀

右臣竊見淮南春夏大旱民間之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饑饉發常平義倉及截留上供米以濟其急淮南之民上賴聖澤不至飢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汎溢泗宿毫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復蕩盡前望來年夏麥日月尚遠勢不相接深可憂慮訪聞見今官賣米儲有未盡然必不能支持久遠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闕絕之際速行取問本路提轉發運

司令具諸州災傷輕重次第見今逐州各有多少糧食可以賑濟得多少月日如將來之絕合如何擊劃施行立限供報所貴朝廷得以預先處置小民不至失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乞罷青苗狀

初四日與東省同上

右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呂惠卿創行此法以來天下之士惟王呂黨人欲以青苗進身者則以其法為是其它士大夫上自韓琦富弼中至司馬光呂誨范鎮下至臣等輩人未有一人以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無告飲泣受害今者二聖臨御盡革衆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剛立舊法益更滋彰中外孤疑不曉聖意竊聞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國用不足欲將青苗補其闕乏者聖心未察是以為之遲遲臣等雖愚以為自古為國止於食租衣稅縱有不足不過輔以茶鹽酒稅之征未聞復用青苗放債取利與民爭錐力之末以富國強兵者也藝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國至狹歲歲用兵其費不貲及真宗東封西祀遊幸毫末造立宮室仁宗結好契丹平定西戎翦城南廝此皆非常大費而常賦之外無

大增加未聞必待青苗以濟國用今二聖恭儉安靜無爲四海之富與祖宗無異何憂何慮而欲以青苗富國乎臣等以爲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末嘗接見多士大皇太后陛下覽政帷幄未能博聽羣議聽納之道於斯實難竊謂臣下每有獻言宜一切折以公議彼旣欲散青苗而臣等以爲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斷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篤乎陛下必欲決此深疑即常盡出臺諫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議得失不當隱忍不辨是非而陰用其言也如衆議必以罷之爲是即乞早賜裁斷以慰民心必以罷之爲非亦乞顯行黜謫以懲臣等狂妄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三省請罷青苗狀 初四日身東省月入

右某等伏見熙寧之初始行青苗士無賢愚皆知其不便是時建議之臣盡力主張者不過一二耐賢士太極言其失者非一人也蓋今之執政嘗論之矣忠言讜論播於天下至今傳誦以爲口實小民呻吟欲聞更張亦已久矣伏自二聖臨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議獨無所變始者但令取民情願不立定額州縣或散或否事體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間修完本

法使夏料納者減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舊放債取利此聲流傳極損聖政某等備位諫官不敢默已遂與臺官前後上言僅數十章皆不蒙施行傳聞大臣奏對有以國計不足疑誤聖聽者遂致此議久而不下某等雖愚竊所未喻也蓋聞古者聖人在上食租衣稅而已凡所以奉事郊廟祿養官吏蓄兵備邊未嘗有關也後世鄙陋乃始益以茶鹽酒稅之征然亦未聞放債取利若此之衰也今茲二聖在上恭儉無爲度越前世選用執政將致太平某等與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寬酒稅之權損茶鹽之人以復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國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呂惠卿旣以此負國使朝廷被此聲於天下今者又復以此誤二聖此某等區區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責降呂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爲罪天下傳誦人人稱慶奈何詔墨未乾復蹈其故轍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雖使州縣奉行詔令斷除抑配其爲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無知不計後患聞官中支散青苗競欲請領錢一入手費用橫生酒食浮費取快一時及至納官賤費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縱恣欺謾父兄隣

里無賴妄託名目歲終催督患及本戶二害也適欠未納請新蓋舊州縣欲以免責縱而不問三害也常平吏人舊行重法給納之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罷賄賂公行民間所請得者無幾四害也四事爲害雖復除抑配之弊亦無如之何而况抑配必未除乎某等職在言責目覩弊事默而不言則上負朝廷下負民物若未得請決無中正之義伏乞盡取前後章疏看詳施行以允公議謹狀

請罷右職縣尉狀初八日上

臣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言事者不知救之於本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爲之衰少而武夫貪暴不畏條法侵漁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擾鄉村復爲人民之患臣竊惟捕盜之術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復鄉村之助耳目既廣網羅先具稍加方略易以成功舊用選人雖未能一一如此而頗知畏法則必愛人使之出入民間於勢爲便不必親習騎射躬自格鬪然後能獲賊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賊而不習法律先已擾民訪聞河北京東淮南等路凡用武夫縣分民甚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所貴吏民

相安不至驚擾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三十八

樂城集卷第三十九

右司諫論時事五首

論戶部乞收諸路帳狀

准尚書戶部牒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節文
一府界諸路州軍錢穀文帳舊申三司昨撥歸逐
路轉運提刑司點磨歲終刑部尚書點取勾訖帳
勘覆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歸戶部點磨
一府界諸路州軍常平等錢穀文帳舊申司農寺
昨撥歸逐路提舉司點磨戶部右曹歲取提舉司
勾訖帳赴部點磨今上件諸州軍錢穀文帳欲收
歸戶部點磨者

右臣竊聞熙寧以前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
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魯布刪定法式
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
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顯
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
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發其封者
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
足者皆不發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
朝廷以布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

用錢物至元豐三年百尾七八年開帳司所管吏僅
六百入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夫陷錢止一萬
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
皆申轉運司內錢帛根草酒麪商稅房園夏秋稅管
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糯帳本司別造計帳
申省其驛料作院欠員修造竹木雜物舟船柴炭修
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驢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
蓋謂錢帛等帳一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
帳雖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
帳非三司國計虛贏所系故止令勘磨架閣又諸路
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字近而易得
兼本道文帳數目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
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
等帳耶為并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照寧
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耶為依照寧以來復置帳
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照寧以前則三二十年不發封
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照寧以來則用更六百人磨出
失陷錢一萬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
臣乞朝廷下戶部令子細分析聞奏然臣竊詳司馬
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

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舒卷之柄一歸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法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下戶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狀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之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洎德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老歸者亦以諸衛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密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啓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猶未見以罪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

厚祿居謫籍者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寬貸皆真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謹錄奏聞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議干冒鈇鉞俯伏待罪

再論京西水櫃狀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東州縣各具水櫃所占頃畝及每歲有無除放二稅仍具水櫃可與不可廢罷如決不可廢即當如何給還民田以免怨望尋蒙朝旨令都水監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縣水櫃元舊浸壓頃畝及見今積水所占及退出數目應退出地皆撥還本主應水占地皆以官地對還如無田可還即給還元估價直聖恩深厚棄利與民無所靳惜所存甚遠然臣訪聞水所占地至今無官地可以對還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櫃為兩水浸淫占壓未得耕鑿知鄆州岑象求近奏稱自宋用臣興至水櫃以來元未會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廢

漕運乞盡廢水櫃以便失業之民臣愚以為信如象求之言則水櫃誠可廢罷欲乞朝廷體念二縣近在畿甸民貧無告特差無干礙水部官重行體量若信如象求所請特賜施行不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復選人選限狀

右臣竊聞監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祖宗舊法凡蔭補子弟皆限二十五歲然後出官及進士諸科釋褐合守選人并州縣選人除司理司法縣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選逢恩放選乃得注官所從來又遽仕者習以為常雖經涉歲月不以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習法令欲誘之讀法乃令蔭補子弟不復限二十五歲出官應係選人皆不復守選並許令試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爭誦律令於事不為無益然人既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遂令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訪聞見今已使元祐四年夏秋季闕官冗之患亦云極矣臣愚以為方人未習法誘以免選於理亦宜及其既習雖無免選不患不習且為吏而責之讀法本事

之當然不為過也謂宜追復祖宗守選之舊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給舍左右司一處看詳立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役法候齊足施行狀

右臣訪聞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滿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繼申到旋已逐一進呈施行臣竊惟諸路役法所係民間利害至深至廣雖逐路事體各別條目必有不同而朝廷變法從便措置大意所謂海行條貫者不得不同也臣竊恐詳定役法所急於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類聚參酌見得諸路體面即便逐旋施行因此致諸路役法大體參差不齊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聖澤欲乞指揮本所候諸路所申文字稍稍齊集見得諸處役法不至大段相遠然後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書舍人論時事一首

申本省論處置川茶未當狀

朝廷若罷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權陝西沿邊諸郡不許客旅私販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令及時立限和買隨每歲茶價高下比民間價例欲高

一如尋常和糶米粟之出可也買茶之限於茶場司
立定州縣不得低估茶價令人戶不肯申官以發出
限如有事故項至展限者具事由中本司量展五日
仍得不過再展每茶戶入場中賣項即時權選秤買
不得輒有番歸或更依家類例秋冬先放茶價令
茶戶結保請領及時送約以上並不得輒行仰勒
官買數足方許私下交易除沿邊所權地外一任
客人與販如此掣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
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價大秤抑勒
收買一也昔茶未有權民間採茶凡有四色采茶早
茶晚茶秋茶是也採茶既廣茶利自倍自權茶以來
官中只要早茶其餘三色茶遂棄不採民夫茶利過
半今既通商則四色茶俱復採二也官所運茶止於
邊郡所須比權茶之日所運減半則茶遞役兵及州
郡顧腳皆得輕減三也陝西茶商既行歧雍之關民
皆食賤茶四也益利諸州百貨通行酒稅課利理當
自倍五也若比之今來有司所議但權名山梁洋三
處放行益利諸場茶貨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處權
法如舊而不權之地犬牙相錯權與不權茶戶利害
相違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間不冝頗有此異一也權
與不權地分不遠小人易以起動茶戶借如名山之
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若放令此
茶北出道過名山彼此相權不可辨認若放令此茶

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寬則權
法自廢急則民遭誣罔橫被從配二也官中所買只
用早茶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民夫厚利與頃
歲無異三也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今只將
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彼既未諸茶性必有不售四
也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蒸權陝西裹外諸州據合
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官自般賣和買之餘成都
路客人販茶不得過劔門利州路客人販茶不得過
陝西其害有三盡奪茶利商賈不行百貨不通酒稅
課利自減一也運茶既多遞銷役兵及州郡顧腳勞
費與頃年無異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賤茶三也由此
觀之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只於邊郡立權
法其餘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
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則與三說無異以此
較之利害可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戶部侍郎論時事二首

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

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荐至非
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
東因弊盜賊群起二聖遇災憂懼傾發倉廩以救其

之絕獨此三路所散已僅三百萬斛矣吳時振恤木見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國用已竭而旱勢未止夏麥失望秋稼未立數月之後公私無繼群盜蜂起勢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竊見大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與物無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動由禮義

皇天后土昭知此心而和氣不應深所未喻陛下嘗究其說否臣聞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陰陽和暢兩澤乃至君廣聽以納下臣盡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氣乃和今二聖居幃箔之中所與朝夕謀議者上止執政大臣下止諫官御史不過數十人耳其餘侍從近

臣雖六官之長皆不得准見而况其遠者乎臣以謂群臣識慮深淺不同其心好惡亦意故須兼聽廣覽然後能盡物情而得事實今陛下聽既不廣則所行之事不得不偏聽狹事偏則陰陽亢隔和氣不効必然之理也臣觀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職事進

對從容訪問以盡其情今二聖臨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謙恭退託疎遠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職事求見臣謂宜因此時明降詔書許百官而秦公事上以盡群情之異同下以閱人才之賢否

人心不墜天道必從則久旱之災庶幾可息臣蒙國

厚恩比聞詔書引咎自責避正殿損膳分命臣僚並走群望私心踧踖不敢違寧輒推天意人事影響之應庶幾有補萬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賜采擇取進止

論西事狀

右臣伏見西夏傾目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隨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令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狄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聞者無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悞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虜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誠使四其畢陳於前羗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董種本與西夏世為仇讎

元吳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蕃之比乃者董德老病其相阿里骨種其國事與其妻契丹公主殺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心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德嗣子朝廷不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鉅鉞付之謀之不臧患目此起阿里骨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鬼章自謂與阿里骨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此閒隙折節下之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權令轉說鬼章舉兵入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骨以董德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鬼章溫溪心等以惟實當立若衆以阿里骨爲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德之舊秩以三使額按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卷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禁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屢亦由此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爲怨至深羌虜之性重於復

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凋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冊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爲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虜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其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鬪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幾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吳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兜兜狂輕用其衆項爲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內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吳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郡延五寨好請不復勢脅必從以爲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爲邊備益兵練將則羌虜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悛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

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虜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一說其一以爲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二以爲雖不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略爲恭順使中國屈俯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然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略修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爲購其謀臣虞卿以爲從趙爲購不若從秦爲購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國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羗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浚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頃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羗中窮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浚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閔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貨販易而

歸獲利無筭傳聞羗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夷狄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爲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爲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目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女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誅姑修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羗人愧畏雖未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虜衆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忿以思戰虜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

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絕和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童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寬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虜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虜方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鬼章懷憤入寇夏人乘釁違命此則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苟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賦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止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爲怪畧無責問政之不修敦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爲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洪爲相諸侯

有逆謀請歸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爲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蓋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爲衆行法令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修於朝廷之上而敵人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勳爵而復其位以激厲諸將感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充觀往事以爲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貼黃或言阿里骨之請命與乾順之嗣立事體無異今臣言冊命乾順爲得策而封拜阿里骨爲失計似言之未當者臣以謂不然阿里骨之請命可否在我而乾順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順之命爲是而以阿里骨之命爲非不爲妄論

樂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紆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煥燠秦之末周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是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責已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失苟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雉雉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及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目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蕪吝是非以不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不友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非在不赦陛下頃自踈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

於此豈欲責臣 齷齪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待罪地官以財賦為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接或于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

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為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

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

兵棹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

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

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

相屬而以不足為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

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

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

來觀望上下無復屬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

親細務為高以不察姦吏為賢於是巡歷所

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部縣靡然承風懦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酷權無故虧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持降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數其非因水旱灾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為政漢非無尚

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

之故專任六曹故雖蕪置寺監而職業無幾

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

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郎曹所損纔

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

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

惑以為朝廷為人設官非為官擇人此言一

出為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

於京師庫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

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
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
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卅州比
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
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
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
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
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
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
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於筭故臣願
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
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
江網船之類一經擘劃例皆封樁夫闕額禁
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
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
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
窄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

臣謂諸如此此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
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
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
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
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
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
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胃案以爲軍
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
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
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
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
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它司比惟原其意非以
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
國之有財備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
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
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為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題之既而後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十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

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光祿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縉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旒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與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頗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罷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謂見之輒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榮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堙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捐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勞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

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漕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埋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又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君立家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思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壤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淺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崇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罷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梢草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灾傷之後極力剗削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與河役則上件錢糧稍草別將應副他事已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樹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未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洵洵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禁中外講之熟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真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虞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莫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李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祚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紆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聲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

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目止矣臣竊怪元老大臣又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災傷之後興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嶮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癥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遠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實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干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固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椿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

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傷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灾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稍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稍七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稍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訾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事時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于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許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

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赦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頃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為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為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備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蕭城縣百姓侯備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臣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備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眾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惟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干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候備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為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官中遞相拔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候備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

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史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令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特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邸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

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銖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時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特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賜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背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侁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

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昔鯀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與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說不攻自破夫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

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官司體量聞奏

乞罷修河劄子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臣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特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既爲聖鑒所臨要當迪邇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令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衝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沱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爲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與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適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減水河雖不開出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於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

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旣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顧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之必盡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貽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儒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

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備尚自貪祿枯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見司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椿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且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番守邢希右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謂觀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鄒顯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燕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藝之語無所不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每欲開板先具本申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事節並合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說只毀看詳不實亦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

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巨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等累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啗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熙王幻弱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鄒頴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歎息以爲自古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好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

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動遭鞭笞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惜無人最以爲苦蕪法今不明受賦鬻獄習以爲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心稍悛此蓋比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人克牽權官訪聞自前牽權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綠親從官多係市井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更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作過犯已送雒州枷勘施行錄選差使副責任不輕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語錄足以開防欲乞今後遺使其牽權官依舊只差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纔行一兩程即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雒州極爲不便蓋爲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按送伴臣使只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人國亦只遷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箱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別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州縣極爲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橐駝並於太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若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聞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備至發倉粟晉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奮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將御之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灾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辭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埃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疎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燕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為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故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以上及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

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為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議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釁隙必埃邊患既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既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覲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

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龔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則之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爲

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

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保障凡西閭龔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保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

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

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趨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

捨沉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

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也昔唐明皇欲取

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

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

舒翰攻拔之雖聞屯田復軍實不爲盡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又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畏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

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

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

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尋遂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責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水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恣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栢溫之亂諸栢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栢分蒞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栢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栢氏而真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舍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維然

進言持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肅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過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巨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傳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

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

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尤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苦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望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額

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
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思典司邦憲臣
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
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
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
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
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
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
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
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
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
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
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
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眞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
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
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
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
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
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
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
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捫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心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
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終四方追迹三代今
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卒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
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
踈踏若無所指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向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賈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鑒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踰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

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徒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待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此

再論燕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種誼種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賈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有難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遣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墮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面蕃董種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種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種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種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苦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慮，以旄鉞寵綬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皆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復，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神諤者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當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燕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昔，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謂熙河遭此

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狹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領車乘人夫為知求興軍呂大防所奏有遠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及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求樂履帥之後父譎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觀成徐勳矯為諤奏妄自保明勞效

仍邀取諸將賂遺弁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譎因此憂患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御史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會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破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通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飭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臣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方召還為戶部侍

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師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家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為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以為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見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人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與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朮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獲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語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罰其所故也邊計一失遂為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木足觀其輕敵無謀貪功晷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闕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

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遠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接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牽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遺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得支雇役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爲顧如此之類條自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挫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竢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種誼等不可留任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寤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責矣育知熙州諛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

三千清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哩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為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版築未移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閩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稍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邁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屬以為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瀆天聽并埃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旁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為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為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既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為深弊臣既詳定即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干衆既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為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效實事務相稱即

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糜祿縱人額實有可
 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
 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
 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
 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
 等遂備坐出榜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
 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旁遺廢上
 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
 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求壽等得聘其私意
 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上名於
 佗司借即左選爲下名舉報在吏額旁故爲
 撥上名孔仲卿等於考功之類是也
 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
 曹於大里寺舉任求壽觀情信申
 等十人入考功之類是也任情紛亂
 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
 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
 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
 復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件聖旨將所損人
 額直候他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數且依舊安
 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
 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

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
 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
 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
 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額則其請
 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遂司
 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
 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
 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
 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
 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
 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
 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
 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
 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
 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
 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驟
 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
 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

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
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
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
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
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
案輸之有司臣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佗司
凡有所損即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
之所禁也燕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
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
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聖慈速
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
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解免不
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
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
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
至日沒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

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支移壅滯囚禁稽留臣
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更事者
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
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
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
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降授而設
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
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
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
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
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
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
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嘗有薦
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
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
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

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久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擢更擢人以至銜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又近所任閑劇舉口譏評皆為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二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埃有闕方差用見今堂除人輪環克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

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事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事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囑再三煩瀆罪合方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蹶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未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鄙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緩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閑

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及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郿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郿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自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遠理難逐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

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佗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實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移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

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家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樂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爲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必於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後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爲是而不用以大臣爲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幃幃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爲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

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為身計者誠以為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聞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具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聚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為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新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為善也臣不勝區區為國遠慮觸冒忌諱皆埃芥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為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為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特知沅州胡

田在圖中為設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為秦復軍額及乞為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奏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遞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每過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為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眾議果信不妄燕訪聞得見今作過楊晟臺等手下兵丁雖止五千人然種族蟠踞溪洞眾極不少晟臺桀黠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復道路險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為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為夷虜所輕今復經敗衄實難倚伏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為兵民所信外為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營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過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勤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眾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憂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

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蒔竹本羈縻徽城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鋤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蒔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與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舍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官于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乖方致東南第亡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乙速選差請知用兵之人性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增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諂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蕭孫亦以此自任群議洵海皆所不曉謹案孫初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遭

只如渠陽蒔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併力以攻蒔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

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旅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諂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又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料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

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入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爲助易助爲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郎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參定一面施行訖修入衙規仍分明曉諭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到入其顧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克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

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是見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爲言卽議改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埃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顧食支酬等錢而被差者一錢不得爲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顧得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顧法今旣立差法差人旣足雖有顧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爲將錢顧人正如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蓋商賈小數不足爲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顧之心無由復得而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入無出差人旣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利民之譽更得剝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而况長名衙前者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収索之間必不

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顧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額役衙前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顧必不以減半為利踴間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贖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為利也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諸候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

終其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初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熙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為雇役衙前顧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收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煩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准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可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顧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戶而顧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顧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遂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外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木州於替期前行下合于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又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

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顧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齊而禁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彼有闕當差當顧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關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顧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賄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三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以優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顧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

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顧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己若役錢有餘而止顧州役非通法也 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顧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涸及三番今除已顧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者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顧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叻助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番一分及顧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願止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憂縣外大樂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湏及次等又不足則遞遞遞那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過關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

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 臣欽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顧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顧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 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番一分准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計顧即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者長戶長壯丁湏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

選顧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顧直錢物聽臣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顧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願身充亦得顧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顧人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顧募其人或所顧頑狡百端取其顧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顧人至於縣役必使民間自顧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顧人並許依元豐以前官顧錢數納錢入官官為雇人一如舊法據前後臣庶上言乞行比法者非一乞令戶部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開戶不及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開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勘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顧錢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南路轉運并京東京西河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濟黃滑唐陳鄧鄭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勘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開書筭不諳公家行遣決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為重役本郡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諸實指揮

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刺即從本同通一路移
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
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
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
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
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
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
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
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
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
逐處申陳不一卽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
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
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
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詣實保明事狀連
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
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戶部依折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筭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
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筭嘉祐以前皆係鄉
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

係顧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顧不行今朝廷役
法兼行差顧苟有錢可顧其義當先顧役之
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
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
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顧夫所謂非替鄉差
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
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頗異
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
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
法均行顧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筭行
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佗業不
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
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
朝廷仰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令諸路相度以
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
擊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
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顧錢分案
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
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

文顧錢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
得支今州手分既不新舊一例支錢則承
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
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爲非者至於
改募役爲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
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
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
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
六色助役錢雇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
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
暗昧不燭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埃其同心事何由
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熱議如有可
承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費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
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其
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
進取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四

樂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象求趙岷充臺官已蒙聖恩除
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兵六員分領六
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
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
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
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
開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
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又闕實非治
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究
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
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
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綠
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舉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
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
今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

日聖旨指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改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為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祖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責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

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北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汎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軌敢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水力排衆議僥倖方一私覲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削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擡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竢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竄以謝天下今乃遷廷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能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水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釀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之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晉李偉使時進姦謀以敢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粉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闊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汪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接橫堤平南望瀾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兩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踈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瀦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瀦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

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備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儻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儻等尋准九月二十六日聖旨李儻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文准十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儻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儻屢以姦言動提朝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逐爲回奪大河之計凡備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搔擾河北京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儻如故旣而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儻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月五日降聖旨李儻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儻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

丞仍提舉東流會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復行則儻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權此公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學儻不去姦言時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責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儻而輕犯此誘哉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沉寃儻者不黜公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儻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買捐芟開堀河槽修築馬頭鋸平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儻之流竄自有餘責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

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聞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忘為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衝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為蓋全不曉事晉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素任王翦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顧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燕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雖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達知邵州困於楊光偕李浩從章惇目沅州入過界即敗達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為魚肉要須畧行定討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為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

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遲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賢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剪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為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曠等又張利一張賁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面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歷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

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特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權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功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

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

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子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失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儻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畧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

不闕報國信司下行井官庫供納仰館伴使

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詰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

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發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

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格

細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糧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納以雜支錢還價直係特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

即問元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關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

至設廳兩廡與進奉人交易仍開監門不得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

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戮

差到尤責知委戒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

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

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特還仍責隨

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參日或

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弁上中

下節闕郎再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為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君臣之別今館餼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畱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為薄也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

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吏耳無他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歸不敢以其實聞比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

以來蠻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議問之意不衷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郵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狃而失衆今頡猜險闇復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警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入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民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鼎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諱具臣諱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

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滄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者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入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

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險所至不得眾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劄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今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官闕倉庫營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洽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今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郵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

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首言其事以爲佗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救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六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首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

子

臣竊見人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尚書省

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

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

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

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

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

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

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

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

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于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

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

公案事于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准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于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克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于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宮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遠制斷遺刺配五百里外牢成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之此法一行人情

驚擾臣竊惟有所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蕪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入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詳人人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蕪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遺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于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何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溫無水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溫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災復甚而加以無水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政非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水之災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譴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如釋之

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央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溫無水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詆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具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予字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字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備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為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屢乞正備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備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符張亞之為官理索積年租課至勘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權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七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巨與僚佐共議以爲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充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諳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沈任求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爲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真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諳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爲御史中丞舉爲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爲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爲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卽真也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爲韓維女壻即時擢爲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驚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闕又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爲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多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木非善歲徙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爲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冰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爲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

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為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弊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充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增數

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衰欽以傷民財也故眾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剩此豈朝廷郵民之意哉蕪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天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讟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今創廢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為聚欽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為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貴易為出備不至艱若蕪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巨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為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

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村之類亦如此矣蕪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為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措置關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後長施行取進上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家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爲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獲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圖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旬吳圖鼓鼓人哉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爲吳曰吾聞諸州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日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又遠始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爲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爲兩不耕地約東旣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神詎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

不以育等爲非從而助之尋爲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爲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晉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旣出有識之士以爲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遠拒颯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爲強失之不足爲弱雖小人以爲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衆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責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又遠不信朝廷爲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旣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徇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旣欲敢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岷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又曰利大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爲正犯此禁臣竊惟大臣皆一特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爲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神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爲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屯十餘如

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

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

此等事皆不得爲故上下鼓唱願有邊寨凡

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

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

以爲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

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墮邊臣之姦計

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速

者內者篡國之心然其爲人狡而多筭寬而

得衆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埃內外無患

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

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間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知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魯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故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

豪塞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佗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比京官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清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關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地遷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徒武強縣聞近東舊河道畫圖引河稍東則深

州之危必自紆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失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閘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壅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蒼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蕪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湏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圉應副力亦不及君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

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攔水勢汎漲之特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天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二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訖開其為不忠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瀛恩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眾所憤歎臣

職在風德疾之久矣近因訪問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
其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索可見今隨劄子上進
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
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
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
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
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
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鋸牙依上件所陳施行
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責河朔
及鄰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
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
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費
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樂城集卷第四十六

樂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言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
冊寶伏奉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
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已安衆人主
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
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
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躬任奴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
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兩不應時
民斯艱食然而振庫已青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
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蠶麥既阜黍稷可期人
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
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寶文物之盛復於
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况過密之期已極愛戴
之願方深抑損逾涯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
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
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皇帝院下不得盡
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

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為國家之榮觀臣等無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觀熙河蘭會經略司秦今月十九日兆東安撫種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柔遠之功覃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蕪隆賜予不絕而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大息念疆場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羞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車之行以正棗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唇亡則齒知難久臂解

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毘勉備位幸依干羽之化庶觀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廈之清陰飽素飡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頽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矧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貨勞之義遽蒙風退之安臣等致不上體

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
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有核而飽德
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巨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
飲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
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微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遽見一經之終
深念勤勞式均燕喜筵豆有楚鍾鼓畢陳勉興好我
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
魯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
始於好學時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
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臣等
彌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
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
天意密符變疑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
過於震瀛九軌澄清已消塵壘之濁二農踊躍載歌
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
和氣之克飲以肴烝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
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縣
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
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
防秘計今者編錄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
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
橫絕人遠甚而復厲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
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
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正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

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雋備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九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課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大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補述前志見於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為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時文士比長孳大至於經論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

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實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顯為死力親大祖受夷羣餽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遠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髮鬢凡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錄為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板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為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鑲版臣無任戰汗慙懼拜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枉徇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會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沆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上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新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寃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

師法才力適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嘆訪聞頃者將瀋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貸朝廷放縱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尋以聚歛進擢敘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敘才術有餘用之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敘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于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初爲利州路轉運判官特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近者京東經具屠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俸幾歲民亦以寧旋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補後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侁平生守道歷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寔侍從適以病去

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爲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爲衆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不當讜運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蒙聖恩遷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深恐言職曠弛無補聖明謹采衆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言前蘇令起爲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諫大夫失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受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蒼書亳州判官復以選補楚州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特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辛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擢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遠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贈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城有葬日仍令

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凡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廢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廝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齡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過罷官者再九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

辨其寬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撥拾遺材以備任使與輩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龜僂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頡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章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頡為性峻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頡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所保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眾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頡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頡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訪毀黷眩惑天聽狂妄誅之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開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篇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議論下類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惜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竊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豈合固辭

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遽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况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貽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間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罷免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如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

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兼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凡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譏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既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官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充夥見今選集之亡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開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正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詔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為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竊凡出第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蕪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指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凡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息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凡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為邑江外被召選朝會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

侍嶮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同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議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誦伏乞追竊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慈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事政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竊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

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謹猶辱訓詞輒緣覆壽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目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實近班實爲虛授若遂躡倨居位臣既自已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它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殫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爲若違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扎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

於微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躡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顛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聯翩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尤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傍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眷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春秋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筭重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未歧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掖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會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開散之便宜意恩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愛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速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微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第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踈起草禁中充為清切上慙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踈通敏捷之士考覈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叔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寬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眾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為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叔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迨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擢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兼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悟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之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眾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身致黽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毋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遺成王者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踈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

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正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
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主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
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閤奉鈇輅以煇安民部劇煩
以金殺而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
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
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許日以言特亦未
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
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煦物坐閱工師之聚灼知情
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
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
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
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力
之憊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
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
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胃
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
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
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
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為一代之典自非精
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付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
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
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
下采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某賤
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眾
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
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
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
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煖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

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衣被四方禮義有餘意將藩飾羣下發在筭之矧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屬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已之慙豈徒褒博以爲容願盡糜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蕪煒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表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筮筭增輝旣燠暖於私室禱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謙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克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疎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求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熙處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克學士者力辭不免亟承詔旨之温就職有特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

已艱兄弟迭居沉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適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竊遂極於當年聖主何

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為先容獨尔幸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威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懸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蒙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為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既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醒覬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脅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曾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蓋藩飾之羨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聞衰殘特

如奸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今為子求懷悲三賜之及此稟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駢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帛之陋稍從與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類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雋乂圖廣治功歷覽摺紳之間深照奔走之病亦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廉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抵廣德心捐廐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姑曾無

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臣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鷄濡翼之誦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函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准職之以華飽食何爲汗顏周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光祿後威四簋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謹故事僅存偶追賢儔之游函蒙飫賜之饗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啣匕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七豈衍樂之徒然祗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芻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蕪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單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摧居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洪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亟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蕪延閣之寵名增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故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祿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屬精之實幸臺綱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薄勉何及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開風俗之情媮審詞說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傷賢叔擬微賤然臣迂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鶴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閣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墻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顛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晉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

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謹抑又與進而起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象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後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數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勞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偃僕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公下慙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棟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倡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

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囁嚅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顧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二事之餘尤才短力能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罷免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厦以覆羣生故叔象材而無棄物然臣員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墜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二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薰存惟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

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職於仁私彼服恩光求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思忽驚於捧詔塵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掾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大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肯酒肥疇見和平蓄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井腴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願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冀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勞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欽賜之

典醉酒飽德錐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
義毘勉圖報愧畏交中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樂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而示撫
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
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鳥之志施迫於艱難
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衰殘
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使郡以偷安
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綠隙
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為治未敢即
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於條教無
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孤誠而未達
服慮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
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
臣貪冒寵祿而筋力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
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免以聞臣某誠誠惶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毫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
幸雖切恪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踈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弃俾獲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爲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酬養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鬻九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泄死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回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明友之所譏笑隳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千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擢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

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迫雖東秦之與壤實故里之近邦顏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立自得懋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竊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譎聰明坐照善惡愆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佞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未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蕪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

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切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第昆之菲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教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丘祇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龜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弃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帶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拊坐馳誠

意仰企清光媮情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謹何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缺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况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開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道重迂細札識聖度之蕪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

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予迫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日儉躋祇事神祇勤郵課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親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續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蒸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蕃至赦宥多辟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之聞臣某誠歡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百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蒼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玉帛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番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大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贊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奉絲綸貴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露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霑然大賚大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額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聞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恐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槩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摠戎西北方朝廷肝食之秋為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荅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潛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晉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始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為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燕京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日某日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既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眷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勅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復觀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違天闕曾未期年函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寔及

黜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衛命東往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羲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擢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惠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弃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泊獲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畫出陶鈞之化曾徵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驚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晉守謝減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踈

決見禁罪人臣已卽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未逮茲歲終愆陽為災特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霧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既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晉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南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之人復叨於龍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為親踈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賓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首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秉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

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
臨照之明孰為先容保此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
廣風教之餘勉強疲驚少致涓埃之報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
晚依至道心存止足甘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
即求謝事陛下矜憐耆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
僊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
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
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
已又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
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未耄得以自陳
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
以爵祿養為恩進退之聞固將以名節如終為意
使臣得退伏閭里歌詠聖時行蒿無牛羊之憂蒲柳
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蕪存區區惓誠實冀
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為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
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
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
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為重神人賴
以為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
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
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
與聞畿甸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
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
名之誤思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使臣今日
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願
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蒙異眷敢以自安臣

某誠性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北多得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與為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乏人豈臣去留足為輕重徒以遺替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為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為安九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息蕪異數之重復不替使名之重仍蕪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忝自諸生若歷顯仕出入中外九經四十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

功名聞道有年久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速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策之難堪瀝懇上聞輟難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趙典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貴老待疲馬以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為愧雖老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欽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世之利事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艾毋翼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未

賴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
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親被鴻恩踴躍歡呼倍越倫
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
間之舊足慰平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縉縉愚忠
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
之心偶蒙委照幾微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
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憎嫌恩遇一移流落
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
要令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
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
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
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
餘齡臣老病出仍羈危多感勒卹民物敢忘委寄之
深迎勞往還已覺筋骸之憊蒸養之心徒切桑榆之
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
見吏民布宣德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
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毋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
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踈逃均被憂恩臣早事三朝
誤知先帝初階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疎
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
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
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
直之無過獨排衆謗移領吾與危迹再安孤根復植
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
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五十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九在下風孰不自
 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
 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歎欣夷狄所以震懼昔
 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
 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
 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
 生亦常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羨惡必有所偏而天
 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
 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
 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
 執子奪身為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
 見之筆墨則可以照曜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
 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
 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富世而况位在
 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
 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頃遠軒闈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
 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
 吏事既甚驟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早
 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行獄填委是健吏厲精
 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
 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九竊
 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之處則事皆可與
 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撫總管
 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
 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邇家庭曾未
 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充便
 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務鄙庸
 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
 移新局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
 不能既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
 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

蓋世早遊侍從蔚為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
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其測
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
信後來之難繼存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會中
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
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
者道高則難晉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
此志久矣築室清頰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
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
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拜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厥直玉堂公憂輔郡父老相慶吏屬堞
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又
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
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
慶舍人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蕪異數首被衮衣之錫仍因旄節
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
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來

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宸
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
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
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九峻出同憂患
措國步於安寧歸其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
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晉務歸守鄉邦歛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
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
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群疑
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邁其舊封唐室多虞
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
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某夙
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踈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
謂蕪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
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
棟梁之久聞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
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驚馬之獨後期

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龜勉下祿心已切
歸歟愧負鴻終私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
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
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々於保釐之命
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爵侯志於赤松晉公
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
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
莫繼民猶思治恐又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其遷跡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
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當塗義無求於今日方
將圖宦遊於南士即暇豫於鵠原自昇遷方少安愚
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
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
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
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
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旣數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
旣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
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
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選方
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室旌旆來東
迹稍於安孤拙某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
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
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旣深榮幸
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
德宏深之士洎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煒煌
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
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十羣鳥
獸之喧早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
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晚樸樾
埃樵爨以何詞曾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
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輿
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

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
牧荷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願常憂於罪戾寵
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
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
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
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
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
復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募府之優閑再
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鑄
錙之歡亦非偶爾伏惟晉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
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
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
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兼劭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議
民間之情僞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享出當干城入
贊心替温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
上心之乂簡且人皇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

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
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弃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
遑誠以進無干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襍
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
隕務咨度以求賢鴻屬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
屬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樸何取豈
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薰
容仁存乂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
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
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官之羽翼增南
國之光華搢紳竦觀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
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凜平蹇諤之足畏晚陪國
論温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
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
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又
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

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類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緣未契誤辱見知舊德不晉雖同海內之公愆高節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老而鷹場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沉復坐而論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高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閒身膏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鐘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奉以尸祝衆之所願誰復間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恩未棄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永畢微願猶能作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黽俛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踈拙之資敢謂弁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菴徒以竄逐未久不敢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櫪實畏馳走之勞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邇求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沿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寔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文鄉邦舊德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耻於目陳功大難於久辨旣及身而顯曜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德之必報某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獲躬詣門屏備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

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
 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
 惟人所處閑劇宜有但猿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
 鐘鼓操之則慄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
 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其少而
 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
 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
 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在寂如死灰之不然
 又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
 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
 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驟之乘
 而罷驚與焉梗枻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蒙見錄漫不
 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
 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罄九官之汲引
 下迨微陋或蒙甄拔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
 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當爾
 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猶或一書
 於竹帛堂堂備續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某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恩出非
 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為安竊以文
 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
 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
 資稟冥煩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某年臨事動由
 迂闊見識既自知之不疑矧眾言之何賴方虞汰斥
 遽尔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
 無為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
 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以論進賢退
 否既鈞軸之當為置散投閑抑空踈之常分苟無滿
 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僂屢以循繇
 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開於官制兩
 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職之劇既用
 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資望尤薄
 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
 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審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
 便遽躡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議服
 世推轂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

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函爲之先容坐致空踈誤
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咨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踈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
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
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
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欽
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俾布四方不
可復掄豈謂賢達上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
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旣瞻格律又高誦詠再三
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
學問該通業履淳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
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
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罔唯物理之常然忠
告未衰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
何加勿用猥并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蘄裝終有獲於
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
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
爭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
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
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
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
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遠知陶鈞之有自官
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數陳罔旣

又謝兩制啓

蹇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
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揣已甚明固
嘗自乞荷聖恩之未弃付近郡以偷安太吳之墟風
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
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
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
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旣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尤荷於陶鈞祇見
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

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為某早從宦遊舊
悅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薄領之
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
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
官道德濟時宇量包世變和中外耻一物之未寧容
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
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
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符中啓

伏審卧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又安恭惟
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蓋布公卿之間
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悉懷事業偃息方風俗未
溢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
期天心將應即日冬候凝冽鈞獲康寧某迫此莫年
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
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而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
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
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

既隆譽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兼隆令尹三登曾喜
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又安
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成休顧公
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
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為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
遇監司造為浮謗洗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
方重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
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白信俯仰於平衡不竢辯明
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瀾名節
既全死生為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
鑿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偽憐衰能之易毀
曲為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既久思求歸
而未敢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
殫

樂城後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雪溪乘興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舘學

傳銀青挽詞二首

大壺三絕

和王晉卿都尉茶蘂二絕句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閔世堂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一首

次韻石芝

故樞密荅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寒師嵩山圖

望嵩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次韻子瞻連兩江漲二首

次韻姪過江漲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支歎

次韻于瞻梳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

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寧

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

遷過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絕

唐相二絕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遲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于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瞻子過海

過姪寄柳冠

寓居二首 東亭樓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于瞻獨覺

次韻于瞻夜坐

次韻于瞻寄賀生日

次韻于瞻寄黃子木杖

次韻于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夜卧濯足 午窓坐睡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次韻于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荅吳和二絕

閏九月量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求黃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遷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閨世堂前大楹

贈蔡駮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鬚

寒食二首

穎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絕

春晝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資福論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官欲遷居穎川

次遲韻寄迨遜

次遲韻對雪

遷頰川

題鄆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炭古栢
武宗元北齊畫文殊支莫

上巳日夕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葺東齋

次遷頰千葉牡丹二首

盆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夢

第四卷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再賦葺居三絕

歲莫口號二絕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叔宴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兩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斲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莫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喜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醱醖

閑居五詠

杜門
買宅

坐忘
移竹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

未開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

詩俊發簡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選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開憲

遜往泉城獲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炊明花耳頽川夏秋少菜崇寧老

僧教人并食其禁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

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

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禁縣楊生畫不

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泉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詞

頽川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圖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卧帳頌

享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瑩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首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魏懿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尊

祖逖

符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一卷

歷代論五首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穎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穎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連冊文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一首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錄叙三首

第十六卷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狀

復官官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太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瑩老翁井齋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閣阜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官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七塔文逸民文

再祭張官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黃氏文

北歸祭東瑩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子子敏奉議文

遣迺歸祭東塋文

祭黃師是龍圖文

祭范彝叟右丞文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祭道遙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碑書附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道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樂城後集目錄卷終

樂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為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
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顧
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
曰樂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
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

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
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為後集
凡二十四卷

樂城後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
亭中驚和璞起坐隣老房子瞻夢中見人誦詩云有
十二破此生若遇那和璞始信秦爭為我忝丞轄真
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
身顧弁涼邊顧每欲為國守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
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仕黔婁足為
康家有二頃田歲耕十口糧教教諸子弟編排舊文
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
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卧對邨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
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繁害然蘭亭記亦不免之清言耳

雪溪乘興

丞往端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
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安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賀老扁舟
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兩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遙知夜宿蛟人
室浪卷波分不著嬾累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
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駉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又南庠輦回原廟初移
蹕鷺集西廡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戲琛不日數
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傳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
澹泊平生事彌留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爲沾襟

又

丹旄國西門茅廬濟水源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
臺閣傳遺懿文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絕句

閨歲窮冬已是春常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
霰稍淨天街一尺塵

元其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帝澤較遲三十
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冰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
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茶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會未知撒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
子鮮翦金槃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禁中時見撒花耳

後圃茶蘼手自栽清於芍藥矚於梅舊來詩客今無
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一首

懶從朝謁事驂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者

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田字張氏頃加修完公得之以成婦計類非偶然者
肩輿尚肯追春色公來春希在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所
至成家即安穩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
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羌胡

又

南竄蓬公弄水亭公避北歸番我闔閭城壯年不見
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獨
處竦先聲傷心繫痾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瞰察所至自安平
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斷亦公卿

又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瑋結第昆樂易向人無不
可踈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
近藩無復放懷諱笑語挽詩空寄淚潏潏子瞻兄始與元翰皆
醉批州及自彭城不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
時來相過子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守洛州及奉
使契丹元翰復守滑
臺皆接從容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
審考同儕盡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又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
定餘時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又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又好復誰知
學術番元歎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郗歎

蔡州任氏閱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
遺言於斯葬老沒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
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疆梁順教詔桴鼓不鳴野
三年去復還園木栽拱把居人敬間巷禽鳥依屋瓦
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厦相要勿翦伐合尹昔所合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北年少時
幽憂二十年懶性粗如茲偶然踐黃闈俯仰空自疑
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
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又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找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
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
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又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
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
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末與狂心違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
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
有寓均建成且忘昔日言

又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
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
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奉傾驚雷震朱夏鮮能入秋鳴
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明月出東墻萬物含餘姿孤蟾庇繁蔭衆鳥棲高枝
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奇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為
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
勿言湖山美求與平生垂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棲
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
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反關里從參回

又

羗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邊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
詔書北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
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
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
報君要得人彼褐有懷寶斯人何時見即上歸耕表

又

春旱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耘禾田父老有好辭
秋陰結愁霖似欲直取茲冥冥人天際影響良不疑
精誠發中禁愍默非有欺難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又

天厨釀冰池挫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瞬百不醒
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謫固謝出囊頰
回首愧周行羣英粲彪炳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富官不避事無事輒征醉

平生自相許兄弟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
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掃習禮迹
三已竟無怨心伏鷲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
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
清晨委羣動求夜依寒更低帷悶重屋微月流中庭
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又

南方有貧士狂慳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屠酒中
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充另

又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未愧陶翁飢雖飢心不惑
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
借哉委刑榛恐飢長默然

我友二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已
欽然不求人而我自壘耻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
江行脉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萬目魴鱗皆可止
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

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携手初逃秦
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踐塵出處蓋有道豈為諸呂勤
嗟我十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
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一首

凡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
把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
違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通南
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效一飯歡有餘
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燕天地報儀自祖宗傳
講義金華父近有古講議官訓釋祖宗齋心玉食
鮮秋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
塵卷跳疆寇西羌入寇環州琛來浸海船十日到關
大禮人和神亦容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親郊丘對
廣園翠帷新祕毀寶仗溢通屢周冕裘緝儉糶祀賦
以祀天有司欲為黑裘度用百唐車保介便正觀狀
志進退安重爽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
燧馳誠寄燎煙垂精察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

躡回班戒弗虔徹網深屈體屏蓋切承天陛降輅
入詩音至郊壇止百官回班仍去黃道禱嶓谷灰初
應史考求道書修其法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
轉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難號識漏泉矜愚開罪
毋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
昨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
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
王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殿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養莢昔在建成市豈復衣冠情
朋友日已疎止接育趙生嗇智徇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
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温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雨餘得就季王綸
高人隱陋甚至樂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
才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本病肺寒景隨翕張州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
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
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請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
儀麟既委燕求謝過隙光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秦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
喜爭看瑞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願奉使契州歷
馬傷足已三年
矣忽記上元鑿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制道士一首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交至自安陸為予言
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

孫槩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
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

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
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

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
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普將去吾州留此以

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澣也
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及矣煥聞之愕然莫測

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
平生固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

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
見辭書四夫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洞之問

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
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斐叔弼

思頤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
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昔問不

須疑曾聞圮上逢黃石又矣晉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
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賢稱

又
約已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思澤少先后禮容虛

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為請德
音輒深自非薄不敢當而止 原廟因前室
神宗皇帝神廟有詔自 中朝避冊書 實與前殿諸
處治置以成詔宜先 不欲速退即 功名不勝紀四謚數猶踈近上四謚大
後殿而已 皇太后盛德宣 四謚所能及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
壑室虛寶月映琉璃遠來醉俠忽 返近出詩仙句

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歌

次韻石芝一首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亭遊人家井閒石上坐紫藤校葉如

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并起
賦入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
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
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耳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
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家洲島霧雨勺一睇石上遍生
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龍蕉囊海
神戶戶止也左傳一拘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
數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
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鍾脫夢裏食芝
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擢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
壯忘方凌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又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找出詞綸
京尹聲初泐樞庭迹尚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遠巡

讀史六首

晉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又

又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絳侯劉宗知有託

又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庸哭空傷生

又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又

安石善談笑揮塵卻待秦妄起并吞意終殘吳越人

又

江河浪如屋要酒滄海容可憐狄仁傑猶復負辜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請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積

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

西村窓中繙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

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

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蓑笠尚帶風雨痕高齋

雪浪卷蒼石比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

遠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芥心虛慮盡氣則薰彤霞點空來羣

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闕煥不焚
矜矜中外絳錦紋冥然物我無後分不
出入常氤氲道師東西指示君乘此
飛仙勿留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
動墮蚤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實
饒同華助爾來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
當益勤公粟正氣飲不釀梨棗木實
要鉏耘日云莫矣收桑粉西還閉門
止紛紛憂愁真能散凄煮萬事過耳
今不聞慳慳日雲日

韻其夫人曰芬籃嬰

寒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葆光法師寒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
元祐九年春磐栢都下得古畫一幅以
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予昔嘗遊焉
峯嶺徑遂觀刺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
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
嵩少之間時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子
與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強可以一往
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
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陽登城北望
可以盡得其勝君何時爲此遊吾將舉
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庶幾馬系之
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
君行亦是高秋後試覓神清古洞天
神清洞見山

望嵩樓一首在汝州

連山郭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
不爲太室容西山爲我低少室見諸
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試問山中
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
空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
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帝非
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
賴孤亭右洲者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
回混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窮菰蒲
穢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
潛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自汝州遷居歲月過真州江漲倍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茂州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
風止將安爲搨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
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飢長嘯呼風伯
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
所望乃大課開門訊舟師舟師掉頭笑
沿沂要有時沂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
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雨止風亦止
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安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天喬風號鳴
暗中過盡石髓滑驚喜觀闕朝霞明
東坡南去類此客拚者力盡非

求生偶然瀕海少氣氣復有禍地容躬耕諸候歷聘
謝魯叟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
視鴻毛輕俗綠漸覺米雪解元氣乍復蛟虬俾遠遊
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晋家庭後來玉斧小兒子亦
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劔閣銘
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
事不願與世平不乎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今十載重渡
龍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
霞麗便令築室修畦缸往還二老筇一雙長老州
之舊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
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豎臨散幽憂
鄉黨二二子結束同一舟兩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鉤
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澗輕漚
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丘
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番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
巖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聽翻閱村塢燈火明譙樓

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樂城後集卷第一

樂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
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燮下薪凍合瓶中水
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巖邑燈火高下層
頭陁舊所識天寒髮鬢鬢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
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舖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兩江漲二首

南過庾嶺更千山烝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雨翻
瓮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種西舍原蠶未
及眠獨掉扁舟赴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鬢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
隔卧覺晨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
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
雖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
室誦曾子還城謳華元舄中情又岑寂外物兢排壓
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

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恩
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尚存

又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龕踈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
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軍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官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
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未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
此人千歲長禽風未改不加瑯珠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滿前收蠟
屐漪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
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
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蘂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
猶疑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枝數一首

蜀中荔枝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却霜
 霰結子僅與黃金件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
 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蜜漬瓊膚甘且滑比遊京路
 墮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為萁茶欲及炎
 風朝露勺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窺嶺南道海邊
 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枝好荔枝支色味巧晉人不
 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頌
 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雷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
 綠有客勤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珠重已試幽
 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蒐補遺士
 後以水火葬之嘗不復生故以為卷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靈漫施功掌中定有卷摩
 在雲際懸知霖雨濛已賴信心晉掣電要須淨戒拂
 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鏗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
 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一首

石盆攢石養菖蒲沮洳沙泉蕪葉鋪世說華開難值
 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
 限鬚更爾屈蟠增瘦硬它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
 得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
 愛之欲吐玩恐為時俗傳遂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
 永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
 過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為許先師傳後
 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茅瘴滿意初成白
 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潤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井泉歲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密如何預詞臣
 事指點譏詞豹尾中
 犀著金槩不暇嘗更須石上擣黃梁數錢未免河東
 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却月中已得惠妃歡喜

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鄉
晚歲雄猜氣益橫
心怕無鬚少年
士可憐未識王奴兒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
晨添首帽盤叢長
憐夏苦花晚怯秋寒
素食舊所愧長齋
今未闌殷勤拾落藥
眼暗讀書難

又

山丹炫南土
盈尺愧西京
所至曾無比
知非浪得名
未須求別種
尚欠剝繁英
行復春風度
天涯眼豔明

又

隣家三畝竹
蕭散倚東墻
誰謂非吾有
特能惠我涼
雪深聞毀折
風作任披猖
事過還依舊
相看意愈長

又

弱檣生掩冉
挿竹強支义
旋壘封根石
能開著子花
扶持物遂性
綴緝我成家
故國田園少
何須恨海涯

又

大雞如人立
小雞三寸長
造物均付子
危冠兩昂藏
出欄風易倒
依草枯不殭
後庭花草盛
憐汝討興亡

或言雞冠即
王樹後庭花

又

西隣分半井
十口無渴憂
歲旱百泉竭
日供八家求
艱難念生理
沾足愧寒流
比聞山田婦
出汲爭群牛

山中澗谷枯竭者每苦牛奪其
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杖護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
屬國功成定
遠恨陽關漂流
豈必風波
際顛沛何妨
枕席間伏臘
便應隨俚俗
室廬聞似勝

家山囚綠宿
世非今日賴
有陰功許旋還
此說見

山連上帝珠
明府心是南宗
無盡燈過去
歌危空比
夢年來瘴毒
冷如水圖書一
笑寧勞容音
信頻來尚
有僧梨棗
功夫三歲辦
不緣憂患亦何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
萬里修烝嘗
三子留二子
滿少道路長
累以二孀女
辛勤具饌糧
誰合南飛鴻
送汝至我旁
飢寒不能病
氣絳色亦康
拊背問家事
嗟我久已忘
力耕當及春
無為久南方
還家語諸女
素剛非王章

又

世事非吾憂
物理有必至
常嗚百川竭
頷亦防雨耳
陰陽相糾纏
反覆更自治
幽懷澹不起
默坐識其意
長子念衰老
遠行重慙愧
踈慵身似僧
岑寂家近寺
但聞事日新
未覺吾有異
器鏗本自出
藩角徒不遂

又

世事非吾憂
物理有必至
常嗚百川竭
頷亦防雨耳
陰陽相糾纏
反覆更自治
幽懷澹不起
默坐識其意
長子念衰老
遠行重慙愧
踈慵身似僧
岑寂家近寺
但聞事日新
未覺吾有異
器鏗本自出
藩角徒不遂

但聞事日新
未覺吾有異
器鏗本自出
藩角徒不遂

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幼謬追春秋餘類爾牛馬走
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
吾兒雖懶教擢穎既冠後求友中卷人玩心竹間岫
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
暫時鴻鴈飛迭發頃篋奏更念死丘子頽然何時覩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
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
連床問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
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正之其餘真止矣
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涖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
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翕幽子疑龍蝦平須竟誰雄
閉門亦勿見一賴回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
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
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籠籠樊頽甚容倦首姑爾容

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為儀垂空旋取海棕
子獨中海棕即嶺南東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
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居南溟上亦似當年
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粒有歸一軒臨路閱奔馳市人不慣頻回
首坐客相詰便解頤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
茅茨華嚴未讀可沙偈偃仰明窻手自披

東樓

明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
北時能閉目待儀麟颺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海無颺風船客
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遂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藜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番折
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倚倚抽條穎頗欲傲寒列
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茨
小堂劣容卧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匪

窺牆數袖實隔屋看柳葉蔥蒨獨茲苗慙慙侍其活
及春見開敷三嗅何忍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擗無垢身垢要須浴
顛躓本天運償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
形骸但癯瘁氣血尚豐足微陽闕九地浮彩見雙目
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閱月聊一沃
石泉澣巾帨土釜煮桃竹南窓日未移困卧久彌熱
華嚴有餘秩默坐心有讀諸塵勿消盡法界了無矚
恍如仰山翁欲就瀉叟卜猶恐墜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綠氣虛妄無可託
弊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曠焦牙風來動危瘝
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者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
虎倒掛漸擬同蝙蝠衆笑恐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
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旋覺
似齊魯山蔽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
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若樵爨長須同二僕此身

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鶴

次韻子瞻獨覺一首

咄咄書空中有恠內熱搜膏發癰疥羨藜飯芋如固
然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
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芸鞋即行李夜長却對
一燈明上池溢流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
月無陰晴

次韻于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猶薰清風巧爲吹餘
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
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船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
師心每徇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
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妻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
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言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
凄凉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匪幸免癯閭耻
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痲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

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它年賜環日田舍充須此
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跌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茯苓抱長松
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爲一逼
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
近聞西邊將袒裼擁馬鬣歸來建赤油不復儕伍同
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窓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
晴窓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頽然擁褐身剝啄叩門手
寒唯顧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壽
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
侵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用濯足

海民慢寡備不畜衾與裯雖苦地氣洩亦無徒耽憂
逐客又未安集舍占鵝鷓念肯使胡中車馳卒不晉
貂裘溯北風十襲猶颼颼中塗履水河馬倒身自投
宛足費馮翼千里煩勝韞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

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孰親踈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子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末嘉鐵輪重第兄六十老病
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嚴子罷食豬肝同
閔仲大男晉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墜低眉語笑
接隣父彈指吁嗟到蟹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
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遠巡應復從莫驚
憂患爾來同父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
炫文章供世用頴川築室父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墻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
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
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爲薄厚
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閉門不復出效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
我師柱下史父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
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又

蕭蕭髮垂素晡日過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
歲惡風雨交何不完了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

新婦遺上塵先接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又

夜夢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遊闌然欵我堂
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
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
衰罷百無用漸以園斷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又

海康雜蠻契禮俗又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
衣冠一有耻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
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頽流俗歎息未敢彈
提提烏焉中見此孤翔鸞新能衣裘褐祖楊知惡寒

又

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論效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
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
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閭佛事不可思
生子多穎悟德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
誰為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憂來感人心悒悒又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醒起長歌
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
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
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
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闕尹喜履迹誰能求

又

鈕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
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洽海須牙忽長茂枝葉行可待
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碎穀賴君能作
客暫來喫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間涖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
火此問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及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
嘯一生嗚恨與嵇康子野皆與字上字繼遊京師與

閏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露霜凝龍川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
九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
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鬚山深瘴重多寒
熟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床虛已
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并引

子於龍川買曾氏小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
為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為伐藤而見竹偃弱無
可為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
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碎如
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為宅愛此風
稍時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
陰一豁新莽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
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
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為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北適居

劍氣夜千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
張雷彼知我勉為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既報之德
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
出當乘風雷歸當卧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嘆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詩州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
心
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待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又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
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棟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為遠也先種
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鬻
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雖堪歸去中原茶亦耳有命誰令終返
北無心自笑欲巢南雙音慣習疑僞語脾病縈纏帶
嶺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鏡七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
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樂城後集卷第二

樂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籙奉長君
一言消橫逆多難弭紛紜仙馭曾非遠長瞻輦洛雲

又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
春風開閉蟄朝露濕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
鳳翠低迎日龍輔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締畫露巾

又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文長
出租悲無憾因山儉有光它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墻比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關人共怪神去夜深還
白雪微侵鬢丹砂久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又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共遷往我欲問修行
早歲識嚴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徒屢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開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
十宅先隣晏携瓢欲飲顏吳僧來不又相約叩禪關

又

甘井元依廟于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屨雨中行
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家風臺柏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邊後神疑未瞑前
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又

我返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廬
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尚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泱旬餘

寄題登封揖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
初老成遺訓誰揩摸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
中居山閒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
拜路隅明月為佩雲為裙歸來千歲執任無赤松老
彭自為徒上待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癯依山
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遡空虛我欲從之駕有輿秋
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大夫泰國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
夫人長子起居昔辨論事以備駁氣節慙多士聲華
之異於於夫人夫人以富官許駁氣節慙多士聲華
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留叔向文采似中郎
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
我田在城西禾麥敢熾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為虐
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雖吾患尚可省鹽酪
飛蝗昨過野遺種遍波濼春陽百日至闌若蠶生箔
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美哉豐年祥不待炙火灼
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開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徃從之遊
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

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

子曩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

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

子瞻之喪屏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

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搜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籠
窈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被
天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一首

我昔還自南從北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
何人自驚顧未聽郎安處亟逃潁州籍來貫汝南戶
妻孥不及將童僕具罇俎身如孤棲鵲夜起三迭樹
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覩一笑捨我西南去
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魯
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
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
何必異上田幸此足稗稂歸心念狂簡裁製時莫特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
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隲夢嶮會非嶮覺迷終不迷
客居蕪壯子別久愧良妻梢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又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
野菁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醉歌

聞諸子欲再賃卜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卜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
願以棟宇餘校此朝夕懸顧我亦有較子差尚賢
傾囊不復惜埽地幸見捐南隣隔短牆兩孫存故廬
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螭蟬
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
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穴結茅直漏穿
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未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
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榦太雪翻空洗
顏色人言此會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
老不遇一生夜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
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
山淺無良材櫟柱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厦亦
恐眾林無匹敵且留枝葉枕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駢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儻一屨梅老外生詩律

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壘石常幽坐留客開樽輒
醉眠開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
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常喜亦言我當懼
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
或疑穎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為均是食粟處
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為惡今日安所訴
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鬢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鬢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
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師白髮生而有
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
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墻支折棟在我不在爾
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酣道人又厭世間
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餽留孫女尚
分甘蘇軾詩有為翁食香餚之句欲遊紫極誰為伴長揖孤松對
不談蔡絛宮有巨松可數人抱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醉身逃爭地差云
靜名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蠅看尚在鼻中醇醉近
能甘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穎川城東野老一首姓劉氏名正

我歸穎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須如銀少年推埋起黃
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麀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
清樽踈林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混嶮東流入海
還天津沐浴周遍纒逡巡嬰兒踟躕乘日輪脫身遊
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知閉門東朝
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卧不晨闔
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
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
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疑洛南亂剝浮苞任狼
籍併偷春色恣醺酣香穠得露久彌緩頭重迎風似
不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槩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番走遍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為爾耳
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
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嬖母常有埃
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長炊廩粟紅晚市淮魚美
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
翩然乘有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
衰老累汝曹愧數心不憚磨刀繪縷紅洗盞酒花白
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
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它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
插又恐驚飛鬢似鷗

春盡一首二月二十日立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城中樹影連天開翠
幕鳥聲入耳富歌童楞嚴十卷幾四讀法酒二升是
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夢中詠醉人一首四月十日夢是篇首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人枕睡此人心未必

空蹙爾頰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
憂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
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
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
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木我今在家同出家萬
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六月廿二

十年憂患本誰知慙愧仙翁有舊期度嶺還家天許
我斲山種粟我尤誰秋風欲踐故人約春氣潛通病
樹滋心似死灰鬢似雪眼着多事亦奚爲

汝南遷居一首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違
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鶯飛
三選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來草生漸見百井排
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容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
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
何益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甯中
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

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
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
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掃蒸濕
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
道去目饒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烝度三伏晝曉覺中虛
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梨棗得扶踈

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
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丐士沅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十酒破千錢
黃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又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
妻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又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意野老未相嫌
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霑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九月二日

陽淫不收欲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稊委平陸
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
蒼蔚山朝濟滂沱雨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覺
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設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
平明眎中庭松菊半摧秃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
薪樵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
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牘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十月三日

又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
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又
為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
老罷那憊瘦心寬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論老一首并引

予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入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
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
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
及如來法海而為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

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論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
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除
百川入滄溟象水皆一味止為潭淵深動作濤瀾起
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
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
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
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
肩埃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
一戰却齊虜諸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并
見時出從大夫亭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
孔公愈老愈 屯連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
能往妻孥近寄穎川上依嵩架穎結茅茨自問此忘
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後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穎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半粟奈何處朝市日耗大倉積
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尚許存寄秩
經年汝南居久與茅茨隔祠官一掃空避就兩皆失

父子相携扶里巷行可即屋弊且圻墻蟻餘尚遺粒
交遊忌點染遠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
餘年迫懸車奏草屢濡筆籍中顛未敢爾後儻客乞
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末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迺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表紙敗纈我雖久客未成
歸黍酒蕘蕘還潑節汝南薪炭舊如土爾來薄俸纔
供蕪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絮頴川歸去
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髣髴夢兩兒欲迓老
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十一月二

雪寒近可憂麥熟速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
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美今年惡蝗旱沈民瀟妻子
一食方半菽三日已干粘號呼人誰聞慙惻天自邇
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大速原隰殊未被
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飢當逐熟西去真納餒

還頴川一首甲申旺

昔貧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爲不客在田野
畝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
故廬已荆榛遺壠但松楸頴齡迫衰慕舊物一已捨

安能爲寡孳辛苦問田舍平生事墨曇心外知皆假
歸休得濱泐坐受百川瀉何人實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郟城彼岸寺二首

曾看大栢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
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事誰家用舟楫唯應海
水宜日莫飛鷄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裝

遺墨消磨顧陸餘開元一一數吳盧本朝唯有宗不
近國本長晉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藩老釋面
清癯君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父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父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
近鳳去長憐北樹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
農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莢長

卧聞諸子到西湖鷓鴣翻翻眾客俱紈袴藤屨試輕
駛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父已鏡渠輩睡美猶應屬

老夫春服旣成沂正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葺東齋一首三月十日

弊屋如鷲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斲完齋屋老終難固

况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
宵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
我生溪山間弱冠衡茅往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
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王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溪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闢尖新共傳青帝開金
屋欲遺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
天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歌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
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
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勾上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
我住西湖濱蒲連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
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閑我獨遺我數寸根
溪水不入圍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
及秋尚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
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屢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

及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兼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又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
翠旌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費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精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
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未慙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又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
耘鋤不可無兩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又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為阻心知塵外惡且忍閑居苦
踟躕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為我言嬰兒出歌舞

又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雖近道懶拙初非悟
偶將今生脚還著古人履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又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搗一鱗
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棠僅得千竿竹埽地初開一畝官十里故園竟
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
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于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兩後涼
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筠板懶復將

記夢一首六月二十五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是僅盈
十擲還聊喜不貪存

樂城後集卷第三

樂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比風入爽氣通戶牖
棟梁未堪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檜芒比刀戟
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蹠足且復為人謀庖椹利朝食

皂雨木宜食椹

又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檣櫟互野蔽
已合具刀鑣稍埃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在鞭春到兩皆遂
牆東破茅屋排去按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畱花地

又

東南昔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城未能綴葺聊且爾
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葺居三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芽旋築高牆護鷄

犬稍容恣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蔽遶翠竹長松夾征斜遊宦歸來四十

載粗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

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絕

六十來年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

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

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內一首 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為燈正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

竹徑泥方滑著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 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耳年來祿又絕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

經多雪屢下根續連地脉庖厨望斲餌甕盎思糶

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拆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

朱明候纔光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

繼來不遺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

我幸又已多鉏來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若稅役

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欵何時畢

収蜜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勞城口未有

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宴延客住後人秉艾催

客奔布囊包累開如市空入竹屋新且完小窻出入

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

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蜂未暇分主人明年

少割助和樂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未番任供口

欲求五寸圍更聽三年後蕭疎盡椽桶無復堪作帚

吾廬適營葺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

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目摧割陰陽自難救

閑居說草木農圃即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并引

吾家本習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

不復能歸中窻嶺南諸子不能盡從晉之賴川買

田築室餘飢寒之患既蒙恩比還因而居焉然拙

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

往從諸農夫簞瓢銜艾知以為樂作詩九章澹然

有詩人之思歸而山之爲和之云

夢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情田荒誰使開
勤事知有僕直駕獨求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
床銃日益銷車轄轉生溢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繼十人作早歲漫云云忘大終落落
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羨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批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
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履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
益中挿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避師媿
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小小本好道意在三神州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晉終老預人事斷殺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
斷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質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陷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
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兩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兩催穀舍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
誰爲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

夜聞屋山落畫說城闔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所畏
中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

損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氣几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
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并引

子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
成都來爲子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

無良駒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
然馬入吾廡輒苦多病意具非吾物也西鄰道僧

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

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為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
澤車何須櫪上追風驟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為
致風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古心可曉坐
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踞
人誰復為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其
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斲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蓋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
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為人庭西弁泉好汲灌每躬親

又

老木不恐伐橫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兩露稍分
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就此幽后
亭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
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嘗病未能兩腋風生空
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
雪落葉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廩庾空宿逋暗奪衾

調少早田首種水言人敢信來年真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餽藥及秋春秫稻甘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
唧唧鳴甕盎噉化梨東一撥欣已熟急籊籊不早
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
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奈此牛好未
出禁酒國耻為甕間盜一醉汗泮空入腹誰復告
甕入甕魚
語

又

我吹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舉口分須吏
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愍愍坐相眎饑涎落盤盂
頽濕舊乏水粳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塢確聲喧里閭
典衣易鍾釜入壘坐醞酬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
細酌奉翁媪餘潤露庖厨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
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早又脰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比地來顛風三日發
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畿甸休保甲
疊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
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頽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充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鬢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濁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掄塊，溫風搜麥根天意欲為害。老濃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朝春扶桑暎夜聽土囊噫，倉場久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幸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奈，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為。萬事如轉轂，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後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雨，此法存春織。請誅旱魃天，公信聞不覈。

去出末門油雲暴，高丘濛濛三日雨。入上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牙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魃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儻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逆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申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日共一籠，終年事烹煎。力耕餽飢饉，竈熨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憂枯竹，粲然吐青煙。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曾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餅煮寒泉。飲為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醅醱一首

蜀中醅醱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醱，暖猶愛未開光的。罌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娜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按頭亂揮銅餅濕，一番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鏡日日銷髀肉年年肥
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脉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飲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
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
聊跌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僭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閉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
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
慙然發婦憂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
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
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耳眠

移竹一首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
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龜傭斤斧餘慙愧琅玕綠

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安餘水非此簇

開戲作一首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迨聯騎往觀歸報未

漢廟名園甲穎昌洛川珍品重姚黃雨餘往看初疑

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葉化

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

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

孔伋仍聞道賈嘉終象資文章循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

薺坐着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繁殘夢窗外啼鶯伴

獨吟欲聽楞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粗無心借維亮時請楞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

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爾久客思歸尚

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又

偶有茅簷濕水陰濕水自西湖聽水亭不減派近依城北而東吾廬適在其南

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社林隣

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
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末左右良朋為
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燥燎中林化薪蒸老
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俗
多蠅為豆熟之荇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
庭冷如水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華多自悟不待文王興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
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糝蒸
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
植根久已爾若賴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水知消水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
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
忽忽三遺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窓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窓風細細窺戶月斜斜
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遜往泉城穫麥二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穎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
川雪花落磨糞成玉冷淘槐葉水上齒湯甃羊羹火
入腹五年隨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纒供粥兒曹知我
老且饒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郎來亭午驅
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
父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熳熬蒼耳來
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晉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穀
送元老西歸

晝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為親留讀詩俛就當年
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
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令耆舊識風流伯父士龍
四十年當
時號為
吏師為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

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父為老言之戲

作一首

飲蔬舊塚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
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所脩篁終未

恐略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
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耳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
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踈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

鶴期已覺高軒慙衛賜可憐黃大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又爾觀心終未

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
與明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
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閱貧病兩止得豐穰南畝傷功作東家杜酒香
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勤拾遺住休嫌父老任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釀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噉不濡口
秋嘗口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拳底菊將秀
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部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
輕巾漉糟脚寒泉養壘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
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它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
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露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惜七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
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
淥高眠聽風雨

予昔在京師畫工精若拙為子寫真今十三年
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偓
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靑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
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髮髯見
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憐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
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今沽野店黃花旋遣折
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牆下不知
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真有浪淨雲卷自去
無根凡心漫作頽濱傳留與它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款吾門茅簷適性輕華

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
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栢父。老經過說二孫，古稱孫何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禾園，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未處
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
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耻。鉏耨

樂城後集卷第四

樂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
沉水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為子壽，乃和而復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年。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
漠然靜一。六為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
光寵所眩，憂患所迫。少壯一牲齒，挫髮脫足。隕墜
南海之比，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色聲橫。驚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駝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潦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骸，巉然孤峯。
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
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
蘭茝棄擲。越人髡禿，章甫吳適。東坡調我，寧下我息。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
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保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鑿明所歷。
則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飯麥。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
何廢強骨毋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
末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子謫居海康予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
篇要予同作時予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
既遷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
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
蓋淵明之故與子瞻之辨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
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
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
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
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
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
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筆歌而愧顏感烏鵲之夜
飛樹三迭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
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
之不還將築室乎西廡堂已具而無栢歸去來兮世
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床下息眇歸乎無求閱歲

月而不移或有為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接蕭艾以
為疇蕘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
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水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
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
誰為晉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
相冬廩之億秭知春籩之耘籽皤白首之章故信稚
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為女陰守以樞為學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
之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

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廬死安于丘既成不化
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記于舟
前炊釜鬻後鑿區澗畫設豆觴夕張衾稠出入濤瀾
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晉
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貉之民駕車以游外纏毳常
內輯貂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
食肉飲水兩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収所至成羣
不懷一飯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
縛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
徙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鷲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寒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頽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僭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
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兩瞻望豈遙隔甯斯阻夢往從之
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霽濠
人飲嘉平漿酒如江凡三日飲酒作樂我獨何爲觀
成于窓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
足相依所鍾則情情恣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
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
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技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僂耳之不耕子居海
康農亦甚愔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鱖
蟹鮓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蓊蔴而
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紉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
手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
篇以苦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
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
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溉耘耔乃後有穡爾獨何爲
開口而食掇拾于州搜捕于陸俯鞠婦于仰薦昭稷
閩乘其媮載來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
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匱績麻繅璽
衣則可葺藥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愧
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屨以爲不信
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
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温
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
之而况吾身乎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

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邇從先子游數日耳頃子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子嘗問道於公以播鼻為荅予即以偈謝之曰播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鏈公領之紹聖元年子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愈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

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為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為老慈愍黑闇可名為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播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拈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飽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詐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樵以頌問曰問李儼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樵不能荅紹聖二年九月訪予高安戲代荅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曇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曰

法身充滿虞處皆一切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非實中以寐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遊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告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

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

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

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

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

蛻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

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

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

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

人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樂城後集卷第五

樂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並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

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

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

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

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

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

蕘雉免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

為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刑貴賤

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

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

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闕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闕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七一則動志夫志意旣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言勿求於言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恥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克體體克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熟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兩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黜似于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人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奮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難未有不解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

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操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繁之不若練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竊於泥塗者冀之於陸而安失目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簞捨其不安而獲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

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爲不可也仲子以凡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纪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觀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愧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充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無所答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大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入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君之罪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於性而巳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以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女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智以力論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膳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忍行焉於其

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夭壽非人所爲也而真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夭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親事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也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怠厭之則其退也必速焉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鳥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廬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第六

樂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集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頰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放圖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嘗不能自已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澤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瞽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

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充末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末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

距皆百里千里於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徒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

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薦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旣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遷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患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邪鄩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鄩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遠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穀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丹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一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陽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

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平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相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為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始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為難耳文分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鑿鑿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眾失惟知瑩為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敵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借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為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苦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藉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儂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為楚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成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冬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築教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溥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火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斤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充雍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遠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

母第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樂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遠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戾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老光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之言而實夏侯勝感刺積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誰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心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

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傳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倖臣重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旣至使尚書劾免賢上郎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國之憂成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土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有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等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旣僉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實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識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

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刀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側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閹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譙恭下士豪桀歸之形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眾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資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臣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因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

驚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恠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湄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徃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響震是時赤眉方入長安將諸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枸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亦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叔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

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苙梁冀不從而立賢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苙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資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路訥訥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斝王甫鄜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徇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貧哉

樂城後集卷第八

樂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策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項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統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



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執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馮嶮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歸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帥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克爲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又於外狃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誦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誦上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丹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末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誦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纍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爲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文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怨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爲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上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九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蜀也

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具遠甚具大帝方其蜀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旣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旣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疑光孰爲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爲國必

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故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黜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

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惑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後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踣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木子毋弟秦軋都督關中楚王璠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撐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日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大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友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覺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馭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晉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

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實充苟易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夫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惟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

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矜在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卿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藉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成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不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亦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技藝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關吾則罪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第九

樂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人安之然生於銜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黷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稍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涼邑此二豐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闢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

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伐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福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圍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旣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恭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恭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遺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七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爲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云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爲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陷張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三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矧矧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下者乎惟晉

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令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將命使若逖等爲之統主郡國豪桀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爲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鈕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爲入深計也石勒遣兵攻逖七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後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爲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爲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毋葬成臬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荅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爲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爲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苻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稽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疊而堅之堅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而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後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七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

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忠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慮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亡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復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覲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畫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邑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片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

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
雖欲復爲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叔遺晉而

封植之又充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
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
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
而不敢救羗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
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
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
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
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几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
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
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及
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
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
之功有曹公蒯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
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
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古之爲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
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
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服其大夫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
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
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上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
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
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
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爲弑君而國人之所不
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
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
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
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
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皆內外之賂國人惡之
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卻
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干
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
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
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

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

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傳人王華

孔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

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

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特寯子已死華與曇

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

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爲

商臣之亂華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

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

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

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

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二人昆而以北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耳善

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爲

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守輕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

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

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
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
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
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資君子
不以爲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
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
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
人惟顏子魯子庶幾以道許之一特賢者若老子之
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
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繯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
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
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
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

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與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絜不可濶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

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鉅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問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爲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七辭曰時平先長敵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爲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

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吾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質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崇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昷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玉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僮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

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使兄弟栢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官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者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季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飾俠之氣營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帝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帝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傾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

夫之使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勦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勦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難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像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祖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

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大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決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做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官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勢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羅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斤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令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真觀之治斯已過半矣待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統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蓋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樂城後集卷第十

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栢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中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絳後用常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速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帝堅楊慎矜王鉷目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鐸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乎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异鐸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鐸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伏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

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符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為人非為己也百司已戒供

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輝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官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相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贊楊國忠而縱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廢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在易天下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純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致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故無妄之世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以得邑人之焚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菑而後畲小人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畝行人也而責得於邑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何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論之請治籍外羨曰逃戶命攝御史分戶括實玄宗壽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爲聚飲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情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沉近世之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推加之

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今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切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贊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關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人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以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二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馮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季巖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弄閒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

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誣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老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上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繁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氏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敗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何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曰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構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驅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仕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比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間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可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而贊實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其執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蒼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

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吏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止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議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役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困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廷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憂矣德裕節度劔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貢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增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僧世則

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季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墜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又處此耶既罷未久季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哲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如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南詔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替逆意倖然小文去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藂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釁而後可以代人冒釁以代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具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色靈

王遂死於外齊潘王貧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卜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酒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曰之奉民怨兵怒國有上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廉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及目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帥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代人蹈齊潘之禍而以爲安借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桓之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散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而為何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

外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推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類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但知漢未可代乃立相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母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實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無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怨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為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劉燕蘇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

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不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

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昇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衛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黠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管而不敢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頗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齊

之以鞭扑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戒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之所以原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棗栗之饒燕玉帛子女之富重歛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種飲乳之裕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藥之美至於若藥橘抽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

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倡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玉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壞王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弊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樂城後集第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大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觀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年餘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生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失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

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佻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謀便數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靈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汗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勢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求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妻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求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任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

修禮書而兄子瞻出茶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于瞻辭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脩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悟一曰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充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廡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入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教看祥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實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欽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厲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德聖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九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禁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愾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覩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

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譎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貶竄輒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聽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宦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宦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顧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皆舉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白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州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蕪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饗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國典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九祀明堂或

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二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大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

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真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則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緩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詎宜喻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熟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

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汴淀又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伏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比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鄴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酒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成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

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關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筆畫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額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遠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

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
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
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
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
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
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
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
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爲效則
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
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
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
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
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
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
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
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
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
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
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
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

事多練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冒案所掌今內
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
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
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
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
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
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
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
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當議
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
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
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
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
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
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
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
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
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多少在戶
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蕪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全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

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埃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徽仲大喜欲攘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求壽者頗知其意徽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求壽與三省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下使以名於司開假司分欲入省曹之類是也凡泰上行下皆微仲專之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末壽亦以恣橫賊汗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琴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頴濱遺老傳下

遷朝爲衝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挫賊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輒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有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

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德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旨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墮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米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述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

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特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朝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踉蹌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誇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擊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園舍施設

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誠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後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扣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轍弊事因民所惡弇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庾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缺功未可謂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顧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顧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

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蠲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估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徵仲奏諸部又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黽僥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

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界同上日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徽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徵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徵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徵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徵仲知轍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

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倍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約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面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嘉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

至如此豈朝廷羨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九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頗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舖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令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詭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

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嘉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後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師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踈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坊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下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尚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尚熙河斥其不可議又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請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為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為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為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竣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

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羊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徵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轍去鋸牙，庶幾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羊老失措，徵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長，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北淤填。時徵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樂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卽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蹇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綆則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北添進五七埽，繹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繹約令北流入東，卽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繹數安持恣意復露第三次，卽乞晉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晉河門，卽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鞏畫皆回河。憲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此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卽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徵仲同進呈，徵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徵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樂村

漲水之後流河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它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徼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覲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徽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徽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徽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搃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

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入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晉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荒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定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

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充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賈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竅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學號裁損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額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之墮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官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臆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洵洵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後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

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朋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權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請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貸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後徙岳州已乃復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議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祔於其廋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

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親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
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
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
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
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
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
愛如地內自官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不冒德澤以
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
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
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
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宜于室家施及朝
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晉羣公卿士拱手相
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為謀肆時冲人實生
神器惟慳旣施號令時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
舊新以便民為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為用故士耻奇
衰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兩賜小愆責躬非

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及人賴其賜
神享其誠熹然和平無大裁害開修咸平之政大弛
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得_得以衣食流散者得
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_如遼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
信義然知畏_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
被恩德屢畔仍屈卒為乞盟之計雖燕處子中實大
又千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
一主泊于外家均遇_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
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
以天下_釀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耆耄者聞風而歎不言而化
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_而若夫先后舊儀
具_在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
而退即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_而儀止於東閣
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
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几輕於約身而_於遠禮推之庶
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
提携閔閔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
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尊之以次斷之明久而弗
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敢違因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實上尊謚曰宣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今名垂世光配廟祐賁子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謚書冊謚實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項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況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爲陵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未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毋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遽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詔

擬荅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蕪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續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選寇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埃尋亦款塞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塞山川之廣界每歲資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畫疆而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勅邊吏止爲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庭之順豈不爾容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欵伏之宜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

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所奏乞除延州塞門塞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略司依前後朝旨分畫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略司依前後朝旨與夏國商量分畫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依所乞仍候畫異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末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元祐中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其為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唐者祖宗何術而臻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水

惟近歲之治雖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置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于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侍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湏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循懼草野之中耆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于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道何由于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

省官倍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
統以開釋朕意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元祐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備故郊丘有南北
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
盛費用增廣既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
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齋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
蕪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
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顧享
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
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
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
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
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
末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孫
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
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愛於暑
兩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
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歲而
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
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

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議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時行不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爲非者轍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爲非者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毋事地自生民以來未有事父而遺毋事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帝皇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大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旨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瑛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毋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遠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禍患多而易忘又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觀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欵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畜金弊爲珍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駕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與遂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遼又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初官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遺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瘵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賦度大率

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
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
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
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
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
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
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
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
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第內叛羗胡外
亂遂以失此國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
矣然而空價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
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
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
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
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
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
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
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八金以兩計
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
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後得此數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納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之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
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
廷待內藏米塩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爲是媮歲
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贊推
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
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
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廣亦理
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
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爲九人矣兩使晉後一人今爲
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爲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
爲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

中曹郎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矣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十七人傳德中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三德為今為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人矣供奉官百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七十八人矣能之吏六十人今為百七十七人矣其餘以類推臣不敢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地舖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之吏眾可以禮法節也禮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闕則補否則循資已矣不妄授仁宗末年任予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祖免之外不復推恩祖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眾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

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後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友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為保馬之法使民許產養馬蓄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馭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棹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

足秋省欵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贊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蓄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末業皆取之於官其欵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壤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決私隱崇告許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絕均虛數虛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欵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校之民數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詠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

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顧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額之中推便民著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即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頓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致兄軾逡巡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况復兄軾才高行備過臣遠甚不唯衆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薰臣自家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軾得安處侍從論思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賢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貼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

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
小憊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
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
近以兄軾爲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
補外臣丙綠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
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
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
弟並處要劇爲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
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
出聖適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
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謂上則陰譴
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
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
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
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
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
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
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
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
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讀兼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
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
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
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頻州雖聖恩深厚曲遂
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實
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
自將而毫髮無補又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
臣誠心非有矯飾持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
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
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綠方今
人物衰少借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

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宜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隲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揆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干瀆天聽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埃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宜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以博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達政體信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輒言效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碎分蕪師友竊以謂約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

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兼

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

叅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

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

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大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

謙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官以助內治羣臣在

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

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

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

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省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比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光將檢計

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

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止百餘步多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爲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爲名實作硬堰陰爲回河之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惟隄防未立每歲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爲大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關村等三河門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坐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

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埽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乞此流河門只番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挫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倣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旣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爲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矣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畫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耶是用河上諸埽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與知見今河淤孰爲多少名

欲分水實是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士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爲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關十餘里水面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關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關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券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叅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

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并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勸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關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關三百二十步有

何緣故

一勸會東流河門見今關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

畫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爲未當蕪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過朝廷尤爲不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入文字只爲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況轍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

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奴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第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題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許創僕廟之議朝廷為之洵洵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

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其俟謹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合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宜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善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

仇讎之相及惟患不速也哉頃其元祐初七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顛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也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先爭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後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爲緩陛下謂惇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爲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祗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親族增榮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臣念起自畎畝之微貧無甌石之積永念屬馱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斤鎰牽以爲饋助燕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素食之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孤矢之祥未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被於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藜藿之莫詞長欲事親愧旨耳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之遠謀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養賢躬周公吐哺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

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
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麪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
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
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麪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
君恩之莫報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
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
每驚日食之豐復綠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
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
養士勸廩人而繼粟閔楊父之睨盛力行舊章以惠
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茲異數之隆非復周行
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

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麪有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麪藥思
共享於和平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
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
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
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仗遇太皇
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
以而問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霈為大烹度
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
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之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麪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披好賜醉
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展盡心之報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覩今月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月為倫必致忝冒沈淪之議况臣項由縣道擢真從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功黽勉逾年暫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舉賢今者又因見任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頽墮况臣久以愚拙誤蒙矜閱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輟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嗔嚙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眾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眾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

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符儼食何取於鷄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眾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踈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輟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綽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文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夫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鍾鼎之祿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輟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閣之崇推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先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大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竅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氷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末見瑕疵尚加進擢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鷄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寐之久勞亦似救空疎之不逮逐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

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翔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間總執壹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其人又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識於匹夫有若發冢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反汗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責善之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言仕亦旣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駿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右臣伏親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

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爲再享明堂未暇圓丘之大祀躬謁皇地又稽先帝之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宣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疊繁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頌二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日自知難成閒雜風謠倘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疎獲陪元祀敢祈恩霑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遺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

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大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絳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遠月朔以還兩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誤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請之誠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於在列名器豈宜以假人益慎子奪之權深厲廉耻之節眇然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惟廣乾坤之施普霑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慍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俟其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彼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朕膺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霑近列辭避無所寢興莫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當妄冀

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副之以絜粢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顧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其存事神人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眸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吳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批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勳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立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樂城後集卷第十八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差知汝州軍州事臣已於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訖者論事非宜本虞於大譴承命出守猶荷於寬恩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學非練達頃值時乘之始偶同彙進之餘由一邑之棲遲歷九年之僥倖遍塵侍從未聞毫髮之勞又處廟堂滋見斗筭之陋踈拙日愆於君父滿盈每請於友朋貪戀寵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慮直前初獨任其任斐于時妾作信自取於顛際尚賴深仁黜臨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相受常懷善繼之心父母蕪容深照不逮之實稍寬憲法特許省循奴去幹之寬雖知甚幸若喪家之犬私竊自憐恐懼未忘寢與何暇有民與社未知愧於明時使過與愚冀或奴於異日臣無任瞻天荷聖惶懼戰越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職知汝州大月十二日再

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卽治陸行趨陳晉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澤縣界後被告降授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尋拜受前行於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訖者愚守一心漫無趨避歲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傳樸學仕偶聖時本無意於功名徒自勤於翰墨因時乏使丞塵言事之班竊食無功復預聞政之列纔經九歲適歷要塗人心忌其超遷天意惡其盈滿捫心自省事猶可追任意直前罪所從出惟聞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達幾微以至罪積如山命輕若髮荐經彈擊雖九死以猶輕黜守幽遐累千里而為近今茲責分番務棄置陌邦不親吏民許追思其過咎稍霑祿秩俾粗免於飢寒人微固無可言恩深繼之以泣自遠天日分委泥塗朝為無言恩出獨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廣覆配地蕪容雖雷霆之震驚與雪霜之嚴冽未始絕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茲賤微猶得陳述臣自處本復何言願惟兄弟二人迭相須為性命江嶺異域恐遂隔於存亡况復墳墓闊疏父子離散若臣家之憂患實今世之孤窮靖言思之誰可告者惟有自投於君父庶幾有冀於生全泣血書詞叩

闕仰訴生有捐軀之日死存結草之誠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明堂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觀今月十九日敕書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尊親古今之大典推恩肆育天地之至仁舉此盛儀併在今日臣轍誠懼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誠事天乾清坤寧兵戢民阜人悅故神罔不宥物備故禮得以成一享圓丘三謁路寢誠敬之心與日兼茂寬大之澤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將享堯舜之上壽膺成康之令名民願所同天心是若臣頃侍帷幄稍歷歲時謹責之深坐甘沒齒江湖之遠猶冀首丘又蟄泥塗聞震雷而惕若深囚龍檻得清風而自疑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懼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雷州謝表一首

臣轍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於今年閏二月內又蒙恩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濱

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頑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爲災臨出妄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繫積成山比者水陸奔馳霖雨烝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錮陋邦地窮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處有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常念咎之餘待盡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共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尚識恩造知殺身之何補但沒齒以無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移岳州謝狀一首

得罪南遷於今七歲投竄嶺表又已四年瘴癘所侵僅存皮骨親屬淪喪生意幾盡自分必死荒微不復歸見中原豈意聖神御極恩貸深廣不遺舊物尚許北還元子赦書重加開宥事出特旨恩實再生臣見具舟前徃自爾稍近華風遂脫瘴死君恩至厚力報無由臣無任云云

復官宮觀謝表一首

臣轍言昨於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
住臣尋乘船至鄂州復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舉鳳
翔府上清太平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
訖者謫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苦再生復茲
舊秩之還仍領貞祠之秘居從私欲感極涕零臣轍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生甚微處世多難反
身自省本欲忠孝於君親報國何功粗免愧畏於俯
仰徒以冰炭難於同器仇怨因而滿前被以惡名指
為私黨將杜其生還之路遂立為不赦之文前後三
遷奔馳萬里瘴癘纏繞骨肉喪亡聞者為臣傷心見
者為臣卹涕雖百夫所聚公議自明而象楚相咻有
口誰訴此者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造坦然無私
奮堯舜之明斷然有作自初踐阼即聞德音內推聖
母之慈仁外照羣臣之情偽苟存垂恩宥至於再三春
雷發聲蟄戶咸震臣得以遲莫復覩盛明頃嘗卜居
嵩嶺之間粗有伏臘之備杜門可以卒歲蔬食可以
終身生當擊壤以詠聖功死當結草以效誠節至於
陰陽之施草木何酬臣無任瞻望闕庭披瀝肝膈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南郊賀表一首

臣轍言伏觀今月二十三日皇帝親饗圓丘禮成肆
赦者臨御再朞初見上帝神人交感德澤旁周臣轍
誠懼誠忤頓首頓首伏以本朝六代八聖承平之久
曠古所未聞三年一郊極盛之儀有唐之成法因四
海來祭之廣成百神受職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
恭惟皇帝陛下體天地之人德性堯舜之深仁受命
之符本緣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復因行禮之終
益廣好生之澤臣頃斥居荒服豈意生還今密邇邦
畿亟聞敷命造庭稱慶雖絕望於餘生鼓腹載歌竊
有幸於今日臣無任瞻天望聖踊躍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臣轍誠懼誠忤頓首頓首謹言

降朝請大夫謝表一首

臣轍言伏奉告降授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差遣勳
封食實封如故者罪大恩寬言者未厭官高德薄法
所不容尚領真祠實出寬憲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念臣早塵近列無補明時下則拙於身謀上則
聞於國體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後七年浮沉
萬死偶真人之御歷敷大號以惟新普復舊官亟叨
厚祿然臣年迫衰暮知復何為身利退藏顧未敢請

因循於此黽免自慙雖復追削者五官仍且僕於安
閑苟涵恩至厚為幸已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堯
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於舊物恩許畢其餘生
臣謹當社門躬耕沒齒蔬食知生成之難報姑靜默
以待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拜榮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復墳寺表一首

臣轍言准穎昌府牒准御筆手詔節文應係籍宰執
墳寺昨經改正任並給還者名書罪籍慙負明時恩
念私塋特還舊利九泉受賜荒隴生光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以空疎叨居近密始終無補
愚不自量恩禮誤加驟及既往一被黨人之目上遺
先臣之憂舊恩已移沒齒何覩豈謂詔恩一出故物
復還立燧絕芻牧之虞松檟變焦枯之色骨肉感涕
問里咨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仁無私聖孝不置
覽二帝初潛之地動一物失所之懷號令所加存沒
感賴臣衰病已久報恩之日不長于孫在前竭忠之
心未替過此以往無所裁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拜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謹言

謝復官表二首

屏居田里忽捧絲綸思旨非常驚喜交至臣中謝伏
念臣向者刀塵各位自取顛隳亟蒙召歸卽還舊物
之厚中雖貶奪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餘退藏為幸
閉門念咎既久謝於交游沒齒無言蓋僅同於木石
雖未即死豈復干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德日新
仁心天覆躬受人寶推恩萬方朝陽一升雖幽咸照
時雨旣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願臣
筋骸已憊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絕望清明之化
論報無日荷恩則深臣無任云云

誕膺八寶承天地之休連錫二階均雲雨之施恩深
難報感極何言臣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老病兼至
廢黜雖又尚露品秩之餘奉養雖微更復耕耘之助
一毫以上皆出於君恩累歲偷安有慚於公議復叨
寵數深屬無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聖功
獨運深憐枯槁重許發生示人以無私之心施德於
不報之地臣雖頑鄙粗識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驅馳
之用忠誠尚在豈以生死而移臣無任云云

皇太后上僊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覩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至穎昌

府者毋儀淪喪率士震驚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
大行皇太后定策艱難之中力辭政務之要功存社
稷德及生靈奉諱云初痛心罔極伏惟皇帝陛下
以天下為養遽有終身之憂孝愛蕪隆哀慕日遠臣
父居謫籍適此召還感恩至深奉慰無路臣無任瞻
望闕庭哀慟殞越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臣轍誠哀
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
廟禮畢者復土告終祔姑成禮悲動宸極痛徹宸瀛
臣哀誠頓首頓首欽聖憲肅皇后內治有光坤元至
順方艱難之際好謀而成迨聽斷之辰退藏於密奄
棄萬邦之養永嚴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
天感慕踰等捨曾閔匹夫之志念文武創業之艱深
抑誠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無
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慰以聞臣轍
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一首

臣轍言伏聞今月二十六日欽慈皇后神主祔廟禮
畢者孝不及養永深敬愛之情禮極追崇亟成陵廟

之制臣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欽慈皇后毓德仁里
作嬪皇家蚤棄宮闈未遑穉狄之盛禮誕育仁聖克
復祖宗之舊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
孝恭成德思慕終身雖盡顯親之儀未忘念母之志
中外瞻仰啓處不違臣限以在外不獲奔詣闕庭臣
無任瞻望摧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慰以聞
轍誠哀誠殞頓首頓首謹言

大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道大難名本無心於民上功成即去空結想
於人間贊罷東脩襁陳藉伏敢薦竺文之祕少資天
福之餘大行太皇太后伏願乘佛妙因稱民善禱超
升彼岸既資福於今生降澤斯民終未忠於故國臣
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仙馭賓天聖功在物哀纏率土痛切遺臣
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儀博厚定立長之大
議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棄東朝之
養倏起西方之遊易月有期因山非遠願假佛乘之
妙少資淨土之因超三界以無方福羣生於罔測臣
無任瞻望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一首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禪成禮甫終過密滋極痛傷
伏惟哲宗皇帝陛下臨御積年威神在物紹聖考之
遺業啓華鄂之遠圖至矣成功盡然未慕爰假佛乘
之妙少資仙馭之遊伏願追列聖於九霄齊光斗極
福遺黎於四海等固山河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一首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數固多於萬物堯仁舜孝降年
獨求於百王理雖出乎自然事必從乎衆欲是用假
佛乘之至妙祝宸筭之無疆皇帝陛下伏願追繼祖
宗之隆度越漢唐之盛恭儉以永仁而仁至愷悌以
祈福而福生兼復華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東瑩老翁并齋僧疏一首

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爲東瑩老
翁并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
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
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
祈冥應謹具疏如後

齋僧七人每僧各轉妙法蓮華經一部七卷設

水陸道場一夜

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師兆自東山躬卜靈宅泉出右
巒流于西南早暎不乾霖潦不溢實有常德紀于耆
舊越自近歲漸致枯竭求惟良坎之德行止相尋山
下出泉在易爲蒙蒙極必發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轍
以愚暗曩稿名位積譴致罰以累茲泉今者歸依佛
乘救拔衆苦伏願道場清淨山神歡喜泉流瀆發草
木滋潤居人蒙賜瑩域增固伏乞三寶證知稽首謹
疏

樂城後集卷第十八

樂城後集卷第十九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臣久以空疎預聞國政上愧天下慙君父常願茂私以徇公捐身以濟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稱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負朝夕不忘而復愚幼之年過咎未免長而知悔往不可追頃自十載以來心存至道清心寡欲僅乃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濟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聖之恩察其誠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獲遂所學有成國以末寧身以長久臣不勝大願頓首頓首謹詞

高安四首

伏以生於微陋性極冥頑叨冒國恩預聞政事才短德薄福過禍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譴之增積終年三黜遂涉江湖之嶮艱手足之親播遷瘴海父子之愛番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術者梓告厄運稍移仰叩天關冀回聖造矜其愚而多怨察其中之無它赦宥徃愆刑除罪籍俾我同氣俱復近邦苟獲閑地以偷安非復要途之敢望棲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畢老勤行竊冀長年之幸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無

任瞻天瀝懇惶恐戰越之至謹詞

伏以臣夫婦歸誠至道託迹塵寰自幼至今隨世所行豈免過咎况復近歲預聞國事福祿盈滿功行茂開致此賴濟將復誰咎重以兄軾平生悻直仇怨滿前流竄海濱日虞瘴癘以至墳墓隔絕父子分離相望萬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來荐歷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惡憂患已深理或當復惟真聖慈閱與物無私庶幾北還近復成命非復有心於榮遇惟覬少獲於安全憐其虛心養氣之勤錫以問道逢師之幸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以謫居高安行將再歲社門自省日懼禍災乃者火焚閭閻勢極熾猛風從北來正趨館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適風回火轉幸免焚蕪向非神祇明察憐憫困窮則雖免灰燼之虞必有狼狽之患敢陳非供少答靈貺伏願稍垂慶祐洗除宿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本鄉通義以仕為家再謫高安累年于此以忠獲罪夫婦漂流携家不前男女離散宿有疾疢不甚康強館晚安閑雖感恩於造物拘縻窘逼常與嘆於異鄉日召初生家陳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衆聖以

馳誠稍回恩光照此陷奔願涉新歲脫去宿殃祿命
增長骨肉和合愉七誠意莫敢盡宣臣無任瞻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龍川二首

伏念臣頃自甲戌之歲大運在酉命運相衝是歲生
日之後自門下侍郎謫守汝州爾後四經流竄今在
循州峻阻厄窮何所不歷疾疫喪禍近復繼作雖卯
酉逆順天理難逃微生不幸適丁其會然術推陰命
先凶後吉自始入運今已七年豈始迎其災而終亡
其吉伏願俯念窮困稍垂寬宥覺悟朝廷解釋羅網
骨肉安樂相從北還區區寸誠願盡於此臣無任懇
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於朝流竄南方於今七載再
投嶺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喪衣食所迫囊
橐空虛脾肺冷洩藥石不效北歸無日老而益窮常
懼寄死南荒荒木隔鄉井因上元之穀且依道士之靈
科稽首泥塗歸命仙聖一願養心煉氣日見成功積
陰消散真陽充滿二願朝廷覺悟羅網解脫振衣北
還躬耕為樂三願南北眷屬各保安寧北歸之時一
一相見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觀寬親普加慈

恕遇有方便知無不為或在廟堂或在田野並推此
心無有變易天地鬼神實聞此言雖生成之恩茲未
能報而螻蟻之志死且不渝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丁丑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時丹

閩早一首

過臨江近瞻閩早遙望玉筍誠心惕然徼福聖境願
得生還中原當就茲山恭陳薄供以答靈造今已蒙
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歸復出山下而私行
無力仰止勝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
必照何所不臨臣遭回瘴癘之鄉得脫病苦出入嶺
海之際獲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報重念臣志弱
才短學術空虛頃歲忝冒實為過分然其中國愛民
始終一心粗若無愧人不可罔而况於天憐茲心不
誣願今日已往隨福所有隨力所堪除其難艱錫之
安穩至於壽考由命富貴在天不敢妄祈所有非覬
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許昌三首

伏念臣頃以宿世舊殃七年流竄天鑒在上矜其無
他還寓潁川粗霑微祿顧眎世事自知難堪姑願築
室耕田養生送死優游里社聊以卒歲恰是學道之

心澹泊已久雖勉求虛靜而習氣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猶墜疾病雖去精氣未凝方當厄運之終復遇生日之至仰祈真聖愍我勤勞洗濯徃愆助成道力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頃自嶺外還居潁川雖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難汝南經歲老病過身今茲甲申建歲庚申乘運卯人至此法當小泰偶於歲首復返舊廬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聖之佑然臣久慕至道中無它求唯是欲習初乾日望增進願心廣博終冀成就伏願隨力所堪隨福所有內以安身外以及物雖退轉之咎自誓以必無而保全之功實冀於其助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伏念臣幼為諸生力學雖蚤聞道則遲中歲從仕憂患常多安樂則少晚年學道用力雖篤成功未期所經生日六十有七來日無幾有志未從 自謫居南服首尾七歲旋居潁川又復五載齒髮衰變氣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猶幸得之伏願真聖哀矜成就微志苟復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無任懇倒激切之至謹詞

祝文一首

嵩山祝文一首

轍昔綠吏役自陳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雲如絮纏覆山上究觀近麓莫曠諸嶺據鞍默禱庶幾一見俛仰未幾豁然雲移如卷重帷卻真山後連峯角立草木可數驚顛竊歎莫知其由昔韓愈南征有感於衡豈以無似克配前烈然慙慙不以語衆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永懷疇昔有不能已謹遣家兵以茶酒香燭及佛經疏伸導薄誠神鑒不昧景響昭答謹告

汝州謝雨文一首

維紹聖元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大中大夫知汝州軍州事護軍蘇轍謹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比園社令后土神君轍以罪矣謫守茲土自春徂夏旱飢為苦踐麥矜悴禾未出畝吾民憂傷巫覡旁午念予罪人餘譴累汝聞行北園亭曰致雨前守趙王有禱咸許顧慙昔賢願嘯前武掃地而祭屏去牖戶青綺繞屋喬木環堵微風蕭然神物來處吾僚祇敬齋宿吾府雲興山際條遍天宇風來不疾雷發不怒祁也 在澤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鴈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請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陽既

升鉏耨畢舉宿麥斯實施及禾黍吏免訶譴民病獲
愈念惟始至神則何取祗薦醪牲以永斯祐尚饗

樂城後集卷第十九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

祭張官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
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
文之靈輒之方冠公守西蜀特予先君幅巾田服尺
書見公一見而知曰此鴻鵠困于棘茨君亦嗟嗟世
莫知我孰謂斯人獨明且果顧我與兄復往從之少
未更事見亦弗疑後時有成達于家邦斯言是信不
折不降涉世多艱久而莫伸從公陳宋庇子有仁既
博以支又約以禮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遷而還迎
我而笑世將用子要至于道我曰不然將復見公俛
仰六年斯志莫從遺章上聞匪私爾傷慶曆之遺今
也則亡嗚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羈自放於酒竹林是
師及其從官精深粹密禮家法士莫見其隙公之問
學初亦弗勤汎然游心功倍於人有疑而問時罔弗
達禮則鄭產樂則吳札公之行已色温言厲卒然相
逢忽若無意有所與友金石弗踰可以託六尺之孤
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貴莫淫詭詞削草
人亦弗知雖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見于外

人之知公茲亦其弊公性靜深灼見安危遇物斯應動復所宜退而自養湛然淳一與天爲徒惟道非役逮其將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蛇不怛于行道實在天後必有傳謂予可教而亦弗聞公入不出我出不還而便斯道忽乎茫然嗚呼尚享

祭文與可學士文一首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謹之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漢蜀太守石室之孫散居梓潼耕稼隱淪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雜詩楚詞雲溶泉清心恬手柔

隸草從橫毫墨之餘遇物賦形怪石贊列翠竹羅生得於無心見者自驚嗟世知公以是謂賢公心浩然實而弗炫有觸不屈始知其堅世在熙寧士銳而翹利誘干旁奔走傾旋公居其間澹乎忘言洋人病荼徐爲一宣抱志不伸委化而遷惟我與公交友忘年以靜喜我申以婚姻子喪婦存諸孫在前撫而教之尚俟公門窳窳有時送車盈阡千里寓詞聞乎不聞嗚呼尚饗

祭亡壻文逸民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以清

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文郎逸民秀才之靈我與君翁忘年之義長女未笄許適君子少君不羣介然老成誦詩屬文亦繼家聲我獨怪君出詞悲傷是必多難否則不長別我于宋送君于株扶喪舟行萬里有餘我遷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天涯逾歲一書我還京師幸將見君一病不復發書酸辛女有烈士番鞠諸孤賦詩栢舟之死不渝俾七遺孫教以詩書庶幾有成歸大君閭嗚呼尚饗

再祭張宮保文

元祐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眉山蘇轍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公四文之靈公志大而才高氣直而慮深世俗之所不悅而君子之所服膺雖從公游實見而知矧視世間若無足爲及其觀會通以行典禮蓋未嘗失時汎觀衆人澹然無心及其結意氣而同憂患蓋堅如斷金故方其出也仕歷三世雖未嘗不用而才草能既逮其處也與衆雜居雖罔有不伏而中情實疏究觀始終疑者天人或因物以有覺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志物而遠塵至於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嗚呼我之從

公始於父兄師友之交親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無以寄哀請易公名惟文與定庶幾平生公雖不求朝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亡嫂王氏文

元祐八年歲次癸酉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轍幼學於兄師友寔蕙志氣雖同以不逮慙兄剛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轍驟而從初未免憂嫂以婦人處之則優凡坐語言収昇藜棘竄逐邪城無以自食賜環而來歲未及期飛集西垣遂入北扉貧富感忻觀者盡驚嫂居其間不改色聲冠服着疏率從其先性固有之非學而然族人咨嗟觀行責報謂必多福繼以壽考中歲而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殯而徃謂我在茲屬以時享距城半舍旁撫仲婦無感無懼祭遣諸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八新婦黃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饌酒果之奠致祭于故八新婦黃氏之靈吾不善處世得罪乎

朝播遷南荒水陸萬里家有三千季子季婦實從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風波恐懼蹊蹙絕所至言不通飲食異和瘴霧昏醫醫藥無者歲行方閨氣候殊惡晝熱如湯夜寒如水行道殫仆居室困瘁始自僕隸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獨甚天乎何辜遂殞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寬厚執亡不淑而止於是南北異俗伏臘幾廢燔炙豚魚漸漬果蔬承祀亭賓不異中夏卒無一言歎恨流落逮及啓乎脫然而逝惟我風葉累爾幼雅興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禪室頃所嘗寓土燥室完密適吾虛權厝有間母或恐怖二子雖幼資可成就姑自鞠養無水火患猶冀災厄有盡天造有復全柩北返歸安故土竟而不昧誠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北歸祭東塋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轍因姪千之等西歸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編禮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遂封成國太夫人之靈轍恭承先業奉教不謹紹聖之初權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異已轍與兄軾同時遷南適回江西流落嶺外奔走萬里始終七年尚賴世德有憑遺澤未泯久虞瘴

霧雖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澤及兄弟同復舊秩皆侍真祠轍遂自龍川北還許下與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檟鬱葱在自然念灑掃弗躬齋祭邀逝歲月滋久悔咎何贖兄軾來自海南道遠未至皆以困躓之餘思歸未獲如人病躡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謹告

祭亡兄端明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第具官轍謹遣男遠以家饌酒果之真致祭于亡兄端明予瞻之靈嗚呼手足之愛平生一人幼學無師受業先君兄敏我愚賴以有聞寒暑相從建壯而分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飛流落四維渡賴涉海前後七替瘴氛所烝颶風所吹有來中原人鮮克還義氣外強道心內全百折不摧如有特然真人龍翔雷雨決天自儋而廉而永道路數千亦昧嶺終止毗陵有田數頃逝將歸休築室鑿井嗚呼天難忱命不可期秩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氣不能支啓手無言時惟我思念我伯仲我處其季零落盡矣形影無繼嗟乎不淑不見而逝號呼不聞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謀古之遺直名冠多

士義動蠻貊流竄雖久此聲不沒遺文粲然四海所傳易書之祕古所未聞時無孔子孰知其賢以俟聖人後則當然喪來自東病不克迎卜葬嵩陽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罔望之涕泗兩零尚饗

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三十日丁未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真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嗚呼天禍我家兄歸自南没于毗陵諸孤護喪行于淮汴望之捐膺自嫂之亡旅殯西折九年于今兄沒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邁往告遷及迨初婦靈輜是升道出頻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坐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徃寓其堂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勿畏勿驚嗚呼尚饗

再祭兄亡端朋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第具官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饌酒果之真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書之靈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竊寐曰予二人要

如是終後追寒飢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
狂妄行誤爲世羈始以是得終以之兄遷于黃我斥
干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後替紳俛仰
幾何寵祿端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
之南黎輿雜居非人所堪不起藁帷颯來掀簷卧不
得寐食何暇耳如是亡年雷雨一軍兄歸晉陵我還
頻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
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
斯耶昔始宦遊誦帝氏詩夜兩對床後勿有違進不
知退踐此禍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龍在西老泉
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
郊鄆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
一廛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磐桓卜告
孟秋歸于其阡頻川有蘇肇自兄先嗚呼尚饗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維年月日舅具官蘇轍姑德陽郡夫人史氏謹以家
饌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婦黃氏之靈我昔南遷自
筠徂雷自雷徂循萬里之行季子季婦同此艱勤婦
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門繡纒相從冒嶮涉瘴初
無咎言念我厄窮往反累汝愧于心顏瘴病爾月藥

石不効卒殞當年弱子稚女躑躅吾側念母悽然往
汝莫追撫此二孫冀其成人命降自天舉家北返與
柩俱還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郊山兆域寬深舉
棺從之土厚且堅種栢成林以付而于百年以安嗚
呼尚饗

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
丙申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護軍蘇轍
謹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
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告休居穎之涓我老去國
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
一叩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歷時
弗寤弗興一子旣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
君與仲叔笑言相驩叔先仲亡君獨蒼顏內撫族黨
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
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爲古人鄉黨之好
盡此一罇嗚呼尚饗

祭王子敏奉議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

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既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燭然象中氣和而正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俾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稅駕爲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顧君笑自若奚爲隙駒逝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

遣迺歸祭東塋文

維崇寧三年歲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轍謹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迺西歸致祭于先君贈太子太師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國太夫人之墓轍自元符庚辰蒙恩北歸西望松楸即懷歸忘孤拙多難事與心違俛仰四年進退惟矣日月不待齒髮變衰深懼澹然無復歸日遣迺代往周行兆域有忘不復涕泗垂臆兄軾已沒遺言葬汝轍與婦史夙約歸附常指庚穴以救諸子苟未卽死猶幸一歸躬行汛掃以畢餘願尊靈未泯鑒此誠意尚饗

祭黃師是龍圖文

嗚呼尊先使君與我早歲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異姓弟兄南北東西不約而親義均同生君家在陳我宦陳庠時始合弁君方少年出從鄉貢憐然有聲一飛絕羣不入州縣教職公卿無惡於民無怨於友氣和且平我遷南方歸來老矣故舊無幾君家父子見我京師相顧而喜往來綢繆昏姻之好實始于此我廢于時君仕日躋一榮一瘁親友之恩始終不渝允也君子君於父兄人無間言閔子是似其於吏民不剛不柔次公之比謂當百年仰事慈親以及愛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終中遺而棄丹旆翩然死丘之隅萬事已矣我老杜門素車不行一慟末已嗚呼尚饗

祭范彝叟右丞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遣男具官遲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靈維昔先正文正稱首嗟我晚生不識耆舊從事南都見其叔子議論琅然前人是似我遷南方六年而歸平生交舊多聚京師晚遇仲氏秉國之維以義知我傾蓋不疑我復遷南仲亦繼往瘴癘侵凌氣血凋喪同歸頻川白首相

何問疾于牀執手無言慟哭其堂箴此忠賢公方在
朝四方所瞻居未逾歲亦來守邦願我里門盃酒相
從往還之歡意若將終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書不
通期我以誠我還舊廬終歲柱門公歸訪我欣然笑
言二日不見而以計聞老病無朋誰復念我末懷仲
叔言出涕墮於乎哀哉尚饗

祭寶月大師宗兄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
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因僧
汝丹西歸以香茶果蔬之具致祭于故寶月大師宗
兄之塔轍方志學從先君子東遊故都覽觀藥市餅
鞢精舍時始見兄頽然如鶴介而善鳴宗黨之故情
若舊識屈信臂項閱歲四十性直且剛纖惡不容與
人盡言口如病風惟我兄弟不見瑕玃行有利病勢
有隆汗始終一意不為薄厚交遊之間蓋未始有昔
我之東師則有言遊官如寄非可久安意適忘歸憂
患所由亟還于鄉泉石可求我志師言未返而顛師
亦不待與化俱遷遣舟與榮萬里來計開紙失聲悔
恨無所彈指西望卯塔既成臨絕之言求我以銘自
我竄逐憂病相襲緝綴清風得一忘十追懷曩好徒

有此心心則不忘而病未能収淚語舟歸酌流水一
生一死誠則無已嗚呼尚饗

祭遺遯聰長老

紹聖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
監分司南京護軍蘇轍謹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
道遯長老聰公我生多故再謫於鈞萬里故鄉孰為
故人師自吾蜀為鈞導師坦然無心言直氣夷顧我
如故彌久而堅逮茲再來為我出山道遯無師衆願
師往師念我獨為衆所強入山幾何自春徂秋一病
不治蟬蛻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鈞人懷思涕泣
嗟咨山中來告卯塔將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饗

樂城後集第卷二十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子先君官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子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餘雖不陷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特有見者世之志於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趙之工方圓不以規矩雄傑備麗見者皆知愛之而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爲行道天王其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子每觀之輒歎曰古之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爲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爲極也蓋道子之迹比范趙爲奇而比孫遇爲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紹聖元年四月子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釋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爲維摩文殊西爲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者存乎其人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子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數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異之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直治石請記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旣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思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子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時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思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

歎既没十有五年聲名猶藉於士大夫而思賢廢於隸舍馬廐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也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愛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太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論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爲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爲人而學其詩惠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加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

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爲累以謂士雖不過如樂天入爲從官以諫爭顯出爲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子旣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而和子方從事南都二子後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樂何苦於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旣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旣與予同憂

愚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間道益深為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由以遣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駸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沒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昔與君客徐姑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哀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為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為此文冠之庶幾俟裔能立以畀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僑耳真家羅浮之不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嚼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圃文章為

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如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為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囑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詭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予曠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梭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

予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逢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子始六孫昔予兄子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又有功則可大可又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末有策也又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七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女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鈞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鈞遜從而鈞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

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埃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爲善知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爲請於朝得聞歲度僧又爲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爲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得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矣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併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
隨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七流入即是涅槃
真際觀照既久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
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法忍
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
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
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為設方便使知
出門即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
生能先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
用不行晝夜中七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
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眾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
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
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既寂動靜
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七聞不住覺所
覺空七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寂滅見前若能
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

即與諸佛無異矣既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
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
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
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
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
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
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
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
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之言經言
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
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慧眼也入萬
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
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日
如來為眾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
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惠眼
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子自海康再請龍川昌大暑水陸
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庫惕然有瘴暍之慮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紹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優憂患胷中了然照諸幼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統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遽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統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味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統請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統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陋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爲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講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傷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
寄子瞻兄

書詳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閬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士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子侍親京師始從之遊已而子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子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子適當制實

為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亡年子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第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子亦流落南荒不目意全得至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集後卷第二十一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子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下山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毋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又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特廕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旣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大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布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

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遠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賈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曹村泛于梨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獲入公發糶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致命之秋也孰擬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奮鍾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蘇軾黜居思咎閔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安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米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諛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

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辛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又多弊編戶免役不習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特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

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共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迭內待省擬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戍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輔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却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抗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

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餽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抗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役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爲市并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竊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湖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復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真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

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某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埋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後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未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一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又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速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今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復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目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公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析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湖水甯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主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迺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敗

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頰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都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射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選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楊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並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責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

中教有司嚴整伏衛尋遷禮部從蕙端明毅翰林侍
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
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
麗所請有甚於比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
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
廩賜故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汗甚者配隸遠惡然後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
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
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
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
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
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比戎之和邊兵不試
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
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
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
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
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
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

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
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
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獍所侮胃中泊然無所帶芥
人無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
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
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
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隲官屋以庇風
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
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遷
初徙廉再徙未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
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
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
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
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
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
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
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
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邁
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篔符箕箒筭明年閏六月癸

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於
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
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
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也中庸論其言
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于

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
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
氏書深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父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
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十載之微言煥
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
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
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
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
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
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
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勑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
柳髮鬢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
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旣除

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
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
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
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擊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
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聞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溼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凡誨我則師皆遷于南
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樂城集後卷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附歐陽文忠公

熙寧五年秋十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隸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而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告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菽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特偶儻之文已絕出倫董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利補西京推官始從君師曾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諫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予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

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入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遠公二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爲龍圖

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爲久留計有所欲言也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爲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厭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爲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尋人諒欲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爲變不綱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遼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繁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文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番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憐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晉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年矣上臨御旣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真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壤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蕭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公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九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番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河使東仲曰者欲道商胡入

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上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隸惠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公在兵府

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又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官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

年二月英宗旣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旣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語勃付閣門得以下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貧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卽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而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遽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上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御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敢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几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七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旣沒丈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其文卒不可捨孔子旣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秦人雖以筆戾遇

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
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
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
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
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
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
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
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
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
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
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
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
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奔故光祿寺丞裴朝奉大夫辯故
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
恕奉議郎恕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
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
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
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
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是歲徹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
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諱
子瞻子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
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
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
南聲被四方名文且醇煇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梃之
三起三價成速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運民刑微
誰實使之償而復全惟天子克明克明忠乃卒肯
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
歸維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
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
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猥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須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火手筆也雖復勉強為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僕罪奈何若叔弼不以

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辛未至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難世以歲月埃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樂城後集卷第廿三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閒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聞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子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譙與子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

自梅州遺子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全今至
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子驚喜曰此非今世人
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
見子瞻於海南子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
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
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番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
錢予方乏因亦強資遺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
橐裝以逃復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子聞哭之
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
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
沈者三板縣釜而變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
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
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
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
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
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子方雜居南夷與之
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
子家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毅

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
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建為梓州桐山
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庚
寅也前一歲輟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
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
復以疾不起輟既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
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
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
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織十歲而知饋饈父母以為能
既長奉已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
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
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
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
窶必備與親族交雖貧不做維富不屈訓導諸子不
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
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滌濯執庖爨夜以
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
拜未已且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

代肄及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園丘恩賜冠帔使肄以歸奉夫人肄迎養銅山夫人常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救之及其疾病肄剔股以具饘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眾欲卻之雲曰疇昔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備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

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爲衆講說者几十五年知杭州呂公湊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邁治杭以謂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棲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熙寧初龍圖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昇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中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

茅竹自覆吳越間之爭爲之築室廬且像設斃尾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盛德不具多畏人畫說或不得至比夜人常曰幾能聽嘗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徒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子兄子瞻中子迥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堵秀州嘉興令陶豸有子得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日是常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上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好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日出偈告衆七日奄無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

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大海惟是一濕性於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聘聆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正水得風輒粲然以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送師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千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爲歸也是特洞山有文黃蘗有全聖壽有聰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旣久而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軒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寧與君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者與予處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至而貲糧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予告之曰師豈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詔聖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又第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延衆子亦得般若涅槃實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劍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曠昔慕汝具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南嶽恩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三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塵塵不謁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逍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柏將自爲宰堵波旣沒或言其不利改葬它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得之報十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子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習律精不持道備不言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予豈堪比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行師人居之草木欣無俯仰幾何寂如虬蟬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埃新塔巋然松柏離匪人所圖緣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辯才皆事明智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爲講說所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子兄子瞻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支海月之將寂也使入遊子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旣寂四日而子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必頂溫然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子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其滅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爲子又十三年子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子瞻終於毗陵餘杭參寥師弔子穎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文通異之遂以泄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及閻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十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旦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聊跌而逝年六十臘四

樂城第三集目錄

全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晝數

夢中反古葛蒲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

選謝綜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遠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德

初成遠老齋二首

鷺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偃僂逾梁迎之入門而夫始代師講章安尊者以金篋擊其口曰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以金盃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兩問其人曰山神也如期而兩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師賞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惠方便解無惠方便更相為縛解縛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衆生會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之孫曾由教而得禪皆偈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李方叔新宅

苦雨

殺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雪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鐘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生日

將圻舊屋權住西廟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間其遺孫指一廢

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

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壘

讀僖詩

五月園夫獻紅菊花二絕句

夏至後得雨

遲往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華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移花

服粟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成

蕺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

上元夜适勤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遇頻川歸鄉待

闕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楨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

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已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

平昔為賦

閉門

林菊復生

老栢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芒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

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月三首

戲題三絕

木冰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栢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

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早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

而雨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絕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聽前栢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即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曾中

所懷亦自作

白蘋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溪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私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賈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澤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際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即事

迷運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所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七首

種栗苗二首種栗栗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待月軒記

墳院記

樂城第三集目錄卷終

樂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為文得二十四卷
自之樂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
類相從謂之樂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
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
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為故隨類輒空
其後以峽異日附益之云爾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懲無辜歲事了不逆
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死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
田家有餘糧新斲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慙七不得食
朝饑願克賜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若飲竟亦安用十
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
閑民本無賴翻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
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悞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數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
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仿佛頽川僧舍在七見

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
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數

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狂得名已矣孫陳舊人
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一首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
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
公在側借觀示之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
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
深場薪欲盡心驚憊山川澆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
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
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窶妻子至
今美藪藿曳履長歌解忍飢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
來告酒可筭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

謝悰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

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
續褚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
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
減晉諸度兩家尚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窓
展卷清淚滴恍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厨付長康恐
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處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
去虛空對面即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
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鐘空命
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
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
三西成黍豆餘石願借功田家并鑿坎農事未起來
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鞋秃巾短後衫杵聲登登
駭問閭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末不
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

暮餉增鹽塩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卽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
因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
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
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
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湛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一首

髭鬚渾白已迺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
礙却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又遭僧
佛呵尤愧白家篋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

爲留十步南橋竹莫惟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
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
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
病銀瓶滿送洛陽香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尚
一句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園初開清湍岸名花近取苑丘城爭言千葉根難

認忽發雙龍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
餘清細鈕瓦礫除荆棘未可令齊眾草生

因舊一首

子因下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
三間未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遠日因卜之
舊而易其左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子愧其言
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
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為一區屋三年費
經營紛紛代梧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七日安
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
雙楹指顧行卽具構築役亦輕鄼侯念子孫不處高
閣閱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
斧舊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欽根浮付
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穎川宜老人朱櫻班荀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
念有眼不遺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鬢仍寫去
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蓋麥二首

踈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蓋眠已報冬裘
具麥熟旋供湯避新擷桑晚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
滿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錢追四鄰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蓋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
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粗有水
精鹽薄衫冷麩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霾敗場
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甗償飢乏多博村點勞
苦辛閑廩歸來真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
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
磐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
足圖史旋鑿明窓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
來置樽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
卽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一兩首 七月朔

蓋婦絲出益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一事未易當

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
覆歷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粮詎能久歲晚憂糟糠
天災非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
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單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霽初晴尚未休半夜卷重陰
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瞧直千金

又

雨後麥多病庾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
潦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
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又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
擬寒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盤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
益中粟將盡囊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
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
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
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

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檉棣堂成鋪莞篔無亭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畫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
冷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免閑長檮藥桂老尚生枝
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直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飽藥有佳
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爭言試
三盃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廩粟已空
豆方實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兩難爲腹老嚙饒
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
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纏冠救

戲題菊花一首

春初種菊助榮蔬秋晚開花揮酒壺微物不多分地
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墮七箸幾時輟彭澤樽壘未
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一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籌
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斗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
白髮何須吝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釐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
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尚殘卮兩送初寒問篋衣養氣安閑真得
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
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
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
無譏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遺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
有在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尚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
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為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
得清明許與眾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顧我盈虧略
已通夜叉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挿架都將付諸

子閉門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窻裏飛蠅又
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又兩一首

雲低氣尚濁兩細泥益深經旬勢下止晚稼日已侵
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
常賦雖牛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
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侏石一首

卜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惟石蹲磨屨子孫分散不復
惜排棄坑谷埋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
種花頽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煙霞十夫徙置
幸不遠軒前桐栢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
水三流槎少年旋遠者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
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卜氏田石尚多但未如沉淪如爾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為爾呀然上衝咽
寒米未易温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惟此理環無端
少年少戕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晴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射茅叢

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
官酷乘田吏吏師事莫學陶翁到即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誰任時往還炊黎留宿不嫌
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渾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
檣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二老人

御人今無識
之老矣

風雪一首 閏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窓輕水入吾被
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
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
恨我俗緣深挽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脉六脉非昔比
醫者有
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
力近喜三更月到窓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
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蕃茲百事
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
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屨一老翁前四句夢
中得句後

句起而
足之

買炭一首

苦寒揀病骨絲續莫能禦新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
西山古松樛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
挑挾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鑿牙角猶憤怒
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獲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
御爐成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
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
百物今盡然豈為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為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麩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
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又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
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
尚應天愍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
那吒一首

方北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
語寶塔令父左手舉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
相似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為
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城到今千萬祀只在江
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
道快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狂
稱賢裕人約已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孫近語
君家兄弟善治田蓋取其不尺利爾

戊子正旦一首

百歲行來已弋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
種兩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
非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題舊鍾馗一首并引

癸丑歲予為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
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恠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
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錄舉手托天欣見
雪破鞞蹈凍可伶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
老夫兒女末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
去父晉敝宅恐難留六窓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
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耨

又早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兩戲作一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卧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
虎何年一箭肉為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
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眼潭中潭
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
風兩交父老晚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能真
奔走生仲牽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派早歲憶效晨佛身三世歸依
地隣寺百僧清淨因蓮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
餘春舞雩一濯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補堂西寺齋僧

將圻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
宅不辭暑月卧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其井何妨衆
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為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尚疎山丹得春兩艷色照庭除
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
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憊拄杖出城西

同運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園工言近家躡
花須換黃土三造物不連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
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脩佛
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運春賦晚一首

池塘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憊櫻華
薄廩空偏喜麥禾勻白頭照水湖光淨渌酒留人鳥
哢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
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救奴婢修
破困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
發陳積十錢一甓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為人市人半
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
伏枕作寒熟囊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
春兩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下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
云畫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一
首

昔人遊宦又江湖怪石欺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綠底
事百年不出待潛夫弃指泥土性仍在脾睨林亭氣
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
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連連人共恠陽陰顛倒物
猶猜一盤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璽一首

秦人一璽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璽元日臨軒組綬
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八璽錯落古
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
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後在賞音他已更
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

字試尋本草細商量

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
兼似儲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
麥乾春澤匝禾稿夏雷墜
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
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界
奪祿十五年有田穎川涖躬
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
餘功治室廬棄積霑狗彘
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一首

罷民不耕獲豈利有攸往
古人為我言許此亦無妄
一冬免鉏犁二麥盈壘
盎火老金尚伏兩過築場壤
隣家助伯亞蒼耳割榛
莽朝暘得終日經歲可無恙
老夫終病慵長子幸可仗
劬勞慎勿厭斲餅家共享
秋田兩初足已作豐熟
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膈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
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
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
披衣遶中庭星斗擘相粲
鳴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
栖鵲亦未安遶樹再三轉
我生仰田食俟雨占雲漢
杼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恣
褰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
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道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
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
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
清泉養芳潔為我三日住
蕩然落寶牀應返樊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一首并引

子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子亦以議論不合連從公遊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子謫監筠州酒稅公凄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為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穎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已有斯人

樂城第三集卷第一

藥城第三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衆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又

故心淨無垢尚愛南齊竹嘗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檜真百尺疎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爲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剥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風去臺亦圯萋萋脩竹林啾啾何日至

又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嵒壑中

又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丈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又

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八月十六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

慙慙拔陳草狄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

花來本陳洛盈尺不爲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

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栗一首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經霜斧刃金

氣伸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鏘鳴初未熟低頭咀嚙不

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晚二嚙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七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范

候不奈時人信手栽得勢從教盈九畹儼眉聊復引

三盃愈風明目湏真物能使神農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醖節到真寂寞
床頭瀉餘樽睡吐微蕚洗盞對妻孥有蔬隨厚薄
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却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胃
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嬰鑠
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又忘家似出家香燈穠作穗茶面結成花
細竹纒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番饋
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羹清菜芥充朝饒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
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壘盡先憂盡旋設盤盂未
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堂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
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

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踈慵非汝師
十一月十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骨誰爲
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
僧請說師藥病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
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剪隴坂經年在棋橋吳江半
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七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
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
本虛自惟多年客箕穎每因吾黨賦歸歎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
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歎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穀一首十一月七日明作

芳蘭非不嘉當門自宜鋤矧此惡木陰又妨長者車
僕夫礪尋斧告我日方除久恃不忍意柯條益扶疎
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吏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

開門聽選性并納賢與愚菴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
上元夜迺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
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任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
不磨更到西禪何所問隔牆魚鼓正登登

程入信孺表第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
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
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嗚嗚厲略雲漢風吹散落天
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群東西隔絕
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
淚流衣中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
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
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
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
問此國豈有賢於君

兄弟中惟僕與
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感寒木檜栢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
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卅卅盈尺苗條幹雖短風
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挿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

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
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絕

玄冥雷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指衲
襪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
雪羔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官期末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兩逾公田及私
畝學書兼得問鈞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
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為世
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尚鮮未盡炎風早歸
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鞭羶不下壘盎乾舊詩展卷驚三
年聚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藿稻飯嗟

獨便飽食餘暇晷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樓唯紙窓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

偶作一首

高棟虛窻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
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流瀝夢回餘念屬
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窓脩竹
下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脩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墻秋雨
足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
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七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
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窓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
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

開都下諸家新律甲

第廿八首 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恐飢終愧首陽

客睡足何須雲夢州水酒黃封生不喜春牙紫筍向
誰求平生尚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早久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強啣杯官醅菜豆適初
熟籬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
人來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吻也覺胃寒妻拏勸把盞萸菊正堆槃
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又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
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
搖落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
衣信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霞來時晚未明病士擁衾催煖
酒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林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薇蕨
盡誰憐無語獨撈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壘裏無精寒惱人未暇樽壘伴伴
客先將甃餌許比鄰

已丑除日二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
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
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摘紅安穩近誰傳子出有曠疾或教服鬢雪蕭騷又
稿皮更元逐月良愈

已然梅柳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錫
幣和麴象

梅枝柳葉又以納雜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

不眠粗有官酤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

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壘中臘脚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木

動舉瓢先對柳千絲

菊華萱牙初出土凍蘼冷麩欲宜人老人胛病難隨

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

約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

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高隄山田麥尚乾不管上元燈火
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熏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

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兩

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
病紗籠照佛本無心床頭酒壘恰三斗山下麥田真

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兩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

意野老空存念麥心共性叢筠亦黃落終憐老檜獨

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早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
竹林皆黃

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

春雨散膏油朝暾發萌芽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

開花已可貴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
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墮南海生還夢荒遐
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春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義而不厭追感平

昔為賦詩一首

胄子相從得佳婿元矩初於大寺識掖垣同直喜良朋
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與宿草半絲淚入
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
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頽昌市不識頽昌人身閑未易過閑又生暗塵
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
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
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瞿曇昔嘗去咄哉不肯信
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筍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
深知為南園眾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匕便有凌
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權媚一朝紛
看黃落嵇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

瘦非郎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
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雪栢一首

栢根可合抱栢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
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
風中有餘勁老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遠屋多種竹
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慙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
隣田老翁嫗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綿食晏惟薄粥
熟耕種未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扑
為農良未易為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夏田已報七分熟秋稼方憂十日乾好雨徐來不倉
卒天公似欲救艱難慙強鷹犬無遺力社近雞豚趁
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
篇章散人間墜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
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

屏卷得遺草流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
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旱筍雜棒荒不嫌毒手千竿
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筍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
牛羊扶持造化湏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
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

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
點黠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樂城三集卷第二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已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
氣予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
卒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
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
居穎川夷實歲閏八月遇兩中秋賦兩絕句以繼
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
日加亦理勢然矣

穎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
飲官厨好酒亦難求

兩逢重九尉他城契叟相從倒酒瓶卜二年來均寂
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鬢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穎昌
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不然惟以影
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
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
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

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
行沙底藏光輝蚌為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

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七九日憂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
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波傾殘氣
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歌尊空挂壁九日若為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
酒慳慳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孟行且強拈
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卧南窓日誰知酸與甜

又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頽淡細酌喜清醇
飲罷造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使舊時貧

戲題三絕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

聽研鼓跳跟一破顏

謝傳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

俗挽斷髮鬢誰見隣

遍地花鈿歡百年蒼顏白髮意嗟然回頭笑指此郎
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水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水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
妍細梢如苗瓮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水裏爛葉誰
雕鏤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
試一觀樹椽不見今十年

夜坐一首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未復夜正
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踟躕正坐推
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
須陀洹久尔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
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
毗盧一運通信脚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即飽暖常不時
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何來歸
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
事我三十年閱七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

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為人留穀豆入高廩薪蒸轉千轉
紛紛了歲事悶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項種來年
風聲夜中變飛霞曉來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歲憂
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語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膈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
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帶運與
人間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大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逡巡見屠剖
田家挽雙角歸理縑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
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二衰殘家有三十釀春餘半月寒
鷄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尚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
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栢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
出屋已尺餘偶賦一首

翠栢摧雙榦冉冉出屋危栢長雖云喜我老亦可知
苦寒不改色烈風終自持門閉斷來客相對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
霧雲間明月冷如水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
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又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
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撥
不開七十三年遷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

雨一首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夢生三寸未覆
壟兩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
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齋又一年

龍川道士一首廖有象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
頽然一道士野鶴墮鷄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

刺口問生事寒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又意愈貞
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
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
我歸客箕頽晝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
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
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
君來亦何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
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屋瓦如翬飛象設具冕旒
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立本為百年計自可一世留
胡為不復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藤杖來從故人遊
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
去彼非有憊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笥收
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為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早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禁中宛轉明珠
滑舌上遼巡絳雪消仰躡佳人露猶濕偷銜啼鳥語
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盃東伴長樵撐龍似欲號無

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
簫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娑婆老桂依霜輪顧免出走蟾蜍
奔河漢卷海機石罇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
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
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
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為累
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
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處是
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
悟世常失人遠心輒喪已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
君看淨因措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為智
去住本由天母求亦無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早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
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廊開十窻爽氣來四方
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番此奉爺娘
爺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菘芥香
無客恣卧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
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栢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烝嘗

秋稼一首

兩晴秋稼如雲宅豆沒雞兔禾没人老農歡笑語行
路十年儉薄無今晨無風無雨更一月藜藿黍飯供
四鄰天公似許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論窮遣逃卒
到處滿燒場入室才遂颺縣符星火雜鞭箠解衣乞
與猶怒嗔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
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往河橋晚未完
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默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芡鐵爲鬚斧斫沙磨旋付厨細嚼蕪收上池
水徐嚙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酒一斗閑居賴我近
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涼秋向

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
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惜惜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十業種雖成姚黃性似天人
潔糞壤埋根氣不平

換土移根花清性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
辦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却喜平生得細論鷓髮蓬封償舊
德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簫條詠
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歌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貞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
唱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壘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爲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謾碎惡麴藥助和脾
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

陋巷連墻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牒應憶此時情

隱居自河朔即前當至曹
即將赴山陽即後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蠶繭薄絮被孤枕自媚好
倒床作龜息遠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鬢鬢聞語笑
杯棬相勸酬往往見議語披衣坐踈趺衰老當自了
室空窓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
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聽前栢一首

栢栢如嬰兒冉冉冉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
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
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
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頭唧唧槽鳴壑夜半蕭蕭雪打窻擁褐旋驚花著
樹潑酷初喜酒盈缸鄰翁乞米三斗鈞戶暮留魚
一雙目笑有無今粗足遙憐逐客過重江過湖家者
過湖家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窓枕上詩成那起
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卧幽人未
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蓬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尔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窓老憶舊書時展
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搖落黃花盡古檜飛鳴白
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王江

鷄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窓心空莫著書千
卷客到長番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言舊
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看暮頤下飲江

冬日事即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
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棬元窄小得閑筋力尚
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為揜挾近來康疾
向餘一二醫委生言
尚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童生畫山水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兼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
紛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
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猶我茅簷陋
瀉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也軸飛布瀉天漏
榮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出家煙火然遠寺晨鐘叩
僧從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
听然發一笑此處定貞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天壽
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茫然邀我酌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義和飛鸞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
烝豚釀酒多為具潁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
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脚跌
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
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一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
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酤多取定
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窓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
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甌終寡味石薪供竈信
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
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癡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
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軸臚我昔不為二千
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渾水隔城來不
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私竹自成困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鬪多
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傷輒暴下傾注如流泉
去年醫告我此病猶可痊試取薑豆附三物相和丸
服之不旬決病去如醫言醫言藥有毒病已當速捐
我意藥有功服又功則全侵尋作風痺兩足幾踣躄
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
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藥毒又自消貞氣從此完
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常弘

除日二首

屠酥寂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
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
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讖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筍泉湧如迎
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

吾貞時人莫作樂天看坐端能畢此身樂天居洛
予年相若非奇居道場輒携酒尋花遊賞泉石必能
暇日子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幾十年樂天未必能

備也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
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踈跌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
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曾中所
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又一年讀書貞已矣閉目但茫然
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墳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髮下種已遲空悵
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
問渠自項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個
強澤分洪與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
到楹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丹山一首

淮陽千華花到此三百里城中眾名園栽接比桃李
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兩生可喜

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
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
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偽客來住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
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
一杯歸去無言掩屏卧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溟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艫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
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陽平野闊稍通竹徑小
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溟水
開本文路公田物路公以
覽賈魏公今為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年老百病生風痺已三作主家長患聾說法仍害脚
十年學跌坐從此罷雀躍閉目時自觀寸田飽耕鑿
下種本無種服藥亦非藥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
吾生默已定有數誰能却數盡吾則行未應墮耳漢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
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

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耻言法律
蓋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
過亦無功不伎不求心空粗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
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
家笑唾儂見容

春旱一首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
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酌邢山阿
飢寒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
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
惻然上天通矧此一盤渦雲與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
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叔汲黯趙人猶欲用
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樂城第三集卷第三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一首

一別忽七歲五除還家惟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
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子亦林下酒尊
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往南北相
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
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
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兩月夏至九

一早經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暨令多病
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
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兩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罪微僅歛塵人意共懷艱食
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寧應方知社
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勾

溽暑一首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
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
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袞寒暑一過
聊嘖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八村黠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睨不可
緩早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
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
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
來纔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看頰愧鄰里磨聲
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蒸
甑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
唐相慈廉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談食待客
勸鹿夫爭去毛勿勿折其項客善為常食亦飽也
食至乃丞胡盧耳諸公
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
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
丈端谷如幽茂中林竹筍舊未現

秋後卽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沓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
屋竹簾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
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暹赴祭封丞一首

昔我過高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
藤鞵生肝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
下山雙足麻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
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
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與郎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
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
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夫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憐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
娑婆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庾壬終老投此身
築室頴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重足超峨岷
歸塗三十里秋風入衣巾北嶽百步外我夢一室新
速營二間堂末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又遠與子親
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樂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引并

予闕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樂中索然或教予種粟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粟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窻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粟粟可儲粟小如粟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際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半乳烹為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奠以密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笑夫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藥糞悉盡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粟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社陵老七人平生以書為累夜燈照惟未曉而起

百骸未病兩目告瘁决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
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
决明何為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溼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
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
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為我班荆舉觴
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
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
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禁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
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
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丞嘗有虞傅家
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跌坐
日吳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舉諸孫

堂成一首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
風雨未除葦葉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
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盡明廓然

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披麤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
夜如何其卧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
以奉嘗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
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履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
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
爪哇芋區分布其外鈕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
泉眼仍在轆轤雷鳴其兩時霑園夫能勤家足于菜
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倡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為榮

雙柳一首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既應千條萬葉
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
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為纓縮之為結屈伸如意
燕雀翔舞舞蜩蜚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眾葉如剪
顏色憔悴未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失子聊問淵明
攀條嚙詠得酒徑醉一屢粗給三黜不去如亦展惠

卜居賦一首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
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

瞻皆仕於朝，衷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顛猶有後憂。乃晉二子居焉，曰：「姑餽口，於是既而自鈔遷雷，自雷遷循，九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饒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西，稍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予瞻不幸已藏於邠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求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

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亦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子，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煖，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窓細氈，老尚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毒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親與。

管幼安畫贊

子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

適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
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
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子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
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
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
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頻川孫文若以智兼輔曹公
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諶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
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
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
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
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
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
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
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
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
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
步有沝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
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
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官
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丞嘗饋奠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樂城三集卷第五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澗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為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偽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漆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為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辦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為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為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剗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

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為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為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于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為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處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為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九為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宅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為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及其自衛及魯雖為大夫不

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為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為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伐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改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陸之會相公賁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

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耻圖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又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及衛初孔懼而盟之子路爲孔懼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

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

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為將不利

於需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

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美周公曰狼跋

其胡載壺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

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

之上晚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

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

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剛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

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

為聖人也謹論

樂城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 并引

子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

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

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筭

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于瞻

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

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屬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

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

毅木納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

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

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

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

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

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遠天而天亦莫吾遠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有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耳而耳順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縱

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從所欲不踰矩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輓輓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輓輓端特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輓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輓輓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榮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榮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榮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
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
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
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
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幾遂以
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
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
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以矣管仲相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
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
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珠而磨之將造汰顛
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
五公子之禍起齊逐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
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無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
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
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
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
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
爾于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
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
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
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
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
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
仁與人也固難殺之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
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
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
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
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
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闢妾讒蒲三不仁也作虛
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
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
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尔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執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以天疆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執讓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襃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繇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怙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

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代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為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為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犁彌謂齊晏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露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方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况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

譽於世七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諸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為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為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為此二者雖不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樂城第三集卷第七

樂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為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狀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歛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

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尔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為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既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已而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

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五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為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因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然則何為而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水釋無能為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為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原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說曰五行天事先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二生水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既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

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目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以聽為木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其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兩肅之反為狂狂則上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兩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當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末王將

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錄九章初誦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跡附子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繫柄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官殺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七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輩隨君侍君側釐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子愛其詞氣如
百金戰馬注坡墓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
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
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
臨衝闕關執訊連連做馘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
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關之死曰死死騎子
赤立僂僕牽頭曳足光斷腰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
未乃敢闕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
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問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
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
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
唐人之不問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
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
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遺削奪吳楚以
致亡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
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
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
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
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
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
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
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
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蕪弁之詩其詩曰三代子
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千皆
自我蕪弁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
倒持黔首遂難裁春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
以踰聖經火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吟俗吏不

知方倍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闖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樂城三集卷第八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大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未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真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偁中每有下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師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眾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

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法獲菩提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閩關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庶發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爲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

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穎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穎濱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免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葉葉即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穎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穎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

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屏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于穎濱老曰馬師屏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土耳其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峽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上地前更下一分飯穎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

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它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放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從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穎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待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和尚嘗遺僧問阿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箇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闍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頻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豎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頷濱老曰三種病若只用諸方拈拋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她蝎崖石草木魚物透不得而况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巖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爲法爲極則人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一過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巖巖亦無語頷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

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偃僕之承凋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爲法者謂以無爲之法蓋備家世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人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卽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頷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爲克滿法異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未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

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耶爲破戒見曙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賴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子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憲曲楹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子曰穎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子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子應詔者子米道路之言論官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可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閒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

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
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
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
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
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
其庶幾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顏
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
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
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其辛鹹苦皆其性也
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
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
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蕪人之
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
後為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
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
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九學而不讀書者背子路
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
有不為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子
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
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以
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
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
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
之稼穡以為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
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
也身猶月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
所寓身為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
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
者以屨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

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物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闕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頊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旣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選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刹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界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瀆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揚焉疑復譴於幽明傍復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滄然而復山中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父之乃爲之記使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謀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樂城先生家集校閩蜀本篇目間
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
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
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
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通事茶役法
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
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贄歌詩千數百
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
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頭人心似
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欽祗
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
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樂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
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
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
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
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
小兒輩校讐數過鈐版於筠之公帑
云肯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
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閻丘沫

先文定公樂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

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樂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目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目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樽節浮費廼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

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欒城集後序

欒城集暨欒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

蘇文定公頴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臯劉公監察侍

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玉

潤光映縹緗延槐楮而嘆曰嗟乎可以傳

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

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

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

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

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

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

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

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

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

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

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

罔弗歛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

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

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克才贍自成

已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寃

其所至蓋已闡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

室之與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

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

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

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

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

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

軋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

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

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

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大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
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
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群王之後故不靳
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王溪
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
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
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樂城應詔

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縮印影宋舊鈔本

樂城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進論五首

夏

商

周

六國

秦

第二卷

進論五首

漢

三國

晉

七代

隋

第三卷

進論五首

唐

五代

周公



老聃上

老聃下

第四卷

進論五首

禮

易

書

詩

春秋

第五卷

進論五首

燕趙

蜀

北狄

西戎

西南夷

第六卷

進策

君術五道

第七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上

第八卷

進策

臣事五道下

第九卷

進策

民政五道上

第十卷

進策

民政五道下

第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

劉愷丁鴻孰賢

禮義信足以成德

形勢不如德

禮以養人為本

既醉備五福

秋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

第十二卷

御試制科策一道

樂城應詔集目錄終

樂城應詔集第一卷

進論五首

夏論

聖人之道苟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爲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爲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爲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邪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此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

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而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位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爲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鼓之其樂衍衍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蓋常

以爲周公之治天下務爲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劇
擾天下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
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
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
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
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之道可以爲久
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
見矣竊常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寬緩而和柔
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駁發而
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
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
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
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
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
所立且此非聖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
長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長伏而短見夫聖人惟能就
其所長而用之也是故當其盛時天下惟其長之知
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後世用之不當其長日已
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強能以自奮者
常不能久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

乎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蓋不能使之無弊
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奮而不能以及遠此
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也故太公封於齊尊
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必有篡奪之臣周公治魯親
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
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於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
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
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也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
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愚讀詩書歷
觀唐虞至於商周蓋嘗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
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
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
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
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
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
戚然有所不寧於其心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
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於虞夏之

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而飯土瑤
嘍土釗土堦三尺菲茨而不剪至於周而後大備其
粗始於父子之際而其精布於天下其用甚廣而無
窮蓋其當時莫不自以爲文於前世而其後之人乃
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
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
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芣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
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忽誕謾而不知
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
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
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
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
稻粱先太羹而後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
也丁寧反覆優游而不忍去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
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
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
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
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之際蓋以爲王道
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
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

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於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
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
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
天下之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葬而不爲
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
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
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恠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
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
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
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
趙也而在韓魏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
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
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
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
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
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

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秦論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優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父豪傑履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

於閭閻之中牽天下蜂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馳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旣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擅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第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

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欒城應詔集第一卷終

欒城應詔集第二卷

進論五首

漢論

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則其心常惴惴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惛惛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

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徇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位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驚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也故曰祿之

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掉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進其頑冒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

也夫

晉論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動
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
射馭以、致其力平居習爲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
而日堅勤勞而日彊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
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爲者而天下之
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嘗起於上
之所憚而不敢爲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
不敢爲則有以乘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
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
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事邀
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
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
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昔者晉室之敗非天
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讓泊
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
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
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
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

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就其所長以制
我於一時而我閉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遠巡求去
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
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
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
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
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
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
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
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
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
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
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
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
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
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戰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
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
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
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帝之風矣而終不
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

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英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能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費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爲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爲君子至於後世爲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爲秦之饘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爲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爲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出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

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爲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邪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旣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擅悍之虜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唯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

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之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爲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旣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論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衆

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憐急者生於無聊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樂城應詔集第二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三卷

進論五首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而亦不可使在內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繇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

山河之固而不敢拔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愚嘗以爲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疆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旣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公邊

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其將率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其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而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之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

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疆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鍊自以爲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五代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卨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旣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旣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蠅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

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禪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嘗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連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動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陽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

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苟仁而已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

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繫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人之無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寇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圍陵兵敗而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

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周公論

伊尹既立大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爲不義武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大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則有所不得已而然爾大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己攝焉而待夫大甲之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位以成王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

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前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立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老聃論上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爲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其曲直雖楚人可與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唯不務其是非利害而以父

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爲信於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者彼且以爲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言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規矩辯天下之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於規矩使規而有不圓矩而有不方則亦無害於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夫佛之道者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而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吾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臣而雜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辯

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
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之惟
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
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聃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
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
士橫議以榮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
之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子
而道路之人皆可以爲父兄子弟者舉皆歸於墨子
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相屬之親而合其無故
之歡此其勢然矣故老聃莊周知夫天下之不從也
而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
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際此其意
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謀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
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其間而我皆無
所與以爲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
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
其終今夫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
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

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
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
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
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
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
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
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說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
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
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
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
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
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
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
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
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
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
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虛實之可
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違則
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禦有之道以

治其有實之事則天下夫亦何一事之不可爲而區區焉乎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爲用而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曰斷滅矣而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樂城應詔集第三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四卷

進論五首

禮論

替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而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心盎然見於其面而盎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僂僕奉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擲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常有巢居穴處汗樽坏飲燔黍捭豚菁桴土鼓而以爲是

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大利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儒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

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簫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濶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遂以爲不可蓋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存乎其天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而至於六十四此其爲書未離乎用數也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數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紛紜迂闊而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歟夫易本於卜筮而聖人濶言於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爲數紛亂而不可考則聖人豈宜以其有用之言而記之無用之數哉今夫易之所謂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九爲老陽而七爲少陽六爲老陰而八爲少陰此四數者天下莫知其所爲如此者也或者以爲陽之數

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故七爲少而九爲老至於老陰苟以爲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爲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於陽故抑而處之於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於陽也而曷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爲也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於他書也而見於易易之所以或爲老或爲少者爲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爲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三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爲老陽得八而以爲少陰得七而以爲少陽得六而以爲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爲識焉耳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

使其果有取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少多而各爲之處果何以爲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無以異於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無以異於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於巽離兌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在不可擅以爲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定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從事其言回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者愚始讀而疑之以爲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罷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

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
相得之心歡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歎唯諾於朝廷
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辯以求
曲直之當亦無足怪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

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
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濶遠而不同天子有所欲爲
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
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形驅而勢脅之天下夫
誰敢不聽從而其上之人優游而徐譽之使之信之
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歟蓋
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
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
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
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將告我
高后曰作大戮於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
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
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予吾之所爲故無所
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於天下然其事亦終
於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而不決
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

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於百姓以觀
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聽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
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
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
青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
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
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爲如此故
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於禮春秋
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
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
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
禮春秋之嚴矣而況乎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
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
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其言上及
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
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
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不適
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

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詩之傳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椶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惟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種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以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體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隱其雷曰隱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擊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以與比同而無種爲之說以求合其作時之事則夫詩之義庶幾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春秋論

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於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於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大過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以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於魯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之詩者蓋察於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夫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

之喜怒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誠。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於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於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於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於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於楚。止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吾仲孫怒。而至於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樂城應詔集第四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五卷

進論五首

燕趙論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爲之行禮。蓋以爲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冒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爲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離耕田荷任之賤。其所有爲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爲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爲善也。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美。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沈靖。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爲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沈靖者。可以義動。而其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爲盜賊。無以異

於吳楚者何也其勳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鈍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則爲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爲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唯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使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爲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爲姦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鬻子

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旣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讐椎埋發冢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爲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此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獎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今夫秦晉之民個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豪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憾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矜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爲羣盜散而爲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雖有秦晉之勇而其爲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爲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爲毒也猶可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爲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之治天

下疆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爲是也書曰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爲武而徒使之怨以爲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北狄論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獸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然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也衆之民亦以此恐憚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寒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以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隣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憚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

之勞驕奢怠墮勇氣消耗而我狄之略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日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者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推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可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趙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猛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秦夷狄無知之人交歡納幣以爲兄弟之國秦之如驕子不敢一獨其

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畏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西戎論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并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威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此狄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北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爲

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因此何其不惡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恣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爲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鬪而喜擊中國之衆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爲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爲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爲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爲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論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北狄之種常爲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爲部百家爲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

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遲久北狄之人隸地千里控控百萬僕王君長適爲一家人畜畜庶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遲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爲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衆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爲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倖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衆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衆求其所以爲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可通今邊鄙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爲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離結盟攻剽蹂踐

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爲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人彼尚誰所激怒而爲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爲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爲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爲中國之所侮蓋爲是也

樂城應詔集第五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六卷

進策五道

君術

第一道

臣聞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盡行非諫官不可盡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欲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盡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兩制之大臣使舉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盡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以言萬民之情僞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必其爲宰相諫官而後可以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爲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辦者天下必有能辦之人蓋當今之所爲大患者不過曰四夷彊盛而兵

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不足嚴法峻刑而姦軌不止此數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爲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爲天子出力而爲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不能如之何者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斃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趨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而制其遲速驅之有方而掣之有時則終日駿駛而不知止此術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盡用之仁者使効其仁勇者使効其勇智者使効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襮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

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

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王帛子女牛羊犬馬以極其奢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趨起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強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爲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讓畏譏遠引而去而小人宦豎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變蓋非有遠慮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

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第二道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慕之以厚利則其心赫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制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

雖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而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獲此權也則恩專而有之故常恐其下之人從而傾焉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

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其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

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說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退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第三道

臣聞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獨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無常其道無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可見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爲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而仁在於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

不殺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屬故其成也天下將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使天下至於大亂是以天下惡其難明而畏其難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爲無殺人以爲仁而姑爲果於殺人以爲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無誦於天下斯足以爲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爲人臣而詔其君不曰必爲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爲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謗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名稱而迹求者其爲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甚廣而所處甚約握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是謂一夫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己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己而不好殺人則安可盡無殺以成仁之形使己而好殺人則安可盡殺以成義之狀蓋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

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赦除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風上下如一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苦於寬緩怠惰而不能自振此豈左右之大臣務以順從上意爲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爲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矯拂哉方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慶頌而不悅此其爲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爲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爲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爲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爲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參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第四道

臣聞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

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搏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齟齟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蔽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數安

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諉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讎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犯法而無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頽情靡弛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第五道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清亂蕩然而四出瓌堤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空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感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不至於大懼不能徐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上而不忘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

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衆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小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欲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快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以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唯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蓄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樂城應詔集第六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七卷

違策五道

臣事

第一道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爲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邪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其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

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讓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畏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而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使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譴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皆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清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

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令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第二道

臣聞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色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及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還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嗟歎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恐今世之不

能也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殺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常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故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執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能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留有罪而無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反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耶爲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

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折而辯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辯之者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讐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矣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安者然竊怪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惟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惟無私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獲而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悅而又從而黜其所恚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

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之知而可行者今欲潔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願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哉

第三道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才不叩則不鳴不觸則不發是以古之聖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強之氣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寘諸牖下久則蟲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攜不去時濯而溉之使之日親於人而獲盡其力以無速敗有小丈夫知愛其器而不知所以爲愛也知措諸地之安而不知不釋吾手之爲不壞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則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華果銳之氣也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曄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朽然無所用之夫

是氣也時叩而存之則日長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則脫去而不居是氣也物莫不有也而人爲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與平旦之氣晝日之所爲有以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夫夜氣者所謂精華果銳之氣也天下亂則君子有以自養而全之而天下治則天子養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精明戰陣之勇力獄訟之所以能盡其情而錢穀之所以能治其要處天下之紛紜而物莫能亂者皆是氣之所爲也蓋古者英雄之君唯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有求而必從有欲而必得漢武帝唐太宗國富而兵強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見其盡當其季年元臣宿將死者太半而新進之士亦自足以辦天下由此觀之則天下固有無窮之才而獨患乎上之不叩不觸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張也臣竊觀當今之人治文章習議論明會計聽獄訟所以爲治者其類莫不備有而天下之所甚少者獨將帥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旣安先世老將已死而西寇作難當此之時天子茫然反顧思得奇才良將以屬之兵而終莫可得其後數年邊鄙日蹙兵勢日急士大夫始漸習兵而西夏臣服以至於今天將十有餘年而曩

之所謂西邊之良將亦已略盡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誰可任爲將此甚可慮也夫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於爲將青之以難事強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氣是以將帥之士若此不可得也蓋嘗聞之善用兵者雖匹夫之賤莫不養其氣然後求其用方其未戰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後遇敵而不懼見難而致死何者氣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廢天下之武舉彼其見天下之方然則摧沮退縮而無自意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孫之家往往轉而從進士矣故臣欲復武舉重武臣而天子時亦親試之以騎射以觀其能否而爲之賞罰如唐正觀之故事雖未足以盡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悅有以自重而爭盡其力則夫將帥之士可以漸見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

能究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以勞力而能爲宴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勦兵遍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爲戒而

不取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所附著而欲爲之致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恐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邊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 掣搃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

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將苟誠知其忠雖舉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第五道

臣聞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尤難何者士氣之難服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爲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禦陳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禦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旣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優游無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環視四顧而始不可

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強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役天下萬里而復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視邀賞不肯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起而鬪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兵夫矣而當今之病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超起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禦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急則矚目擗臂而言不避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廟禁闈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方今京邑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爲之什伯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此數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

則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持其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偃僕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兵諸校各有軍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所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狼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宜畧如漢制設爲諸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之知理傳曰晉悼公知藥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法不能用法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有兵不能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樂城應詔集第七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八卷

進策五道

臣事下

第一道

臣聞聖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與凡百執事之人咸願竭其筋力以自附於上而上至公卿大夫雖其甚尊志得意滿無所求望而亦莫不勞苦其思慮日夜求進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飯而三吐食不暇飽卧不暇煖汲汲於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無所廢敗而上之人可以不勞力而萬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觀之矣堯舜之時澤水橫流民不粒食事變雖多灾害並興而堯舜之身至於垂拱而無爲何者天下之人各爲之用力而不辭也至於末世海內又安四方無虞人生於其間其勢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願有所興作故天下漸以衰憊而不振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國之所以至於亡者惟其舊而無以新之歟天下舊而不復新則其事業有所斷而不復續當此之時而不知與之相期於長久不已之道而時作其怠惰之氣則天下之事幾

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趨十里而與之百錢則十里而止使之趨百里而與之千錢則百里而止何者所與期者止於十里與百里而其利亦止於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異此出於布衣者其志不過一命之祿既命則忘其布衣之學仕於州縣者其志不過於改官之寵官既改則喪其州縣之節自是以上因循遞遷十有餘年之間則其勢自至於郡守此不待有所脩飾而至者其志極矣幸而其間有欲持自奮厲之心然後其意稍廣而不肯自棄於貪汙之黨外自漕刑內自臺諫館閣而至於兩制亦又極矣又幸而有求爲宰相者則其志又益廣至於宰相而極矣蓋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悅而樂爲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於宰相其節級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無望於改官郡守者或無望於兩制兩制者或無望於宰相而爲宰相者無所復望則各安於其所而誰肯爲天子盡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東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詆之哉益臣聞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節幹之效常不若其在州縣之時而爲兩制者其慷慨勤樸之操常不若其爲漕刑臺諫之日雖其奇才

偉人卓然特異不爲利變者固不在此而世之爲此者亦已衆矣夫以爵祿而勸天下爵祿已極則人之怠心生以術使天下則天下之人終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漢之官吏自縣令而爲刺史自刺史而爲郡守自郡守而爲九卿自九卿而爲三公自下而上至於人臣之極者亦有四而已然當此之時吏久於官而不知厭方今 朝廷郡縣之職列級分等不可勝數從其下而爲之三歲而一遷至於終身可以無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顯榮者雖至老死而不可輒入是以在位者憚而不可自奮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歡坦然其無高下峻絕不可扳援之勢而吾則不然今天下之小臣因其朝覲而勞其勤苦丁寧訪問以開導其心志且時擇其尤勤勞者有以賜予之使知 朝廷之不甚速而容有冀於其間上之大吏時召而賜之閑燕與之講論政事而勉之於功名相遜於後世不朽之際與夫子孫皆享其福之利時亦有以督責其荒怠弛廢之愆使之有所愧恥於天子之恩意而不倦於事此豈非臣所謂奔走天下之數較

第二道

臣聞聖人之於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賢而恃吾有以驅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則爲天下安堵乎聖人唯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驅之有術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爲可任而後任之矣上自兩府之大臣而下至於九品之賤吏近自 朝廷之中而遠至於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覺不爲不密也然又內爲之御史而外爲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姦人而糾其不法如此則天下何恃其皆賢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盡者蓋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勢而變吏不如變法法行而勢立則天下之吏雖其非賢而皆欲勉強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勞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勢勞苦於求賢而不知爲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賢則可以僥倖於治安不幸而無賢焉則遠靡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爲之立法而望其皆賢故臣所謂有所未盡者謂此事也夫此二官雖其內外之不同而其於擊搏羣下權勢輕重本無以相遠也而自近歲已來爲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見其圭角慷慨論列不顧天下之怨是以

朝廷之中上無容姦而下無宿詐正直之士莫不相慶以爲庶幾可以大治然臣愚以爲方今內肅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貪吏晝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遠人咨嗟無所告訴莫不飲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國家所以設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內幸無變而遠方之民戚然皆苦貪吏之禍則所謂漕刑者尚何以爲然人之性不甚相遠豈其爲御史則皆有嫉惡之心而至於漕刑則皆得鹵莽苟容之人蓋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觀御史之職雖其屬吏之中苟有能出身盡命排擊天下之姦邪則數年之間可以至於兩制而無難而其不能者退斥罷免不免爲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務爲評直之行而漕刑之官雖端坐默然無所撻撻其終亦不失爲兩制而其抗直不撓者亦不過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爲寬仁以收敦厚之名豈國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兩府大臣詳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舉按不畏強禦者而後使得至於兩制而其不然者不免爲常吏變法而任勢與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從其勢之所便而爲之而其上之人得賢而任之則固已大善如其不幸

而無賢則亦不至於紛亂而不可治雖庸人亦可使
之自力而爲政如此則天下將內嚴而外明晝吏求
以自伏而不得其處天下庶乎可以爲治矣

第三道

臣聞天下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
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
是非可否之謂權能貧富貴賤之謂利天子者收天
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
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
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
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
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
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勾貸
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
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
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
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
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
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
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

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
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
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
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當今天下
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
卒縱橫赫奕者常遍天下一且有急皆莫肯死者甚
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
擊逃遁奔走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
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
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
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輩六年之間考
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又有超
羣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
貴之翱翔 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
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
肯奮而爲之用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之人
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
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
不欲以邀人哉蒞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
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

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之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蔽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蔽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蔽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曰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也與之而不才也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或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惟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

之遷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第四道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固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壯壯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

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吳越之不可以相通不卹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在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之北生於東者必投之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揚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悲歎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旣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善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生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爲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爲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

爲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汲汲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其民之爲士者有之爲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爲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爲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復容苟以爲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第五道

臣聞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無疑施之後世而無愧堂堂乎立於四海雖一介之事而無所不安此其所以爲大人之道歟今天天下之人天子誰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爲非此誠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於上而

士大夫爲之奔走於天下大者爲之運籌畫策治百官以濟其大事而小者爲之按米鹽視鞭箠以奉其小職文吏爲之簿書會計詳其出入取予之數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爲之擐金被革習其戰陣攻關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勞苦其筋力而竭其思慮甚者捐首領暴骨於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祿也至於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稅而可役趨走於縣吏之前恭謹有禮不教而自習而其尤難者至使之斬捕盜賊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豈非食地之故歟故夫天下之人凡天子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竊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祿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計口而受田以補其不給夫是以能使之盡力於公事而不卸其私計蓋周之所謂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補以爲吏無祿以養其身而無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爲之其所以責之者甚煩且難而所以使之者無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錢而後補雖得復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償其終身之勞此獨何也天子以無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無名而爲之此豈可

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舉四海而寄之其臣郡縣之官又舉而寄之其郡縣之小吏刑法之輕重財用之多少無所不在是以掌倉庫者得以爲盜而治獄訟者得以爲姦爲姦之利上足以養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無故而安爲之者爲此之故也是以雖無爵祿之勸而可得而使雖有刑戮恥辱之患而不肯捨而去而其上之人驅其無祿之身而遇之以有祿之法恬不爲怪此乃公使之爲姦以當其所得之祿而遂以爲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則尚何以視天下臣愚以爲凡人之在官不可以無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稅而或使以其祿故夫府史胥徒不可以無祿使也然臣觀方今天下方苦財用之不給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勢必無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之爲訟者入粟爲獄者入鈞金視其不直者而納其所入蓋自秦漢以來其法始廢而不用故臣亦欲使天下之至於獄者皆有所入於官以自見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沒其所入以爲胥史之俸祿辨其等差而別其多少以時給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於民者不苛而其所以爲利者甚博蓋上之於民常惠其好訟而不直以身試法而無所畏忌刑之而又

使之有入於官此所以深懲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見乎非貪民之財也而爲吏者可以無俟爲姦而有以自養名正而言順雖其爲姦從而戮之則無愧乎吾心嗚呼古之所謂正名者猶此類也夫

樂城應詔集第八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九卷

進策五道

民政上

第一道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善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其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善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遽相愛則雖有強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

復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趙起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 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勞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畷畷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鏹斯趙以萑荼蓼當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饋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業而其終章曰荼慕朽止黍稷茂止穫之程程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壯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云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勞

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之於 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遠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祖背受笞於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匿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以共事此則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爲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誦教誨其民之急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競而教之而從其與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第二道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
耕耨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
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
去不數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
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
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
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其
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
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
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
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
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
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
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
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
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
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
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

爲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
天子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
而在國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
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
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來之
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
意今有人使人爲之收其牛羊將膏之以其牛羊之
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從
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
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
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
則失牛羊之肥而爲收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
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收也而反樵之爲得此
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
哉士大夫爲聲病剝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
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
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來之者
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
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
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

可耻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賻無德不報臣以爲欲
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
意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
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
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
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考
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
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
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考悌
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
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
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第三道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
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
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
其爲其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詛語而天下
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
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
而後食其粟蠶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

欲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
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
婦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
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
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
而死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
所以報其先祖之恩而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
法蓮豆簋簋飲食酒醴之薦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
薦新時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
不絕之恩愛慷慨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
也至於後世則不然民忘於自脩而其所以養生求
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
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
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
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
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
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
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
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
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

根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實而去其所悅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處貪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幽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勅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去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

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公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第四道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士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文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大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唱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高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

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醱其所得以求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因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禽獸之所蓄息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有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狼天而違人皆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

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設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為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

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弊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亾其民誓耳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耕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平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愚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槩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

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餘以備民之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亂今者天下之兵使之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罷憊且其平居自處甚

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 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稅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旣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 惜而發之也 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收馬者不可使之畜豚豕馬羸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養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旣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惠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

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樂城應詔集第九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十卷

進策五道

民政下

第一道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強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虞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命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



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患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凶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因蓋嘗使盡出

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過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凶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將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舒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知千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使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第二道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

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強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飢寒朝夕之柄天子不卹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舉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遊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族此雖無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乃使富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遊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其力之所直由是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之人獨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

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遊手之用故因其所使而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爲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藉其室廬田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

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而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於脫衣避屋以爲賈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執子奪之權以豪役鄉里

故其勢莫如官貸以賜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遁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遊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太平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所急務也

第三道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止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遺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國之役使而無所乏因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爲創置摩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

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我遷幽之際
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
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
南岡乃觀于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
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鋹
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
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
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
穀畜牧北方之棗栗棗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
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 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
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
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
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
國最爲強大外抗羣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
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
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
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
迺遺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
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
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

與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斂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者
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場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
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
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堤遂以
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脩
敗補闕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
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歲盛夏泉水決溢
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
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
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奠之用將何
以供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
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嘗以爲方今
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率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
率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
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率俗之風壯其太怯之氣意
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
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
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
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唯其弛放
怠惰是以至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

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虞亦爲漸減而取諸此矣

第四道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病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關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十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說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苦今世之病病已極矣賢人君子

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因此其弊益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決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不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建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消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胡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隣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

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為無能為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為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親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為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士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

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第五道

臣聞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虛方今二邊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為中國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為不然何者敵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費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忍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既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聞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為之所也今每歲發郡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為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

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郡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年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邊戍之兵歲初而來終歲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賈之徒蓋常以爲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廩食以終其身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猶守此區區旣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心常自以爲出征行役苦寒冒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實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息而出兵以逐利於塞外此誠

今世之至計也而臣竊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內郡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邊而不待內郡之戍卒募內郡之兵其樂從邊者而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有一定不遽之兵而頗損內郡之衆計其內外之數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攻奪掩襲則獨發內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報其上銳而用之愷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闌暇而無行役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真與今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樂城應詔集第十卷終

樂城應詔集第十一卷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爲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爲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爲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于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于奪者也而休欲必爲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脩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爲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

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爲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蓋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殺鄧夫殺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戎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之說也

劉愷丁鴻孰賢論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讓之讓有無故之讓讓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姦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智伯宣子

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猶讓焉者此所謂相讓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賢不肖不爭皆能讓以相援則君子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美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皆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則愷在可戮而鴻爲可恕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效則說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

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主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乎數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盜天下之大利自以爲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國者不可以不責君子之論也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廢而戰攻侵伐之役交橫於天下民去其本而爭事於末當時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導之無術故樊遲請學爲稼又欲爲圃而孔子從而譏之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釋之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闊而不可行然要其終其取利多而卒以無弊者終莫能易其說蓋孔子之於衛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於魯常欲徹而魯君非之矣何則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魯之饑若非徹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無饑與亂則非此二者

莫之能濟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於遠則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圖其事而圖之於深則事有漸而後無弊今夫樊遲欲爲農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禮義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爲不然若觀於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許行之說則夫農圃之事乃有可以禮義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許子欲使君臣竝耕饗殮而治此豈非樊子所願學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堯舜無所用心於耕稼堯以不得舜爲憂舜以不得禹爲憂堯得舜舜得禹而禮義流行忠信洋溢則天下之民將不勤之耕而自爲耕不督之圃而自爲圃而何致於身服農圃之勞而憂農圃之憂哉且夫欲勸天下之農而至於親爲之者亦足以見其無術矣古之聖人其御天下也禮行而民恭則役使如意義行而民服則勞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則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旣成則民可使蹈白刃而無怨而況農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於遠則功可成欲力其事而爲之於近則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從事於農則夫天下之民尚誰使治之哉

形勢不如德論

三代之時法令寬簡所以隄防禁固其民而尊嚴其

君者舉皆無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歷歲數百長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命可謂峻矣而其所都又關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謂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權勢法制所以爲治也地形險阻所以爲固也然而二者猶未足恃也故曰形勢雖強猶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勢愚嘗論之矣讀易至於坎喟然而嘆曰嗟夫聖人之所以教人者蓋詳之矣夫坎之爲言猶曰險也天之所以爲險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爲險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險愚聞之矣而人之險愚未之聞也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人之險而高城深池之謂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無以異於地之險而人之險法制之謂也天下之人其初蓋均是人也而君至於爲君之尊而民至於爲民之卑君上日享其樂而臣下日安其勞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猶未也可以禦小害而未可以禦大害也大盜起則城池險阻不可以固而留衆叛親離則法制不可以執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勢之勢而後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夫六四處剛柔相接之時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缶且相與奉

曲俯仰於戶牖之下而終獲元咎此豈非聖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強服而爲是優柔從容之德以和其剛強難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負其強欲以斬刑齊天下之民而以山河爲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開而關之刑罰不能繩險阻不能拒故聖人必有以深結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則坎之六四是也

禮以養人爲本論

君子之爲政權其輕重而審其小大不以輕害重不以小妨大爲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顧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則是天下無聖人大善終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喪祭之禮皆以淪廢至於漢興賢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禮之足以爲治也然皆拱手相視而莫敢措非以禮爲不善也以爲不可復也是亦自輕而已故元成之間劉向上書以爲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於死傷然有司請定法令筆則筆削則削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而爲是者則亦有故律令起於後世而禮出於聖人敢變後世之刑而不敢變先王之禮是亦畏

聖人太過之弊也記曰禮之所生生於義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則亦何至於憚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昏禮所以養人之親而尊其祖也喪禮所以養人之孝而爲之節也祭禮所以養人之終而接之於無窮也賓客之禮所以養人之交而慎其瀆也鄉禮所以養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數者皆待禮而後可以生今皆廢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無所折衷求其所從而不得則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斷其禮私意旣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極其奢以傷其生儉者極其儉以不得其所欲財用匱而饑寒作饑寒作而盜賊起盜賊起而民之所恃以爲養者皆失而不可得雖日開倉廩發府庫以贍百姓民猶未可得而養也故古之聖人不用財不施惠立禮於天下而匹夫匹婦莫不自得於閭閻之中而無所匱乏此所謂知本者也

旣醉備五福論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成王之時天下旣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

酒醴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親戚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而皆醉故爲作既醉之詩以歌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沈湎荒亂號咷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禍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科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鬪危亡之患然而常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饑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脩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備則雖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與歡樂於下而後君臣

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心和氣平無悖逆暴戾之氣干於其間而壽不可勝計也用財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富而壽且身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子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秘試論一首

史官助賞罰論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次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閭之下布衣餽粥之不給盜跖莊躡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爲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君人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

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高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爲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爲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爲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爲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嘆痛惜之不已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

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忍哉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勝於斯民也爲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憐民之入於其中以不能自出也爲賞以待天下之賢才而唯恐天下之無賢而其賞之無以加之也蓋以君子先天下而後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爲而召之也故罪疑者從輕功疑者從重皆順天下之所欲從且夫以君臨民其強弱之勢上下之分非待夫與之爭尊常之是非而後能勝之矣故寧委之於利使之取其優而吾無求勝焉夫惟天下之罪惡暴著而不可掩別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無功鄉黨之無義不得已而愛其賞如此然後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殺人也不知吾之不賞而非吾之不欲富貴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納之於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於無罪其功與之而至於可賞排之而至於不可賞若是二者而不以與民則天下將有以議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與不可賞也則吾猶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無刑可以有賞之說則將

以我為愚人而愛夫爵祿也聖人不然以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無刑刑之而傷於仁幸而有功可以賞可以無賞無賞而害於信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其上與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樂得為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嗚呼知其有可以與之之道而不與是亦志於殘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與之也豈徒曰與之而已也與之而遂因以勸之焉耳故捨有罪而從無罪者是以耻勸之也去輕賞而就重賞者是以義勸之也蓋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堯舜三代之盛捨此而忠厚之化亦無以見於民矣

樂城應詔集第十二卷

策一道

御試制策 問日具東坡集

臣謹對曰臣不佞 陛下過聽策臣於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對臣性狂愚不識忌諱伏讀 陛下制策凡所以問臣之事數十條者臣已詳聞之矣然臣內省愚誠欲先以聞而後荅 陛下以所問伏惟 陛下承 先帝之業即位以來三十餘年四方又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無事端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 陛下策臣曰朕承 祖宗之大統 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天曰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此 陛下憂懼之言也然臣以謂 陛下未有憂懼之誠耳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 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當此之時天下皆謂 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而不復思者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 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 陛下失所憂矣故願 陛下雖天下無事而不忘憂懼之心 陛下誠

樂城應詔集第十一卷終

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不言可得而舉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則凡所以問臣者臣雖言之無益也 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 陛下思慮至此此則聖人之用心也臣請為 陛下推其本原而極言其故臣聞之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穆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罷早寢晏起大臣不得盡言小臣不得極諫左右前後惟婦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婦言是聽調行于內勢橫于外心荒氣亂邪僻而無所主賞罰失次萬事無紀以至於天下大亂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詩人疾而悲傷之曰匪教匪戒時惟婦寺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赫赫宗周衰如滅之蓋傷其不可告教而至于敗也臣疎賤之臣竊聞之道路 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夫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其所以召亂之由 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將由之而

出內則將為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將為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賜予不足以自給則不憚於受賂賄賂賄既至則不憚於私謁私謁既行則內外將亂 陛下無謂好色於內而不害外事也且臣聞之欲極必厭樂極必反方其極甚之時一陷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覺悟之後未始不以自悔也 陛下何不試於清閑之時上思 宗廟社稷之可憂內思疾疚病恙之可惡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為 陛下憂而未足以為 陛下樂也伏惟 聖心未之思焉是以遲遲而不去詩云顛沛之搢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方今承 祖宗之基四方無虞法令修明百官繕完而 陛下奈何先自撥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遲闕政將至於敗戾氣將至於災而不可救也 制策曰田野雖闢民多凶聊邊境雖安兵不可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臣以為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大半多出於此自

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溝洫畝漚之迹往往猶在而荆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貍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終無一人爲 陛下深思極慮招來流亡以墮化其地賢才良士以爲此僻遠之處而不肯往 陛下何不使大臣舉人而守之親召而勉勵其志屬以此事而亦以此爲殿最之課不及十年此將皆爲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闢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聞古之制邊備者外有亭障內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簡繁則耳目明簡則氣勢合今者邊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處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備禦夫屯兵於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則寇至必不能抗而徒棄甲兵於無用此拙守者之計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歲益增焉小屯不滿百人大屯不過數百城壘之廣狹弱弓乏矢可以越而過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後守不敢微非不知微也恐後之有敗事而以是爲過也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夫敵不知所攻非連臂而守之也雖連臂而守之敵尚可得攻而絕也古之善守者置

兵於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國家不料敵之不敢過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懼敵之敢入深也夫敵之過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諸小屯無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諸故小屯皆廢以爲亭障嚴斥候謹烽燧以爲大屯之耳目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爲守備使可以對敵逾月而不陷制爲諸屯使其相去之遠近可以輕兵十日而相救臣讀古兵書戰國策未嘗見有敵人敢越大城深入而爲寇者臣故曰邊境雖安而非誠安是以兵不得徹其備也臣又聞人君之於天下本非有情愛相屬如父子兄弟之親也上以其勢臨下則下以其勢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悅則解不相合則叛譬如草木之於地也託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綱縈之交橫相入而至於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於上而根不下屬地確於下而氣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飄風暴雨可披而離也是以古之聖人於其無事之時必深結百姓之心使之歡忻交通分義積厚而不忍相棄於緩急之際昔漢之文景優裕天

下時使薄斂寬田租宥罪戾當此之時雖天下和平猶未見其利及至末世賊臣竊命國統已絕而天下之心猶依依不忍離漢者徒以文景之所以愛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至於 陛下四世矣 陛下之所以深結於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財也 陛下擇吏不精百姓受害於下無所告訴則是 陛下未得以生結民也 陛下賦斂煩重百姓日以貧困衣不蓋體則是 陛下未得以財結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爲吏之過賦斂之不仁誰當任其咎且 陛下凡所以用財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廩外有夷狄之賂此三者 陛下未得省之之術臣亦未敢以爲言也臣獨怪 陛下內有宮中賜予玩好無極之費此何爲者凡今百姓所爲一物已上莫不有稅茶鹽酒鐵關市之征古之所無者莫不並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宮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救迅若兵火 陛下外有北狄西戎歲邀金繒而天內自爲一弊以耗其所遺餘臣恐 陛下以此獲謗而民心之不歸也故臣願 陛下日夜自損以殫左右痛爲節儉以寬百姓

捐錦繡棄金玉以質素爲貴賦稅之入獨以供不得已之費使天下知戴 陛下之德一旦有緩急則民尚可以使之無叛臣故曰浮費日廣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謂也 制策曰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夫軍冗未練則爲無兵官冗未澄則爲無吏古者民多則兵衆兵衆則國強今兵衆而至於以爲冗者則是不耕而食之過也然而屯田之利是當今之至計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則亦有說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須兵之地無官田而閑田之鄉不須兵二也此二惠者臣嘗慮之蓋亦以爲無難也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強使也計今天下之兵一歲死亡幾何而以其數募民爲兵且屯田民自將有應此選者則今不耕之兵十數歲之後其存者將有幾此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一也天下郡縣未嘗無官田郡縣之無官田者嘗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沒之田歲歲不絕舉而積之而田皆在官矣閑田之鄉不過京師之西雖差遠於京畿然而車馳卒奔可以不過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緩急而召雖禁衛之兵亦可以循漢之故發郡縣之兵充之養年而一易京師可獨置天子腹心之軍數萬人以制四方之客軍使之獨

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環人漢之羽林飲飛之類此又非屯田之所當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聞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雜也吏多之弊輕吏雜之弊重吏多而不雜則賢不肖猶有辨也多而不免於雜既費廩祿又不得賢也費廩祿則國貧不得賢則事不舉均之二弊事不舉者所當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分別天下之官其事之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為一方之急者別之以為一等而使諸道之職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喜事最異者而上之於審官銓曹密院三班而審官銓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於其餘不急之官則又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後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將羣議而聚怨然臣以為聖人之為天下不憚人之有怨心而問其怨之當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過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興利除害而惟法之聽法者上之所當用耳而豈亦使天下之人以繩上哉此太甚也臣請後親書觀其始時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為吏而當此之時吏道不雜何者其所用者皆賢而不賢者未嘗用

也及其後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從而吏之不問士之賢愚而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別之以為賢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興庠序於久亡悼禮樂之未備思繼可封之俗欲隆昏讓之節而訟未息深求其故歸咎在位以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餘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懼咨嗟怨讟並興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聞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慶慶之實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實空虛無益於事陛下自即位以來登庸俊良力興美政以教化天下者於今凡幾矣慶曆之中勸農桑興學校當此之時天下以為三代之風可以漸復然而學校既興農桑既勸而天下之風俗卒何以異於慶曆之始今者陛下又發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寬恤或以減省或以均稅名號紛紜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於為治也然臣以為陛下惑於虛名而未知為政之綱也且陛下以為此數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設官置吏其職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內

以爲郡縣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會府次有
職司者凡所以治此數事耳今 陛下欲寬卹百姓
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常爲暴也 陛下欲減
省均稅以至於特命使者則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
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使史官書之以邀美名於後
世耳故臣以爲此 陛下惑於虛名也今夫諸道之
職司是天下之綱雖然尚非 陛下之所當擇 陛
下當擇宰相而宰相當擇職司耳天下諸道凡有
七一道之職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過四人均之十
多擇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擇賢否而
任之至於有事則更命使者故臣以爲 陛下未知
爲政之綱也夫綱雖大不知舉而何教化之能興故
臣願 陛下興教化自擇職司始而天下可以漸治
矣 陛下戒慎天災震懼日食淫雨煥氣江河之失
度而思聞告戒消伏之理推劉向之傳考呂氏之紀
夫劉向之說五行事各以類感滯於一方而不得相
通呂氏之書隨其時月而指其必然之災異其言皆
迂怪而難信安足爲 陛下道哉臣聞災異之說有
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從來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

所從來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爲也不可推而推者
天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不過盜賊竊發於山林戰
敗兵破而不得復盜賊竊發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
之罪也戰敗兵破是任人不明將不爲用之過也至
於天之所爲凶旱水溢蟲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隕
墜是安知其所由來哉譬如人之將病也五臟失據
於中而變見動於四肢發於百體醫者切其脈而觀
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於鬼嘯於梁
捐瓦於堂而動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則可乎要以人
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
何擇乎心肺之間哉古之儒者其論災異則皆有此
弊也今使國家治強人民又安和氣充實於天地之
間則天爲之明地爲之靜三辰爲之光及其少衰則
天地三辰皆將虧缺而不寧頃者水冒京城日食季
夏江河淮汴破溢爲害地震生毛水變赤色此數事
者使董仲舒劉向之徒出而論之必將指國政之一
二以爲其驗而臣以爲不然蓋臣非以爲不爲災也
以爲天地之遠而至於爲之變動此非一事之所能
致蓋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氣衰弱挫沮而不
振以至於是以爲 陛下歷數天下之弊而使 陛

下盡脩之云耳非正陽之月而伐鼓救變說者以爲非經然而要以膏陰助陽則雖非正陽而不爲失當盛夏之月而論囚報重說者以爲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無久繫之殃而民觀爲惡之速及則雖當盛夏而亦不爲非也 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於京師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爲之節然而未獲所以禁之術是以欲先治內則惑於何以爲京師之言欲先撻姦則惑於不撻獄市之說今 陛下任人使爲京兆如得趙廣漢耶則安可以不撻獄市而拘其才如得黃霸耶則安可以不撻姦而責其效各隨其才而用之則可以至於治矣然臣以爲莫若先之以猛而終之以寬頃者 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寬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爲繼之術是以京兆之政大則斬戮小則笞箠歷歲百餘而終無有一人能以仁恕爲治者故其民狃於刑戮而不知懼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強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於漢文漢武治亂之際臣聞老子之所以爲得者清淨寡欲而其夫也棄仁義絕禮樂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虛文而無實用然而道之可以長行而無弊者莫過於儒

術其所以有弊者治之過也漢文取老子之所長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豐漢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變而作幽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則可以辨矣三代之時財賦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歲之凶豐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節蓋亦如此而已至於有唐正觀開元之際猶委之郎官其後四方用兵而財用之間亦遂有權時應變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辦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辦則又舉而歸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職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則夫陳平韋質之論有不妄矣若夫泉貨之輕重始於周景王而後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實始於魏武帝而後有六等之號水早蓄積之備莫如李愷之平羅邊陲守禦之方莫如張仁愿之築城圍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歲職幣皆列職於周官樂語五均之義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其

說見於河間獻王之禮此數事者皆非有益於當世之務是以不足深論也伏惟 陛下諮謀國事丁寧反覆終而復始不忍捨去故於制策之終則又曰富人禮國尊君重朝揖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夫 陛下丁寧激切至於如此而臣何敢不爲 陛下申重其說今 陛下憂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豈非無其人之故耶臣聞求賢不如變俗俗所不悅雖有賢者將不能自立俗苟好之雖天下之人將從風而靡昔 太祖好武略則天下之猛士出而爲之兵 太宗好奇謀則天下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 眞宗好文而愛儒則海內無有不學以待上之所使今 陛下公卿滿朝進趨揖讓文學言語上可以不愧於古人而下可以遠過於近世者以 陛下誠好之也然 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舉者凡有幾何府庫空虛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驕而不爲用而不能制閩田滿野民食不足而不能闢河水歲決比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幣而不能服 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 陛下所好非所當用耶

狄仁傑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與共天下乃進張柬之以代李嶠蘇味道而臣亦以爲治天下當得渾質剛直不忌不克不擇劇易之人而任之如漢之絳侯條侯魏之賈逵鄧艾晉之溫嶠周訪唐之婁師德郝處俊得此數人唯 陛下所欲用之致之 朝廷之上則賢人益親置之邊境之上則惡言不至如此人者 陛下豈不欲用之故臣願 陛下改易所好以變天下之俗則當今之文人皆可使爲朴直之士 陛下何憚而久不爲也臣本布衣書生 陛下授之以爵祿而又親策之於廷 陛下罄竭所疑以問之於臣而臣何敢不盡其中之所懷以輸之 陛下凡制策之所以問臣者臣謹已直率愚意竊揣而妄論之矣才智短淺不足以上塞 明詔無補於聰明之萬一謹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寧而致之 陛下者終欲爲 陛下畢盡其說臣聞聖人欲有其富則保之以儉欲久其尊則守之以謙欲安其佚則行之以勞欲得其欲則濟之以無欲此四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之利而人不以爲貪極天下之樂而不爲人所厭者也老子曰聖人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觀之則夫欲樂其富而用之以

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
欲享其逸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窮欲獲其欲而用
之以肆者其欲必廢是以聖人處衆人之所惡而使
天下無異辭然後全享天下之利而無所失故夫斤
弄金玉不貴錦繡非以爲愛財也畏大臣禮小臣非
以爲尚賢也雞鳴而起日昃不食非以爲集事也去
聲色放犬馬非以爲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
其爭心焉耳伏惟 陛下覽策之始以無忘憂懼之
心則又覺其終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
既行則大臣之所言者舉可以漸用而無弊矣惟
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無以臣言爲妄蓋臣之所見當
今天下之事未有急於此者 陛下幸而留意天下
不勝幸甚謹對

